

屬靈爭戰的本質(鍾馬田)

目錄：

譯序

前言

以弗所書第六章十至十三節

1、導論

2、惟一途徑

3、仇敵

4、仇敵的描述

5、魔鬼的起源

6、魔鬼的詭計

7、詭詐的仇敵

8、異端

9、邪說

10、膺品

11、儆醒

12、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13、知識使人自高自大

14、信心和經歷

15、生理、心理、靈性

16、真假確據

17、對救恩確據的攻擊(1)

18、對救恩確據的攻擊(2)

19、消滅聖靈的感動(1)

20、消滅聖靈的感動(2)

21、試探與罪

22、灰心

23、憂慮和焦急

24、己

25、真熱心和假熱心

26、屬世界

譯序

鐘馬田牧師一生忠心事主，捨棄高薪的醫職，欣然擔負起傳神話語的職事。他在解經講道上有非凡的恩賜，不但是那些當年在倫敦西敏寺教會，得以親自聆聽他講道的會眾，蒙受福氣匪淺，他的許多講章後來整理成書，譯成多國文字，更使各地的信徒得蒙造就。“以弗所書”即是他一生解經講道中最完整、最詳細、也最廣為人知的一系列講章。另外一套“羅馬書”信息也同樣精采，可惜他只講到第十四章即離開人世，安息主懷，實為後代信徒的一大損失，也更使這套他花費多年心血傳講的“以弗所書”信息，顯得彌足珍貴。

本書是他講解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至十三節的部分，主要論及基督徒所面臨的這場靈界爭戰之本質。鐘馬田牧師認為，現今教會中最大的危險是人們未意識到這場靈界大戰的激烈和嚴重性，因為現今的人對魔鬼的詭計認識不清，以致毫無警覺。本書即在為我們一一揭明魔鬼的真面目，分析他攻擊、試探我們的路線和策略，好叫我們有所警惕，這樣我們才能在與魔鬼交手時不致潰不成軍，並且因為穿戴了神所賜的全副軍裝，而能屢戰屢勝。

但願我們都在這場爭戰中作基督的精兵，為他打美好的勝仗。

鐘越娜謹識
一九九四年夏

前言

本書收集的一系列講章，是“以弗所書系統解經”的一部分，都是我在西敏寺教會講道的記錄。正如我在導論中所解釋的，它包含了使徒保羅對那些早代基督徒道出的最後一番警告和勸勉。

我認為今日我們尤其需要同樣的警告和勸勉，甚至比保羅最初寫下這番勸勉的那個世代需要的更迫切。

我這樣說是有原因的。

我們這個世代大半的人已不相信超自然的事了。一部分原因是，科技文明日益昌盛，人們認為自己就是命運的主人，掌握著世上的一切。

即使在教會中，在那些宣稱相信超自然領域的人中間，也有越來越明顯的趨勢，顯示人們日益忽視使徒保羅在這裡的教導，甚至公然反對這些教訓。

最近有一位元主教在電視上公開宣告他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但是他說，他仍然願意順服他的教會，雖然他的教會大體說來仍相信魔鬼的存在。

稍早也有六十八位聖公會的學者寫信給倫敦時報，公開宣佈他們也不相信撒但、魔鬼的存在。

即使在福音派教師中間也可看到同樣的趨勢，例如最近一位很受歡迎的作家就告訴我們，在牧養教會時不需要再考慮被鬼附的事例，因為這一類的事早已隨著使徒時代的結束而中止了。

此外，教會在企圖恢復她的影響力時也有同樣的趨勢，她只強調政治和社會參與。最明顯的一點就

是，教會居然相信，只要她提出呼籲，那些不信神的公民就會為了愛國的緣故，而自動回應其呼籲，去規律、管束自己。

我個人相信，正如我在解釋保羅的警告時所指出的，要瞭解現今的世代，特別是二十世紀的歷史，只有透過一個角度來看：這一切都是魔鬼和“執政的，掌權的”所發動的不尋常活動。

確實，我認為一個人相不相信魔鬼的存在及其活動的事實，是測驗這個人的信仰最好的試金石。

所以我不厭其詳地將這件事解釋得如此透徹。一個基督徒要過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享受主裡的平安和喜樂；一般的教會要興旺，都不可忽略這件事。

在現今這個倫理淪喪，道德敗壞，暴力橫行的世代，最重要的莫過於追蹤那位空中掌權者、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其行動的軌跡。我們不但要學會如何與他和他的勢力爭戰，並且當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勝過他們。如果我們不能診斷出我們的病因，又如何能指望病得醫治呢？

但願神祝福本書，能達成上述的目的。

謹在此向對我助益良多的 E.Burney 夫人，S.M.Houghton 先生和我的妻子致最深的謝意。

鐘馬田

一九七六年八月倫敦

以弗所書第六章十至十三節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1、導論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這幾句話多多少少引介出以弗所書最後一段的結語。這是保羅對於基督徒當如何在世上生活所作過的最引人注目、最動人的論述之一。

“末了”一詞首先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都不難明白它的含義。保羅說：“我還有末了話。”他所謂的“末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是指“我想說的都已經說了”嗎？還是暗示這卷書信已近尾聲？當然，從某方面來說，他是有這用意。但是我們若只看見這一點，就會錯失了他的重點所在。這段話並不是附筆（例如在信尾加上“又及……”），也不是事後回想起來，才追加一句。這不是保羅寫完了信，正要結尾時，忽然又想起另一件事忘了提而立刻附加上的。

換句話說，保羅接下去要說的，和他前面已說過的，兩者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我甚至可以進一步指出，他下面要說的，與他在以弗所書全卷裡所說的都有直接而緊密的關係。他從一開始就一直談到這主題直到末了。此處這段話不過是進一步發揮前面已提出的主題。因此我們應該把這段偉大的論述放在正確的地位和觀點上，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容我提醒你們，以弗所書首要主題何在。一般說來，以弗所書的頭三章是提醒以弗所人以及

我們這些後世的人，基督徒信心所根據的偉大教義。使徒要他們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是誰，如何成了今天的樣子。這是以弗所書的主題。基督徒信仰中一切主要的教義都可以在頭三章裡找到。當然，保羅有他自己獨特的方式，將這些教訓放在我們面前。毫無疑問的，他主要的目標是將基督徒生命的榮耀、崇高描繪出來。他在第三章前半章說得尤其詳細，其中有幾件事特別引人注目。他說，他為以弗所信徒禱告，“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又提醒他們，“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換句話說，我們若明白自己所蒙的召是“從上面來的”，整個情況就會頓時改觀。他花了三章的篇幅，讓他們面對這嚴肅的教導。

然後使徒開始向他們提出呼籲，要他們過一個與所蒙的召相稱的生活。這是使徒一貫的教導方法。保羅從來不先由道德和行為著手。他總是先從偉大的教訓和原則開始。一個人除非成了基督徒，明白作基督徒的意義，除非他對基督徒的榮耀地位有所認識，否則他無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保羅在第四章一開頭說，“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從這裡開始，一直到以弗所書結尾，他都不斷提出這個重要的呼籲。

但是我們也留意到，即使提出了這個實際的主題，保羅仍然無法偏離真理的部分，因為從第四章第一至第十六節裡，我們看見了有關基督教會本質的最美妙註釋，這是聖經其它地方所沒有的。直到第十七節使徒保羅才回到實際應用的部分：“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換句話說，他叮囑他們：如今我已經提醒你們自己的本相，以及你們如何成了今天的光景，我要你們明白，你們必須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這是很自然的事。你們已經重生，不再像那些外邦人仍活在罪中，與神為敵。所以不要像他們那樣我行我素，那樣作與你們的身份毫不相稱，也是不合理的。保羅提醒他們，既然已經重生，就必須在生活中顯出重生的證據來。他又提醒他們，有聖靈住在他們心中；而聖靈不會住在非基督徒裡面。他們必須彰顯出聖靈的內住。他們不可“叫神的聖靈擔憂”。保羅接著提醒他們，他們是“蒙慈愛的兒女”。其他人不是神的兒女。一個人只能在基督耶穌裡成為神的兒女。神造了所有的人；有時“兒女”或“後嗣”具有這方面的意義(例如使徒行傳第十七章第二十八節)。但新約中一般的用法是，“神的兒女”是神賜給我們的一種關係，正如約翰所說，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一 12)。因此保羅宣稱：由於你是神蒙愛的兒女，你就不能與別人一樣行事，你有特殊的地位，你當在言行舉止上不斷顯出這身份來。最後他又提醒，他們是光明的子女，“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弗五 8)。你已經從黑暗的地洞裡出來，那裡是暗昧之子逗留、談話的地方。你已經進入神的光中，置身於聖潔的光芒中，因此不要再在黑暗中盲目摸索，乃要像光明之子那樣生活，以榮耀你在天上的父。

然後我們來到以第五章第十八節為起首的另一段經文，使徒在那裡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這段經文一直延伸到第六章第九節。保羅的論證是，我們既然被聖靈充滿，就必須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生活，這是只有被聖靈充滿的人才能作到的。他用好幾方面來加以解釋。他說，如果你們被聖靈充滿，教會裡的聚集與交通，就必湧流出極大的讚美和感恩。“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這是教會一幅多美的圖畫呢！它和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情況又是何等鮮明的對比呢！

使徒接著說，我們應當彼此順服；他從三方面來解說：妻子當順服丈夫，兒女當順服父母，僕人當順服主人。但他總是用基督的真理來說明。丈夫當愛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除了基督徒以外，你無法在任何人身上找到這一類的順服。每一個基督徒丈夫或妻子都應該顯明他們“被聖靈充滿”的事實，他們應該使世人訝異。兒女與父母的關係也一樣。今日我們目睹的景況正好與“當孝敬父母”的誡命背道而馳。另外，“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由於他“被聖靈充滿”，他表現的是瞭解，容忍，耐心……等等作父親必要的美德。基督徒中的主僕關係亦是如此。保羅總是顧及雙方面的；他告訴僕人當如何行，又告訴作主人的當記住他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保羅用這些方式指出，這種“活在聖靈”中的生命當如何在人類各種關係中顯明出來。

說了這一切之後，保羅又說，“我還有末了的話。”他似乎是說，你們已聽見我所說有關你們的地位，和你們應當活出的生活，這些就夠了嗎？不！他說，還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現在提出來，我們即將討論的事。他不能停在第六章第九節，因此我們也不能在真空中過基督徒生活。這不僅是一個理論，“我已經提出一套方法了，你就照著作吧！”還有一件事必須考慮，還有一個因素保羅尚未提及，那就是基督徒在世生活時難免要遭遇到的反對。

這是保羅引入的主題。他提醒我們自己的身份，指出這個新地位所帶來的潛能。這能力是無可限量的，“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你聽了或許會說，“這太妙了！”但是保羅說，且慢！讓我提醒你，你必須在一個與你敵對的世界上活出那種生命來，你會不斷遭遇到魔鬼及其勢力的攪擾。使徒說，你若不明白這一點，並且採取適當的行動，你必然會一敗塗地。所以他不得不帶出這個主題。因此“末了”並不是指，“現在我已經說得差不多了，哦！對了，我想起來了，還有一件事我忘了提。”不！她不是這個意思。此處我們看見的是整個畫面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不如把這裡的“末了”譯成“因此”，或“今後”，或“至於……”。我們選用什麼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末了”這詞的背景。單單知道他前面所說的基督徒生活還不夠，我們還得明白並且接受他現在要告訴我們的事。這是整個畫面、整個基本教訓的一部分。

我們介紹這個主題時，首先要作的是對這段經文作一個概括的分析，指明其段落，這樣我們才會有一個清晰的影像。以下我會提出幾點意見，然後才進入細節的分析。當我為第十節至十九或二十節這整段經文分段時，我發現有點困難，雖然這與真理本身無關。三百多年前，一部著名的作品曾論到這題目，那是清教徒哥勒(William Gurnall)寫的，書名叫“穿上全副軍裝的基督徒”。這是一部經典之作，三百多年來供應了無數靈魂的需要。可是現今讀來，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無法接受他對經文的分段方法。他的分段法是這樣的：一共分成兩段，第一段是第十節，單單這一節經文而已；然後是第二段，從第十一節至二十節。他這樣說：第一段，即第十節，是對基督徒爭戰“一個簡短，甜美，而有力的鼓勵”。第二段，從第十一節至第二十節，我們看見“基督徒欲成功地處理這場爭戰所需要的指示，其中也提到幾個爭戰的動機。”

我實在無法接受這種分段法，容我大膽地提出一個更好的分法。我同意這裡有兩個主要的段落，但我建議第一段應該是由第十節到十三節，這裡是一個概括的勉勵。第二段則從第十四節至第二十節，是針對前面的勉勵而作的詳細指示。我覺得這種分法比較自然。先是概括的指示，然後是實際的細節。

在第十四節裡，保羅清楚地總結前面一般性的勉勵，才開始進入到細節的部分。“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從第十四節開始，保羅明顯地已將前一段(第十至十三節)所說的一般性指示運用在細節上。

我們必須先分析第一段的經文。第十節至十三節我稱之為概括的勉勵，或者“爭戰的呼召”這描述更為妥當。我無法瞭解哥勒為何稱它是“甜美”的。我承認他所說的“有力”——“一個簡短，甜美，而有力的鼓勵。”確實這段勉勵所發出的力量使我受到震撼；那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呼召，一個令人發出共鳴的勉勵。但是使徒保羅將它分成幾個小部分。首先，他告訴我們如何準備作戰，這裡面又有兩小段：(1)第十節，“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2)第十一節，以及第十三節又重複一次：“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其次，第十一節末了和第十二節，他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他呼召基督徒起來爭戰。

第一個問題是，我如何為這場戰爭預備自己？答案是雙重的，“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以及“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然後使徒保羅依照他寫書信的一貫方式，告訴我們為什麼需要預備自己。這是聖經典型的作法，聖經從來不會只告訴你去做一件事，而不解釋為什麼你必須這樣作。為什麼我應該“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為什麼我必須穿戴不只一兩件軍裝，而是“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答案也可以分成幾個小部分。第十一節說，你必須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他接著在第十二節解釋，他只在探討“魔鬼的詭計”。有人說，“為什麼我要穿上全副軍裝？為什麼我要靠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答案在這裡：“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你需要全套軍裝，你若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就是愚不可及的。他說，你必然會遭遇到仇敵的反對和攻擊。

保羅又加上一句：“好在磨難的日子……站立得住。”生活總是一場爭戰，只是有些日子較另一些日子艱難。有所謂“磨難的日子”會來到。你可曾偶而早晨醒來，感覺每件事都不對勁？那是磨難的日子，魔鬼似乎特別加緊跟蹤你，威脅你，謾罵你，揶揄你，嘲笑你，把火箭擲向你。那就是磨難的日子，一個人若對這種日子渾然不覺，他一定會被擊敗。你若想“在磨難的日子站立得住”，就必須“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需要這一切。接著保羅似乎要將他的論點陳述得完全透徹，他又說，“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在現今這世代能站立得住，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隨處都看見跌倒的人；不但在世界中，更可悲的是，在教會裡你也可以看見搖搖欲墜的人。最重要的還是“站立得住”。這就是保羅勸勉的因由，使徒在其中解釋人要站立得住惟一的方法。

這是我對第一段所作的分析，我們稱這一段是概括的勸勉，或爭戰的呼召。保羅接著在第二段給我們詳細的指示。他絕不冒險去省略細節，正如一個優秀的老師從不會把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的。他問，你是否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是否拿起武器，束上帶子，穿上護心鏡？你的腳、頭、身體各部分是否都遮護緊密了？每一細節都必須顧到；所以他為我們一一解說。他並不只停留在概括的指示上，他要更詳細地指示我們當如何保護、防衛我們身體的每一部位。

我們對自我的認識透徹嗎？我們必須明白自己是誰，是什麼身份，然後我們自然會渴望活出一個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生活來。你到外國旅行時，應該記住自己是中國人，或英國人，或美國人，免得使

你的國家丟臉。你必須為這原因而謹慎自己的舉止。這個原則可以運用在生活的每一層面上。孩子們外出參加派對時，父母會一再叮囑他們行為要規矩。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代表這個家庭。不論我們年齡多大都是一樣。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有更深的認識，並且警醒預備，辨明魔鬼的攻擊。

我希望能在進入細節以前，對使徒這方面的教訓發表一點感想。例如這一段經文與前面幾章的關係。有些人或許會說，“這裡說的和前文有何不同呢？”不同的地方是，到目前為止，保羅都是從我們與周圍世界，與“肉身”之間的衝突這角度，來看基督徒的生活。他知道以弗所信徒雖然是真基督徒，但他們裡面仍存有舊的本性。老我仍存在於肉體、舊人當中，所以他一直在對付那個“惡”。我們“裡面”都有一個仇敵，那股隱藏的勢力總是伺機要控制我們的肉體，正如保羅在羅馬書裡說的，它要“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這是他前面一直討論的主題。但是從這裡，他開始論及我們“外面”的敵人——魔鬼及其勢力。到目前為止，他尚未觸及這一點。第十二節立刻突出了區別所在，“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我們不只是抵擋肉體和血氣，並且“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保羅接下去要討論的，與他前面討論的內容有著基本的差異。

不過我們也不能作絕對的劃分。按文字看，這中間確有著明顯的區別，但實際上，它們並沒有絕對的差異。我的意思是，魔鬼確實在我們裡面工作，也透過我們的身體、直覺作工，他更可以利用任何東西來敗壞我們。稍後我會指出，他甚至能製造疾病，沮喪，和愁煩。魔鬼能在我們裡面成就這一切，所以我們不可截然將他歸類為“外面”的仇敵。然而內外之間還是有一些區別。換句話說，我們萬萬不可忽視魔鬼，也不可忽視那“執政掌權的”。我們絕不可認為，整個問題是局限在我自己裡面或別人裡面的。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強大的勢力在敵對我；除了神以外，沒有別的勢力比他更強大了。我們若不把這基本事實銘記于心，必然會遭致挫敗和災難。今日世界最大的禍患，乃在於世人對魔鬼和“執政掌權者”的認知極為有限，即使教會裡的人也不例外，這豈不是天大的不幸嗎？眾多有關聖潔和成聖的教導甚至對魔鬼及其勢力隻字不提。他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只局限於我們本身。所以很多人提出的解決之道都顯得無濟於事。

前面我已暗示過，以弗所書這一段信息與聖經整個有關成聖、聖潔的教訓有極其重要的關連。縱然這是一段重要的經文，但卻常被人遺忘或忽略。究竟它告訴我們什麼呢？

首先，基督徒生活是一場爭戰，是一種掙扎。“我們是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摔跤。”(注：中文聖經譯作“爭戰”)整段經文都是在強調這事。最可悲、最誤導人的信息莫過於告訴基督徒，我們的生活是輕鬆、容易的，根本沒有戰爭和掙扎。有一類關於聖潔的教導就是如此主張。他們的口號是，“成聖一蹴可及。”他們說許多基督徒的麻煩出在忽略這事實，以致於不斷爭戰、掙扎。這是異端的主要特質之一，所以他們才會受人歡迎。“容易得很！一試就成！”我們無法把這論調放入以弗所書“我們……摔跤”的氣氛中。“要靠著主，倚賴它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站立得住。”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場爭戰，我們是居住異鄉的客旅，置身於仇敵的領域中。我們不是活在真空中，或溫室裡。那些教導說通往榮耀之途是康莊大道的教訓既不是基督教會的教訓也不是保羅和新約的教訓。這是江湖郎中賣假藥時的口氣——保證能治百病，只要服上一帖，包你藥到病除！

第二，這場爭戰是你我都無法倖免的。“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你必須堅強。“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這不僅是一場普通的爭戰而已，它乃是你、我都必須親自參與的爭戰。讓我們在這一點上弄清楚。有人教導說，“基督徒啊！你們犯了一項大錯，就是一直在奮命打這場戰爭，你應該歇下手來，只作一件事，就是把它交給主，讓主自己來為你作戰。”這與我們現在研討的經文完全背道而馳。我並未看見保羅要我們把這場爭戰交給主，讓主去打，我們自己只要舒適地坐在一旁，享受他勝利的成果。不！這段經文並未如此說。我們必須爭戰！另外一種教導是，“放開手，讓神來！”他們說：“你太緊張了，一直在努力……輕鬆點吧！讓神來插手。你一定會得勝的。事情其實很簡單，根本不需要你如此費勁。”可是我們讀的這段經訓卻正好相反。你、我都必須去打這場仗。感謝神！他賜下能力、力量、軍裝給我們，但我們還是得自己去作戰。神賜給我所需要的一切，也給我力量去使用這一切裝備。我不能袖手旁觀，然後享受別人勝利的果實。不！他能使我得勝有餘，但這是我的仗，我必須自己去打。這是有關成聖教義的基本原則。我相信今日基督教會的荒涼，大半是因為這一類的錯誤教導廣為流傳之故。

第三，請注意神如何呼召我們作戰。請留心保羅提出這呼召的方式，就是他一開頭那段概括的勸勉。我已給了它一個名稱——“爭戰的呼召”。前文提到的另一種教導，卻常常以供應診所給生病靈魂的方式出現。他們說，“你在靈裡有病了，受傷了，被擊敗了。這裡有一間診所，有一段信息可以安慰你，醫治你的傷口，使你毋須掙扎就能通向勝利之途。”保羅提到一間診所嗎？不是！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不是診所，而是軍營！

讓我換一種方式說。此處並無半點豐富、動人的感情。我必須設下一個基本前提：任何有關聖潔和成聖的教導，倘若訴諸感情的話，就已經不符合聖經了。我認為有些書籍的書名本身就已暴露出矛盾了。其中一例是“心平氣和談能力”，你能將它與使徒的詞句相互配合嗎？這書名本身的用辭就有矛盾。你無法安安靜靜地細談能力，談尼加拉瓜大瀑布，談核子戰爭。這只是一種濫情的說法，是淺薄、軟弱的論調。我們在這段經文中所見的卻大不相同。

我要更進一步放膽地說，對成聖教義最嚴重的傷害莫過於一般人所形容的“靈修傾談”，這是“友善教訓”的典型寫照，其內容不外是安靜的、靈修式的談論，間中或許加插一些動人的例子。但使徒所講的卻正好相反。我們看見的是爭戰氣氛，聽見的是高昂、激烈的呼召，那是勝利的呼喊——“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可曾聽到那角聲，那號響呢？那是出征的號角，呼召我們起身迎戰。我們被它所激動；它召我們作無懼的大丈夫。整個氣氛都是屬於戰場上的，既粗獷，又勇猛。

此外我們也要明白，這爭戰不是短暫的，也不是容易的。你必須親赴戰場。“穿上全副軍裝，每件加上禱告。”你不是只穿上一件，就大功告成了。不！保羅為我們解釋了一切細節，我們得花時間去弄個明白。關於這件事，沒有捷徑可走，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必須一點一滴地弄清楚。

最後，你必須不斷爭戰。你不能在這爭戰中退下來。你我活在世上一天，魔鬼就傾盡全力攻擊我們一天，他絕不休假，一直與我們爭鬥，直到我們去世的那一日。這豈不令人洩氣嗎？不！這是榮耀的。我們有這特權跟隨主的腳蹤行。“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約壹四 17）。這是一場激烈的戰爭，但我可以“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我可以用“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來保護

自己。你是否已預備好作戰呢？你是否保持警惕，隨時整裝待發？或者你仍然沉溺在自己的軟弱，奇想，夢幻，自憐裡，整天抱怨自己的處境和問題？起來！擺脫這些，作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你是神強大軍團的一員，起來為主作戰，將來在永恆裡你必定要享受勝利的果實。你聽到號角響了嗎？“要靠著主，倚賴它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2. 惟一途徑

現在我們要詳細分析這舉足輕重的論述：“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它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使徒勉勵以弗所人，要明白這場戰爭的本質，因為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無可避免要作戰。其實，不管我們是不是基督徒，這戰爭都是存在的，聖經從頭至尾都教導說，我們所住的世界是一個戰場，是一個我們不得不為自己寶貴的靈魂、永遠的福祉而爭戰的地方。

使徒針對這爭戰的本質，給了以弗所信徒一些非常明確的指示，也指示了打贏這場戰爭的惟一方法。顯然這段鼓勵主要是給基督徒的，而整段的論據乃建立在這意念之上。但是另一方面，這勉勵中也含有普世的信息。事實上，不論世人是否體會到爭戰的存在，這爭戰已影響到所有的人。那些非基督徒不但不認識現今這世代，更無法瞭解為什麼它是這般光景，為什麼各式各樣的事情竟然會發生。所以我們讀到使徒有關打這場仗的指示時，就會豁然看清了為什麼那些非基督徒無法想通他們的問題，無法用正確、成功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換句話說，使徒這段話闡述了致勝之道，提供良策讓我們去擊敗那攻擊我們靈魂、掠奪我們福份的。

我認為有必要討論這個主題，將其放在現代的環境中，以明白它與現代生活的關係。我最近從報章上讀到一段話，英國一位大學資深教授這樣說：“教會應該在道德事務上採取更堅定的領導立場。教會必須針對現今的實際問題，包括性的問題，提供正確答案。雖然宗教觀點可以提供最佳的基礎，但絕對不能將其視為教導道德的惟一途徑，否則我們就會顯得太狹窄了。”這是今天的人對使徒的教訓所持的一般態度。我不打算多作評論，我所以對其有興趣，只因為我想它能有助我們瞭解使徒的教訓。暫時先把細節擱在一旁，我們來看看保羅的教訓對於這位教授的聲明提供了什麼一般性的答案。這位教授的觀點是近代典型的代表——“教會應該作這個，不應該作那個；她早就該……。”我們都很熟悉這一類的論調。

毫無疑問的，這類論調基本上已忽略了教會的本質及其教訓。使徒在以弗所書確實說到，他的教訓是對付衝突的惟一方法。那位教授說，“雖然宗教觀點可以提供最佳的基礎，但絕對不能將其視為教導道德的惟一途徑，否則我們就會顯得太狹窄了。”另一方面，使徒詳細而公開地指出，他所提出的方法是惟一通向成功之路。所以他的呼籲才會如此緊急；正如我在前一章說過的，那是號角的響聲：“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作不到這一點，就註定被擊敗，甚至未交手前就已陣亡。使徒的方法是惟一的方法，這樣說毫不過分。我們不必怕被指為“狹窄”，如果你知道某種疾病只有一種藥可救，其它處方都藥石無效，你就不會認為只用這藥而不費時考慮其它藥的行為是“狹窄”的。那不是狹窄，而是合理的舉動。

其實各個專家在這層面上都是狹窄的。今天我們活在一個分工細密的時代；可是我從未聽過任何

人說，核子科學家因為花全副心力、時間在核子科學上而在知識方面是狹窄的。當然不是！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你越專長於某件事，就越有能力，越有成就。

讓我積極地表達我的理論。基督徒的信仰能使我們公開、確定地聲稱：只有這信仰能應付這些問題。耶穌基督的福音不與世上五花八門的理論、教訓、哲學同類；聖經更不是許多書中的一本。聖經是神的書，是一本獨特的書，與其它所有的書截然不同。教會不是無數組織裡的一個，她聲稱自己是基督的身子。我們能放膽談論，是因為我們有真理的啟示。聖經沒有提供我們理論，默想，或達成真理的企圖。聖經每一卷書的作者都和保羅持相同的立場，就是他在以弗所書第三章所說的，“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

使徒並沒有對以弗所人說，“請注意，很多人給你們提供勸告和教訓；我也讀了不少書，得到一些結論，所以請容許我提出以下的建議……。”不！完全不是這樣。他說，“神用啟示使我知道。”那不是從保羅而來的信息，是主親自給他的，是榮耀之主在往大馬色的路上給他的。他捉住了保羅，俘虜了他，他說，“我要派你向百姓和外邦人作執事，作見證”（參見徒二十六16~18）。神的啟示是基督徒信仰的整個基礎。所以我們若將其視為世上諸多理論中的一種，就是愚不可及的。正如使徒彼得在教會建立初期所說的，當時他和使徒約翰被拘捕，在耶路撒冷的官長前受審，他公開宣告，“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沒有別的！甚至第二個都沒有！他是惟一的，有它就夠了，你不需要添加別的救法。只此一人，別無其他的名。這種說法也見諸于使徒所說的每一件事。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緊急、迫切地要將這信息傳給他們。這是惟一的盼望。除他以外別無拯救。這是一個肯定的宣言；任何人若為自己的基督徒信仰感到羞愧，或者企圖作出妥協，或者聲稱這是許多理論中最好的一種，都是否定了基督徒最重要的立場。

然而，我們不能只停留在一個斷然的主張上，反而必須繼續把真理彰顯出來。我建議你檢視歷史的證據，就會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基督是惟一的救法。回顧過去，觀察過去世代的歷史，讀讀世俗的歷史書，比較舊約記載的歷史，你會發現，毫無疑問的，保羅的斷言得到了完全而徹底的證實。

你在以色列百姓自己的歷史上，也可以找到具體而微的證據。他們的歷史顯示，什麼時候他們忠於神，敬拜他，遵行它的誡命，就會一切順利；他們成為列邦萬國的榜樣，所行的盡都亨通。可是什麼時候他們遠離神，投靠外邦人的偶像，或者採用其它國家的宗教，哲學，他們就會陷於困境。你讀舊約時會不時看見這原則出現。

但是最使人印象深刻的聲明，最完美的結論，乃是保羅自己在羅馬書第一章第十八節至末了說的一段話。他說列國和萬民中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遠離了神，就是他們的造物主，結果變成了愚拙人——“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他接著列出他們道德上的腐敗，以及他們所陷入的歪曲和淫穢。現在的教師常說：“教會應該對性的事表明立場……”其實教會已經如此作了。你若想知道教會說些什麼，可以讀羅馬書第一章的後半部分，那裡記載了現代人類生活中一切墮落、污穢、敗壞的情景。這些事以前已經屢屢發生了。何時發生呢？都是當人們自以為聰明，遠離他的造物主，而轉去拜其它受造物時發生的。整個人類歷史都在證實保羅的聲明。基督降世之前，一切理論都有自己的發展餘地。希臘哲學曾盛極一時，他們中間最偉大的哲學家都已教導出他們的信念。羅馬帝國也以它的律法制度著稱，

但後來其中心開始腐化，終於導致整個帝國的崩潰。羅馬的敗亡並不是因為敵國軍力比它強大，而是因為它的中心有了道德上的腐敗。這是史學家所共認的。換句話說，歷史印證了使徒的教訓。

不幸的是，近代歷史也證明了這說法。我們可以從中看見它們與真理的相關性。真理與我們現今的世代息息相關！從報章和醫學報告我們得知，青少年性病和墮胎的比例正節節上升。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道德問題已成了當前最緊急的事——現今道德已經嚴重地崩潰了。有人說，這是沒有道德的一代，人們似乎根本沒有任何道德意識。可是別忘了，這是十九世紀末教育改革之後產生的結果。那位聲稱宗教不是惟一解決之道的教授，他本身是教育系的老師；從十九世紀末到現在，這一類的學者和理論真是多不勝數。現今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道德淪喪，罪惡氾濫。世上對付道德和社會問題的機構如雨後春筍冒出來。俱樂部，協會，文化中心等等的機構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增加。各國政府從未像現在這樣，花費龐大的金錢企圖解決道德和社會問題。然而我們還是不斷聽說道德標準似乎是每一天，每一小時都在變化，腐壞。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解決。人們挖空心思想要找出對策。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說“事情到了這地步，教會必須採取行動，必須出面說話。”可是他卻又畫蛇添足，告訴教會應該說些什麼，偏偏他的建議又是完全錯誤的。

真正的情形如何呢？當宗教在一個國家裡式微時，道德問題很自然就日益嚴重了。不要忘記，我們有兩套統計數字。一是醫學界的報告，證明性病、墮胎等可怕現象正直線上升。另一個統計顯示，教會的數目正逐年下降，信徒的數目和主日學師資的人數都在遞減。這兩件事是互相牽動的。基督信仰影響減少的時候，不道德的事件就相應增加。我曾指出這是為了證明新約的宣告：聖經的教訓乃是惟一的方法，除此別無途徑。近代社會的狀況活生生地證實了這一點，然而那一位教育系教授卻說，不可將聖經的教導當作惟一的教訓。他說或許它可以帶來最大的盼望，如果我們說這是惟一的答案和解決之道，就未免太“狹窄”了。那麼，讓他建議別的方法吧！他還會提議什麼呢？教育？我們已試過了。社團？我們也試過了。文化中心？目前仍在試驗階段。這些老生常談顯得多愚昧，荒謬，根本沒有面對事實本身！

還有進一步的理由，說明為什麼聖經的教訓是惟一解決之道，那就是我們所關注的戰爭本質。整部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現今的社會光景也是最有力的證明。但除了戰爭本質以外，戰爭這事就足以使這前提必然成立了。怎麼說呢？人類自己的本性已使戰爭無法避免。人們不斷犯的一個致命錯誤，就是把人看成有理性有智慧的，因此，整個世俗教訓的基礎即在於：你只要告訴人某些事是惡的，如果去作必然會遭致惡果，這樣他們就會停止去作。反過來說，你若告訴他們何者為善，他們自然會趨善避惡。唉！這種觀點真是顯露了對人類本性的一無所知。

持相同看法的並不只是我一人。最近我讀了一篇書評，是由馬庭〈Kingsley Martin〉執筆的，他評論的是現代知名作家吳爾夫(Leonard Woolf)的自傳。馬庭多多少少達到一個結論，就是吳爾夫那一學派的人最大的麻煩在於他們未看清人類基本上是沒有理性的。他用了一個在我看來相當貼切的例證。他說「吳爾夫和他的同伴，諸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及其他人，都未把握這一點：人類好像一座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冰山只是一小部分，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看起來很明亮耀眼，但是水底下約有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埋在深邃、幽暗的海洋中。馬庭說，像吳爾夫那一類的作家，未明白人類是非理性的。他的意思是，人不是受其心思，理智，悟性所管理，乃是被他的欲望，衝動，直覺，和心理學家所謂的“動

力”所驅策。這些東西控制著人類；而現今世界面臨的問題就是“動力”的問題。

這種情形不只見諸於個人，也出現在國家中間。所以那些致力消弭戰爭的機構顯得如此荒謬。國家和個人一樣，不是受“常識”控制。如果世界由“常識”管理，世上就不會有戰爭了。戰爭從各個觀點來看，都純粹是瘋狂之舉，既浪費金錢，又耗損人命，實在是解決糾紛和問題最幼稚的方式。你怎能借著彼此廝殺來解決問題呢？我再說一次，戰爭純粹是瘋狂之舉，不值一試。但是為什麼各國還在隨時備戰呢？答案是他們不是受心靈、理智控制，乃是受表面以下三分之二的部分控制；你看不見的那一部分冰山，包括了貪婪、驕傲、想要佔有、勝過別人的欲望。就是這些，引起了戰爭。雅各說，“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那裡來的呢？是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欲來的嗎？”(雅四 1)。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因此只有對付了這隱藏的、強有力的三分之二部分，才能為當前景況提供解救之道。這是福音一向所宣告的，也只有福音才能拯救時弊。除此別無它法。

其次要考慮的就是與我們作對的仇敵。“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保羅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如果你穿上一切道德方案或倫理教訓，企圖用它們來抵擋魔鬼的詭計，他就會在一旁發出輕蔑的微笑。這些在他看來都是雕蟲小計，他根本不屑一顧。稍後我們還會針對這一點作更詳細的解說。

此外，我們也要考慮神要我們達成的標準是什麼。基督徒的信仰不單單告訴我們要友善，仁慈，清潔，道德。基督徒不僅僅是一個好人，一個值得尊敬的人而已。很多人以為教會就是一批值得尊敬的人，他們會因此而離開教會。他們說，你在教會以外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結果，例如某某人，他不是基督徒，卻照樣是一個善良，仁慈，道德高尚的人。確實是如此。但我們的回答是，這並非基督徒的標準。一個基督徒並不單是不作這，不作那就夠了。作基督徒有更積極的意義。他被召去“饑渴慕義”，“清心”，“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這就是基督徒。學像基督！活像基督！你思考這標準的時候，就知道世人所提出的各種建議是何等的不足，根本不可能實現。所以我們可以像保羅那樣公開、坦然、放膽、毫不羞愧地說，只有這真理，是惟一得勝之途徑。為這緣故，神的兒子才到世上來。如果還有其它救法，他就不必來了。這救法若不是惟一的，他就不會有道成肉身，也不會死在十字架上了。“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是基督徒立場的開端和基礎。基督來，從某方面而言，是因為他若不來人就沒有救法。他來是因為人類完全墮落了。

神出於慈愛與智慧

在我們陷於罪中時

差末後的亞當前來爭戰

將我們拯救

這是惟一的方法，再沒有別的救法。讓這世界稱它“狹窄”吧！世界所謂的聰明，只會使這世界在道德和倫理上日趨腐壞。基督的方法才是惟一的途徑。

再來思想第二點。從前面那位教授的言論推測，顯然基督教會很容易被人誤解；不幸得很，過去幾世紀，這種情形確實不斷發生。基督及其信息受到誤解，有很多人像那位教授一樣說“教會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基督教或許是我們最佳的盼望。它不是我們惟一的盼望，但或許只有基督教能帶來一

些結果，所以教會應該承擔她那一部分的責任。”政府在遇見危機時也會這樣說。遇到難題無法解決時，他們會問，“現在教會怎麼說？”他們指望教會發表一般的言論，來改善社會的道德景況。教會必須負責！是的，但是我認為這種態度卻顯示他們完全忽視了教會真正的信息。

這段經文常常遭到兩方面的誤解。第一個誤解是，基督徒信仰及其信息不過是一種教訓，我們自己必須去運用。這也是那位教授的言論所依據的基礎。這是很古老的謬論，是十八世紀福音大復興以前就開始的。歸根究底說來，這理論是源起於一群被稱為自然神論(Deists)的人。他們說神創造世界就好像一個製錶匠作好了表，上了發條之後就不再和這表有任何進一步的關係了；它給這世界定下一個道德規範，然後就撒手不管了。所以他們把基督信仰僅僅當作一種道德教訓，教人如何生活而已。很多公立學校教導學生說，基督教是一種宗教，能使人“成為好公民”。它教你不可作哪些事，當作哪些事。它不過是一種道德和倫理的教訓。這實在是對真理立場的可悲誤解，因為它把基督教視為許多教訓中的一種，例如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裡斯多德，辛尼加(Seneca)等人，他們都提供了崇高，理想的道德教訓。基督教只是另一種教訓，或許是這中間最出色的一種，所以才值得我們注意。近代也有不少傑出的哲學家或政治家，已去世的甘地(Gandhi)即是一例，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崇高、高貴的教訓。於是他們在這一連串的偉大教師中間，添加了一個名叫“耶穌”的人，這人很快成了人人注目的中心。有些人極尊重他，另有些人則對他評價不高。但是這一類的觀點和說法只是將基督教貶低為一種倫理、道德的教訓——不過是“真、善、美”的另一個主題。就是因為許多人，特別是現代人持這種觀點，教會才變成今天的樣子。

這也是現代主義(Modernism)或自由派(Liberalism)的教導，是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盛行的。它的主题是“歷史的耶穌”。他們完全否定神跡，甚至整個超自然的因素，和代贖等事。耶穌是什麼？他們說，“哦！耶穌是世上最偉大的宗教導師。聽聽他的教訓，效法他的榜樣，跟從他；你若作到這些，就會是一個好基督徒。別在意教義，那些並不重要；耶穌的教訓才重要。”

所以基督信仰被減少到只是一種道德，和一種倫理規範和教訓。這必然會導致失敗和困難，因為這等於把整個工作交給我們自己去作。我很佩服這教訓，接下去我該作的就是接受它，然後將它付諸實行。責任全在於我。他們說：“可是，你可以看看耶穌的榜樣呀！”耶穌的榜樣？他的榜樣最容易叫我洩氣了！當我看見他的道德風範，他絕對的完美，看見他在世上行走時從未犯罪，我就覺得自己已被定罪，無藥可救了。效法基督？真是荒謬！我連自己的要求都達不到，更別說別人的要求，怎麼可能效法基督？古聖先賢往往使我自慚形穢。我讀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及其他人的事蹟，常覺得自己連起步都還未跨出呢！然而我卻得接受登山寶訓的倫理教訓，和理想的社會規範，並且去實行出來！他們說，“這些教訓太奇妙了！可以刺激你們；看看耶穌！跟從他的腳步！”

難怪我們會失敗，人們會離開教會；難怪我們的國家會面臨道德崩潰；因為這些非基督徒的倫理教訓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而我自己卻是軟弱，一無能力的。我的本性和保羅一樣，我說：“我真是苦啊！我心裡明白什麼是對的，可是我發現我肉體之中另有一個律把我往下拉。我心中愛慕神的律，可是另一個律在我裡面作工，使我成為罪和死的俘虜”(參見羅七 14~25)。這是冰山三分之一的部分，露在水面上，反射著陽光。可是我知道還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在將我往下拉，使我墮入深淵和黑暗裡。“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誰能救我呢？”這是無可避免的情景。如果基督教只是一種倫理教訓，它就

和其它教訓一樣無濟於事。當“基督教”被削減到這層面時，它就產生不了什麼功用。

可是基督徒的信仰不僅是倫理規範而已。那些教育家不能轉過身來對我們說，“你們既然代表基督教會，就當挺身而出。不要心胸狹窄！只要遞出你們的幫助，說出你們的教訓，我們想知道你們對於性，以及生活中其它問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你們需要的不是我對性的看法，而是那能救你們脫離性的捆綁和控制的能力。有關性方面的知識太遼闊了。現代人對性的知識非常豐富，遠超過他們的祖先。他們有許多書籍可供參考——包括小說，教科書；可是他們讀得越多，就變得越糟糕。閱讀只能使問題更嚴重。我們需要的不是知識，而是能力。這是今日社會道德制度崩潰的原因。那些制度無法提供能力，一點也不能！因此我們要留心，不可將基督徒信仰削減到只是一種倫理、道德的教訓。神禁止任何人對基督信仰存著這樣無知、盲目的態度。世上各種教訓經過了數百年的試驗，都完全失敗了；不管是在個人的範圍，或就整個國家和國際社會而言，都是如此。

我要提出另一種對基督徒信仰的誤解。有人說，“不！單單把這教訓放在人面前，叫他們去照著行，是不夠的。我們面對的是這世界，肉體，和魔鬼的反對。我裡面可以感覺得到；當我走在街上，目睹滿街的廣告，招牌，或者打開報紙，罪就悄悄潛入，想引誘我。在大城市裡，生活的每一層面，包括人們的衣著，言論，到處都埋伏著試探。我怎能對抗這一切呢？”他們說，“只有一個方法。如果一個人想拯救自己的靈魂，過一個善良、純潔的生活，他必須與這一切隔離，隱居起來。”

換句話說，世人對基督徒信仰的第二個誤解，就是修道生活。這段歷史很有趣。一開始有一群人，他們非常看重他們的靈魂、生命、日常生活。這些對他們極其重要，到了一個地步，他們甚至放棄自己的事業，家庭，所喜好的一切，隱退到修道院中，過所謂“虔誠”的生活。他們的看法是，你打勝這場仗惟一的方法，就是盡可能避開仇敵。我必須解釋，這原則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的。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裡說，“不要為肉體安排。”確實，如果我們少花一點時間在報紙和電視上，如果我們走在大街上時眼睛向前直視，眼目不要留連在某些事物上，對我們只有好處。可是有些人又作得太過分，他們說，你必須徹底從世界出來。你必須集中心力單單在成聖的事上，你必須放棄正常人的生活，離群索居，住在修道院裡，或者成為山中隱士，或者避居地窖；這是惟一逃避試探的方法。他們並未停留在這一步。他們說，你必須刻苦己身，所以你要一周禁食兩次或三次。你還得作這作那，譬如說身披駱駝毛的衣服，或用各種方法苦待你的身子，盡可能羞辱它。有些人甚至鞭打自己的身體，或在皮膚上劃上痕跡，正如保羅在以弗所書所說的。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克服與我們爭戰的仇敵。

但這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原因如下：即使你避開世界的繁華，下到地窖隱居；即使你離開世界，卻離不開你自己，你無法把自己的罪性留在修道院外面。邪惡的念頭還在你裡面，你趕也趕不掉。你不論走到那裡，它就跟到那裡。無論是你走在倫敦的大馬路上，或者住在斗室裡，你的老我本性都會把你往下扯。不但如此，你或群居，或獨處，魔鬼的力量都一樣強大。“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石牆不能將他們阻擋住，鐵欄杆無法將他們擋在外面，上鎖的門也不能阻止他們進來；他們如影隨形地緊跟著你。他們是屬靈氣的，看不見的，無孔不入的；即使你隱居地窖，他們也在那裡。你驅趕不了他們。因這緣故，修道院制度終於瓦解了。

我們可以用馬丁路德的故事來作總結。究竟他有何發現？他是一個修道士，住在地窖中，禁食，

流汗，禱告，企圖攻克己身，排除這問題，擊敗這些屬靈氣的仇敵。但是他越努力，似乎就越接近完全失敗、絕望的境地。最後他終於看見了！他的修道理念歪曲了基督徒信仰的真義，根本不合乎基督徒的信仰。真正的“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他看清楚了，如果你在世人當中作基督徒，就能作一個“掃地的”基督徒。你不必一定要作修道士，發願行善事，守獨身。不！一個結了婚的人也能和棄絕性生活的人一樣作基督徒。他忽然看清，修道院制度並不是神的方式，這個發現揭開了改教運動的序幕。感謝神！馬丁路德發現了修道主義的錯誤，因為他們認定一個人若仍住在世界中，就無法成為基督徒。當然羅馬天主教並未如此教導，但是他們卻把基督徒分成“神職的”，和“平信徒”，並堅稱後者可以借取前者的義，其實這已違反了聖經的教訓。我們可以從新約看見截然不同的記載：基督徒都是平民百姓，有僕役，奴僕，丈夫，妻子，父母，兒女。使徒並沒有對他們說，“退居到修道院去！遠離世上的生活。”不！感謝神！他從未這樣說。因為這不過是給富人的福音而已。不但如此，若認真執行起來，恐怕世上根本就沒有任何“基督徒見證”這回事了。

以上的論調完全否定了基督的榮耀。基督徒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對抗屬靈氣的仇敵呢？不是“坐下來默想基督，採用他的倫理教訓，試著付諸實行。”也不是“退居山野作一個修道士或隱士”。乃是停留在你本來的地方，即使四周有各樣的邪惡和罪包圍你，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與你作對，企圖使你失望，使你墮落；你就留在那裡，“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這不是退縮，不是逃避，不是企圖作一些不可能的事。不！乃是靠奇妙超然的福音，使我們面對這一切與我們為敵的事物時能“得勝有餘”。

我探討這些，是因為世人對基督徒信仰的基礎有可怕的誤解。感謝神！我們的信仰與這些人的想像截然不同。那是超自然的，是“神在人心中的生命”，因此我們所持有的不僅是盼望，也是得勝的確據。

3·仇敵

使徒說，“所以，你們要記住這件事”——接下去他從第十節一直到第二十節，都在討論所有基督徒都要面對的緊急大事。那就是爭戰，它是每一個生在世上的人都無法避免的。我們已概括地介紹過它，並將這段話分成兩個主要的部分。我們也看過使徒如何向以弗所人，其實也包括我們，強調這教訓，因為要打勝這場仗，顯然這是惟一的方法。基督徒的信仰是獨一無二的，它宣稱福音是惟一的救法，惟一從神來的真理。它不單單是獨一的方法，並且它不需要任何外來的說明。它不需要添加一點佛教思想，或回教思想，或儒家思想，或任何一種“思想”。它本身就是道路，它是絕對完全的。因此使徒勉勵基督徒，不僅要思考它，並且要弄明白，而最重要的是付諸實行。

現在我們來看使徒解釋為什麼他要用最緊急的語氣向他們強調這件事。這是保羅最突出的特色，他不僅作一番論述，他也替自己的論述提供理由。我們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因為“我們爭戰”。這是基督徒信仰最榮耀的一面。你無法靠著論理、理性進入，然而一旦你相信了，就會發現這信仰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東西，它充滿了解釋，使人恍然大悟。基督徒的信仰與其它異端不同，它不是教導你毫不思考地去相信，也沒有告訴你去呆板地重複念誦某些話，而且再三重複，毫不考慮這話是

否對，也不考慮你的感覺。不！這不是我們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總是能提出理由、解釋。此處保羅向我們解釋，為什麼他勉勵我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以及“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我們需要全副軍裝；他特別在第十一，十二節解釋原因。

這幾節經文是一段最驚人、最突出的論述。或許有人會感到驚奇，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思考這主題，你也許會說，“處於現今世界裡，面臨這一切景況，難道我們真要花時間去思想聖經所說關於魔鬼、執政掌權者的那番話嗎？”你若有這種感覺，我敢說你不但不實際，而且沒有真正認清目前世界的光景。沒有什麼比現在我們要探討的事更實際的了；世界上沒有別的事比明白保羅這裡的勸勉更緊急了。

我不必提任何國家，政黨，政治家，或社會機構的名字，但我敢宣稱，我們接下去要討論的，遠比任何有關國際關係的談論，更切合現今世代的實況。我知道這樣說無疑是很大膽，但是你若相信聖經，就知此言不虛。請記住，我們正在探討現今世界局勢的起因，因此我可以說，這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讓我舉一個常用的例子。我覺得現代思想家不斷失敗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無法分辨疾病本身和疾病症狀之間的差異。一種疾病可能產生許多症狀。隨便舉一例子。流行性感冒可以引起肺炎。主要的病是在你的肺裡，可是你會發現你有許多其它病症。你會頭痛，感覺臉發熱，全身酸痛，甚至可能出冷汗等等。疾病的症狀為數繁多，如果只花時間在究察症狀上，那是很危險的。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對付頭痛，譬如吃顆阿斯匹靈，會暫時覺得好一點。於是你一項一項對付症狀。你會發現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你要不斷地應付新產生的症狀。然而疾病本身才是真正需要對付的。

現今世界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各地的政治家、社會領袖每天忙著開會，爭辯；談判破裂了，就再開下一個會。問題無非是他們不明白疾病的本質，他們從未找出病因。更可悲的是，基督教會擁有解決時弊的惟一藥方，她卻花大半時間和政治家一樣去高談闊論。教會這樣作，當然是為了要給世人一個印象：基督的信息與整個世代有密切關係。要讓人們相信她與社會的關係，就必須學政客們使用那些屬世的、現代的用語。這實在可悲！只追察病症，卻未認識疾病的本質！

基督教會的職責在於追溯疾病的起因。這是惟一的方法。由於我們現在研討的經文，對世界的光景有獨一、真實的瞭解，也提供了相應之道，我可以宣稱，這是我們今日這混亂社會最迫切需要的信息。稍後我將指出，這信息很自然地會受到世人的嘲笑和輕看。因此我們接下去要仔細思考這段信息。

首先，使徒保羅將我們引向這個衝突的事實。請注意他的用辭。“我們摔跤(爭戰)。”這裡的“摔跤”一詞給解經家帶來不少困惑。使徒一開頭就說，“我們摔跤。”可是他後來一直在描述“軍裝”，所用的詞句似乎與“摔跤”毫無關連。他描述軍裝的細節時，似乎腦中想到的是兩支交戰的軍隊，刀光劍影，火箭四射。這中間確有一些令人困惑之處。我們很難明白為什麼使徒一開始就用“摔跤”一詞——他在所有的書信中也僅僅用過這一次。顯然的，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他要迫切地指出這場爭戰的本質。我們看見的是兩股龐大的勢力互相對峙，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是一件個人的事。摔跤的氣氛很自然讓我們想到這一點——兩個人互相扭打廝殺。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兩件事：我們都參與這場在我們四周、在我們裡面進行的屬靈大戰，但同時我們也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每個人都不例外。我們不僅以參戰者的身份和其他戰士一同觀察這爭戰，並且也以個人的身份觀看。我相信保羅用“我們摔跤”的詞句，是為了顯明這方面的真理。

他也用了其它的辭：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他用這些辭只有一個理由，就是突顯出這場爭戰的可怕本質。我們基督徒在這場激烈的爭戰中摔跤，掙扎，抵擋仇敵。第一件當作的事就是擊退仇敵，你必須一直這樣作，因為他會一直與你為敵。即使你暫時獲勝，也不可說，“大功告成了！現在我可以鬆弛一下，去渡度假！”不！“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意思是，這是一場殘酷的戰爭，正如傳道書所說，“這場爭戰，無人能免。”只要我們仍活在今生，活在這世上，就必須意識到這事實：我們是置身於一場爭戰、掙扎和衝突中。

顯然我們需要強調這事實，因為有很多人不明白。你若不知道自己正置身於一場爭戰中，那麼你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還沒有醒悟過來的時候，就被擊敗了。你會被魔鬼打得毫無招架之力。任何人若對屬靈的爭戰渾然不覺，他就處於一個相當危險的地位。誠然，我們四周仍存在著各樣的異端，他們的論調是，你總是會有辦法脫身的。他們說，“是啊！你難免會遭遇難處，但只要你作這作那，問題一定會迎刃而解。”這是基督教科學派的教訓。沒有衝突，沒有疾病、痛苦這一類的事存在。他們說，這些事根本不存在，你必須不斷這樣告訴自己，說服自己，這樣你就會感覺快樂。但這種說法無疑是逃避現實，背棄真理，自欺欺人的。所有異端或多或少都會這樣說。他們要給你一種印象；你可以放心，輕鬆下來，根本沒有什麼衝突、爭戰；可是使徒卻說，“我們摔跤。”你必須“抵擋”，有一個仇敵總是在攻擊你，即使你暫時獲勝，“站立得住”，也要小心，繼續保持優勢，嚴陣以待。換句話說，這世上最難的是站立得住，因為仇敵一直在威脅你，要將你擊敗。生命中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站立得住。這是保羅的說法，不是我的。他重複這句話，好像我們體會自己是置身於一場激烈的爭戰中。

接下去我們要看，保羅對於這場爭戰的本質說了些什麼。此處他也是先從消極面著手，這點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現在我們已來到事情最基本的部分，我願意提出聖經從頭至尾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質。這是聖經特有的。我們不能將聖經與其它書並列，因為它不僅在細節上異於別的書，它整個的觀點也非比尋常。它基本上是特殊的，是一本“特別的”書。單這一點已使它與人類各式各樣的教訓截然不同。看看它的洞察力多麼深邃！看看它的知識多麼遼闊！這就是它所以卓然立於其它書之上的原因，證明它是從神來的書。它挖掘到最深邃、最根本的部分；而經上的話也沒有一點是表面的，油腔滑調的，輕忽散漫的。這真是從神來的啟示。我提出這些，只因我認為，現今我們在這世上所能把握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本“生命之書”；它是生活的指南針，可以給我們真知識。只有基督徒能瞭解這世界，因為他接受了從神而來的信息。進一步而言，我們若承認這信息，並接受它，就證明我們的信心是真的。讓我提出一個問題：你的思想中是否包括了這些句子“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爭戰”？它們是否常常出現在你們的思維中，成為你基督徒哲學的一部分？你觀看今天的世界，是否能立刻說，“這就是答案”呢？你常有這般的想法嗎？如果不是，你的基督徒信仰就有所欠缺。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至十三節是基督徒信仰極重要的一部分。

使徒怎麼說呢？先從消極面開始“我們並不是與屬肉體和血氣的爭戰（注：和合本聖經沒有“肉體”二字）。”熟悉聖經的人都知道新約裡，特別是保羅書信中使用“肉體”一詞時，通常是指老的、

有罪的本性。並不是過去的那個“人”，而是老的天性，犯罪的本性仍住在我們裡面。但是，這並不是“肉體”一詞僅有的意義，顯然保羅並無這個用意。他添上“血氣”一詞，更顯明了當中的含意。事實上，在希臘文聖經裡，“血氣”一詞是放在“肉體”前面的：“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和肉體的爭戰。”它單單指人類的天然本性，指人而已。所以保羅說，我們不是只與人爭戰。我們的問題不只是“人”的，或“人類”的問題，還涉及到別的層面。

這裡我們看見了聖經一個基本的觀念。我們也看見它與世界的觀念（即使是世上最好、最崇高的觀念）之間的差別。使徒說，首先你必須明白，你個人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整個人類面臨的問題，都不只是屬於人的、世界的問題。還有比這更大的問題，所以應付起來就格外艱難了。

讓我們看看這觀念和那些非基督徒所相信的有何不同。當然，這世界並不相信這種看法，它沒有把握到保羅所說的消極一面。根據世人的觀點，我們一切麻煩的起源是什麼呢？曆世歷代以來，人們很容易相信各種解釋。教會初成立的年代，當時世界普遍相信有各種神存在。有戰神，愛神，和平之神……等等。你可以看見，那些人多多少少有一些洞察力，因為他們以為這世界是被某種看不見的勢力所控制。他們覺得一定有一個神在戰爭中顯示他的一切能力。顯然另外還有一個愛之神。因此他們感覺能作的就是去取悅、安撫這些神。使徒保羅前往雅典時，看見四處都是神壇，奉祀著各種神。他們的想法是，既然這些神對於人類和人的生活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我們最好與這些神建立良好的關係。所以他們建了各式各樣的祭壇，向不同的假神獻祭、敬拜。他們相信他們遭遇的一切禍患都是因為他們觸怒了神明。有些人甚至還拜樹神，石頭神，太陽神，月亮神，星神。諸如多神論、萬靈論，這一類的論調都是起源於人們發現有另外一些勢力存在，是我們無法眼見的，卻似乎又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影響。

除了以上那些論點外，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開始明白並沒有神靈存在，那些樹神，戰神等顯然都是人心靈和想像力的產物。他們開始採用宿命的詞彙。他們說，“沒有人知道命運是什麼，我們惟一知道的是似乎有什麼力量在影響著我們，轄制著我們，這種力量龐大無比，遠勝過我們。如果你命中註定要作某些事，你就一定會去作；如果某些事註定要發生在你身上，就一定會發生。”宿命論者相信某種看不見的勢力，是人無法界定的，但它能控制他們的環境，主宰所臨到他們的一切事。但一般而言，現代人已逐漸摒棄這種說法，雖然還是有不少人相信命運。有許多人儘管受了現代教育，卻在科技昌明的二十世紀仍然相信占星學一類的事。占星學相信星體的運行，以及人出生的日期月份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我提出這一切，是因為這些現象顯示人類意識到在他自己以外，有一種勢力，能左右他的生活。另一方面，現代一些科學常識豐富的人根本不相信我前面提的那些事。他們的立場是，除他自己以外，沒有別的勢力存在，人一切的問題都是他自己造出的。這是典型的現代知識份子。他們不是基督徒，當然不是！他們根本不相信屬靈領域的事。所以他們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穌基督的神性，不相信聖靈，也不相信“執政掌權的”，以及“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對他們而言，根本沒有“靈界”這回事。他們認為這些不過是從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迷信，當時的人相信樹、溪流、石頭、各處都有神靈。但是現代的人說，我們已經進步到一個程度，早就脫離這一類的幻想了。曆世歷代以來，人們一直用宿命論和這些事愚弄自己，包括占星學等。現在這些人自稱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宣稱能用自己的心靈控制

一切，並且相信人類惟一的問題在於人自己。換句話說，我們所有的麻煩都起源於無知，缺乏知識，缺乏領悟力，缺乏進步。

一般說來，這是今日世界所面臨最緊迫的問題，倘若你從現代人的觀點著眼，人們已完全否定了靈界的存在。這是現代人所持的普遍立場。

那麼，如果人類惟一的問題出在無知，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呢？他們說，這個問題問得好。在過去數百年間，至少已有兩個答案衍生出來了。第一個是有關進步，發展，進化的觀念。他們說，我們絕不可放棄盼望，因為人類畢竟剛剛才開始發現自己的偉大、榮耀、和無限的潛能。他們鼓勵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人類已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已離開了無神論，摒棄了多神思想，並且驅除了宿命論。現今的人會思想，會論理。人類真正開始認清自己、靠自己獨立。這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因為生命本身蘊藏著力量，潛存某種強大的能力。這是他們的論調；他們不是宿命論者，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看不見的力量。他們認為其實是某種生命力將一切事物往上推，往前推。這是近代理性主義者的觀念，他們只相信那些可以推論、感覺、觸摸、衡量、控制的事。你瞧！他必須仍舊倚賴某種“強大的力量”。這是他們的一部分解釋，是他們企圖帶給人類的安慰之一。他告訴我們，稍安毋躁！要耐性等待。眼前已到處是進步、演化的證據，這種現象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所有問題都得到解決、這世界臻于完美為止。這種觀點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我們不必多費工夫去一一探究。共產主義即是其中的一種，它提倡唯物辯證法，強調資本家與勞工之間，供應與需求之間的衝突。他們說：我們必須經歷這過程，直到達成一個無階級劃分的完美社會。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乃建立在生命進化的觀念上。很多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卻似乎越來越傾向於採取進化論的論調。

現代人提供的另一個答案是，我們不能被動地倚賴這種看不見的進展。在這以外，我們必須彼此教育，普及知識，將理性運用在四周環境裡，並且教導別人也這樣作。他們滿懷自信地說，只要我們作到這一點，一切問題自會迎刃而解。

難道我們看不出這事的重要性、緊急性嗎？二十世紀的人一直活在這種教訓中。特別是最近，這種說法日益公開。人們不斷教導我們，只要我們教育大眾，教他們如何運用理性，就不會再有戰爭產生。人們很快會發現，戰爭是荒謬的，我們必須坐下來和談，用會議的方式解決爭端，從此以後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地過著太平歲月了。很多人真的相信這一類宣傳，結果自然是，他們期待的情況並未發生；他們因此而大失所望；他們無法明白，深感困惑。這是極普遍的論調和理論。

現代人用這兩種方法——進化過程和普及知識、教育——來安慰我們。我很難相信，任何人若觀察現今世界的光景，閱讀報章報導之後，仍能繼續接受這一類的理論。確實，即使他們從未讀過報章，但他們若認識一個受過教育，通達事理的人卻仍舊在私生活中墮落，他們又豈會相信這事呢？他們若目睹許多有知識、有理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完全相反的行徑，又豈能相信人的智慧、理智、知識，以及運用邏輯的能力，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呢？真是難以思議！我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理論與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六章所教導的正好相反。

“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問題不僅限於人類的層面。人類自然會陳現各種問題，但那些都是疾病的症狀，真正的原因要進一步追究——“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這一點足以支持我前一章的說法，那就是只有福音才是這個混亂、憂患世界的惟一盼望。人類處理事情，主要是根據一個假定：

我們是與血氣和肉體爭戰，問題出在人本身，所以要靠人解決，要用世界的媒體，和人自己想出的方法來解決人類的問題。我們想到的總是人，血氣，肉體。天然人的思想就只限於這個層面，絕不會提升到更高一層。屬靈的一面從未被提及。當然，這只是絕對基本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從消極的一面說；現在讓我們從積極方面來看。“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爭戰。”保羅重複“與……爭戰”，是為了強調這事實。如今讓我們再度以直接的方法來看聖經教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這世界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一切禍患最終的原因何在呢？不是在於人，乃是在於魔鬼，和他看不見的勢力，這是前題。我們必須加以分析，按照使徒自己的方法來分析它。

我們先從概括的角度來看。使徒的說法現今不但不為人所相信，並且飽受嘲笑和譏諷，被視作最可笑的無稽之談。魔鬼！執政掌權的！看不見的屬靈勢力！現代人說，這簡直是在侮蔑人類的智慧。他們說，“在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居然還有人傳講有關魔鬼，和不可見的屬靈力量一類的事！這對於人類的智識簡直是一大侮辱！你為什麼不談如何解決國際爭端？為什麼不提出呼籲停止製造原子彈？你為什麼不實際一點？你還停留在鄉野奇談的領域，所表現的是原始人的心態，多少還含著神話的色彩。你為什麼不面對事實？面對現代生活實際的一面？而去談什麼魔鬼、靈界的力量！”他們說：“這一切已經落伍了，不合潮流了，簡直荒謬之至！”使徒的教訓完全被人否定。但是最叫我困惑的是，不僅一般非信徒否定它，連一些基督徒也常常忽略它，包括許多傳道人。許多基督徒把大多數的注意力放在某些容易使他們跌倒的罪，或者個人的福利上，卻從不關心魔鬼這一類重要的問題。他們太看重自省和主觀，以致於從不正視整個宇宙，整個世界的問題，以及使徒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教訓。我不禁要問，有關魔鬼和其勢力的教訓，究竟一天有多少次進入我們正常、習慣的思想中？使徒說，我們不可疏忽，不可片刻失去警覺，乃要隨時站立得穩，每一刻都裝備整齊，因為魔鬼和他的黨羽正嚴陣以待。這整個教訓如今都被人忽略了。

我們如何回應這現象？容我提出一些想法和觀念。相信魔鬼和與他相關的屬靈勢力之存在，這件事本身已涉及到我們是否相信屬靈的領域。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你是否相信這屬靈領域的存在呢？很多自稱基督徒的人顯然並不相信。他們把自己的信仰削減到只是一種道德、倫理的教訓。對他們而言，根本就沒有屬靈的領域，也沒有一個超越我們、能夠影響我們的領域存在。他們的談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相信這領域的存在，但他們實際的行動卻顯示他們並不相信。當然，一個不信神的人自然會拒絕相信魔鬼和屬靈氣的勢力。如果他不相信神，我也不指望他相信魔鬼。但我無法瞭解的是，有些人在教會裡宣告，“我相信聖靈，”然後把有關魔鬼的事視為笑談。這種人真是前後不一致！他說自己相信靈界，可是他只相信其中的一半，卻不相信另一半。因此這涉及到我們對那超越我們、在我們以外的屬靈領域所持的態度。

讓我用下列方式說明，好使你明白：如果你不相信魔鬼和這些屬靈氣的勢力，如果你對這類事猶豫不定，那麼你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最終的問題不在於你是否相信魔鬼，而在於你是否相信聖經的權柄，因為兩者中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有些人不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他們拒絕接受童女生子、神跡、代付贖價、聖靈的位格這一類的真理，所以我也不能訝異他們會拒絕接受魔鬼和邪惡力量的存在。他們是受過教育，滿有教養的二十世紀文明人。他們翻開聖經這本古老的書便說，“這本書太老了，

它和別的书沒有兩樣。它裡面也有許多無用的東西，許多錯誤。它的作者們把當時人所相信的寫進去，可是時過境遷，現在我們看起來就不一定都是對的了。”他們用權威的口吻診斷這書；他們沒有視聖經為權威，反而把自己當作了權威。於是他們摒除這個，刪掉那個，否定聖靈，否定魔鬼，去除了許多東西。剩下什麼呢？只剩下“我”能明白、能接受的，“我”認為是真的。“我”成了權威，“我”的理由才算數！因此，這不僅僅涉及你是否相信魔鬼並且也牽涉到你對聖經的整個態度。因為有關魔鬼及其勢力的教訓是整本聖經中極重要、基本的一部分。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處處可見其蹤跡，特別是創世記和啟示錄這兩卷書。主耶穌自己也說過這一類的教訓，你若相信他和他所說的，就必須相信他有關魔鬼及其勢力的教訓。所以基本上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相信聖經是我們惟一的權柄，惟一啟示真理的憑藉？或者我們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智慧？瞧瞧我們靠著自己的心智和理性，已經把這個世界搞得一團糟，我們怎麼還有資格在屬靈領域的事上斷言孰真孰假？這一切簡直是荒謬之至！

更進一步說，若要相信聖經有關罪和魔鬼的教訓，就必須相信魔鬼及其勢力的存在。你若不相信魔鬼和那些與他有關連的權勢之存在，就不能真正相信聖經有關罪的教訓。

此外，要真正明白聖經有關救恩的教義，也必須相信魔鬼的存在。或許你會說，“也不一定啊！只要我相信基督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夠了！”你說得不錯，可是他為什麼必須來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作了些什麼？根據保羅所說，他在十字架上“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西二 15）。基督為什麼必須來？他自己的答案是：“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贓”（路十一 21-22）。不要以為你可以一方面拒絕相信魔鬼的存在，一方面又能明白聖經有關救恩的教訓。你作不到的！你若不相信有魔鬼及其勢力的存在，就無法把握救恩的真正意義了。你可能只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你為自己的罪蒙了赦免而感到高興，但是你沒有明白聖經的教訓，說到基督為什麼來，他作了些什麼，它的爭戰和衝突，他在客西馬尼園中的傷痛，他受試探，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一切。這些對你都毫無意義。你所領受的福音仍然是不完整的。

在結論裡，我要再一次指出，除非你對保羅論到的魔鬼、執政掌權者，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等教訓，有真正的認識和瞭解，否則你便無法明白聖經記載的歷史，和自文明初萌芽直到現今世代的整部世界歷史；你也無法明白現代史，以及今日世界所發生的事。儘管文明已進步到今天的地步，你仍無法瞭解世上許多驚人的事情；你對未來更是所知有限，所懷抱的希望也極微小。你或許會說，這教訓真叫人洩氣！是這樣的嗎？我倒覺得這是我所知道最使人安慰、鼓舞、樂觀的教訓。要我去面對一個毫無所知的情況，才叫人洩氣呢！如果我不瞭解所處的景況，我就會有一種失落感。我絕對不會為了醫好病症而感到滿足。我知道病人或許會因症狀減輕而感覺舒服一些，可是問題卻在這個人到底患了什麼病？除非找出了病因，我絕不會感到安心。知道病因，作出診斷，這是非常重要的。你一旦作出正確的診斷，就會感覺如釋重負，因為你已知道自己正在對付什麼樣的疾病。但感謝神！使徒的教訓並未停留在指明問題的本質上，他固然適切地表達過這事，但他接著引導我們到能力和得勝的源頭所在。這使我們對於人類歷史有所認識，而產生信心和確據。雖然我是與魔鬼、執政掌權者、惡者的勢力爭戰，但我能“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我可以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穩，並且滿有信心，因為知道我在他裡面，在他的大能裡，

是極安全穩妥的；他最終必勝過一切，而且得勝有餘。

4· 仇敵的描述

回答了世人對於使徒教訓的愚昧、瑣屑、懷疑之批評，我們接下去要探討這些教訓本身，看看它對我們說了什麼。我要再度提醒你，我們正在作的這件事可能是一個基督徒所能作的最實際的事。我們在考察現今世界光景的肇因。讓我們再一次花點時間審視這些與我們敵對的勢力之本質。主耶穌自己教我們這樣作。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裡，他說到一個比喻，有一個王出去打仗，卻不知道敵情，和敵方的武力有多大，結果那個王可能不是被擊敗，就是被迫求和息(路十四 31~33)。根據主的話，“毫無準備”是最愚昧的，他也把這比喻用在他自己的門徒身上。如今同樣的原則亦適用於我們。

我們首先當作的，是弄清楚仇敵的力量和武力。我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說明這一點。例如發生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禍患，即是因為人們犯了不知敵情的毛病。當時只有一個孤獨的聲音不斷警告西方世界，德國那逐漸萌生、壯大的野心不容忽視。可是沒有人相信。人們不想被所聽到有關德國建軍的事打擾。他們說，我們過得很好啊!好好享受太平歲月吧!生活是多麼美好!如今回頭，我們就發現，當時西方世界到了一個地步，不僅毫無戒心，並且昏了頭。這都是因為人們懶得費心去聽敵國領土內正發生的事。這在屬靈的領域裡尤其重要；一個不明白使徒這方面教訓的人，不是在魔鬼的臂彎裡沉睡了，就是被打得落荒而逃。

讓我們來觀察這些勢力，先從使徒所用的詞彙著手。第一個詞是“魔鬼”。“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我們必須先從魔鬼開始研究，因為根據聖經的教訓，魔鬼是一切與我們敵對的勢力之首領。他被冠上許多名稱。此處他被稱作“魔鬼”。他也被稱為“撒但”，這個詞常常見於舊約，你也可以在新約裡看到一些。他還有很多其它的名字——“別西蔔”，“彼列”，“兇惡”，“那惡者”，“壯士”，等等。聖經用這些名字稱呼他，好叫我們能明白魔鬼的一些本質。

聖經說得很清楚，我們必須從個人的層面來思想有關魔鬼的事。不要只把他當作一股勢力或能力。人們想到聖靈也常常犯同樣的錯誤。有很多人不相信聖靈的位格，說到聖靈時往往用“它”。但聖靈是一個“人”，是聖三一神中的一“位”。聖靈不只是一股力量，也不僅是一種影響力。對於有關聖靈和成聖的教義，我們所犯的許多錯誤都是起因於我們未明白聖靈是有位格的，是那“一位”。結果人們有時候提及聖靈的工作，往往把他當作一種液體，似乎可以從一個器皿倒入另一個器皿。然而聖靈是有位格的。“魔鬼”也一樣。所以我們首先要明白，魔鬼有位格，是一個單獨的實體。不但如此，聖經也讓我們清楚明白，魔鬼是一個超越人類實體，比人類高大、強壯、有能力。但同時聖經也清楚指明，他不是神，沒有神性。

此處我們劃出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界限。古老的傳說裡，多多少少都提到世上有兩個神，控制著人類的事。這種說法被看成二元論或二元教訓。他們說，有一個偉大的神，是造物者，但另外還有一個神，他們稱其為“半神半人”，有人甚至認為他才是實際的造物者，有某種程度的能力和控制力。他們說這個神與另一位神互相對立。這可不是聖經的教訓。聖經教導說，雖然魔鬼的勢力高人一等，但他不是神，他沒有神性，他是被造之物。稍後我們還會回到這一點，此處我只是要強調這個重要的事實。

另一個必須強調的真理是，魔鬼有極大的力量。使徒說，你需要穿上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

詭計。”讓我提醒你聖經為了指出這種力量所用的詞彙。其中一處見於以弗所書第二章第二節，那裡提到魔鬼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指領袖，作頭的，“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裡使用了類似的表達法，他說到“這世界的神”(林後四 4)。他說，“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使徒並未自相矛盾，他並沒有說魔鬼是神。他說的是，魔鬼是“這世界的神”，稍後我們會作更詳細的探討。魔鬼不是神，但他是“這世界的神”。這再度使我們看到魔鬼的能力，權柄，勢力——“這世界的神”！

再來看主自己在路加福音所用到的另一個詞，“壯士披掛整齊”。我們所遭遇的這一個魔鬼，他被比作一個非常強壯，孔武有力，披掛齊全的人，“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路十一 21~22)。這裡是暗示魔鬼有驚人的力量和權柄。

使徒彼得用這樣的詞描述魔鬼：“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彼前五 8)。獅子是萬獸之王，是動物中最強壯的；沒有什麼比“吼叫的獅子”更能顯示那威猛的、潛伏的力量。獅子一發威，百獸全顫抖。彼得說，魔鬼就是這樣。

啟示錄第十二章裡給魔鬼定了另一個名字：“大紅龍”。同樣的，龍也給人一種力大無窮的印象。“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啟十二 3~4)。在同一卷書第二十章裡，我們發現那條龍又被稱為“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

這些描述不僅指出了魔鬼的詭詐，也暗示他的力量和大能。確實，聖經清楚說到，魔鬼的能力是僅次於神的。

檢視了魔鬼的力量之後，接下去我們要來思考他究竟作些什麼。他的目的何在？聖經用來形容他的詞，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魔鬼”一詞的意思是“謾謗者”。“撒但”一詞的意思是“敵對者”。這些都是聖經實際用來稱呼他的詞。他又被稱為“控告眾弟兄的”。控告是他的主要活動。他也被提到是“你們的仇敵魔鬼”。他是敵對我們的仇敵，對手；他率領著手下專門與我們作對。他又被稱作“試探者”，因為他來是要試探我們，誤導我們，迷惑我們。這一切都在啟示錄裡歸納成一句話：“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啟十二 17)。啟示錄第十三章裡，我們讀到魔鬼“與聖徒爭戰”(7 節)。我們必須認清這一切，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有一個仇敵，他隨時與我們為敵，試探我們，企圖把我們拖下去，毀滅我們；他時時準備好控告我們。這是聖經的教訓。

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這裡。此處說到他的詭詐——“魔鬼的詭詐。”現在我暫時不討論這一點，它本身就是一個大題目。約翰福音第八章，稱魔鬼為“說謊的”，是“說謊之人的父”(44 節)。那也是這教訓的一部分。更有意義的是，我們從目前討論的這節經文——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二節——可以看出一個事實：魔鬼這個大有力的，他也有一個國度，一個王朝。他治理、轄管著某一個領域。主耶穌自己也在我們前面引用過的那一段路加福音裡這樣告訴我們。他實際上這麼說，“你們若說我是靠別西葡趕鬼，那就等於說別西葡是與自己相爭的，也等於說撒但與他自己相爭”。他聲稱，如果撒但與撒但相爭，他的國必要分裂。“若撒但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因為你們說，我是靠著別西葡趕鬼”(路十一 18)。

這一點將我們轉移到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二節那裡所說的。魔鬼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這個君王有他自己的國度，也有奴僕，密使，差役——我們是與“執政的、掌權的”爭戰。那是一個真實的

國度，不但國勢強盛，並且僕役眾多。這些僕役是誰？有趣的是，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一章第二十一節裡也使用了一模一樣的詞彙。他在那裡指出，我們應該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這裡用到的是同一個詞——“執政的，掌權的”！然而，很明顯的，他不是指同一種勢力。從上下文可以清楚看到，第一章裡“執政的，掌權的”是指圍繞著神寶座的權勢。他們也出現在啟示錄第五章和第六章，我們在那裡讀到有活物，長老，無數執政掌權的圍繞在神寶座四周。他們是神的僕人和差役，是他永恆國度的一部分。

使徒此處強調的是，正如神被這些執政掌權的環繞，魔鬼也是。他不是一個孤立勢力，他也有助手和代理人。但這些和神寶座周圍的權勢大不相同。他們是邪惡的，稍後我們還會詳加討論。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基督徒在行經人世時，會不斷遭遇到魔鬼和這一類執政掌權的，他們隨時待命，要攻擊我們，正如神的天使也隨時預備好出發，來服事我們。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是這樣提醒我們(來一14)。所以魔鬼有許多差役，他可以派他們往各處——“執政的，掌權的。”更進一步說，保羅特別強調他們的龐大力量和權柄，他們擁有行政的職位，可以實際運用他們的權柄和勢力。你或許會問，使徒為什麼說執政的和掌權的，為什麼用兩個詞呢？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執政的”含有一種意思，指固有的權力。“掌權的”則表達另一種含意，指那種權力的彰顯。因此，有這些權勢存在，他們能夠執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亦即魔鬼的命令。

再來到下一句話，它在今日尤富含義——“管轄這幽暗世界的。”這是一種譯法，但大多數學者都同意，較佳的譯法應該是“這世上管轄幽暗的”。“這世上管轄的”一詞帶出了極大的能力和權柄。我們也在政治界使用這些詞彙。歷史上有某些人物被稱作“世界統治者”。希特勒的野心即在成為世界的統治者。同樣的，拿破崙也曾野心勃勃，想要統治世界，控制、操縱它，決定世上人民的命運和福祉。“世上管轄……的”一詞，原本本是一個字。它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字，將管理、控制整個世界的力量都綜合起來了。

此處用的“世界”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連帶意義，指在神的管理之外的世界，或不肯順服神管理的世界。我們常常說，教會裡的人從前是“在世界中”。當然，從身體的意義上說，一個基督徒仍然活在世界中；所以當你說一個基督徒不再活在世界中時，你是從屬靈的意義上出發。這是使徒這段經文中所用的“世界”之連帶的含義。它涵蓋了屬靈的意思。它是指離開了神的世界，或悖逆了神的世界，遠離了神的律法和管理。因此使徒是說，我們所遭遇的敵對勢力，事實上正管轄、控制著這世界，因此世界是與神敵對的，在神和他的祝福之外。

在現今的世代，明白並把握這事實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常常說，我們要“起來對付世界，肉體，和魔鬼”。我們所謂的“世界”並不是指物質的宇宙。山川平原，大海小溪並未敵對我們。人們也未反對我們，乃是“世界”與我們為敵，這個“世界”是指魔鬼的整個觀點，組織，和無可忽視的能力，它無處不在，四圍環繞著我們。我們的責任是“活在世界裡，卻不屬這世界”。這些“勢力”是君王，是統治者，控制著我們的心思，我們稱其為“世界”。

幸運的是，使徒為我們更詳細地界定了這個詞。他說我們是與世界管轄“這幽暗的”爭戰。這又是

一個繞富含義的詞。他所指的“世界”是一個“幽暗的”地方。這個詞在聖經裡普遍用來界定那種不受神管理、控制的心思，觀點，生活方式。我們在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七節讀到：“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定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他們心地昏昧。”昏昧！指在黑暗裡，因此昏昧不明。第五章第八節裡，保羅說得更詳細，“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請注意，他不單單說，他們曾“住在黑暗裡”；他說是黑暗在他們裡面——“你們是暗昧的。”不僅僅是他們住在霧裡，而且霧在他們裡面。從裡到外全是黑暗的！

這是“世界”的光景。聖經各處都是這樣形容它。例如歌羅西書第一章第十三節。使徒提醒歌羅西人神為他們成就的事。“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你是否常常想到自己是從“黑暗的權勢”中被拯救出來的？你對救恩的觀點是什麼？你悔改相信，成為基督徒的那一刻，發生了什麼事？你說，“哦！那一刻我的罪得了赦免。”我同意。感謝神，確是如此，不然我們仍要滅亡。但你是否總是加上這句——“脫離黑暗的權勢？”你曾一度受那權勢捆綁。你是它的奴隸。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點，這是極重要的。

使徒這樣說，並不令人訝異；他不斷這樣作，因為這是他的使命之一。記得嗎？在他往大馬色的路上，主耶穌遇見他，對他說，“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作什麼？“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二十六 16-18）。

基督徒啊！我們卻很少思想這一類的事，這不是很奇怪嗎？這是因為我們太主觀了。我們從自己出發，再回到自己這裡。“我想要與神和好，我要罪得赦免，我要感覺快樂，我要生活裡有喜樂，我要勝過試探，我要這，我要那……”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我們的救恩常常是用客觀、屬靈的詞彙表達出來的嗎？你可能有不少經驗，享受你所認為的福氣，可是你若不明白這真理，你就仍受束縛，你的基督徒生命也會很貧乏。正如聖經所說，我們必須蒙拯救，脫離黑暗的權勢，脫離魔鬼的勢力，這樣我們的罪才能得赦免。這是主耶穌在大馬色路上告訴保羅的第一個使命。

此外，使徒所謂的“幽暗”是什麼意思呢？顯然是指無知的昏暗。無知是現今世界混亂光景最主要的起因。從另一方面看，你可以說那是一種盲目。那是對神的無知。今日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想到神。他們以自己的知識，文化，世故而自豪。但是一個非信徒真正的禍患在於他那驚人的無知和黑暗。他們是盲目的，無知的，也不認識神。“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林前二 14）。“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後四 3-4）。他們無法相信！他們是魔鬼的奴僕；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們的心眼。他們陷在黑暗裡，被黑暗遮蔽，並且黑暗存在他們心中。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他們對神一無所知！

更甚者，他們對自己毫無所知。他們對於人的偉大，對於靈魂一無所知。他們不相信靈魂，也不相信人有“靈”。他們對於最榮耀部分一點都不認識，結果是他們一點也不明白生命。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所謂的偉大思想家對於現今世界的光景大感困惑，他們百思不得其解。魏爾斯（H.G.Wells）終其一生之久鼓吹教育，他說，只要你教育人們，他們就不會再互相爭戰。可是他晚年的時候，在科學昌明

的二十世紀，他寫下最後一本書，書名是“心靈的山窮水盡”。當然啦！他無法明白，他怎樣想也想不通。二十世紀應該是歷代以來最輝煌的一個世紀，照魏爾斯及其同夥的說法，確是應該這樣。我們比上一世紀的人受了更多的教育，而他們又比他們的祖先受更多教育。田力生（Tennyson）說，“讓知識盡情滋長吧！”每一件事都在改進，都在向前移動，所以我們必然是一天天步入佳境。然而事實證明，顯然我們錯了。那些“思想家”被弄得一頭霧水，他們極感困惑，不知哪裡出了錯。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仍停留在“黑暗”裡。我們可以用這種比喻說，“這個人在他四圍的黑暗裡真是毫無盼望！”我們試著要去“光照”他。

同樣的，世界對於死，對於死以後的事，也是一無所知。這世上的“聰明人”主日早晨躺在床上讀周日報紙，為我們感到惋惜。他們說，“都二十世紀了，居然還有人會真的去教會，聽人講解聖經？”他們自稱是已經“解脫”了的人，他們自認為是知識份子，飽學之士。可悲的是，他們不僅對於自己，對於生命的意義毫無所知，他們對於死也很無知。他們不知道“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九 27）。審判！他們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它。他們譏笑神，譏笑主耶穌基督，也譏笑所有聖徒，因為他們仍在黑暗裡，黑暗也在他們裡面。他們的無知是驚人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對他們的無知虎視眈眈，也喜愛觀看這些聰明人受其矇騙，看他們完全被愚弄，心眼被弄瞎。“世界的王”樂意看見這悲劇持續下去；他是幕後的主使者。他壟斷了新聞媒體和其它媒介。稍後我們還會思想他所使用的方法。

此處我們要強調的是，這些是“世上管轄幽暗的”。這一切都表現在那些受害、受騙的人生活中。要證明這一點，不妨打開報紙，你可以看見這種黑暗的心思如何表現在人實際的言行舉止上。例如近來要求色情書報，同性戀，墮胎等合法化的呼聲正高入雲霄。這正是“幽暗”表達它自己的方式。

任何一個有智慧的人都會問，“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人們會舉止若此？為什麼列國競相增強軍備，以致於一個小國所擁有的武器就足於摧毀整個世界？我們四周普遍的道德淪喪其肇因何在？知識份子應該問，是什麼引起的？但他們卻未如此作。不然他們會發現，只有一個答案。有一些看不見的“管轄者”，他們操縱著世界上的事務。不僅只是一些“屬血氣”的人，不僅只是一些爭名奪利的人，或好酒貪色之徒。不！他們只是“世上管轄幽暗的”之工具。保羅說，我們不是與人戰爭，不是與“屬血氣的”戰爭，乃是與這一切後面那看不見的權勢爭戰，那才是真正可畏的。

然後我們來到最後一個詞上，“與高處屬靈氣的邪惡爭戰，”這是欽定譯本的譯法。再一次，我們必須對這裡的翻譯加以修正。它原來的意思是“邪靈”，而不是“邪惡”；使徒所描述的是“屬靈的邪惡勢力”，而不是“屬靈氣的邪惡”。我們要避免由抽象的層面來思想這些事。使徒強調這一切勢力都是實在的，與我們個人有關的。所以我們應該讀成“屬靈氣的惡魔”，而不是“屬靈氣的邪惡”。或許最佳的譯法應該是，“我們是與屬靈氣的惡魔大軍爭戰。”那是一支大軍，軍隊，戰士。使徒說，他們正嚴陣以待，他們是一支屬靈氣的邪惡軍隊。他們的本質是邪惡的，他們的使命是邪惡的，他們的工作是邪惡的。他們的目標，目的，以及所帶來的一切都是邪惡的。

但是根據欽定譯本，他們是在“高處的”。這個詞頗值得推敲。為什麼翻譯的人在這裡說“高處”呢？同一個希臘字，在以弗所書第一章第三節就被譯成“天上”。我們可以瞭解欽定譯本譯者的用心。他們想要讓人明白，魔鬼及其嘍囉並不是在天上，圍繞著神的寶座。所以他們對於使用“天上”一詞

有所顧慮。我們也必須同樣留心。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魔鬼和一切與他們相關的勢力是在神面前，與一切聖潔的天使，使者，權勢，執政掌權的同在一處。那麼，他們是在哪裡呢？幾世紀以來，這一直是一個熱門的論題，我們始終沒有最後的答案。有人認為它是指“空中”。當我們說“抬頭望天”時，我們是指天空，空中，就在我們上面的大氣層。所以幾世紀以來，人們都相信魔鬼的權勢是在空中，介於我們和神之間。他們是在我們的上面，在大氣中，正俯視著我們，控制著我們。但這樣說似乎太物質化了。我不否認它有一些道理，但我們要強調的是，魔鬼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我相信使徒用“空中”一詞，是要將它與地上作一對比。我們常常說到“天與地”。換句話說，“高處”是指與地上相對的“天上”。“在天上的”當然是指與我們敵對的勢力，他們與神的眾聖徒爭戰，他們不是在我們所處的地上這個層面中。我們要避免一種想法，以為自己是在與地上“屬血氣的”爭戰。我們的爭戰基本上是屬靈領域裡的，是屬於天上的領域內的。這只是另一種方式，來強調我早先所說過的，就是我們必須常常想到那與我們爭戰的仇敵不單單有位格，有幫手，並且他住在屬靈氣的領域裡。

使徒說，這就是起點，出發點，你在進一步往前走以先必須弄明白。“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那麼是與什麼爭戰呢？乃是與惡魔爭戰，與這世界的神，與“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感謝神，使徒用這樣一番話作引言：“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如果經過以上一番討論之後，你若感到灰心喪志，那就表示你還未弄明白。我的意思是，你必須知道，這就是仇敵的本來面目。但是使徒已經告訴我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這是基督徒極榮耀的地位；雖然我遭遇這樣強大的仇敵，我也毋需害怕。“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彼得也說過，“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那麼我們怎麼辦呢？是否就束手待擒呢？難道我只能落荒而逃，躲到一邊飲泣嗎？不！絕對不能這樣！“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彼前五 8~9）。“弟兄勝過他”——指古龍——“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十二 11）。但是，千萬不要讓這種思想導致你忽視仇敵的武力。保羅說，要記住，你必須在每一次勝仗之後，仍站立得住。為了這個目的，神賜下你所需用的一切裝備，好叫你能站住，“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得住。”

5·魔鬼的起源

我們已經看過，從基督徒生活的角度看，沒有什麼比這幾節經文的教訓更實際的了。使徒在哥林多後書第二章第十一節裡說，“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他的意思是：我對有關魔鬼的詭計有一些認識，知道他企圖在教會和基督徒中間作些什麼。由於使徒對魔鬼的詭計並非一無所知，所以他能夠指示，教導，幫助基督徒。這正是他在以弗所書最後一部分經文中所作的。探討這段經文，有另一個實際的理由，就是近來世人再度對於靈界和心理現象產生興趣。每一次在戰後，或者在禍患，艱辛，危機之時，這種趨勢必然會相應而生。今日這種興趣正方興未艾，並且悄悄潛入了基督教會的生活裡。所以我們要明白這教訓，認識靈界的真相，以及魔鬼的工作，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這樣介紹這個題目，是因為我意識到這一類的教訓在今天聽起來似乎有些奇怪，不但是對世人，

甚至對教會也是如此。這是最大的悲劇。現今魔鬼的詭計和狡猾正達于高峰，他成功地掩飾了自己，不然他就是化作“光明的天使”出現，因此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或者未體認到他的存在。確實，今天許多人把有關魔鬼的事當作笑談，結果當然是使自己陷入非常嚴重的情況而不自覺。請注意彼得如何在他的第二卷書信的第二章第十節至十二節裡，說到這一類的人。他提到有些人走偏了路，“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欲，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們膽大任性，譏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就是天使，雖然力量權能更大，還不用譏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天使並不用輕視、譏謗的話論及魔鬼。雖然他們力量比我們大，“還不用譏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生來就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他們譏謗所不曉得的事，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敗壞。”

容我引用猶大書的一段話，來強調這件事的重要，以及為什麼人若對魔鬼掉以輕心，或把這一類的主題視為兒戲，口出戲言，必然會導致極嚴重的後果。猶大說，“這些作夢的人，也像他們污穢身體，輕慢主治的，譏謗在尊位的。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譏謗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吧！但這些人譏謗他們所不知道的，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些沒有靈性的畜類一樣，在這事上竟敗壞了自己”（8~10節）。

這番話提醒我們，此處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並且我們必須極小心處理。我們已經發現，撒但在世上工作的力量非常強大。我們下一步要思考的問題是，這些勢力從那裡來的？或者是，如果我們說這些看不見的屬靈勢力是邪惡的，那麼這邪惡從何而來？他們怎麼產生的？從我們對神的信心這角度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今天有許多人自稱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神。這常常是此問題產生的結果——他們被魔鬼和其起源的問題所困擾。所以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對這件事有所認識，不只是為了求心靈的平靜，也是為了使我們能夠幫助其他的人。

讓我從另一方面說。常常是人們瞭解魔鬼的本質之後，他們就開始相信神。例如近代有一位知名的哲學家，就是已故的究德博士(Dr.Joad)。我不打算對他的看法下評論，我只是要提及他一本書中的一段話。他在那本書中說，他從前是無神論者，後來相信了神。他說導致他相信的原因是，他從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大戰看到魔鬼屬靈氣的勢力是何等強大。他無法單單用人的詞彙來解釋這些事件。他開始相信整個屬靈領域的存在，最後導致他相信神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如果我們不瞭解這些事，我們對神的信心就不完全。因此我們不得不去面對它。除此之外，正如我前面說過的，你若不明白這一類的教訓，就永遠無法明白世界的整個歷史。你不明白過去，也不瞭解現在，對於未來就更缺乏盼望。讓我們接下去看看，聖經對於魔鬼的領域說了些什麼。

魔鬼，執政掌權的，空中屬靈氣的惡魔，以及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是從何處產生的？在我們查考聖經對此問題提供的答案之前，讓我提醒你，許多世紀以來，這個問題也不斷浮現在人們心中。古代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相信，魔鬼是從另一個與全能神力量相當的神祇產生的。他們說，世界有一個好神，一個壞神，後者被稱為得繆哥(Demiurge)。他們相信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邪惡的事，並且相信這兩個神的本質和權力是旗鼓相當的。許多人相信，創造這個物質世界的是壞神。另外有些人則相信，是好神創造了世界，可惜另一個神破壞了它。另一批人則相信魔鬼的永恆性，就是到今天還有人說，魔鬼並不是中途產生的，他自始即存在。他們並不打算追究魔鬼的起源，他們只是聲稱魔鬼是一直以來就有的，他是永恆的、自有的。

至於現今最普遍的觀念是，根本沒有魔鬼這回事，我們所稱為“惡”的事，只不過是不夠好，不夠完全罷了。顯然這一類的觀念是從進化論的假定或原理而來的。根據這種觀點，每一樣東西都是逐漸發展，進步，演進而來的。他們說，顯然我們還沒有達到絕對完全的地步，除非你臻于完美，否則必然會有某些瑕疵，缺陷，或某些“惡”的成份存在。他們說，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惡”。問題在，事情往往不是照應有的方式發展，因為它們尚未達到最終的完美地步。我們一向稱為“惡”的事，只是因為它缺乏某種品質，那只是一種負面的、消極的狀況。

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極大的耐心。當然，在我們達到完全的地步之前，我們可能得等上個幾百萬年。但不管怎樣，它總會發生的，所以我們必須容忍目前的光景，彼此鼓勵，盡力而為，自認比幾萬年之後的人不幸罷了。當然，這必然會立即影響到一個人對於人類、人最終的命運，生活，以及如何解決眼前世界光景的看法。以上這些觀點都見諸於那些不相信聖經、不倚靠聖經、不從聖經尋找答案的人，這是他們對於魔鬼及其起源所持的觀點。

現在讓我們回到聖經的觀點，也就是從正面來看這問題。我不打算浪費時間來討論其它的理論；我們研究聖經的教訓之後，更會覺得其它那些理論皆不值一顧。聖經是從神開始的：“起初神。”神在一切之上；神是自有永有的；他從起初即存在；他以那不可測度的智慧創造天地；他最先造的是天軍，亦即眾天使。神造天軍、天使，是為了他自己的緣故，有他自己的目的，好叫他們能發揮某些功用，實行他的命令。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嗎？”(來一 14)，他指的即是神所造的天使。換句話說，聖經教導我們，神最初造了諸天，和天上的居民，他們似乎被分成“天使和執政的，掌權的”。這些都是神所造的，當然他們也是完美的，完全的。這是一個起點。我們現在談的不是地上的事，乃是談屬天的領域，以及神如何造了這些屬靈的實體——天使，執政的，掌權的。我們手頭沒有關於他們的詳細描述，但你若讀啟示錄，會讀到有關某些獸及長老等的記載，都是以表像的方式出現。顯然在這些實體之間有階層的區分；有許多不同的職份，我們或許對其瞭解有限，但是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歸納：原先所有天使，執政的，掌權的，都是完美的，榮耀的，都服在神以下，為神服役，服事他。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此處我們來到聖經關於魔鬼和罪的教訓最基本之處。我們先從魔鬼的位格和性情著手。很明顯的，魔鬼最初也是神所造的光明天使之一。你若要證據，可翻開以賽亞書第十四章第十二至十七節，以及以西結書第二十八章第一至十九節。另外是約伯記第一章第六節，“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也來在其中。”舊約裡用到“神的眾子”一詞時，通常是指天使。這裡我們得知，有一天，天使們聚集在神面前，撒但也列在其中。以西結書第二十八章和以賽亞書第十四章都導致同樣的結論。“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雖然這句話最初是用來描述推羅和巴比倫的，但一般人都同意，它有更寬廣的含義。這在預言中是很常見的。你從眼前的事物著眼，可是它同時也預表將臨到的某件更重大之事。不但有關惡的事如此，善的事也一樣。詩篇中有許多預言看起來只是與大衛王有關，但它們顯然越過了大衛，遙遙指向彌賽亞。神向以色列百姓所作的許多應許，最先顯然是指他們從巴比倫被擄之地歸回一事，但應許本身涵蓋的並不限於此，它們也在描述基督徒的救恩和靈魂得救之事。這也是為什麼新約如此頻繁地引用它們的原因，以顯示這些預言已得了應驗。

論到魔鬼的事也一樣。先知在描述推羅和巴比倫的覆亡時，也受默示，預表到一些更重大的事。推

羅和巴比倫不僅僅是地上與神為敵的勢力，他們也象徵了魔鬼和他的權勢。所以論到這兩城的話，也同樣可運用在魔鬼身上。我們發現在伊甸園裡，這個強大的權勢就已經在園中走來走去。換句話說，我們得到一個印象，魔鬼是那些天使中的一個，是神造來服事他，榮耀他的眾天使之一。這是最早的畫面。

可是，顯然這中間發生了一件事。你如何解釋魔鬼的起源呢？答案是，在“前宇宙”期有一次大的墮落。我用“宇宙”一詞時，腦中想到的是你我所居住的宇宙，我們也都認識這宇宙。但根據聖經，在這宇宙被創造之前，有一次大災難，一次墮落，就是我們所謂“前宇宙的墮落”。那件事記載在以西結書第二十八章和以賽亞書第十四章，新約也有提及，那就是提摩太前書第三章第六節。使徒告訴提摩太，不要按立初入教的作長老或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這句話真是含義深刻！把這節經文與先知書裡的那兩處經文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答案。在所有光明天使之中，有一位卓然特立的，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一切天使中最傑出，最能幹，最有能力的。他後來變得野心勃勃。他不滿足於自己居於神之下的地位，而想要像神那樣。於是他背叛神，想把自己提到與神同等、與神敵對的地位。正如保羅所說，“自高自大，”他與神對立，成了悖逆者。結果他就墮落了。神刑罰他，將他貶低。不但如此，他也喪失了原先的完美和所享受的自由。

我們必須把握的一個原則是，神在他那不可測度的智慧裡，允許這事發生。雖然我們無法完全明白，在揣測時要格外謹慎，但如果有人以虔誠的心說到神為何允許魔鬼墮落時，我覺得這事並不難領會。我已經說過，這些天使被造時都是完美的，而任何完美的東西必然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天使必然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完美的東西必然是自由的。亞當被造時也是完美的，自由的。亞當有自由意志。從他以後的人卻沒有，只有他如此。這種品質包含了悖逆和墮落的可能性，因此是魔鬼的起源。結果是，這個完全的天使卻將他的自由運用在錯誤的方向上，因著他的自高自大，他墮落了，從此被置於譴責和刑罰之下。

然而故事並未到此結束。魔鬼除了自己這樣作，顯然他還說服其他的天使，執政的，掌權的，跟著他一起反叛。聖經有證據支持這一點，譬如啟示錄第十二章第四節。請記住，那裡是用象徵的形式，是一種譬喻。約翰說到有一條大龍，就是魔鬼，“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這當然是一種象徵的說法，說到魔鬼自己墮落之後，還把神所造的那些權勢的三分之一一起拖下去。此外彼得後書第二章第四節也說，“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我要強調的是，有些天使犯了罪，被丟入黑暗中，下到地獄裡，等候將來的審判。你在猶大書第六節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真理。

因此，這是我們所有的畫面；請記住，這一切都是世界被造以前所發生的。魔鬼影響了其他的天使，慫恿他們一起悖逆神。於是他們也跟著墮落了；他們在神的咒詛之下變得邪惡。然而他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和數目，組成一個王國，是惡者的國度，黑暗的王國；魔鬼及其權勢一切行動的目標和野心，即在敵對神。魔鬼“自高自大”，以致墮落了，而且因著他的墮落，他心中充滿對神的仇恨。他只有一個野心，就是摧毀神的工作，製造混亂。現在我們開始看出這個教訓的嚴重性。自從這事件發生之後，世界變成了一個混亂之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片亂象。在聖經裡，也只有聖經中，我們能找到這件事的解釋。這些強大的勢力建立了一個國度，如今有一場大戰正在進行著——神和他光明的

天使大軍，敵對魔鬼的國，就是黑暗的國度；魔鬼的靈和權勢已經定意要與神爭戰。

這是聖經對於魔鬼起源的基本解釋。這是發生在天使當中，在天上，在超載我們以上的領域裡那事件之結果。我再一次這樣強調，是因為我看見今日世界的整個悲劇，皆是出於我們太過於把注意力放在地上的緣故。我們從人開始，從世界開始，總是想到自己，特別是二十世紀的人。你若想瞭解二十世紀，首先應當作的，不僅回到伊甸園歷史的開端，你必須回到永恆，回到世界被造以前的時代，在那裡你會看見一連串的勢力，有惡有善，有光明有黑暗，有神，也有魔鬼和其權勢。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一提。這件事還不太清楚，比較屬於臆測性質，我提出來是因為它可能具有不少意義，而且可以有助於我們明白基督徒信心不同層面的問題。有一些人相信，在“前宇宙”時期發生的那一次重大事件——魔鬼和天使的墮落——也涉及了一個原始物質的創造。他們稱聲，這是明白聖經一開頭兩節經文的關鍵。創世記頭兩節經文是這樣的：“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此處“淵面”一詞真正的意思是“混亂”。那是對於混亂狀況的一種描述。人們的猜測是，在我們所認識的這宇宙被造之前，還有另一次原始的創造。創世紀頭一節所說，其實是指那一個偉大的、原始的創造。那是一般性的敘述，說到神創造了萬物。但它也包括了一個觀念，就是神造了一個世界，一個宇宙，天使，執政的，掌權的都住在那裡，並在那裡發揮各自的功用。可是他們中間有一部分墮落了，背叛神，自高自大，不肯順服神，神就懲罰他們的宇宙，使其變得一團混亂。因此創世記第一章第二節，就是在描述一次的“再創造”，記載神如何恢復這個已陷入混亂黑暗狀況的宇宙，使其恢復舊觀。

我們對這些事還不敢確定，只是推測而已，但我必須有所說明。我無法想像神創造的行動曾經經過一個混亂的階段。我也無法相信神所施行的創造大工曾經歷過一個深淵、空虛、混亂的階段。這與神一向的工作方式不符。神創造的每一樣東西，自然，他創造的每一個過程和階段，都具有同樣完美的特色。或許有未成熟，未發展完全，未完美之處，但那只是限於某一個特殊的階段裡。絕對不會有混亂的情形。即使最原始的、初具規模的形式、也絕不可能是混亂的，也不可能有“”空虛的成分。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神的靈運行在混亂、黑暗的淵面上。因此，上面的理論是很可能成立的。如果它是真的，就可以回答某些人的疑問，他們說他們無法相信創世記的記載，因為地理學家在觀察自然和物質的宇宙之後，發現有證據顯示，某些岩石或不同的地層是屬於比創世記更久遠的年代。他們或許是對的，或許是錯的。即使是地理學家，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他們所說的。但是，即使他們所說有理，答案也可能是，他們所發現的，是那一次大事件產生的結果，也就是由於天使和魔鬼的墮落，神刑罰整個宇宙，使其陷入混亂。我不打算強調這一點，但我們必須弄清楚一件事，就是在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宇宙之前，有一個驚人的事發生，就是魔鬼和某些天使的墮落，魔鬼的能力和權勢就是從那一次的墮落而產生的。

神下一步行動，就是我們現今所知道的創造這世界。創世記第一章有詳細的記載。神造一切都是完美的，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完美的，包括了他所造的人。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完美的創造——樂園。神看這一切“是好的”，他心裡喜悅，也感到滿意。於是，神有了一個完美的世界，一切都是和諧平靜的，人也活在與神的交通裡。可是問題來了，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今日我們看見的世界卻大為走樣？聖經提供了答案。神造了一個完美的世界，他心中甚為喜悅。可是邪惡的權勢，魔鬼，以及墮落的天使

和執政的，掌權的，都存著惡意和不良的野心，他們仇恨神，對神所造的世界虎視眈眈，伺機要毀滅它。於是魔鬼前來試探那女人，又透過女人來試探那男人。換句話說，我們看到了人類的墮落，每一個細節都記載在創世紀第三章。所以魔鬼不是從伊甸園才開始出現的，他早就存在了。魔鬼，撒但，裝扮成蛇的樣子出現；但真正試探女人的是魔鬼。我們看見他的主要目標是毀滅、汗損神的工作。當然，人類是他最中心的攻擊物件，因為人類是受造物的頭，是神按照自己形象造的。他使人管理受造之物，轄制這世界。可是魔鬼來試探人，人經不起引誘就跌倒了。

墮落的結果是一連串的，此刻我不只打算提出一項，那就是自從人聽了魔鬼的話之後，他就變成了魔鬼的奴僕，成為魔鬼國度裡的一員，被置於魔鬼的權勢之下。因此聖經將魔鬼描述成“這世界的神”，“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那是人墮落的結果，他把自己放在魔鬼的權勢之下。他變為屬魔鬼的。聖經在許多地方有清楚的教導。稍早我們提過大數的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以及主將使命託付他的故事。主對他說，“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徒二十六 18）。把這段經文運用在一般人身上，就是人照著本性，原是在“撒但權下”的。

難怪保羅寫信給歌羅西人時說，“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西一 13）。人類是在黑暗的國度，在魔鬼的國度裡；他在魔鬼的權勢之下，受罪的轄制。“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六 14），這是保羅對羅馬信徒說的。他的意思是，在他們成為基督徒之前，罪是他們的主，轄管著他們。

再引用我們主自己的話，前面我們已引用過了，“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路十一 21）。那是主耶穌基督對那個離了他的世界之描述。“壯士”是指魔鬼。世界是什麼？是他的“住宅”。“他所有的”指人類，這是人類犯罪的結果。因此人類墮落的一個可怕後果，就是人失去了自由，他成了魔鬼的奴僕，是壯士“所有的”產業，在撒但的控制和罪的權勢之下。再引用約翰壹書的描述，“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 19）。多可怕的描寫啊！這整個世界，除了基督之外，都在那惡者的懷抱中，在撒但的手掌裡。他將他們握在掌心，任意擺弄他們。這是聖經所告訴我們的魔鬼及罪之起源。這也是人類所以落到現今這光景的原因——前宇宙的墮落導致了宇宙的墮落，也導致了人的墮落。

結果是人類的整個歷史為之改觀。人自聽從撒但而墮落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自由。他成了撒但的奴隸。他在“這世界的神”之下。他不再是受造物的主人。他被這些管轄著，並且從許多方面而言，他成了他們的奴僕。他雖然還有很大的能力，但他成了他本來控制、管轄的各種力量下面之犧牲者。也許你會說，“可是他發明了原子彈呀！”不錯，但他自己成了原子能的奴隸，對不對？整個立場被顛倒了；人失去了他的自由，他不再是受造之物的主人，他成了魔鬼和地獄的奴隸。所以我們必須明白，任何世代中世界的真正問題都只能從神與魔鬼之間的屬靈爭戰這角度來解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只是人能對同時代的人作些什麼。所以限武協定、國際會議都無法解決我們的難題。在人類一切的事務後面，是這些看不見的勢力。一切禍患的根源在魔鬼；人實際上是被利用的工具，他是嘴上之肉。在人類後面有許多其它的勢力，他們總是下定決心要製造混亂，以破壞神所造的宇宙。

所以我一開始就提醒你們，“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我們可以對付人，因為他們和我們的

實力不相上下。“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魔鬼比我們的力量大多了。翻開舊約，你會發現他打敗了每一個聖徒，每一個先祖，每一個先知。“沒有一個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成功地擊退魔鬼。他勢力太強大了；他是明亮的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有極大的能力，聰明，權勢，和力量。人類在他手中顯得多麼軟弱無力——“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

這只是對此題目的一個簡介。我們現在看到了這世界的光景和問題後面的根源，以及世界如何變成今天的樣子。我們必須接下去探討這些勢力的細節。我們將看見這些狡猾的力量，和聰明的權柄，如何被實際用來敵對列國及個人。我們面對著魔鬼的問題，以及人類在行徑人世時如何與這些勢力奮鬥的問題。

這是一個開始。你必須面對魔鬼起源的問題。如果你不面對它，就表示你根本不用腦筋思想。我們都應該思想，聖經鼓勵我們這樣作，也幫助我們這樣作。聖經提供了解釋。我們已看過這一切的起源。不要從人著手，甚至不要從世界著手。要追溯到遠古。最初發生在天上的那一次大災難，實際上是界于神和魔鬼之間的一場大戰。

這些聽起來是不是容易叫人灰心失望？我再說一次，這一點也不令人洩氣，我反而覺得振奮，因為我現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更進一步，我知道“耶和華掌管一切”，他超越一切之上。他差了一個人到世上來，這人能夠控制“壯士”，並且“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基督徒不單單要認識那與他敵對的大軍，並且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又“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雖然他是與“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爭戰，他仍能“站立得住”，一直站立，直到“得勝有餘”。願神賜給我們恩典和智慧，去思考這些事，默想它，好叫我們“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6·魔鬼的詭計

有一個重要的原則，我們必須總是銘記於心，就是要明白人類長久以來的歷史，惟一之計乃是認清楚這一切都是墮落產生的結果。這是認識歷史，包括任何一類的歷史，世界的歷史，以及聖經記載的歷史，唯一的關鍵。離開這個大原則，你就無法明白人類的歷史。歷史乃是記載界於神及其勢力，和魔鬼及其權勢之間的衝突。這個重要原則是不可忽視的，不只幫助我們瞭解過去的歷史，並且有助於瞭解今日世界的光景。同樣的，它也是瞭解未來的關鍵。同時，這也是明白我們個人經驗的唯一方法。我們現在必須來探討這一方面的問題。

這是我們所面臨的立場。魔鬼和這一切聽憑他吩咐，任由他控制的附屬勢力，只有一個中心目標，就是摧毀神的工作。魔鬼因為自高自大，嫉妒那創造他、給他生命和權柄、能力的神，而墮落了，受到刑罰。其中一部分的刑罰是，他被局限在某些界限之內，這更激起他心中的仇恨。為了發洩他對神的忿恨，他處心積慮要破壞神完美的創造。因此他最主要的行動總是製造困惑，麻煩，和混亂。他最大的野心就是使人離開神，他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儘量攔阻人敬拜神，順服神，或榮耀神。畢竟，人類是神創造大工中最高的成品。沒有什麼比人更高的了。神造人作“萬物的主”，在世上除了神以外，

人居一切受造物之上。因此，他很自然地成了魔鬼攻擊、破壞的主要目標。我們從歷史和聖經教訓中都可以看到，魔鬼一起集中火力對準了人類，他的目的是要使人與神隔離，攔阻人活出神要他們活出的生命。

魔鬼如何達成此目標？這項工作如何實行？根據聖經許多處的教訓，有一部分的工作是由魔鬼親自作的。但是魔鬼不是無所不在的。他無法同一時間出現在好幾個地方。請注意約伯記第一章第七節的記載。有一天神的眾子聚集，撒但也來了，神問他從那裡來的？他的回答是，“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他不是無所不在的。他也不是無所不能的，所以他無法作所有的事。有一部分的工作必須交待給墮落的天使，以及使徒所提到的屬靈氣的權勢，這些都在聖經裡被描述為“邪靈”。這是魔鬼工作的方式，聖經裡有許多證據顯示，魔鬼的工作含有一個精心設計的策略。例如我們讀到，在一些特別的場合裡，魔鬼會親自出馬作工。我們讀到有一次魔鬼親自試探大衛王。他並沒有差派手下，他自己動手去作。當然讀到在主耶穌受試探的事件中，也是魔鬼親自出馬，他沒有把那件差事交給下面的邪靈去作。

讓我們記住魔鬼和其勢力有極大的力量。使徒彼得形容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不要忘記他也被描述為“大龍”。魔鬼的力量是驚人的。主耶穌對彼得說，“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這暗示他有強大的力量。但是，最能證明魔鬼的能力、自信、力量的，莫過於一個事實，就是他毫不猶豫地去試探、攻擊神的兒子。他滿懷自信、把握地去接近神的兒子，因為他已經擊敗了其他所有人。最偉大的聖徒，舊約中的先祖，以及那些先知，都敗在魔鬼的詭計之下；所以他才一無顧忌地到主面前，那樣對他說話，並應允他，只要他向魔鬼下拜、敬拜他，他就可以把地上的萬國賜給他。這清楚指明了魔鬼的強大能力。

此外，我們也要明白，魔鬼的能力仍是有限的。請留意約伯的例子，儘管魔鬼有很大的權柄和能力，顯然他仍受神超然權柄的管轄。這是一個奧秘，沒有人能假裝明白它。我們已看過，在神無可測度的智慧裡，他允許魔鬼介入，他也用同樣的方式允許魔鬼運用某種程度的能力。神可以一開始就摧毀他，但神選擇不這樣作。但這表示魔鬼的能力是有限的。當我們觀察今日世界的光景，看到魔鬼似乎日益猖獗，而神似乎被擊敗時，要記住魔鬼的力量事實上是有限的，這個思想確實能帶給我們不少安慰。一切發生的事都是在神的權力之下。“耶和華掌權了。”我們絕不可忘記神定意允許這些事發生。他容許魔鬼作某些事。聖經也清楚教導說，神有的時候這樣作，是為了懲罰愚昧的人類。他故意拋棄他們，將他們交在魔鬼手中，好使他們能清醒、回轉過來。你看，神甚至能利用魔鬼，他常常這樣作，以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並且用來刑罰他悖逆的子民。這是一般的情形。

我們接著探討特殊的情況，因為只有這樣作，才能看清楚這一切與我們，以及我們個人經歷的關係，還有與今日世界光景的關係。魔鬼如何運用他的力量？他的策略用什麼方式表現出來？首先，魔鬼顯然有某種程度的力量，可以控制大自然。我們再一次回到約伯記那一段重要的陳述裡。魔鬼向神建議說，約伯所以是一個義人，只不過因為他受了神的祝福，如果神不再賜福他，他一定會立刻當面咒詛神。於是神對撒但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於他。”神實際上對撒但說，你去任意對待約伯吧！只是不要害他的命。“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他一分鐘也不耽延，立刻著手他的邪惡工作。約伯的一個僕人回來報告說，約伯的牛和驢都被擄去了，看守牲畜的僕人也被

殺了。“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神從天上降下火來”——那是指雷電——“將群羊和僕人都燒滅了，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伯一 16）。這教訓很清楚的指出，在神的容許和魔鬼的能力範圍之內，魔鬼能製造雷電，並且經由雷電產生毀壞。可是約伯的麻煩還未結束。另一個僕人前來報信：“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不料有狂風從曠野刮來，擊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們就都死了；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顯然魔鬼也引起了一陣狂風。

讓我們弄清楚這件事。聖經並未教導說，雷電和狂風是魔鬼一貫的手段。不要驟下結論說，約伯記所記載的不過顯示了古時候人們的無知，他們不像我們這樣熟悉氣象，因為他們沒有氣象臺和天氣預報。聖經從未教導說大部分的事發生都是次要因素引起的。但是聖經卻說，有的時候神自己會採取超過他一般準則的行動，例如行神跡，或降災難，地震等，所以我們可以瞭解，魔鬼有時候也可能有類似的能力，會降下雷電或狂風。但我們必須記住，聖經並未用這些來解釋宇宙一般性的現象。聖經只是告訴我們，這些事有可能是魔鬼特殊行動產生的結果。

同樣的，我們可以看見魔鬼有能力控制畜牲。加大拉的豬群所表現的即證明即使畜牲也可能被魔鬼附身，被他利用，這足以顯示魔鬼能夠控制自然力量，控制畜牲。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思想。現代人很少想到這一點，然而聖經寫得一清二楚。我認為歷史也足以證實這說法。新約中記載加利利湖上不只一次起了風暴，似乎是魔鬼明顯地要用風暴來摧毀主耶穌的生命。這是魔鬼能力的一個層面。

但是有一件事更重要，更值得我們重視，就是魔鬼這狡猾、可怕的勢力也表現在對人的控制上，特別是對人心的控制。聖經處處都告訴我們，魔鬼是詭詐的，他極擅長於用詭計。創世記第三章說，“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狡猾是魔鬼最主要的特性。顯然他使用這個特性去絆倒人，陷害人，使人遠離神和神的祝福。他最常用此特性在人心靈的範圍內攻擊人，因為人領受的最大恩賜就是人的心思。那是人最初受造時就有的，那也是使人與動物有別之處。動物基本上是靠直覺行動。但人有思想的能力，可以作客觀的思想，客觀地看自己，可以論理，爭辯，探討，作邏輯性的推論。這一切都是人天生所秉賦的，毫無疑問的，也是從神得來的恩賜。人類雖然墮落了，但從某些方面看，他仍是一個高尚的受造物，他仍然有“心思”，有能力。心靈的能力是人最高的恩賜，所以魔鬼要集中他的攻擊在人的心思上。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二章第二節裡，對這件事有一個概略的敘述：“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那就是說，每一個生在這世上的人，都成了這世界的一份子。我們立刻受到這世界的心思、看法、方式的影響。依著本性，我們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著世人的方式思想，作事。我們一生下來，就繼承了許多傳統，習慣，風格。伍茲華滋（Wordsworth）說出下面那句話時心中必然也想到這一點，他說，“監獄的陰影已經開始罩在成長中的男孩身上了。”其實比他知道得更早，當這個孩子尚在繃襪時，陰影已經逼近了。這些不是只有孩童期才逐漸萌生的，它們早就存在了。一開始“今世的風俗”就在那兒，今世的觀點，世俗的方式一直存在著，每個人一出生，就墮入那個軌跡裡。但是，決定這件事的是什麼？使徒回答說，那是“隨從”，是被“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所控制、所決定的。魔鬼正控制著這世界的心思，世俗的觀點。

他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控制。例如聖經告訴我們，魔鬼“弄瞎了心眼”，使人無法明白神的真理（林

後四 4)。在那一章裡，使徒論到傳福音的事，說到顯然不是每一個人都不相信福音。但是為什麼有些人不相信福音呢？答案是，“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免得他們相信。這是很重要，也富含意義的。這世界的人吹噓自己的自由，談到所謂的“思想自由”。這是魔鬼的一大成就，他在人最糊塗，最受奴役的時刻，使他們相信他們是最自由的。想想看，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頗以自己不是基督徒而為榮，他們以自己擁有偉大的心思，頭腦，悟性而自豪。這是何等悲劇！這一類人的可悲之處是，他們“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製造了這層煙霧、黑暗，把愚蒙放進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見。他們是“瞎的”。是世界的神，魔鬼，他作了這一切。

我們基督徒常常不能領會一件事：我們應該對這一類的人心存憐憫。我們很難領會，是因為他們那些人多表現得冷漠、驕傲。但是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們是魔鬼的奴隸，擄物，他們的眼睛被弄瞎了，他們無法正確的使用心思，因為魔鬼攔阻他們這樣作。

魔鬼最主要的行動就是控制人的心靈。但是他的工作也同時表現在其它方面。讀四福音書時，你常常會對法利賽人及其他人對主耶穌所顯露的敵意和苦毒感到訝異。他們不只是不同意他，提出各種問題質問他，並且你發現他們心中充滿了仇恨，苦毒，怨憤。這是魔鬼控制人心靈的行動之一。有一件事非常令我驚駭，就是看到有些人對於新約單純的真理抱著極怨恨的態度。他們不單單說，他們不能接受這真理，不相信它；他們甚至變得極敵對，表現得非常忿怒，仇視。不論他們自己是否知道，這種態度都是魔鬼在他們裡面動工的結果。為什麼他們會如此仇恨、反對、憤怒呢？這一切顯示了魔鬼的影響力，以及魔鬼對神的恨。他不要神得榮耀。聖經記載，每一次神的名大得榮耀時，這些人就更加敵對神。他們想靠人和人的力量，所以他們仇視這種思想——神掌管一切，他的力量高過人類。這些現象顯示了魔鬼弄瞎了人的心眼，激怒他們的靈。

除此之外，他又在他們心中激起疑惑。他一開始就這麼作，正如創世記第三章所記載的。他對夏娃說，“神豈是真說？”亞當和夏娃以前從未懷疑過神。但魔鬼一來，略用詭詐的問題，就使他們心中升起了疑問。他不是公開地發問，乃是用似真似假的問題使他們心中起疑。你自己可曾有過相同的經歷？你本來興致很高，可是忽然一個思想臨到你，或者你讀到的一件事，使你頓時萌生一絲疑惑。它其實只是一個暗示。從一開始，魔鬼就一直使用這些疑問來試探人，特別是有關神和神的命令之事。使徒彼得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根據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記載，他在該撒利亞腓立比作了一次重要的認信。主耶穌問，“人說我人子是誰？”又問，“你們說我是誰？”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真是絕妙的回答！可是主耶穌接著告訴門徒他將受死的事，彼得立刻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我們的主立即責備他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你沒有明白，你在懷疑我永恆的使命。主耶穌必須受死，但彼得懷疑這事實，拒絕承認它。這些都是從魔鬼來的。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魔鬼使彼得在那一點上跌倒了。他也用同樣方式攻擊我們。他甚至想將疑惑注入主耶穌的心中。有些最偉大的聖徒所留下來的記錄顯示，即使在他們臨終的病榻上，魔鬼還是不放鬆用疑惑攻擊他們。這不是說他們最後接受了魔鬼的暗示，他們只是說，魔鬼企圖使他們接受他的暗示。聖經從未應許我們，魔鬼會離開我們。不要驟下結論說，由於你受到疑惑的攻擊，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作工的是魔

鬼，他會將疑惑吹向你。使徒描述疑惑就像“惡者的火箭”，它們從四面八方射向你。魔鬼會暗示你各種的難處和可疑之點，好叫你不在相信神。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我們必須區分疑惑的試探，和疑惑的行動本身之間的差異。魔鬼不斷企圖把疑惑注入我們心中。

他還有其它不同的詭計可用。他企圖用懼怕的靈佔據我們，這往往會導致我們否認主。彼得就是一個例子。他曾經大膽地說，“即使眾人都離棄你，我也斷不離棄你。”他要忠心地跟從主，無論何往他都誓死忠心。可是主說，“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過不了幾天，我們就看見這位勇敢，衝動，充滿自信的彼得發誓賭咒地否認主，因為魔鬼激動恐懼的靈，使他害怕喪命。他就三次否認主，聲稱根本不認識主。魔鬼也想驚嚇、威協我們。當你最肯順服神的時候，他就暗示你各種可能性，用順服神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來威脅你。當人們願意認罪的時候，他也會這麼作。一個人看見了真理，想接受真理，魔鬼的聲音就在他耳際響起來了：“你難道看不見你接受主，回家之後會面臨的光景嗎？你這樣作必然會在家中引起難處，不愉快，甚至導致家庭破裂。再想想看，你明天去工作或去學校時，將面對的情景。”於是他百般威嚇我們。這是魔鬼工作的一部分。你不能從心理學上解釋這些。這不是心理學，不是生理學，也不是人本性的問題。根據聖經，這是魔鬼的行動之一。他從一開始就如此，現在仍然熱衷得很。他恐嚇我們，使我們離開真理，把懦弱、畏懼的靈介紹給我們。這往往是導致我們拒絕真理、否認主的原因。

魔鬼也擅長煽動虛假的教訓。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說，“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四 1)。你可曾計算過新約對這一類的事花了多少的篇幅和注意力？“鬼魔的道理”，“引誘人的邪靈”，“敵基督”，“敵基督的靈”。這一類的句子在約翰壹書和啟示錄裡更是屢見不鮮，這些不過是用不同的法子描述魔鬼和邪靈的行動，他們企圖減損主耶穌基督的榮耀。約翰說，“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這是敵基督的靈。你如何知道？因為它否認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它製造懷疑，不相信童女生子，它說耶穌不過是一個好人，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這一類的疑惑和否認傳播到何處，何處就可以看到邪靈的工作。可悲的是，基督教會裡也可見其蹤影，它在過去一世紀裡尤其活躍。

今日基督教會的困擾不僅僅是所謂“學者”引起的，它主要是魔鬼行動的後果。這也是為什麼這些自吹自擂的“現代知識”最後證明是極幼稚、荒謬的。所謂“高等批判學”的理論其實一無新見，它導致人說耶穌基督只是一個人；他們否認童女生子，神人二性，也否認神跡。初期教會就已有有人這樣說。約翰不得不寫約翰壹書，就是因為這一類的事當時正出現在教會裡。使徒保羅也極力反對，這可以從他寫給提摩太及歌羅西人的書信中看出。這並不是什麼希奇的事，魔鬼從一開始就涉入這項工作中。“神豈是真說？”“你若是神的兒子！”人的驕傲和聰明最足以使他們行事荒謬。每當一個人誇口某件老掉牙的事是“摩登的”，那就是他最愚昧的一刻。這豈不可悲？魔鬼從起初就介紹虛假的教訓，在基督教會裡製造困惑，人們開始說，基督教是什麼？他究竟強調聖潔呢？還是允許我閱讀色情書刊？現在很多教會拿不出答案，她們往往兩者都行，相容並蓄！這是“引誘人的邪靈”在作工，是敵基督的。只要魔鬼能在教會裡引起困擾，他就沾沾自喜了。教會裡有些自稱是神兒女的人居然也聲稱受了啟示！但是看看他們！彼此爭論不休，對耶穌這個人，和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中心教訓各持己見。魔鬼看見這些稱呼基督之名的人如此容易就受騙，受引誘，一定心中竊喜。

但是魔鬼的工作並未到此結束。魔鬼用來引起動亂、破壞的另一種方式，是以邪惡的思想來攻擊我們。你絕對不要因為被邪惡的思想試探，而驟下結論說自己不是一個好基督徒。魔鬼正是要你這樣想。我再引用同一句話，“惡者的火箭。”我們豈不是都身臨其境過？即使你在讀聖經的時候，邪惡和褻瀆的思想也可能臨到你。你並沒有想到這些事，你也不想這樣作。它們從哪裡來的？他們的起源在那裡？即使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也無法解釋。最適應的解釋就是，從魔鬼來的，他將邪惡的思想如同火箭擲向你。你可曾有過這種經驗——經過一夜酣睡，你一早起來，這一類的思想突然臨到你？它們不是從你那兒生出的。

這個教訓很能帶給人安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此刻要詳細探討它的原因。你是否覺得這一切教訓太過於偏僻或理論化？你會發現其實它能帶給人極大的安慰。你或許會問，你怎麼知道哪些是你自己的思想？哪些是從魔鬼來的？如果你恨惡這些思想，希望它們根本不存在，它們就不是你的，是從魔鬼來的。他用邪惡、褻瀆的思想攻擊我們。他暗中啟動它們。不僅是邪惡的思想，也有邪惡的想像力。我們往往很難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想像。魔鬼有能力引導它們，特別是在你未察覺，或不阻止他的時候。這時他就會俘擄你，使你陷入極糟糕的光景。

我已經提過幾種恐懼。現在我要從比較概略的角度來討論，你若到一個異教國家，就會發現那是一個充滿恐懼的地方。居民幾乎什麼都懼怕，怕黑，怕森林裡，樹裡，天空中的各種精靈鬼怪。這是沒有基督的世界所面臨的悲劇，它變得越來越膽小，害怕。今天我們的國家也逐漸走向這地步，因為我們離開神越來越遠。星象學和占卜之事正大行其道。這足以顯示人心裡的恐懼，人們變得對什麼事都害怕。這是一種恐懼的靈，是魔鬼用來控制我們的方法。

這種恐懼其實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前面已討論過。有些人的生活完全被恐懼所轄制。要幫助這一類的人，唯一之計就是讓他們看見他們的恐懼是毫無道理的。例如有些人因為讀了有關龍捲風或颱風的報導，就心裡害怕。有些人被這種恐懼完全控制住了。他們應該問自己：“我為什麼下結論說這場龍捲風只會攻擊我？其他人呢？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一樣？”等等。這一類的懼怕是不合理的，是魔鬼的工作。

有些恐懼一部分是因人的個性而產生的。我們每個人都各有不同的氣質，有些人天生大膽，有些人個性柔弱。我並不是說，我們中間有些人比其他較人較膽小就不好。這沒有什麼不對。但我要強調的是，當你發現自己有一種“懼怕的靈”，你就被懼怕所轄制；你得告訴自己，這種恐懼裡面含有不合理、超越自然的成份。它比自然還糟糕，它本身是可畏的，而且難以解釋。那往往是魔鬼的工作。他用這些不合理的恐懼將人置於他的控制之下。

再來到另一種方式——沮喪和灰心。這是最容易顯明魔鬼行動的方式。他對基督徒如此，對非基督徒也如此。他使人灰心失望。通常他使用的伎倆是叫我們過分專注在自己身上。他使我們檢查自己，回顧過去，看看從前我們所作過那些不該作的事。他使我們不斷往後看，直到我們心灰意冷。我們懷疑自己是否已得赦免，是否真成了神的兒女，我們覺得自己一無價值，滿身污穢，我們感到自己的生活真是一敗塗地。於是我們變得懊惱，悶悶不樂，而魔鬼卻在一旁暗自稱慶，因為他現在可以說，“這就是典型的基督徒！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帶來的結果！”難道你看不出來，這是魔鬼詭計的一部分？我們多麼需要銳利的眼睛將其偵測出來！你沒有權利停留在沮喪裡，因為你有從神那裡來的確據，“我

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9）。他是醫治後退者的神；他是那位接納歸家浪子的神。有一首詩歌說，“過去一切已遺忘，現今賜下新喜樂。”你無權往後看，你也無權一直向內看；你沒有權利沮喪。你若灰心失望，就是受了魔鬼的影響。沮喪，灰心，自覺失敗，自覺無藥可救，這一切通常都是魔鬼行動的結果。

讓我們再來看魔鬼行動的另一種表現，正好是相反的一面，那就是驕傲。哦!“魔鬼的詭計!”有些人或許相信，魔鬼總是叫人灰心失望。其實他也能作相反的事。他常常鼓勵人驕傲。那正是他在伊甸園裡使用的伎倆，對不對?“神豈是真說?”他對夏娃說，“你太優秀了，不應該受到這種限制。為什麼你不能吃園中每一樣果子?神為什麼對你設下禁例?他有什麼權利不准你吃某一棵樹的果子?”他激動她的驕傲，結果她真的自大起來。亞當也是如此。再看看大衛的例子，記載在歷代志上第二十一章第一節。大衛剛打完一場勝仗回來，他征服了所有的仇敵。然後你讀到：“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他剛擊退所有敵人，就在這時刻，撒但進前來說，“現在你可以估計一下自己的成就，算算人頭，數算一下你的百姓，丈量一下你國度的邊界。”他用驕傲來試探大衛，結果大衛和以色列百姓都遭到悲慘的惡果。這是何等可怕的試探!魔鬼用驕傲使我們自我膨脹。保羅寫信給提摩太，論到按立監督、長老的事時說，“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不要讓剛剛信主的人居高位，“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提前三 6)。教會和個人生活裡的許多悲劇，都是因為沒有遵守這訓誨而導致的。一個人剛剛信主，經歷了奇妙的轉變之後，馬上這一類的試探就會擺在他面前。他可能會開始吹噓他過去是如何敗壞，因為這樣說會使他變得更重要。使徒說，不要讓初信的人居重要職位，因為你若如此作，就等於給魔鬼大好機會去陷害他。要守住這個規則。

驕傲可以用好幾種方式表達出來。它使我們過度敏感；一旦我們過度敏感，就很容易受到傷害。教會受的許多損壞即是這樣產生的。魔鬼所激起的驕傲會產生嫉妒，羨慕，怨恨，因為別人沒有感謝我們，有人搶在我們前面。魔鬼用此法擾亂教會或團體；他百用不厭。魔鬼一貫的目標就是破壞神偉大的工作，特別是其中最榮耀的一項，就是教會所蒙受的救恩。神所有的工作看來似乎受到了汙損，魔鬼似乎旗開得勝。他一方面激動我們的驕傲，一方面又導致我們沮喪灰心。我們正討論的這段經文實在非常實際，對不對?

你或許會說?“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這一切和我有什麼關係?”和你關係可大了!你基督徒生活裡大多數的憂愁，不喜樂，都是魔鬼及其權勢作工的後果，只是你不知道。你以為你有足夠的理由心生怨恨，事實並非如此。那只是出於你醜陋的驕傲，魔鬼將其玩弄於手掌之上，就像一個畫家，任意發揮手中的顏料；他知道哪裡該施加壓力，哪裡該放鬆。感謝神，我們有以弗所書裡的這段經文，可以打開我們的眼睛。

魔鬼還有許多其它詭計。他借試探人，挑起人的情欲和邪惡的欲望來作弄人的道德本性。他也能對付我們的身體。約伯記第二章第七節裡，我們讀到，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如今神允許撒但對約伯作進一步的攻擊。約伯經歷了喪子之痛，仍屹立不動搖。於是撒但對神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觸及他的身體。請容許我伸手傷害他，他必然會開始哇哇叫，然後咒詛你。”神實際上如此回答：“去作吧!但你不可以奪去他的性命!”“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有人說，“啊!你在教導我們，毒瘡都是魔鬼作工的結果。”不對!我只是教

導說，這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當然疾病的產生可能有其它的原由，但也可能是直接從魔鬼來的。魔鬼可能會引起耳聾，他也能使人眼瞎。我們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讀到，有一個女人“被鬼附著病了十八年，腰彎得一點直不起來。”請注意主耶穌如何說到她，“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她的綁嗎？”他說，她的情況乃是魔鬼的工作；那不只是一場病而已。哥林多前書第五章也提到，“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你發現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第七節說到他自己，“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是的，缺陷、軟弱、疾病、創傷，都“可能”是魔鬼行動的結果。我並不是說，這一切“總是”出於撒但，我是說它們“可能”是從撒但來的。他有這種能力。

因此，這些都是魔鬼用來一逞其詭計的方法，他借此來達到他邪惡的目的——在神的工作中引起混亂，困擾，並且俘虜男人和女人，使他們遠離神以及神的榮耀，神的賜福。

你若明白這些事，就會知道只有一件事當作，就是“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並且進一步，“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面對的是一個最殘忍、狡猾、聰明、有力的仇敵，他能從四面八方攻擊你。只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7· 詭詐的仇敵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探討過仇敵的勢力和詭計。以後我們還會觸及這同一個主題的其它層面，但在這樣作之前，我要先針對一個常常浮現在某些人心中的問題作一番論述。人們常問：“既然基督已經戰勝了魔鬼，既然魔鬼將來必然會被丟入毀滅的湖中，為什麼幽暗世界的權勢還是如此猖獗？為什麼基督徒還是被捲入使徒在這裡提醒我們的這場爭戰中呢？”答案是，魔鬼儘管聰明絕頂，詭計多端，但他最大的弱點就是他一點不知道自己已註定要被擊敗。他有豐富的知識和強大的勢力，但他未瞭解一個事實，就是他正居於無可挽救的劣勢，所以他還堅持抵抗，他還妄想打敗神，正如他在曠野試探主失敗之後，他還不死心，不放棄對主的攻擊，仍然不斷回來，重複他的攻擊，直到最後；今天他也是這樣。因為他是神的對頭！與其說魔鬼反對我們，不如說他是在敵對神。我們在他眼中根本算不得什麼，不過是神的子民而已。魔鬼惟一的願望和野心就是破壞、汙損神的工作。

為了這緣故，他在伊甸園試探夏娃，企圖破壞神完美的工作。魔鬼憎惡神的大工，他下定決心要不計一切地摧毀這工作。所以他挑起這場戰爭，當主耶穌活在世上時，魔鬼用盡了他一切資源。當時神正在作一件最重要、最中心的事，因此魔鬼也把他一切本領傾囊而出。如果神在這一點上被破壞了，魔鬼必然從此穩操勝算。可是最後他未能打敗主基督。十字架上所發生的事，使他全盤盡輸。他以為他終於打垮了我們的主，而事實上是基督“擄來”了他和他的權勢，並且“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魔鬼在這事上失敗了，甚至在基督復活的榮耀中敗得更慘，他立刻明白他剩下唯一能作的，就是破壞主耶穌救贖的大工，這大工在主基督建立、保守教會的事上已顯明了出來。教會是新成立的國度，是神所預備的新器皿，神要用教會來擊退魔鬼。因此魔鬼如今最大的目標即在破壞、甚至摧毀神的教會，以及教會裡的每一個份子。畢竟教會是神最榮耀的工作，是神“用水，借著道”洗淨

的。神所造的這奇妙實體——基督的身子——遠比最初的受造之物更美好。魔鬼自然對教會虎視眈眈，只要他能破壞教會，即使只是破壞其中的一小部分，他都等於勝過了神，他都能以此沾沾自喜。

結果是，基督徒成了魔鬼最主要的攻擊目標。這是使徒此處所提醒我們的。主耶穌也用其它的話說到同一個真理，“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人既罵家主是別西蔔，何況他的家人呢？”(太十 24~25)。他實際上這麼說：你們看看我在這世上所受的待遇，由於你們是我的百姓，你們也必受到相同的對待。這世界恨你們，是因為他們先恨我。既然你們屬於我，他們怎麼待我，就會怎麼待你們。是魔鬼使世人產生這種反應。

主耶穌當時是在預備他的門徒，以及後世一切跟隨他的人，好面對這世界的敵意。我們是基督徒的這個事實本身就意味著魔鬼會對我們有特別的興趣，他特別想要打敗我們。他這樣作的目的，是要損害神的榮耀，顯示神和基督在救贖他“特別子民”的事上失敗了。

這是我們基本的立場。接下去，我們第二個立場是，我們越像一個基督徒，就要預期受到越多的攻擊。這一點毋需多作解釋。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主那樣受試探。“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受的試探更多。魔鬼親自去試探他。有時魔鬼只要差遣他國度裡某些執政的，掌權的，來對付我們就綽綽有餘；但是魔鬼在試探主耶穌時，總是親自上陣，傾盡全力。所以我們越接近基督的樣子，就越得預期會受到這一類的攻擊。因此使徒保羅用特別嚴肅的語氣，重複他的叮嚀：“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然後他又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他要我們明白所面臨的爭戰。我們作基督徒越久，就應該越體認到這種衝突。所有曾活在世上，充實了教會生活的聖徒，都可以見證這一點。他們都同意，他們的基督徒生命越長進，與魔鬼的爭戰就越激烈，熾熱。許多聖徒告訴我們，即使在他們臨終的病榻上，魔鬼還不放鬆他的攻擊。

這也是聖經一貫的信息。聖經並未教導說，救恩就是你來到基督面前，相信他，從此就一帆風順，前景一片光明，事事如意順心。相反的，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所進入的生活，是一個必須“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的生活。

每一次我讀到這些經文，或想到它們，特別是使徒重複提到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我就會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所謂“假戰”階段。大戰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爆發，可是接下去連續幾個月，似乎沒有什麼動靜，那些膚淺、不識時局的樂觀派幾乎要說，沒事了，沒事了。事實上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希特勒發動一九四〇年五月的大攻擊之前的幾個月，還在眾議院說，“希特勒沒趕上巴士！”當時四境一片安寧，沒有槍炮聲，沒有遭遇戰，沒有突擊，戰爭似乎已歸於平息。但是三軍總司令史文敦(Ernest Swinton)將軍仍然在每週的電臺廣播裡不斷說，“我們在打一場生死攸關的仗！”雖然戰局沉寂，他還是持續這樣說。事實上，他清楚敵人的武力和狡猾，他知道早晚要發生大戰。他曉得表面的平靜最容易使人受騙，如果我們聰明，就應該全神貫注，嚴陣以待。他知道可怕的攻擊即將臨到，果然如他所料，慘烈的戰爭不久後爆發了。

所以我要問，基督徒的生活容易嗎？你是否憑著信，得以稱義，成聖，就因此認為前面盡是平坦大道？保羅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要明白你正置身一場可怕的爭戰裡，由於你是基督徒，你需要神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確實，你的基督徒生命越長進，這場爭戰就越激烈。保羅確切地說，我們

所遭遇的是“魔鬼的詭計”，以及他強大、可怕的勢力。

我必須強調，魔鬼不會用他的“詭計”去對付非信徒，非基督徒。他沒有必要這麼作。從魔鬼的立場看，要保持那些不相信基督、對基督毫無興趣的人活在罪中，真是輕而易舉之事。主耶穌自己也提醒我們，“壯士披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他沒有必要用心機、使詭計，去引誘世界上的罪人繼續犯罪。要使一個非信徒整個主日用來看報紙、閑懶度日，根本就用不著大費周章。這是再自然不過的。每一個受污染的人性都想這麼作，你只需要把報紙放在他們面前就夠了。同樣的原則也可以用在使人醉酒，宴樂，縱情聲色的事上。那兒根本用不著詭計；對魔鬼而言，那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他最小的差役都可以作，甚至連他們也用不著。人墮落的本性中所萌生出來的情欲自然會誘使他們那樣作。然而我們被遷入神的國度，就是光明的國度那一霎那，魔鬼就明白整個情況已改觀了；他現在必須使用“詭計”了。所以只有基督徒知道什麼是魔鬼的詭計，其他人對此一無所知。

因此我認為，要測驗我們的基督徒身份，這是很好的試金石——我們是否知道“魔鬼的詭計”。也許有人會問，你為什麼花這許多時間在這件事上？何必這樣小題大做？你為什麼不乾脆說，“沒事了！一切會轉危為安的”？我的回答是，使徒嚴嚴警告我們，要抵擋魔鬼的詭計。不但如此，他還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每一項軍器的細節；我們若想活命，就必須穿戴它們。我要再度提醒你，歷代以來眾聖徒的經歷教導我們，越偉大的聖徒，對魔鬼的詭計就知道得越多。

我敢說，二十世紀的佈道家最明顯的特色莫過於他們常常忽略了有關魔鬼，執政掌權者，以及魔鬼詭計的教訓。在有關成聖的信息當中，你聽過幾篇是以這方面為主題的？最受歡迎的教訓就是把一片美景放在你面前，告訴你不必擔心。你只要“仰望基督”，一切問題就自然會迎刃而解。保羅說，不對，除了“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之外，你還需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必須穿軍裝，如果你要站立得穩，就得好好使用它。

要測驗我們的立場，以及基督徒生命的成長，最周全的方法就是看我們是否明白、意識到“魔鬼的詭計”。因為有魔鬼的詭計存在，所以我們手中才會有新約的使徒書信。若不是因魔鬼的詭計，使徒們就不會寫下這些書信；甚至福音書也不會誕生了。他們寫下這些書信，是因為早代基督徒曾陷於極大的難處裡。有些人犯下錯誤，有些人走偏了路，或引起某一類的麻煩，所以這些書信才會寫成，好叫早代信徒以及我們後世的人能洞悉“魔鬼的詭計”。這些書信留給我們，部分是為了預備我們迎戰這個狡猾的仇敵以及他的一切爪牙、手下。這是聖經用來教導成聖的方法。論到成聖的教訓，你不必每次都回到舊約的事件，將其靈意化；你也不必特意將新約的神跡轉成比喻。這樣作並不一定不對，但是有智慧的老師會從解釋使徒書信著手，特別是有關魔鬼詭計的教訓。追根究底說來，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是從這個源頭來的。因此我們所需要作的，只是明白這些詭計的性質，以及對付它們的方法，好叫我們能成功地抵擋魔鬼。

此處我要強調的是，單單說“哦，這很簡單，你只要仰望主，就能勝過魔鬼”是不夠的。不是如此！新約給了我們特別的指示。任何有關成聖的教訓若避開新約使徒書信的教訓不談，就是虛假的教訓，是不合乎聖經的。它最終只是心理學的一種，是異端的教導。我們必須仔細研讀使徒書信，因為這是我們勝過仇敵唯一之計。我們必須對於他的攻擊之性質有所認識。

首先，我要問，仇敵如何攻擊我們？“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第一個答案見於“詭計”一詞。通常這個詞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用來描述我們所面對的反對、攻擊之本質。聖經特別用這個詞來強調這些性質。回到創世記第三章第一節，那裡說，“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詭計，惡謀，這一切顯然都是“狡猾”的產物。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第三節，解釋他所以寫信給哥林多信徒，是因為，“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你或許以為，保羅應該說，“你信基督的那一刻，你就在基督裡了，從此一切都安穩，你要作的只是住在基督裡，這就夠了。”不幸的是，魔鬼和執政掌權者一直在工作，由於他的“狡猾”，詭計多端，我們有必要對其有深刻的認識。再聽聽保羅在同一卷書信中說的話：“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林後二 9~11）。他的詭計！他的計謀！保羅說，他會不計一切要勝過我們，擊敗我們，使我們看起來愚昧不堪，好叫神的名被羞辱。“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再舉一個例子。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三章裡論到不可按立初信的人作長老或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落在魔鬼的網羅裡。”你知道什麼是“網羅”嗎？你有沒有看過人裝置網羅以捕捉兔子或鳥？這整個過程中最需要技巧的部分是“掩護”。你不能把一個網羅放在田野的正當中，留它在空曠處。不！你必須把它放在葉子或樹叢裡。路人經過時對它毫無所覺，兔子或鳥也察覺不出。它們只看到一小塊肉，或某種吸引它們的餌，但是它們看不見網羅。裝設網羅的重點即在於“偽裝”，你要把它藏得一點看不出來；整個過程必須極狡猾。使徒保羅說，我們不能按立初信的人為長老或監督，免得他突然“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落在魔鬼的網羅裡”。

此外，保羅在提摩太后書第二章第二十六節裡，再度教導主的僕人如何幫助別人靈命成長，他說，“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魔鬼總是在裝設網羅。它們圍繞在我們四周，比比皆是。保羅對提摩太說，你必須有耐心，讓信徒看見各種危險，教導他們如何避開網羅，好叫那些已經被魔鬼擄去的人“醒悟”過來，以脫離那網羅，重獲自由。

我們的主在約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節裡用了一個極有意義的詞，他說“魔鬼……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魔鬼擅長說謊，因為這是他詭計的一部分。他不說真理，他隨時可以扭曲真理，說出謊言。他的話都是為了要陷害我們，使我們陷入他的魔掌。說謊是魔鬼詭計中最主要的部分。

再看看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節裡所作的論述：“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跡，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那是末日的光景。主耶穌說，這些勢力是如此狡猾，聰明，他們甚至能顯神跡，行奇事，連神的選民都幾乎被他們矇騙、困住了。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裡，用同樣的語氣諷刺那些“假先知”，他們自立為先知，企圖吸引注意。他實際上對哥林多教會說，你們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你們總是聽從這些看似有理的人？他們用屬肉體的方式自吹自擂，引人注目，而且以“權威”自居。你們總是輕易相信他們，把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都囫圇吞了。哦！你們對“魔鬼的詭計”真是一無所知。你們認不出這些“假先知”，這些欺騙人的。他們行事歪曲，假裝是基督的使徒，似乎只關注神的榮耀；其實他們裡面充滿了謊言和欺騙。

他們用一種狡猾的方式掠奪神的榮耀，將人的注意從基督轉向他們。因此保羅警告他們要提防這一類的人，因為他們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四節裡，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實例：“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此處保羅是指假教師，他們被詭詐的魔鬼所利用。他說他們是詭詐的，“欺騙的”，設計好圈套來騙人。他們能夠這樣作，是因為他們的聰明和狡猾。但是最醒目的例子記載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第八至十節，“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請注意這裡所用的詞句。聖經處處在警告我們要防範“欺騙的法術”，和“不義的詭詐”；我們實際上是被這些所包圍。

一個基督徒若不意識到這一切，他又是怎樣的基督徒呢？他若不是沉沉昏睡，就是一個在基督裡最軟弱的嬰孩。小孩子總是對四周的危險毫無所覺。那是因為他們的天真，沒有察覺到潛在的危險。剛剛信主的人也不明白，任何事對他們而言都是簡單的。只有那些有經驗的人，比較老練了，就能看清這些事。

再進一步看保羅告訴提摩太的一個詞；保羅說他自己以及一切聽他的人都必須作好準備：“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所謂“後來的時候”已經到了，自從主耶穌來到世上的那日起，它就已經來了，只是最後越來越惡化。“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你是否意識到“引誘人的邪靈”之存在？是否看出來“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提前四 1~2）？

我最後一處的引文見於希伯來書第三章第十三節，提到從這一切所產生的罪之一般性質。當時希伯來人處境很艱難，遭遇極大的禍患，在失望、痛苦之際，有些人開始把渴望的目光投向過去的猶太宗教。希伯來書的作者擔心他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

以上我引用了多處經文，是要指出聖經如何一再強調有關“魔鬼的詭計”之真理。我要再一次引用史文敦將軍的話提醒你，“我們在打一場生死攸關的仗！”彼得說，“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彼前四 17~18）。這是新約的教訓。我們在為生死存亡而戰，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魔鬼和他的詭計爭戰，與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爭戰。

接下去我要問第二個問題：這些“詭計”如何表露、彰顯出來？我怎能認出魔鬼的詭計？他如何使用這些詭計？為了找出答案，讓我們首先來看聖經如何說到魔鬼，並且觀察這些“詭計”如何顯露在他的行動裡。要明白這件事有一個關鍵。我們已引用過的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有一句話很發人深省。保羅在第十三節說，“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此處最有意思、最重要的一個詞是“裝作”。撒但是主動的“裝作”光明的天使。這提供我們一個關鍵，來明白他的行動。

有些近代的新約譯本在這一點上譯得很好。他們把“裝作”譯為“戴上面具假扮”。這些人假扮成基督的使徒，正如魔鬼假扮成光明的天使。

換句話說，魔鬼會戴上不同的面具，他是天生的演員，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他不會每次都一幅面孔。如果他這樣，問題就簡單多了。保羅寫到“磨難的日子”一詞時，心中必然浮現同一個畫面。確實有“魔鬼的攻擊”這一類的事存在。這是基督徒生活裡必有的經歷——許多聖徒都可以為此作見證——魔鬼好像吼叫的獅子，或者像一場颶風，或龍捲風，挾著轟轟響聲，沿途施虐破壞。他從四面八方攻擊你，以無窮的威力和恐懼席捲你。除非你對使徒這裡所說的有所認識，否則你無法抵擋得住魔鬼；你必然會應聲而倒。他狂暴的威力和對神的憤怒，都會轉向你。你早晨一起來，他就對你怒吼咆哮，一整天他都如影隨形跟著你。你也許會說，“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徒？我究竟怎麼搞的？我以為自己已經度過這階段了。”魔鬼會對你怒目而視，威脅你；你會因此戰兢，覺得快要被他吞噬了。

但這只是他的伎倆之一，是他戴的面具之一。他試探夏娃時卻不是這副面貌。他去“引誘”夏娃。一隻吼叫的獅子不會引誘人。但是一旦他戴上另一副面具，他就立刻變成一個非常親切，言詞甜蜜的人。他裝成你的朋友，似乎一心想幫助你。聽聽他對夏娃說的話：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那棵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嗎？當然啦，你知道神為什麼如此吩咐；他只是想把你們永遠壓在下面；他不想叫你們達到最高的潛能；他知道一旦你吃了那樹上的果子，你就會變得和他一樣；他可不想見到這種事發生。這是神的問題——他總是想把每一個人壓制在他下頭。別聽從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要獨立起來！魔鬼用此法欺騙了夏娃。有時他會裝成我們最要好的朋友來引誘我們。

他用的另一種方法是迂迴漸進法。這時他不會直接了當的說，他乃是用暗示、建議的方法。他到主耶穌面前說，“你若是神的兒子……”他並未實際說出他不是神的兒子，但請留意他話中的暗示意味：“你若是神的兒子。”曠野中的那次試探混合了慫恿和影射。所以魔鬼也可能對你說，你若相信福音，成為基督徒，就會自取其辱，別人會笑你，你的事業也會受影響……他提出這些建議。這是魔鬼慣常使用的攻擊方式之一，是相當詭詐的。

但是使徒提醒我們，有時魔鬼會放下這一切伎倆，戴上另一種面具，就是裝成“光明的天使”。這回他是以真理的權威自居，動不動就引用聖經的話。魔鬼的聖經常識非常豐富，他在曠野試探主時就屢次引用經文，一副能倒背如流的樣子。所以他會來到我們面前，裝成想用聖經的真理光照我們的模樣。從前他或許以“吼叫的獅子”出現，企圖擾亂你的基督徒生活；現在他看出這一招已經不靈了，所以他放棄別的方法，而以光明的天使出現，建議由他帶領你進入更深的真理中。這是他將人帶進異端慣用的法子。他似乎很迫切地想幫助我們脫離外表的東西，進入事情最中心、卻最常被人忽略的部分。哥林多教會裡那些批評保羅的人，其實就是受了魔鬼的利用。他們說，“至於保羅，他的外表柔弱，言語粗俗。”這話頗令我們驚訝。他們實際上是說，你們太注意保羅了，他除了一些最基本的東西之外，那些深奧的道理他是一竅不通。保羅的回答是，我只教你們最基本的東西，那是因為你們是屬肉體的，靈裡還是嬰孩；你們還不適合接觸較深的真理；我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林前三 1)。但是其他的教師卻正好相反。他們裝成“光明的天使”，要帶領人直接進入真理的堂奧；他們絕不把時間浪費在慢慢培養、仔細解釋上；也不會花時間來建立他們——先把他們當嬰孩看，然後是孩童，青年等等。他們不像使徒約翰、保羅，或者希伯來書的作者(見來五 11~14)那樣。他們只想一蹴即至，只往前跳一步，就直接進入整個真理中。許多異端即是由此而生；這也是大多數異端邪說的起源。

魔鬼採用的另一個偽裝法，或者說他戴上的另一個面具——這是他所有方法中最聰明的一種——就是把他自己完全隱藏起來，然後亟力攻擊所謂世上有魔鬼和執政掌權者存在的說法。可悲的是，現今世界上不相信我們正討論的這一類事情的人並不多，反而是教會裡有不少這樣的人。近代居然有信徒建議修改知名的教會真理問答，刪除掉有關魔鬼的那些專案。

魔鬼在說服人們相信根本沒有魔鬼的事上真是不遺餘力。釣魚的藝術即在於“隱蔽”。垂釣者當守的第一個規則即是把自己藏起來，要會偽裝。把你的線擲出去時，越遠越好，這樣魚就看不見你在旁邊。把自己隱藏起來！這是釣魚者的金科玉律，魔鬼可是精通此道。從他的立場看，只要他能說服教會相信根本沒有什麼魔鬼或執政掌權者的存在，他就好辦事了。教會於是被麻醉了，被矇騙了，沉沉昏睡了，根本未意識到正在進行的爭戰。

從某種意義上看，我們所討論的這些事可以稱之為“教會歷史的緒論”，是整本教會史的前言。為什麼教會歷史會是這番面貌？為什麼早代教父要召開大公會議？他們為什麼必須定下信仰告白和使徒信經？那些乃是教會針對魔鬼的詭計所提出的回應，以收振聾發聵之功，因為當時有不少屬神的兒女未留心魔鬼的詭計，也沒有把握住神話語的教訓。

我們還會再詳細思考這一點，並且越來越多地把它運用在我們個人身上。在此同時，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而覺得沮喪，失望，被恐懼或憂愁所充滿，你就是誤解了使徒這裡的教訓。固然，魔鬼的詭計無處不在，但是請聽使徒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若這樣作，就無須畏懼，可以“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8·異端

我們已看過，魔鬼成功地說服了人們相信他根本就不存在，這真是他最精心、最狡猾的傑作！他從來沒有如此成功過！這是魔鬼最得意的佳作，也是我們現今世代的一大問題。現代流行的觀念是，不要談什麼“魔鬼”，要改口談論“邪惡”。我們不可以告訴人們“棄絕魔鬼的工作”，只能告訴他們“抵擋惡事”。換句話說，現今世代的潮流是，告訴我們不過是與那存在於我們或別人裡面，或我們所置身的環境裡的那邪惡原則爭戰。如果你還相信一個有位格的魔鬼，那真是與“現代知識”相抵觸了。我們甚至不可以把邪惡的原則看成一種積極的東西。我們被告知，所謂的“邪惡”也不過是“欠缺”善良的品質而已，它本身沒有什麼積極的成分！

但是使徒這裡所強調的魔鬼，乃是一個有位元格的實體。一個原則本身不可能是狡猾的。只有“人”能夠施詭計。“魔鬼的詭計！”使徒的整個主旨在告訴我們，我們不只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不只是與某種原則，或某種在我們肉體中的缺欠爭戰。他不厭其煩地指出，這場爭戰有完全迥異的意義。換句話說，他所告訴我們的與現今一般的教導正好相反。

或許有人會說，“你相不相信魔鬼的存在，又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使徒肯定地向我們保證，我們是在與一個實際存在的邪“靈”，就是“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爭戰”；不是與“幽暗世界”爭戰，乃是與那位“管轄”者爭戰。使徒的整個目標在於讓我們看清楚我們不可在這方面受矇騙，並且明白這些靈界的勢力、實體正在魔鬼的率領之下積極備戰，他們要與神和他所有子民展開一場慘烈、恐怖

的大戰。這不是觀念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要把我們的教訓與現代知識和心態互相配合的問題。你如果不相信魔鬼有位格，那麼你不單單是拒絕了使徒保羅的教訓，並且也是在否認主耶穌基督自己的教訓。

此處基本上是一個“啟示”的問題。使徒保羅只是他那個世代的一個“人”呢？或者他是主耶穌基督透過聖靈給我們的啟示？主耶穌自己只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人嗎？顯然他相信魔鬼有位格，有各種權勢。他把魔鬼當作人那樣稱呼，他說“出來！”你無法那樣對一個“原則”說話。你無法抹殺魔鬼的存在，因為這樣作的同時你就否定了主耶穌基督。你等於說，你的地位比他高，知識比他豐富，認識得比他深。這裡涉及了整個有關權柄的啟示問題。

我岔出主題去，論到的這些事是很重要的，因為講道的目的即在將聖經的教訓與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聯結起來。如果以弗所書這裡的教訓是真的，那麼沒有什麼比用一個原則來取代有位格的魔鬼更危險的了！我們的整個信心最終必與這事有關。批評的人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並不真正相信屬靈的領域。據我所知，他們中間很多人也同樣懷疑聖靈的位格。他們說，聖靈只是一個原則，一種能力或影響力。事實上，現今的世代基本上就缺乏對於屬靈領域以及屬靈實體的存在之信念。從來沒有一個世代像現今這樣需要謹慎地思想保羅以及聖經各處關於“魔鬼的詭計”之教訓。

我們概括地討論了這詭計之後，現在要從細節來著手。我打算分成兩部分。首先我們必須思想魔鬼的一般行動，然後是他行動的細節，因為很顯然的，魔鬼的某些行動在聖經中有清楚的描繪，而且也在歷代的教會史中可看出來，甚至在今日的教會中亦可看見。同樣的，我們可以再把這一部分細分為策略和戰術。在軍事上也可作同樣的劃分。

我們先從概括的部分開始，就是一般的策略。由魔鬼開始的某些運動，已經影響了整個教會生活，而且很自然地也影響了教會裡個別信徒的生活。確實，我們現今都被牽涉到這些事中。“預先警戒即是預先武裝。”再以國際事務為例。二次世界大戰的猝然爆發，使許多人措手不及，就是因為人們事先不肯面對事實，輕易相信了四周樂觀的論調，說戰爭不會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起碼二十五年之後才會臨到。英國人民拒絕面對國際局勢。人們只想苟延圖安，享受目前的安逸歲月，對那些亟力呼籲備戰的人嗤之以鼻，稱他們為“好戰者”，“找麻煩的人”，“個人主義者”。我認為現今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屬靈的領域裡。人們說，“別那麼消極！我們應該積極一點；讓我們傳講簡單的福音！”但是聖經本身就充滿了消極的東西，充滿了警告，甚至指示我們各種可怕的可能性。如果你發現自己不喜歡聖經的警告，和消極性的教訓，顯然你已中了魔鬼的詭計。你一點不明白自己的處境。

我最好把下面要提到的運動分成幾部分。首先我要從教會裡面的異端開始，這些異端都是魔鬼及其權勢所引起、製造的。我不打算涉及異端的細節，我只是要強調異端的事實，以及教會生活裡面的諸種運動之事實，這些運動常常造成可怕的結果，引起混亂的現象。

異端乃是“否認或懷疑任何已經確定、建立的基督徒教義”。異端和邪說之間是有區別的。後者是“偏離了基督的真理”。那可能是完全拋棄或否認真理，也可能是誤解了真理，以致於到一個地步，變為否定整個真理。但是異端的範圍比較受限制。異端是指大體上持守著基督徒的信仰，但又企圖在某些特別的教義和信仰的不同層面上走岔路。新約自己清楚指出，甚至早在初代教會時期，就已經有異端的傾向了。你是否留意到，新約的使徒書信常常提到這一類的事？幾乎每一卷使徒書信都是提及一些正在滲入的異端，他們企圖威脅某些教會生活。在以弗所裡可以看到，歌羅西羅書說得更清楚，

那時提到異端正假借著哲學和其它方法滲透進教會。提摩太前後書亦有同樣的記述。

剛萌芽的異端可以從早期偵測得知。有一個比喻說到仇敵夜間偷偷把稗子撒在田裡。我不打算論及那個比喻的細節，我只是用這個比喻來說明我們正討論的這主題。仇敵的目標當然是攪擾教會的生活，動搖基督徒的信心，破壞神在基督裡的工作。使徒書信的寫成，從某方面來說，是為了對抗這些仇敵。這種威脅已經借許多不同形式顯露出來了，因為在新約結束之前，所有主要的異端已經開始在早代教會中冒出頭來了。

但是從基督徒時代的第二個世紀開始，魔鬼變得更明顯，更囂張。最簡單的事實是，幾世紀以來，基督教會不斷在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隨著那些精通希臘哲學，教訓的人之悔改相信，加入教會，各種危險也相繼產生，甚至到了一個地步，足以威脅到教會的整個生活。有些人自稱基督徒，並且加入教會，但他們卻開始宣講一些違反基督真理的教訓。這種威脅日益嚴重，以致於教會領袖不得不數度召開大公會議，以維護基督教的信仰。他們的目的在指出異端，保護人們免受欺騙。有些困惑已經產生，人們不知道分辨何對何錯。所以教會領袖在那些大公會議中聚首，頒佈了他們有名的信仰告白，諸如亞他那修信經，尼西亞信經，以及使徒信經。

這些“信經”是教會為了界定、判別何者對何者錯而設立的。這樣他們能鑒定那些教師異端，而把他們趕出教會。由於當時普遍蔓延的困惑、混亂，才導致了信經的起草、誕生；這種困惑本身乃是魔鬼的詭計。今天有許多人一方面每個主日都在教會背誦一遍“使徒信經”，一方面又告訴別人說，你信什麼並不重要，“只要信你喜歡的都行！”這些信經的存在，其實等於在提醒我們，要防範魔鬼這方面的詭計。

在改教運動的時期，也有許多改革宗的教會擬定自己的信仰告白，例如比利時信條(Belgic Confession), 奧斯堡信條(Augsburg Confession), 海得堡要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 以及英國教會制定的三十九條信條。接下去在一六四三年，改教神學家在倫敦的西敏寺大教堂聚集，並擬定了威斯敏斯特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他們的目的何在？我提出這問題是因為我們所生存的這世代常常有人會說，“當然啦！這些事根本無關緊要，它們與我們一點也不相干。”我要強調的是，這些事與現今我們這世代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關係。早代教父們草擬信仰告白時所持的理由今天仍然存在。那些教會領袖在聖靈的引導、光照之下，清楚看見他們的首要職責是，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清清楚楚地寫在紙上。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必須為自己所信的與羅馬天主教會抗衡。不但如此，他們還得與那在他們自己中間興起的異端奮鬥。所以他們制定了“信條”或“信仰告白”——從某方面說，那不過是一些條文——為的是給人們一種指引，以教導他們相信所當信的。

是否有人認為，“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教會的一份子；生活的擔子已經夠沉重了，這一切跟我有什麼關係？”或許有人剛大病初癒，他會說，“我只想聽安慰的話，好支撐我走下去，使我感覺快樂一點；這些信條、信仰告白，魔鬼的詭計與我何干”你若這樣想，就中了魔鬼的詭計。使徒保羅說，“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林前十五 33)。他的意思是，錯誤的教訓危險無比。他在那裡論到復活的問題，所以他指的是那方面的教訓，他說，不要對此有錯誤的看法；你相信或不相信身體的復活，這件事可不能輕忽隨便。你或許會說，“啊！我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我對教義缺乏興趣，我又不是神學家，我可沒有時間研究這些問題。我所想要的只是一些能幫助我過日常

生活的東西。”但是根據使徒所說的，你無法與這些事分開。“濫交”——指錯誤的教訓，思想，信念——“是敗壞善行。”它會影響你整個生活。

你在基督徒生活和爭戰的事上首先得學會一件事：你若在教義上出了差錯，就會在生活其它各方面也出差錯。你可能在行為上出錯，當然也會在經歷上出錯。為什麼人們會被臨到他們的事所擊敗？為什麼有些人一生病，或者他們的親人一生病，他們就完全被擊倒了？當一切順利，陽光普照，家人安好時，他們是很好的基督徒，你會以為他們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基督徒。可是突然之間，疾病臨到，他們立刻搖動信心，不知道該作什麼，該仰望誰，他們開始懷疑起神來。他們說，“我們一直過著基督徒的生活，也一直向神禱告，我們的生命已經獻給神；但是看看四周的情形。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他們開始懷疑神和神的慈愛。這一類的人是否需要一些安慰呢？他們是否只把教會當作一種鎮靜劑或催眠劑呢？他們是否僅指望教會能減輕他們的重擔，使他們心情好一點就夠了？

他們的問題在於對基督徒的信仰缺乏認識。他們對自己的信仰毫無所知。他們所謂的基督教信仰是：“只要你相信了基督，就不會再遇到麻煩或困難；神會賜福你，沒有一件事會出毛病的。”然而聖經卻教導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 22），或者如使徒在別處所說的，“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腓一 28~29）。主耶穌也說過，“在上世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若不認清這個真教訓的重要性，就會犯極大的錯誤。回顧我自己過去牧養教會四十四年的經歷，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發現那些最容易在屬靈經歷中陷入困境的人，就是未能明白這方面教訓的人。你無法忽視這一類的事。你若缺乏真正的認識，就會在實際生活的領域裡出差錯。如果你墮入某種異端裡，在某一點上走岔了路，如果你相信某一種謬論，例如“抹油可醫病”，認為神的旨意絕不會要人生病，相信根據神的心意他的每一個兒女都應該是健康的，沒有一個基督徒會因疾病死亡……等等，你若相信這些，而一旦你發現自己的親人身罹絕症，就會陷入極大的痛苦和困惑中。或許有人會告訴你，“這是因為你的信心有了問題，你在某方面失敗了，你沒有照你應當有的那樣去全心相信。”於是你被擲入絕望、憂愁、悲慟的深淵。你的屬靈生活頓時陷入低潮，你會四處胡亂地去尋找安慰。這種情形乃是由於在中心教訓上走岔了路而引起的。他們把一些原本與基督徒信仰無關的東西摻雜了進來。

無論是從我們個人或整個教會的觀點看，我們都不得不提防異端，這是非常重要的。以新約，或者教會史，或者信徒個別的經歷為例，你都會發現持守真實的教訓是絕對必要的。整個教會生活缺此不可。教會的能力是從聖靈來的，而聖靈只高舉神的話語。聖靈是聖經的默示者，是它的作者。人不是聖經的作者。聖經也不是“屬血氣”的產物。使徒保羅並不是談論當代的思潮和他個人的想法。他說，“我得了啟示。”那是復活之主自己給他的，是透過聖靈賜下的。所以我說，除了神的話語，聖靈不會高舉任何其它的言論。因此我們若不相信、接受神的話語，或用任何一種方式偏離了它，我們就沒有權利指望聖靈的賜福。聖靈只高舉神的話語，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高舉。聖靈只尊重真理，僅此而已。不論我們作什麼，如果我們不尊重這真理，他也不尊重我們。

這是目前教會最主要的問題。每一個人都意識到了一個事實：教會缺乏能力。教會領袖竭力去尋找原因，好對症下藥；顯然的，他們都遽作了一個結論：教會沒有能力，是因為我們中間有紛爭。因此

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這是他們的理論。分裂的教會是禍患之源，所以我們若要蒙福，若想領受所缺乏的能力，若指望奇妙的事發生在教會裡，我們就必須團結在一起。如何才能作到團結呢？有人相信這個法子，有人相信那個法子。人們告訴我們說，最大的困難在於有些人過分強調自己所相信的。他們說，我們應該瞭解，最重要的事是我們都有共同的仇敵，例如共產主義，所以一切自稱基督徒的人都應該團結起來。我們必須站在同一陣線上，旗幟鮮明，這樣我們才會有能力。

我們不斷在報紙上讀到這類論調。有些人因為基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正日益接近而歡欣鼓舞。他們說，“過去的歷史就一筆勾銷吧！只要我們有正確的靈，就可以攜手合作，別管那些迥異之處！”對於這件事，我有個人的看法，很抱歉我不得不說出來。就我而言，這種論調是在否定新約清楚的教訓，否定基督教會的使徒信經和信仰告白。除了否定真理，它也是一種世俗的、屬肉體的思想。根據聖經的教訓，只有一樣是重要的，就是真理。聖靈只高舉真理，他自己的真理，僅此而已。

我認為這一切最奇妙之處在於，你一旦達成了這個結論，就會頓時領悟到，從某種意義上看其它一切事都無關緊要了。數目字當然算不得什麼，可是今天世界上仍是把數目看得高過一切。只要我們能建立一個普世的龐大教會就好了！有些人甚至把這種觀念延伸到，只要人相信某一種形式的神，他都可以被納入這教會中。他們大談回教、印度教、孔教裡面的“真知灼見”，並且夢想有一天所有相信“神”的人都團結起來，共同抵抗無神論者的共產主義。他們說，現今不是自相殘殺的時候，不要在瑣碎的細節上爭執，各持己見，這樣作只會使我們力量分散，變得疲弱無力。對於這種論調，我只有句評語：真是一派胡言！這種論點完全未明白以弗所書這裡所說關於魔鬼詭計的教訓。

這種論調不但錯誤，而且危險，特別是當你把它用在基督徒的信仰上時，整本聖經是與其對立的，教會史更足以證明其謬誤。這完全不是基督徒的立場。你不應該從數人頭開始，也不應當過分重視人數和教會的大小。你不可這樣想，因為你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裡。此處你首先當關注的是你與神的關係。面對現代思潮，我們必須與十九世界美國的蓋瑞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一同說，“誰與神站在一起，誰就是大多數。”神已經介入了。他是一位永存、大能、永生的神。神的能力才值得重視。你明白的那一時刻，人數的多少相較之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在屬靈的領域裡只有一件事值得計較，那就是真理，神所賜的真理，聖靈所高舉的真理。這個偉大的原則在整本舊約中屢見不鮮。神常常使用一個人，或者兩、三個人，來對抗一大群人。還有什麼比有關“餘民”的教義更使人振奮的？雖然大多數人都走入歧途，但總是會有一兩個人看見真理。例如耶利米，所有的假先知都反對他。但是這個人必須獨自屹立在那裡。可憐的耶利米！他並不喜歡這種情形。他討厭鶴立雞群，也不願意特立獨行，惹人訕笑和譏諷；可是他領受了神的真理，他就必須忍耐。有時他下決心閉緊嘴唇，不發一言，可是神的話好像火在他骨頭裡燃燒，他不得不說出來。人的辱罵和譴責如排山倒海而來，但他輕看這一切；他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代表。同樣的，摩西從他遇見神的那座山下來時，他也必須忍受人的孤立。與人的交通隔斷了，只單獨與神相交，這是舊約多處見到的教訓。新約也作了同樣的強調。

奇怪的是，人們居然能夠忘掉聖經和過去的歷史。看看早代教會。從現代理論的觀點看，他們當時的地位真是荒謬。神的兒子回到天家，把他的工作交待給十二個人！他們算什麼？都是默默無聞之輩。聖經記載耶路撒冷的官長們注意到，那些人不過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但他們又加上一句，說那些

人是“跟過耶穌的”。他們沒有看見那種關係的重要性。他們眼睛所見的，只是一群無知的、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而且只有一小群而已！這一小群人，置身于龐大的、不信神的世界裡，四圍是反對他們的猶太人和官長。世上每一樣東西都與他們對立。

我無法瞭解今天許多基督教會的心態，他們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淡化彼此的差異；我們信什麼並不重要。這樣說根本是在否定整本使徒行傳，以及有關那十二個無知、未受高深教育的人之事蹟，十二個使徒清楚知道自己信的是誰，所相信的是什麼，他們滿有從聖靈來的能力，以至於可以“攪亂天下”。這確實是聖經的中心信息。新約使徒書信最關心的不是教會的大小，而是教會的潔淨。使徒從未對早代信徒說，“你們若太注重教訓，會惹人反感。不妨多談談神的慈愛，少提神的忿怒。人們不會喜歡十字架的故事，也無法接受復活的事蹟。不要再談有關神的震怒和基督的倫理教訓一類的事！”不！使徒們並未這樣說。

新約有一段話很叫人驚訝。那是使徒保羅寫信給加拉太人時說的，“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一 8）。保羅寫給提摩太時，說到“我的福音”。他責備其他的教師。許多現今的教師可比保羅客氣多了。他們從不發出一句與人對立的話，他們總是稱讚人，也相對的受到每一個人稱讚。他們從不持反對的立場，也不界定自己所信的和所不信的是什麼。他們真是“滿有愛心”。我認為這不是解決之計。他們沒有為真理而據理力爭。他們對“魔鬼的詭計”毫無所覺。我們沒有權利為了“合一”，而決定何者可捨棄，何者應避而不談。我們的職責是闡明真理，宣告真理——不計代價如何！我們絕不可只關心數目字，我們當看重神的真理過於一切。為什麼今天很多人不以改革的基督教會為榮？如果馬丁路德生在今天，一定會有人嗤笑他為一個“不識時務之徒”。但是他當時並未退縮，他獨立對抗整個教會，勇敢地說出，“我是對的，你錯了！”

可是不明究裡的現代人卻把路德看成一個傻子，一個傲慢自大的愚昧人，因為他獨立對抗洪流。為什麼他隻身對抗呢？只有一個答案：他獨自站立在那裡，是因為他看見了神的真理，知道並且體驗過真理所帶來的福份。他看見了亮光，並且醒悟過來，看清了“魔鬼的詭計”。一旦人看見這真理，他就別無選擇了。他並不是強迫自己與眾不同。他並不想這樣作，但他別無選擇。正如路德所說，“我在這裡，我不能作別的，所以神哪，你一定得幫助我！”神確實幫助了他。神當然會這樣作！神總是看重他的真理和為這真理而戰的人。當然，這一類的人會面臨批評，諷刺，譏諷；會有許多泥塊迎面扔到他臉上。但這一切都算不得什麼。一個持續奮戰，願意為神的真理不惜犧牲己命的人，他的心中會有從神而來“出人意外的平安”。 he 可以和保羅一樣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he 可以“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他能夠平靜地、堅決地持守住自己的立場，知道神遲早會辯明他自己的真理。至於他個人，他或許會被輕視、踐踏，甚至被置於死地，但神的真理仍向前邁進！它早晚會被驗明，會被聖靈所高舉。他知道最終有一天，眼前的世界將成為過去， he 會聽到一個人所能聽到的最高讚賞：“你這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還有什麼能與其媲美呢？全能的神和可稱頌的主有一天將低下頭來對我們說，“你在各種困惑、混亂中仍然忠心傳講真理；你不計一切為真理而戰，好！作得好！”

異端總是從魔鬼的詭計發源的，是執政掌權者的手段。你的眼睛可曾看清這一切？你是否明白，作

為教會的一份子，這跟你有切身的關係？你是否被那些鬆弛的，概括的，充滿感情的論調所迷惑？但願神幫助我們，不要說出“你相信什麼並不重要，只要你是基督徒就夠了”這一類的話。求神開我們的眼睛，看見這真理，並使我們能“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9·邪說

現在我們要來從邪說的問題看魔鬼的詭計。我不打算考慮所謂的“世界幾大宗教”之一的回教，佛教，孔教，或其它宗教，理由是它們並不包括在我要討論的主題之內。使徒保羅此處特別關心的是魔鬼用來對付基督徒的詭計。那些其它的宗教與基督徒信仰不相干。當然，它們也表現了魔鬼採取的一般行動，但這並不是使徒此處所關心的。毫無疑問的，魔鬼慫恿人相信這些宗教，好使他們遠離神，遠離基督。但是此處使徒所關切的是魔鬼用來試探那些已經相信之人的詭計。

顯然有很多掛名的基督徒，和自稱是基督徒的人，或在基督徒家庭長大的人，都已經轉向這些世界上的宗教。近代西方國家有不少人開始皈依佛教。我此刻不打算討論他們。使徒關心的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已經重生的人。我們要來看魔鬼如何使盡他的詭詐，將其巨細靡遺地表現在他的詭計裡。他常常向基督徒提供一些東西，初看之下似乎是屬於基督教會的，而實際上卻與基督徒的信仰背道而弛。

因此我們必須留意邪說的問題。根據牛津字典，邪說乃是“一群擁擠者獻身於一個特別的人或事物。”那可能是對一個人的委身。我們稍後會看到。對於這些特殊的教訓，這是很重要的。邪說的數目相當可觀——基督教科學派，神智會(Theosophy),耶和華見證人，積極思想派，基督教聯合學派，人智說(Anthroposophy),摩門教，等等不一。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心理學的教訓和想法也屬於邪說之類，只是他們沒有打出明顯的旗號而已。有時他們是借用基督教的名義傳播，他們也可能套用基督徒的術語，而事實上又與聖經所記載的教訓完全不符。

邪說也見於神秘主義的不同形式中。當然，也有一種真正、正確的神秘主義，例如使徒保羅所強調的，基督徒的神秘主義乃是強調，人不單單應關切如何獲得對真理的認知和領會，並且也當著重與神和主耶穌基督保持一種活的、重要的關係。真正的神秘主義強調基督徒信心和立場中那活潑、實際的一面。如果我們所謂的信仰無法帶來這種經歷，我懷疑這信仰是否真是基督徒的信仰。我們的信仰必須是活的，真的，可以經歷的。可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危險是，魔鬼往往會趁機而入，把基督徒的神秘主義變了質。換句話說，我可以大膽斷言，神秘主義最大的危險在於繞過了基督教會的中心教訓，也可以說，這一套神秘的系統和方法變得如此重要，以致於相較之下主耶穌基督自己變得無足輕重了。當然還有許多與基督教無關的神秘主義，有些混合了東方的哲學，以吸引更多的人。據我所知瑜伽術目前在西方世界就廣受歡迎，有些人熱衷到一個地步，變成了它的忠心信徒。

如果你想對邪說有更詳細的認識，有不少書可以提供你幫助。例如 Maurice C. Burrell 和 J.Stafford Wright 寫的一本小書“近代信仰”(Some Modern Faiths)。孫德生(O.J.Sanders)寫過一本較大的書“異端與邪說”，以及“現代的宗教代替品”(Some Modern Substitutes for Religion) 都很有價值。此外有一本書頗值得推薦，就是 Ray Stracey 著的“宗教幻想”(Religious Fanaticism)，書中論到過去一世紀裡美國境內興起的怪異宗教，論到各種不同形式的邪說。最扎實、最具學術價值的論著當屬 B.B.Warfield 所寫的

一套兩冊巨著“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其它深具價值的書也不少。

過去的歷史明白指出，有時候邪說可以變得極度危險。特別是在危機，困難產生的時代，或者在戰爭期間。從心理學的立場看，並不難瞭解這種現象的起因。每當人們受到壓迫，或身陷患難時，他們總是想去尋找一些安慰，幫助，濟助，和指引。這就為撒但提供了製造邪說的絕佳機會。當然，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人們遇到喪失親人，悲傷，疾病，經濟困窘，或事業不順，或憂慮等任何困境時。

在這種情況下，邪說遂伺機萌芽，向外擴張。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個時刻像現今這樣，適合異端的滋生和蔓延。我們已有過兩次世界大戰，戰後世局一直飄搖不定，隨時籠罩在另一次大戰可能爆發的陰影中。生活變得艱辛，充滿試煉，困惑，而這種情景最有利於魔鬼推出虛假的教訓。因此，神的兒女在現今這世代尤其當明白這些事。我無意在此一一批判每一種邪說，這樣作並無多大益處。我只打算概括地提出討論，因為它們中間有一些共同的原則，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基本的模式，而不去論它們各種不同的部分。所以我們若能把握中心的原則，就比較容易將其運用在我們個人所遭遇到的異端中。

這一切異端有一個基本的模式，就是它們都顯明了是出於魔鬼之手。你若檢視異端的背景，總是可以發現魔鬼的手在那裡操縱著一切。魔鬼不單單是神最大的仇敵，他也會偽造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最美好之處在於我們可以從他的工作中推溯出一個基本的形式。我們從大自然，從神的供應中，都可見到他工作的痕跡。基督徒生活的各層面，都有神的計畫之證據。神的計畫形成了所謂的神學。魔鬼的偽裝也很類似，因為他總是喜歡在每一件事上仿照神的手法。他不一定總是用同樣的色彩，或一模一樣的形狀，但是他一定使用同樣的基本計畫和模式。

那麼，這些共同的特質是什麼呢？首先，所有的邪說聽起來都好像是出於基督教的。當然，如果不是這樣，也就沒有什麼危險性了，也用不著魔鬼施什麼詭計了。如果這些邪說公然、明顯地提出相反的見解，就沒有人會墮入其網羅了。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概略地觀看，不存任何批判的態度，你會覺得這些邪說看起來和基督徒的教訓很類似。確實，他們常常使用基督教的詞彙。他們談到基督，談到藉著基督而臨到人的祝福等等。不存戒心的人會輕易相信這是基督教的理論。他們使用基督教的詞彙，可是卻剝奪了這詞彙所含的新約意義。然而詞彙還是在那裡，新手和沒有經驗的人很容易就上當了。他們說，“這些是基督教的東西！基督教科學派，這一定是跟基督教會有關的。他們既然如此稱呼自己，我們也當如此接受他們！”

另一個特質是，每一種邪說都提供我們非常大的祝福。這也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但我必須補充一點，他們不僅提供祝福，而且這些福份似乎比基督教會提供的更美好。相較之下，教會似乎顯得比較緩慢，乏味，不吸引人。如果邪說缺乏這一項特質，他們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他們知道如何推介自己。魔鬼是個中好手，他是推銷專家。在這個宇宙中，沒有一個受造之物像魔鬼那樣精通包裝之道，他知道如何用吸引人的紙包裝禮物，再添上精緻的花飾。這是他的“詭計”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前面提到的那幾本書都強調一個重點，有些在書名裡就顯示出來了——我們必須在異端(Heresies)和邪說(Cults)之間作一個清楚的劃分。異端是指一個人自稱是基督徒，卻在某些教訓上走偏了；而邪說基本上根本不是基督教的理論，他們只是偽裝成基督教的樣子。

同樣的，邪說和小派系(Schism)，邪說和叛教(Apostasy)之間也有區別。在叛教的例子裡，我們可以

看到基督徒教訓的一般輪廓，可是他們又添加了某些東西，以致于使原先的教訓失去了效用。但在邪說中，你根本看不見基督徒教訓的影子；邪說從任何一方面看都未陳現基督教的教義。根據定義，他們根本不是屬於基督徒的。

所有邪說共有的另一個特色是，他們的擁護者都很虔誠。你若以為他們都很輕忽隨便，就大錯特錯了。一般說來，他們的問題出在他們“熱心有餘，知識不足”。他們虔誠到一個地步，以致於拒絕去花腦子思想，情願被牽著鼻子走。更甚者，他們滿心火熱，充滿活力，是很活躍的工人。我們這些基督徒看到他們的火熱，是否該感到慚愧？他們犧牲主日的下午，一家一家敲門推銷書籍；他們手拿告示牌在街上行走，並且積極參與無數類似的活動。他們甘願犧牲。這些特質不僅限定在邪教裡面。共產主義中也可看到——同樣的火熱，同樣的虔誠，同樣的熱衷。他們總是給人一種印象——某些奇妙的事吸引了這整個人。由於這種特質和所產生的結果，他們往往要求跟隨者也付出絕對的忠誠。

現在我們來對其加以批判和評估，有那些特質可以讓我們用來區分邪說和基督徒的信仰呢？下面提出一些試驗的方法，足以用來判定何者為邪說。首先，是他們的起源問題。你遇到一個新教訓時，第一個當問的問題是，它從何處而來？它如何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一類的教訓產生？你若讀過去的歷史，會發現這些邪說從前並不存在。它們通常是從十九世紀發源的，而且許多是在美國開始的。十九世紀，突然之間這些邪說如雨後春筍，紛紛冒了出來。怎麼回事呢？一般而言，它們是經由其開創者所謂的“啟示”而產生的。此外大多數的邪教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得到這些“啟示”的往往是婦女。他們的說法是，這人忽然直接從神得了啟示，於是一項運動或邪說相應而生。

因此那個開創者，也就是領受啟示的人，變得極為重要。我很喜歡前面我引用過的那個定義，說到邪教顯明了“對某一個人的獻身”在所有的邪說裡，創立者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必然的，因為透過他或她，信徒才能找到建立在啟示上的權柄。其他人沒有得到啟示；只有創立者單獨領受了這啟示。因此，創立者的教訓通常是極重要的。

至少從一個例子上你可以發現，有一種邪說的信徒不僅宣稱他們的開創人領受了啟示，並且他是在非常奇特的方式下得到他們所稱由神或天使親自寫成的文件。我指的是摩門教，他們的教主自稱找到了寫在金葉子上的文件。奇怪的是，既然這些檔是幾世紀以前就寫成的，其所用的辭彙和行文方式竟然和當時(一八三〇年代)美國人所用的英文一模一樣。重點是，摩門教宣稱摩門經是在天上寫好，送下來的，而且不是寫在一般的紙草或紙上，而是寫在“金葉子”上的！史密斯約瑟(Joseph Smith)突然發現了它們！他們已經等待了數百年之久，然後這個人被奇妙地引到他們中間，將啟示顯給他們看。於是摩門教誕生在世上了。它巧妙地說明了我所強調“魔鬼的詭計”以及他的包裝技巧之意義。

異端卻不是用這種方式產生的。通常在異端的例子裡，只有一個人，他可能潛心研讀聖經，甚至向人傳講聖經，但他逐漸在解經上走偏了路。他並未宣稱得了啟示，這裡只涉及到解釋聖經的問題。我們必須分清楚異端和邪說的區別。你很少看到持異端的人宣稱他直接從天上得了啟示。他通常聲稱他的教訓是研究聖經而得來的，是他苦心探究的結果。但在邪說裡，總是會看見這種戲劇化的，非比尋常的啟示成份。那是邪說慣有的誇張宣告之一部分。他們說，“一般的基督徒只是解釋聖經，每個人都可以作到這一點；但我所追隨的教主卻藉著一種最驚人的方式，直接從天上領受了啟示，因此他值得我們跟從。”他們領受啟示的方法似乎是一種奇跡，如此不尋常，如此罕見，以致於他們的教訓往

往具有極大的衝擊力。

這領我們到第二點：邪說總是由聖經以外的權柄所認定、管理。例如基督教科學派，他們遵奉的是艾迪（Eddy）夫人的書“科學與健康”（Science and Health）。這本書是她藉著一次“啟示”而領受的，因此必然深具權威。處理這一類的事時，我們往往面對一個難處，就是有些主張邪說的人宣稱他們相信聖經，有些則不信，甚至完全忽視聖經。他們大多數的人並不忽略聖經，有些還自稱是聖經學者。但是他們總是聲稱除了聖經以外他們還有別的權柄，而那權柄是從他們的開創者來的一一或是他的作品，或是記錄下來他的格言、論述。他們在聖經之外又定了另一套真理和教義。

再以安息日會為例一一此處我們可能會問到底他們是屬於異端或邪說一一其權柄也是出於一位婦女懷特夫人（Mrs. Ellen G. White），她宣稱擁有啟示。懷特夫人的作品和言論具有很深的影響力。據我所知，近來安息日會的人似乎有意削減懷特夫人的影響力，然而她的著作自始就奠定了地位，並且成為整個安息日會立論的根基。

邪說或是忽略聖經，或是說，“哦！聖經確實給了我們真理，但你若真要明白聖經，就必須根據我們所領受的啟示來瞭解。”他們這樣說，倒是很像羅馬天主教，因為後者也自稱擁有額外的權柄，超越的理解力，以及進一步的啟示。即使他們在口頭上承認聖經，實際行出來，卻是把權柄建立在另一個新的，額外的，直接的啟示上。

你遇到任何新的教訓時，都應該用這第二個原則來檢查、試驗。聖經在這教訓中居什麼地位？他們對聖經的看法如何？你常常會發現他們略過聖經不提，好像聖經根本不存在一樣。新的啟示才是他們最終的權柄。它或許可以透過聖經來說明，但它說的話才算數。它不是從聖經來的，也不以聖經為依據，更不是解釋聖經。它總是另外一種“啟示”而把聖經放在次要的地位上。

接下去我們要提出另一個批判，那就是邪說無可避免地會在某些基要教義上走偏了路。你若用聖經的基本教訓來試驗某一種邪說，會發現它們總是偏離了正路，總是會有錯誤，而且它們常常否定重要的真理。他們不會全部在同樣的地方出錯，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錯。基督徒信仰中有一些絕對的法則，你一旦逸出其範圍，就不合乎真理了。有些邪說甚至在有關神的教義上出差錯。對他們而言，神只是一種力量。他們有很多甚至不相信創造之說，根本不相信神是造物之主。他們相信他是一種偉大的生命力，卻不相信他是有位元格的實體。他不過是一股勢力，權能，和影響力。這根本不對，可是不少邪說卻如此主張。只有當你來到主耶穌基督這個“人”和他的事工面前時，你才會輕易地看出那些人真是走歪了路。大多數的邪說不但不確定主耶穌這個“人”，甚至對他的認識完全錯誤。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大多主張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不相信主耶穌有完全的神性。他們也不相信道成肉身和主耶穌兼具神人二性之說。對他們而言，耶穌只是一個人，一個卓越的科學家，或出眾的宗教奇才，或偉大的教師。我們在聖經中所讀到有關他的榮耀在邪教的理論中完全不可見。他們對於他的工作，特別是他贖罪的大功一點也不欣賞；對於這一點，稍後我還會提及。

至於有關聖靈的教訓，他們也一樣付之闕如。一般說來，他們根本就忽略了聖靈，即使提到聖靈，也沒有將他視為一個“人”，是有位格的。邪說對於三位一體的教義一點也沒興趣；這與他們的立場毫不相關。他們是在另一個層面上運作。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模式，他們覺得那些才重要。但在聖經裡，我們看見三一神這觀念的重要一一聖父，聖子，聖靈。與我們的救恩相關的最奇妙之事，就是聖三一

神的參與。但在邪說裡，這種三一的特性被否定了，或者其中的一部分遭到否定。一般說來，他們對聖靈根本一字不提。

正如我前面所言，很多邪說對於創造的問題也搖擺不定。事實上，他們中間有些派別的说法似乎頗受人歡迎，那是因為他們對於創造、對於物質界的宇宙之認識全盤錯誤了。基督教科學派也盛極一時，因為它聲稱根本沒有所謂的“實體”存在；既然沒有實體，就沒有所謂的疾病存在，因此也沒有所謂的痛苦存在。由於它對這一類的事說出如此愚昧的話，暫且不論它對於主耶穌基督這個“人”的说法完全有誤，單單他們使用“基督教”這個名稱本身就是一個謊言和騙局。同樣的原因，他們所謂的醫療法也是完全不合乎“科學”和純正心理學的。

另一個可以用來評估邪說的，就是聖經有關罪的教訓。邪說共有的一個標誌，就是不相信罪的存在。這也是為什麼稍早我說過邪說常常是從所謂的基督教講臺傳播出去的。有些人因為傳講根本沒有罪這回事，而名聲大噪；他們說，我們不應該談論罪，教會以前傳講有關罪的教義，結果使人不明真相。你應該相信自己，不要相信罪。今日“積極的思想”在美國廣受歡迎，別的国家也逐漸重視它。它聽起來非常順耳——“根本沒有所謂的罪；你不要責備自己，輕看自己。要相信你自己；你很了不起的！聖經所說的罪，對於人類真是一大侮辱；如今我們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心理因素。”

沒有一種邪說喜歡有關罪的教義；當然其中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如果你傳講聖經有關罪的教義，就絕對不會受人歡迎。但是邪說必須迎合大眾的胃口，不然就無法成功。既然神不在他們中間，所以一定得有某些東西使他們能繼續下去。那些宣講邪說的人為了使其生存下去，就使盡法子去迎合人，取悅人，用花言巧語吸引人。

在有關救恩的教義上也一樣。顯然如果邪說不相信罪，你就無法指望他們對救恩持正確的態度。他們不相信神的兒子從天上來到世界，是為了承擔人的罪，代替人受刑罰。他們不相信保羅所說的“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五 21）。他們也不相信彼得所說的，“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二 24）。他們不相信代替的贖價。他們從來不提這件事，在他們的拯救方法中絕對沒有這一項。但是聖經清楚說，這是必要的。使徒保羅起身往哥林多時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二 2）；然而邪說對“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隻字未提，卻仍然大受歡迎。他們不相信罪，不相信神救贖的方法。他們否定了基督徒信仰中最榮耀的成份，那就是神兒子成了罪的贖價，神把我們一切的罪孽都歸到他身上。你不可能從他們口中聽到這一類的话；這與他們的立場無關，即使略過這一部份也無關緊要。他們避開十字架不談，為了這緣故，我們在他們身上烙下“偽裝”“膺品”的記號，那些是“魔鬼的詭計”之表現。任何思想、說法若在救恩的事上走偏了，特別是忽略了十字架的重要性，都是不合乎基督徒信仰的，都是邪說。不論他們如何頻繁地提到基督的名字，或使用基督徒的詞彙，或談論到“愛”，他們都是與真理相對立的，都是魔鬼偽裝成的。

最後你會發現，用禱告來試驗邪說是一條聰明之計，因為他們並不真相信禱告。如果你看清他們對於罪，救恩，聖三一神，以及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這些事上錯誤的觀點，你就不會引以為奇了。他們對於禱告真是一竊不通。他們只知道自己的方式。他們不明白一個人怎麼可能在神面前禱告時那樣憂

傷痛悔，他們覺得很奇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作“等候神”，“仰望神”在禱告中掙扎，企圖抓住神。邪說中這些都不存在。正如我說的，這並不足以為怪。所以我們總是可以用禱告這件很實際的事來試驗邪說。他們真的相信禱告嗎？或者禱告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乍聽之下像禱告，其實卻根本不是禱告的一番喃喃自語而已？

有一次我聽到一個人以禱告為題的講道，才突然領悟到這事實。那人宣佈他的講題是，“為了健康之故，一天禱告五分鐘。”那也叫禱告！他其實是在教導一種自我催眠的方法，一個人對自己談話，建議，思想一些美麗的事物。那也竟然叫作禱告！這一類人也相信思想可以轉移，譬如你常常用一些美麗的思想去想另外一個人，久而久之那個人就會變得如你想像中那樣美麗；或者你想像某一個有病的人已得了醫治，而且如果有一大群人都這麼想，這種思想多少會幫助那個生病的人。這類半魔術的成份實際上是摻雜了東方哲學，魔術，和神秘主義而成。他們的理論是，如果有一些人同時思想醫治的事，這種思想多少會轉移到空中，使那個生病的人因著這思想而得醫治。他們把這種方法用在禱告上。神並未如此吩咐。如果你把你的思想導向一個生病的人，或者遇到困難的人，或你不喜歡的人，那麼發揮功效的是你的思想，神一點也沒幫上忙，都是你個人的行動。他們居然也稱此為禱告。這裡我們真正看見了“魔鬼的詭計”。這一切都是藉基督徒的詞彙介紹給我們的；但是你若用我建議的方法來加以試驗，就會發現它們根本未含有絲毫真正基督徒的意義和內容。

我們已介紹了三個最大、最有效的方法，可以用來檢驗任何陳現在我們面前的邪說。但願神賜給我們恩賜和智慧！哦！仇敵是何等狡猾！魔鬼會裝扮成“光明的天使”，把他聰明、詭詐的偽裝放在我們前面，而他真正的目標是摧毀我們的靈魂，奪去神兒子救恩的榮耀。難怪使徒保羅要殷殷地囑咐我們：“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0、腐品

對於一般的邪說，還有一點必須加以強調。個別說來，邪說的存在，是對基督教會的一種非難，因為如果教會發揮應有的功用，邪說就毫無生存下去的機會。因此邪說的出現等於在譴責基督教會，證明她的失敗。人們不斷尋求滿足，力量，和安全感。他們活在一個艱難的世界中，除了一般的問題，還有個人的問題，以致他們心中充滿困惑；他們環顧四周，想要尋找一些有權柄的東西，可以幫助他們。他們中間有很多人說，他們也找過基督教會，但在那裡得不到滿足，只好被迫另找法子。如果他們聽到的只是新派的，被歪曲了的福音，也難怪他們會轉向邪說，因為在那種被誤傳的福音裡根本沒有救恩。那只是一些道德的說教，要人過一種較高尚的生活，要人約束自己，去作這個，作那個，而事實上他們卻發現根本作不到。人們並不需要勸誡，他們需要的是能拯救他們的東西。可是新派的教訓無法拯救任何人，它從未這樣作過，也無法作到。它裡面沒有能力，有的只是倫理和道德。

讓我們坦白承認，死板板的正統教義是沒有用的，也一無價值可言。如果教會以外的人看見那些純粹“正統”的人總是在呻吟，抱怨他們的罪和失敗，他們看起來如此邪惡、不快樂，也難怪不信的人要轉向邪說了。他們自己已經夠煩惱了，實在不需要再去增添煩惱；他們也不需要別人去告訴他們說生活如何艱難，人們如何容易跌倒等等。因此，一個死板的正統教義很可能導致許多人趨向邪說。那

些人本能上直覺到有一種生命和能力存在，他們既然在教會裡找不到，就很自然轉向別處去尋找滿足。

這使得我們更需要去試驗那些似乎能滿足人需要的各種機構。顯然單單行善是不夠的。人們說，“你當然不能反對某某邪說，看看他們行了那麼多善事！”他們所持的理論是，任何叫人行善的思想都必然是從神來的，基督徒應該歡迎它。任何能使我們感覺舒服的事物都必是好的；任何能使我們脫離失敗的生活，並進而獲致成功的事物一定是對的；任何能幫助我們戒掉某種罪行或惡習的東西必然是正確的，是從神來的；當然，基督徒不應該與其對立。任何事物若能改善個人或團體的現況，使其產生解脫，自由，快樂，大有能力的感覺，它一定是屬乎神的，當然可以納入“基督教”的大傘和旗幟之下。

針對這種論調，我們的回答是，就在這一點上，魔鬼的狡猾尤其暴露無遺。世界上有許多機構、組織根本不相信神，也蔑視基督教會，但他們也能產生一些表面的好結果。他們可以使人感到非常快樂，並且幫助人減輕憂慮煩惱。這是心靈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如果你不斷對自己說，“每一天我都會感覺比前一天好點兒，”你可能真的會感覺好多了。不僅如此，心理醫生也能作到這一點。他們能幫助人脫離某種恐懼。事實上甚至物理治療也能作到這些。

於是我們面對了一個問題：這些機構因為看起來是行善的，就能算作是基督徒的機構嗎？我的回答是，你說任何行善的都必然屬於基督徒之列，你說的那一刻就已經落入魔鬼的圈套了。用“是否行善，是否使人感覺快樂”作為試驗標準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所用的試驗法不可僅僅以實利為著重點。我們必須用其它較客觀的，有某種標準為依據的方法作測驗。

根據聖經整體的教訓，最終算數的不是你我現在感覺如何，乃是我們與神的關係。主耶穌曾以法利賽人和稅吏為比喻，說到他們都上聖殿禱告；法利賽人沒有任何問題，沒有抱怨，他確實在一種快樂的狀態下，他能向神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路十八 11~12）。他是一個好人，有道德的人，虔誠的人，行了不少善事，也幫助別人，這人沒有什麼憂慮或麻煩，他也認為自己一切都不錯。但是主耶穌卻說，這人回家時並未被算為義。這是一件很詭譎的事，魔鬼的詭計在此處滲透了進來。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我感覺如何，乃是我們與神的關係如何。任何機構若使我感覺快樂，卻使我與神的關係疏遠，那就是出於魔鬼的，是我最大的危險。它也許對我有一些益處，也對社會行善，從社會學的觀點上看或許是件好事，可是卻不一定是合乎基督徒原則的。使徒最關心的，乃是我們作一個特殊的、肯定的基督徒，這也是我們當關心的。

此外還有一些進一步的試驗。最有意思，也最重要的方法乃是檢查這些邪說所主張人蒙福的方式。他們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平安，快樂，輕鬆，指引，醫治。可能是其中一項，也可能是每一項。你如果以客觀的態度使用了教義上的試驗之後，不妨試試這個進一步的方法：他們告訴你，福氣將如何臨到你？他們用什麼方式聲稱福氣已臨到你了？你必然會發現，這些福氣沒有一項是建立在新約的解釋上。你必須接受一個既定的方程式，或者是實行他們建議你的方法，你才能蒙福。通常這種想法和信念都是突然在異象或其它形式裡臨到那個開創者的，於是他就根據那種想法或理念，發展出他的一套系統來。這些教訓從未奠基在聖經上，因為它們不是從聖經來的。總是有其它的來源和方式，這一點我們前面已討論過了。他們或許會偶爾引用聖經來支持他們的教訓，但邪說絕不是建立在聖經上，

也不是從聖經出發的。

這裡我們看到它與基督徒的信仰互相對立之處。翻開歷代以來基督教會中任何一位元偉大教師的作品，你都會發現基本上他們的立論都是從聖經的解釋來的。例如信仰告白，使徒信經等等，總是引用聖經作支住。他們總是提到某些經文。換句話說，它們是聖經教訓的大綱。然而邪說就不同了，它與聖經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他們眼中惟一看重的就是他們自己那一套特殊的“公式”。

因此，每一種邪說的教訓其實只不過是在不斷重複同一個公式。重點總是放在一個理念，一種公式上，除此沒有別的了。它們總是一成不變，缺乏深度和廣度，也沒有你在聖經中常常找到的那種浩瀚的榮耀。聖經是一本又偉大又長遠的書。以使徒書信來說，它們是何等珍貴！它們將遠景陳現在我們面前，刺激我們的想像力，領我們到一個遼闊的領域中，總是有增長和發展的潛力。可是邪說就完全不同。“公式”操縱一切，遍佈在每一個角落；除此沒有什麼是偉大，榮耀，奇妙的；也沒有任何生長、發展的空間。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也可以說，邪說的教訓最終是建立在那些跟從者個人的“見證”上。他們不解釋聖經，也不教導有關聖父，聖子，聖靈，神聖救恩等的教義。他們只談到自己和自己的經驗。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從前的光景和生活；然後說到發生的事，暗示你說，只要你接受這一套公式，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在你身上。邪說的方法與基督徒的方法全然不同，從任何方面看，它都不符合聖經。那只是一種公式，加上個人的見證，說到他們運用那公式以後生命中所產生的結果。你如果依樣畫葫蘆，也會收到同樣的結果。

不幸的是今天有些福音派的基督徒也模仿邪說所用的方法，以致於對基督徒事工造成莫大的傷害。我們應該像保羅那樣，只傳講“主耶穌基督”。我們應該闡明神的真理。我們不可全然主觀，從自己開始，在自己身上結束，也不應該只是因為教會能作許多不同的事而推薦她。那是邪說的方法，不是基督徒的方法。我們與邪說不同，我們要高舉客觀的真理，並且闡釋新約的信息。

我要提的第二點是，邪說的教訓不但沒有建基在新約的教訓上，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完全不同於新約。首先，他們提供的公式或實際的教訓絕對不是新約教義的結果，也沒有采自新約。邪說一成不變地是建立在實用的層面上。他們說，“那些教會裡的人總是傳講教義，跟生活完全脫節，只是純理論而已，對你一無助益。你需要的是實際的說明。”但從實際面開始總有其危險性，因為你欠缺下判斷的標準。你從實用主義出發的那一刻，已經被魔鬼打敗了。這一點實用毋須贅言。看看以弗所書，拿第四章第一節為例，“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這是論及實際的一面，但請注意，這是第四章的開頭，已經過了以弗所書的一半。使徒保羅前面已寫了三章，其信息都不是論到實際生活的。那三章純粹是教義，是偉大而榮耀的教訓。保羅在沒有奠下教訓之前，絕對不會論到實際的部分。新約總是用“所以”作為實用部分的開頭。你實際所作的應該是從你所相信的演進而來，你若把次序弄顛倒，就會面臨極大的危險。如果你沒有從教訓中得到那個“所以”，你所有的就是邪說，不是新約的教訓，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你會發現邪說總是從實際的層面著手。他們所有的不是由教義推論而得，乃是一些隻在實際層面上才能行得通的公式。他們的信念也是突然之間臨到開創者的，而不是逐漸推論演進的，因此他們不合乎基督徒的信仰。

第二，邪說絕對不會給你一種印象，認為將要發生於你身上的事是聖靈在你裡面作工的結果。一般

說來，他們根本不提聖靈。可是基督徒教訓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乃是，聖靈已賜給了我們，不論我們是否常常意識到他的存在，他都住在我們裡面。他不斷激勵我們，在我們裡面動工，向我們指明教訓，使我們能明白，並且付諸實行。邪說卻不是如此。他們來到你面前說，“你現在就可以開始，這是我的方法，你照著作就行了。”只是一個簡單的公式。他們從來不會給你一種印象，說“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也不會告訴你，“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 12~13）。

這領我們來到第三點，剛才我引用的經文提醒我們當“恐懼戰兢”。邪說中卻從來沒有這一類的恐懼戰兢，他們有的只是許多油腔滑調，和自鳴得意的論調，而且幾乎是在自吹自擂。我不願意這樣說，但這是事實；在擁護邪說的人中間，你很難看到謙虛的成份。他們自認已經“得道”了。但保羅說，“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他們說，“這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我從前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但看看現在的我，一切都順遂安好！多奇妙！”真是會吹噓，幾乎是目中無人了。你在基督徒信仰中看到的卻截然不同。

再繼續看另一個特質。你常常會發現，那些邪說非常強調他們的公式或方法是“再簡單不過的”。他們以這簡單的特性為榮。他們說，“多好！多奇妙！看看使徒們在新約書信裡多麼辛苦地勸誡人，花那麼多時間在上面，真不值得！我們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不必麻煩去苦心研究新約。只要採用我們的公式，把這理念付諸實行就可以了。”邪說擁有“特效藥”的性質，講究的是快速治療。正如廣告所強調的，特效藥的最主要特性是簡單，不需費工夫。它總是能省你不少麻煩。邪說也是如此，他們提供的是一種神奇的療法，能治百病，不論奇難雜症，保證治癒。你只需要這一種療法，別的都可棄置不用。邪說也是用同樣的方法聲稱能解決你一切難題。不論你的靈魂有什麼創傷疼痛，只要用他們的特效藥，一定藥到病除。

這種自信十足、推銷員式的態度，以及“包辦一切”的聲明，實在是邪說最明顯的特色。確實，他們中間有些人不但宣稱能解決一切個人的問題，甚至公然說他們能輕易解決整個世界及政治上的問題。但聖經卻未這樣說。例如你翻開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裡說的話，會發現有一段描述，那和邪說的擁護者之寫照真是南轅北轍。保羅在那裡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換句話說，那裡沒有任何歡呼，明亮的畫面，也沒有絕對的自信，和自滿自足。使徒確實獲得了榮耀的勝利，但是作為一個基督徒，這裡面有一種嚴肅、緊急的氣氛，他明白問題的棘手，也體認到戒慎、小心的必要。這才是新約典型的教訓。但在邪說裡，常常可見到我所謂的“幼稚”。那是一種幻想——看不見問題，每一件事都安然無恙。他們說，“一切都很簡單！”確實，任何教訓若一再聲明其簡單性——例如成聖“簡單得很”，完全沒有問題——這種教訓邪說的成份就遠高於基督教訓的成份。使徒保羅從未用過這一類的詞句。他所用的方法見於以弗所書第四、五、六章。他融合了他的教訓和實用的部分，他“作成了工夫”，並且強調情況的嚴重性。這不是一條易路。“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我們乃是與這些可怕的勢力爭戰；任何“一切簡單、輕鬆”的論調都違反了新約的教訓。

邪說的另一個特質是，他們提供的醫治和祝福都是“立即的”。那總是一種“走捷徑”的方法，也

因這緣故，他們很容易受人歡迎。但這不是聖經的教訓。新約告訴初信的人：“你已經成為基督徒，悔改相信了，感謝神。”但不要以為，以後你的整個生活就像童話中的結局那樣，“從此他們就過著快樂幸福的生活。”新約說，你絕對不可這麼想。新約講得很清楚，你是活在一個艱難的、充滿罪惡的世界上，這個世界是被魔鬼及其嘍囉——那些執政、掌權的——所控制。新約又告訴你，有時你會發現要站穩腳步都不容易。確實，你需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你需要“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靈的力量剛強起來”，你也需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這樣你就能站立得住，也只有這樣，你才能站立不失腳。新約說，“你們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疏懶成性的現代人典型的說法是，“我可不要這些。我以為基督教可以立即解決我一切問題，把每件事都弄正確。我以為我什麼事都不必作；可是現在你卻告訴我，我必須掙扎，爭戰，儆醒，禱告，禁食，流汗。我可不想要這些，我要的是能真正解決我問題的東西。”就在這關頭上，邪說趁機而入說，“對啊·你說得一點沒錯！那些教訓都是胡說，根本不是基督教的；我們可以介紹你真正的基督教教訓。相信我們所說的，採用我的公式，你就可以立即解決一切問題。”邪說從不談及“在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他們也不談“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不論是身子或肉體方面，都不必經過苦修的過程。他們說你頃刻就可臻完美之境，你所需要作的只是留在那裡。一切問題都煙消雲散了，沒有一點掙扎，沒有尚待解決的難處；一切都在瞬間可完成。真是捷徑！

任何事物若提供人一條屬靈捷徑，不論它是否自稱是屬基督教的，它都與聖經不符合。聖經中毫無捷徑可走。新約的基督徒信仰乃是基督和其使徒強有力教訓的結果，在這種教訓中，人是靠著聖靈的能力相信，聖靈在他裡面動工。那是儆醒，禱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是鬥拳，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九章第二十七節所說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那是新約所謂的基督徒信仰，其與標榜“簡單易行”，“即刻見效”的邪說是完全對立的。

接下去我們要看它所提供的“祝福”之性質。這是另一個區分邪說與基督徒信仰的絕佳之計。你會發現，邪說總是無可避免地從“你”開始，因為它總是從實用的層面著手。它一向從“你”開始。它接近你，告訴你它可以為你作這作那。你需要什麼？你有什麼難處？你究竟怎麼回事？你尋找什麼？你是否被憂慮、愁煩壓得不勝負荷？你是否夜間難以入眠？你是否覺得工作的壓力使你無法輕鬆下來？你追求平安嗎？你尋求引領嗎？如果有人能給你無誤的指引，那該多好啊！於是邪說對你說，“很好！加入我們吧！我們可以幫助你。你需要安慰嗎？你是否痛失親人，憂傷難以自處？你是否失去了所愛的家人，覺得整個生命都被破壞了？你是否想與已去世的親人聯絡？”於是他們乘隙溜進來。或者是，“你的麻煩是不是出在你常常被你生命中某一件特別的事所擊敗？也許是一種習慣，或使你跌倒的罪，你亟欲克服，卻無能為力？”邪說就在這關頭侵入，來滿足你的需要；他們以朋友的姿態出現，聲稱他們有你正需要的解決良計，不但直接，而且立見果效。有時是健康，身體的醫治和它附帶的結果。那就是他們所提供的祝福之性質，它從我們開始，是給我們的，是我們立刻需要的。它能解決我們所擔心、所困惑的問題，而我們都已經清楚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

可是福音的方法卻迥然不同。福音裡第一件事就是認識神。這是聖經從頭至尾最偉大的信息。神兒子為何來到世上？答案是，根據彼得的話，他來是要“引我們到神面前”（彼前三 18）。或如保羅所說，“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林後四 6)。這福音並沒有從我的痛苦，我的憂愁，和我需要的指引開始。不！乃是從認識神開始。如果我在這一點上弄清楚了，別的問題自然會解決。我們不是只從那些問題下手，只停留在那些問題上，而把神擱置一旁。我們乃是從神開始。基督徒信仰的整個目標是引我們認識神，並認識主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什麼？以後我不必再憂慮了？或者這就解決了一切困擾我的事？不！“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 3)。認識神，藉著聖靈認識主耶穌基督，這是開端。接下去呢？乃是認識神為人類和世界所定的偉大計畫，認識整個歷史，以及宇宙的運轉程式，和世代的終了。這才是基督徒的信仰。然而邪說從來不提這些。聖經另外還強調一件事——聖潔。不單單是我停止不再作某件事，乃是更積極地，我被塑造成為聖潔的人。有些人從不喝酒，賭博，犯姦淫，也從不吸煙，或去看戲；但他們不一定是聖潔的，他們很可能是自以為義的法利賽人。聖潔不是消極的，乃是積極的；聖潔乃是學像神。他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邪說對此一無所知，也絕口不提。聖潔不僅指勝過某一種罪，它乃是指一個人像神那樣聖潔，因為神是聖潔的。

此外，基督徒的信仰也很看重所謂“榮耀的盼望”。我知道這種說法在現代人看來似乎很荒謬，但這是新約的教訓。新約所賦與未來世界的意義遠多過現今的世界。“我們是天上的國民。”新約說到將來的榮耀，這是邪說裡看不見的，他們只能在你今世的生活裡幫助你，“你”是一切的中心。你一開始就談到自己，總是提到自己的經驗。至於那榮耀的盼望，天堂，將要有的更新，“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卻是一字不提。正如我前面已經說過的，邪說裡沒有一點是寬廣的，偉大的，榮耀的，無限的，足以引領人向前進，吸引他進入更深邃的領域裡。他們提供的只是一個小圈子，你一直重複地繞著圈子走。他們所提供的那種祝福真是與福音所帶給人的祝福全然不同。

我最後要提的一點，也可以說是對前面所提各點作的歸納。我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這是我恨惡邪說的原因。我必須憎惡他們，因為他們不但通不過試驗，而且實際上他們與試驗所顯示的正好相反。一切試驗要顯明的是主耶穌基督並他的工作。任何運動或教訓若不把主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和他榮耀的復活看作絕對重要的事，把其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就不是合乎基督徒信仰的，就是“魔鬼詭計”的表現。換句話說，任何運動或教訓若說，你不需要先相信神兒子主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你仍然可以得祝福，那就是否定了基督教的教訓。任何一種邪說或教訓能夠把猶太教徒，回教徒，佛教徒都包括在內，給他們祝福，而沒有要他們認識、承認神的兒子，那為我們的罪受死的惟一救主，就與基督徒信仰無關。

離了基督的福音，若是你仍能領受祝福，那必然是與基督徒信仰對立的，你應該斷然拒絕。你必須這樣作，因為聖經清楚教導，人若離了主耶穌基督，就不能認識神。“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一 18)。你可以藉著大自然，歷史，神的供應，對神有某方面的認識，但你不能用這些方法真正認識神。我要更進一步說，除了基督耶穌，我們沒有其它方法到神面前來。任何人若告訴你，他能找到神，他有方法接近神，而不必透過主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就是在否定新約的教訓，不論他看起來多麼好，都是與聖經不符的，因為基督自己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十四 6)。那是絕對的，明確的宣告。除了藉著主耶穌基督，沒有其它的法子可以使我們認識神。正如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來十 19)。任何運動若忽略這真理，認為基督的血是不必要的，它們必然是敵

基督的，也是與神為敵的，我們不可理會。那是“魔鬼的詭計”，裝扮成“光明的天使”以迷惑人。除了“耶穌的血”，沒有其它的方法可以使我們進入聖潔的門。即使在基督教會的旗幟下，或自稱基督徒的宣告下，任何一種教訓若宣告你不靠基督的血而仍能認識神，蒙神賜福，那都是在否定中心的教訓，因此對神和他所愛的兒子也是一大侮辱。

讓我這麼說：任何教訓若告訴你，離開了基督你仍能蒙福，那就是否認真理，因為從神來的每一樣福氣都是透過耶穌基督臨到我們的。請留意保羅寫給歌羅西人的話：“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至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就是基督。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西二 2~3）。他又說，“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西二 8~9）。臨到人的所有福氣，都只有透過主耶穌基督才能臨到，任何福氣若離開了他，和他的死，他的寶血，就必然與我們的信仰相抵觸。

所以我不得不迫切地說，那種論調是對基督的侮辱，是對他一切的豐盛之蔑視。我們根本不需要邪說，因為他們提供的每一樣東西，都已經在基督裡賜下了。他們沒有必要存在。他們是對主的一種侮辱，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他的侮辱。沒有一樣東西是主不能賜下的。他是“阿拉法，俄侮戛”，是“首先的，是末後的”；他是“萬有之主”，“我們在他裡面得以完全。”若有人告訴我，擁有基督還不夠，仍需要其它更多的方法和公式，這樣說就是侮辱了基督，是否認基督。基督擁有一切，因為他就是一切。使徒告訴我們，“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四 12~13）。另外又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四 6~7）。如果你在想，邪說是否能幫助你，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否認基督。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無法賜給你的。他是一切，他是萬有之主。衛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曾這樣說過：

哦，基督，你是我心所願；

我在你裡面，尋到所需一切。

然而人們還是轉向邪說。衛斯理查理又說：

你是平靜秘密之源，

你是神聖全足的愛；

我們靠你，所以安全，

我的幫助，我的山寨。

耶穌，我們是藉你名，

能脫犯罪，憂愁，震驚。

你名乃是我們救恩，

賞賜喜樂入我心懷；

你名帶來平安興奮，

能力，並加永遠的愛；

你名已經賜給我們，

赦免聖潔，並加天門。
耶穌，你是我們一切；
痛時，安舒；苦時，安息；
傷心之時，你是音樂；
亂時，平安；失時，利益；
怒目冷眼，你是笑臉；
羞辱，你是榮耀冠冕。
缺乏，你是我們富有；
軟弱，你是我們能力；
束縛，你是完全自由，
試探，你是可靠逃避；
失望，憂愁，你是喜悅；
死亡，生命；我主，一切。

如果你覺得他還不夠，你不得不另外設法，從異端、邪說裡尋求幫助；如果你說，基督之外我們還需要別的輔助，你就是在否認他，侮辱他。那是“魔鬼的詭計”。曆世歷代以來，那支持、扶助眾聖徒、添加力量給他們、使他們蒙福的信心，那使他們通過各種試驗而屹立不動搖的信心，已經足夠了。我們不需要轉而從一些新的、最近出現的理論中尋求幫助。不如回到那“古老的故事”，它永遠是新鮮的，真實的。回到一切福氣的源頭，回到永生神和他兒子、榮耀的救主耶穌基督那裡，聖靈會臨到你，你的每一個需要必得到供應。這也是惟一的方法。

11、儆醒

現在我們來到魔鬼的攻擊中比較特別的、針對個人的部分。我們要討論的這件事很可能是在教會情況正常時仍會發生在個別信徒身上的。魔鬼在破壞神的工作、攻擊神的子民時，所用的伎倆真是無所不有。他有時從教會整體下手，有時針對信徒各個擊破。他不在乎採取什麼手段，只要能使個別的基督徒，或任何一群基督徒被捆綁、陷入愁苦之境，使他們破壞了對神藉著他愛子所彰顯那無盡大愛的見證，他就心滿意足了。

有不少文學作品描述了我們基督徒所經歷的“魔鬼的詭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本仁約翰（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他在那裡指出，一個人最初如何意識到自己的罪，逃離了滅亡城；他一直擔負著極重的擔子，直到他將一切重擔卸在十字架前為止。可是他的麻煩並未到此結束。接下去的故事就是用生動的詞句來描述魔鬼的詭計。本仁約翰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說明那些行經人生旅途時，與魔鬼的詭計苦苦掙扎的天路客。他的另一本書“聖戰”（Holy War）和他有關“人靈城”（Mansoul）的整個教訓也都類似。這是本仁約翰一貫的方式，用寓言向人們介紹魔鬼的詭計，好使他們預先有所警惕，可以整裝備戰。此外，三百多年前的清教徒作品中對此主題也有不少著墨，其中以賽貝斯（Richard Sibbes）的“靈魂的衝突”（The Soul's Conflict）和“壓傷的蘆葦”（The Bruised Reed）二書最著名。此外伯頓（Robert Bolton）也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安慰受苦的良知”（Comforting Afflicted Consciences）。

當時許多作品和講章都是以個別信徒生活中所顯露出來的魔鬼詭計為主題。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羅馬天主教的作品中也有同樣的趨勢。儘管他們在其它方面有所缺失，我們還是應該留意這些作品，它們對於魔鬼和其詭計說得非常清楚。他們擁有許多所謂的“靈修手冊”，其目的就是說明教會的會友對付各樣的難題。更進一步說，他們的整個論辯系統也多方論到這個特別的問題。過去既然有豐富的文學作品論及這主題，顯示了使徒保羅警告以弗所人當防備的事，在以後的教會歷史中也不斷地重複出現。

另一方面，自從一八八〇年起，基督教會，特別是福音派信徒中有一個非常驚人的事實，就是這一類的作品忽然減少，甚至消聲匿跡了。原因何在？為什麼清教徒時代特有的這些書忽然停止出現了？它們曾廣為十八世紀福音大復興時代的人閱讀，並且一再複印；可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以後，很多書開始絕版，被其它性質的書取而代之了。似乎沒有人對與“執政的，掌權的”爭戰，對抵擋“魔鬼的詭計”有興趣了。

我認為對這主題的興趣所以會日益減退，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一種關於成聖的教訓興起，它不給這一方面的真理任何生存的空間。這一類教訓只建基在一項原則上，而且不斷重複，聲稱只有它能解決一切問題。整個基督徒生活被削減到“降服”和“住在基督裡”，至於使徒有關與魔鬼爭戰的教訓則幾乎完全被忽略了。我認為這種忽視也說明了現今基督教會為什麼在靈命上如此膚淺。它代表人們未明白基督徒生活的本質，以及我們所面臨的衝突，未看見我們絕對需要主自己能力的覆庇，需要一件件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我還清楚記得一九四一年時我的朋友告訴我的事。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很好的福音派信徒。當時他的妻子在讀一本很有價值的書——魯益師（C.S Lewis）著的“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這位太太覺得這本書非常“有趣”，而且很“荒誕”，這兩位虔誠的基督徒顯然對有關魔鬼詭計的教訓非常陌生，他們讀到論及這主題的書時，竟然把它當作一種笑話。他們以為這只是基督徒生活的漫畫，作者的用意不過是為了娛樂大眾罷了。可是魯益師本人有過這方面的經歷，他也飽讀了這一類的書，包括本仁約翰的作品，他看清楚了基督徒生活中這一方面的意義。他知道基督徒活在世上時，這一方面的經歷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可惜人們對此非常生疏，以至於把他嘔心瀝血之作當成娛樂小品。因此我們看見，我們實在迫切需要留心這方面的真理。

首先我們從一般的角度來看這主題，好認清魔鬼如何沿著某些路線攻擊我們。新約有一些警告的字句，用來介紹這主題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也可以打開我們的眼睛，好看清魔鬼詭計的整個特質。第一個“警語”是“你們務要儆醒”。主耶穌常常用到“儆醒”一詞，使徒們也是。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時說，“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十六13）。“儆醒”一詞立刻指明了一個非常狡猾的仇敵存在。任何軍隊在作戰時都須設立哨兵，擔任警衛工作，因為誰也不知道敵軍會採取什麼行動。你不能假定說，既然天色已暗，敵人就不會輕舉妄動了；他們很可能趁著夜色，悄然掩至。所以軍隊裡的哨兵必須來回走動，無論晝夜都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同樣的，我們個人若疏於儆醒，未提高警覺，很可能就會給魔鬼大好機會。很多人被魔鬼打敗，就是因為他們在談話中從不提及魔鬼。他們從不儆醒。他們說，“我已經得救了，一切都妥當了。我如今在基督裡，安息在他裡面，我沒有必要儆醒，他會看顧我，我只需要定睛在他身上就夠了。”他們沒有注意仇敵，

也不擔心魔鬼的詭計。他們不瞭解自己正身處一場劇烈的戰爭中，以為只要“安息”，就解決一切問題了，沒有別的事該作了。結果當然是因為忽略了新約一再重複要人“儆醒”的勉勵，而被擊敗、俘擄。

第二個警告是，要站在神的話語上。由於提摩太很容易在某些方面被魔鬼俘擄，所以使徒保羅特別小心地告訴他要讀聖經。“這聖經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 15）。這是聖經不斷的囑咐，事實上新約每一卷使徒書信的寫成，都是為了這場爭戰的緣故，好幫助人察覺並且擊潰魔鬼的詭計。所以我們若忽略讀神的話語，當然就會被打敗。聖經警告我們魔鬼會用各種方式出現。聖經記載了魔鬼的陰謀，他的詭計，他的狡猾，你對這些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在他一有動靜時就一眼看穿，並且能夠站穩了，抵擋他。所以讀神的話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不勤於讀經的基督徒特別容易陷入魔鬼的網羅。

我們可以在聖經裡讀到前面討論的那些異端、邪說的起源，以及魔鬼引起的一切惡行。聖經也詳細指出魔鬼如何用更個人化的方式引誘我們。聖經要我們“凡事察驗”，不要相信每一種靈，乃要“試驗那些靈”。我們若不讀聖經，明白它的教訓，就無法作到這一點。所以魔鬼會用各樣詭計引誘我們不讀神的話語。魯益師的“地獄來鴻”並未論及這一件事，這是他美中不足之處。他書中的大魔鬼並未指示手下的嘍囉們去攔阻信徒讀經。但讀經是我們最主要的兵器之一，稍後我們還會討論到。

新約另外鼓勵我們要禱告。主耶穌說，“總要做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他又說，“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 1）。你若不禱告，就容易灰心。使徒保羅說，“不住的禱告。”要常常禱告，不要停止。他說，這是使你繼續撐下去惟一的方法。我們正在研討的以弗所書第六章結尾部分也可以讀到，“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很顯然的，新約告訴我們，我們必須禱告到這個地步，一旦忽略禱告，就等於把自己暴露在魔鬼的詭計之下。主耶穌自己花很多時間禱告。他這樣作是為了堅固自己，與神相交，從神得指示和亮光，並且在神的靈裡蒙受祝福。所以聖經不斷勉勵我們禱告要恒切，不論合時不合時，都要不斷禱告。

我要提的最後一個警語是“省察自己”。使徒保羅說，“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林後十三 5）。他的勉勵是針對信徒的，可惜很多人未付諸實行。我們如今不再相信自省了。我們說，“你不該看自己，當仰望主。你若只看自己，就會陷入愁煩中。當仰望主，把眼光從自己身上挪開”。我們將會看到，忽略自我省察可能是導致基督徒生活失敗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魔鬼能使我們疏於儆醒，從他的立場看，就已經大功告成了。他若能使我們忽略讀經，不去研讀神的話語，明白神的話語，他就好辦事了。他若使我們忽略禱告，我們就會灰心，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很容易就成了他的擄物。忽略自省會導致我們陷入老底嘉教會的光景。他們雖然自以為富足，一樣都不缺，事實上他們卻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他們未省察自己，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赤身露體的。沒有什麼比忽略自省更可怕了。所以魔鬼向我們施詭計，無所不用其極地在這些方面攔阻我們。

我們應該自問，我們如何將自己浸在自省的亮光中？我們是否儆醒禱告？是否勤於讀聖經？是否省察自己？是否採取一種屬靈的測試法來發覺自己所處的地位？任何一種教訓若阻止我們採取以上那些行動，或只是敷衍了事地去行，都顯明那是出於魔鬼的詭計。你若真正相信每天只要讀幾節經文，作

一個簡短的禱告就足夠了，你就是還不明白魔鬼的詭計。那不是新約的方法，也不是歷代以來眾聖徒所推薦的方式。那只是一種膚淺的屬靈幻覺——“我已經讀了我的那一份，已經靈修了，可以往前走了……”卻未意識到靈命的停滯，沒有長進，和膚淺，這一類生命是很鮮明的例子，說明了魔鬼的詭計已得逞。他裝成光明的天使前來，說，“夠了！只要讀一點就行了，別人連讀都不讀呢？你已經很不錯啦！很多正常的基督徒根本從不翻開聖經呢！你每天讀一點，就會一切順利的。”由於你每天唯讀少數幾節經文，他就說服你相信你已經真正讀了聖經，知道神的話語了。任何事物若鼓勵你只膚淺地去讀經禱告，那必然是從魔鬼來的詭計。

讓我們繼續探討魔鬼發動攻擊的路線。這是策略的問題。在一場戰爭中，最重要的事莫過於研擬攻擊路線了。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政府愚昧地中止了他們設在色當（Sedan）的馬奇諾防線，忽略了從色當沿著比利時邊界一直到海邊的防衛工事，未明白歷史上德國總是從北方突破那個防線南侵，而且還會繼續重施故技。我們若忽略研究敵人的攻擊路線，必然會遭致失敗。

魔鬼有幾條慣用的路線，他雖然很聰明，但在這方面卻缺乏創意。他慣循的第一條線路是人的心智，因為從許多方面看，這是最重要的。他若能在心智方面欺騙我們，我們就可能在其它每一方面都出錯，因為人的心智是他最崇高的部分。

此外，他也沿著經歷的路線發動攻擊。那是我們生活中另一個重要的領域，在那裡我們不必在乎理智上的認識和真理的說明，只看重實用的一面。我們的生活有相當一部分是屬於經驗的領域——感覺，知覺，欲望，情緒，狀況。這比心智的領域更基本，我們常常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用心智和悟性去控制它。若是作不到，就會惹出許多麻煩。所以魔鬼喜歡沿著我們的經驗這條路線攻擊我們。

第三條路線屬於實際的領域——我們的行為，舉止，所作的事，所不作的事。而我們實際作的事往往取決於我們的心智和經歷。

明白魔鬼所循的三條路線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只限於一條路線。我們千萬不要以為他總是循一條路線進攻。如果你只在一條路上設防，他當然會繞別的路前來。你若守著前門，他就會從後門進來。你若以為已經把他從前頭窗子趕出去了，他就會從後頭窗子溜進來。他會從各種可能的方向前來。難怪使徒說，“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這些勢力不是一個，而是無數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我不厭其煩地一再描述聖經所告訴我們的這個仇敵之特質，人數，偽裝的面目等等。他們是千變萬化的。他們可以從任何一個方向，以任何一種方式前來攻擊我們。我前面提到的三條主要路線又可分成無以數計的支線。

接下去我們要來觀察魔鬼如何使用這三條主要攻擊路線。我們仍舊試著作廣泛的分類。首先，他在我們生活的這三個層面之間製造不平衡；其次，他使我們不是太過分注意，就是太過於忽略任何一方面。他採取的攻擊方式使我想起某一家公司出售的汽車防盜鎖，每一個鎖的號碼都有三千多種可能的組合。同樣的，魔鬼只有一個主導的原則，在這原則之下，他可以變化出無止盡的花樣。

我們先從第一條攻擊路線開始——魔鬼施詭計，在基督徒的心智，經驗，和實際行為中間製造不平衡。這是他最常使用而且也最容易奏效的方式。事實上，在對付異端、邪說、叛教、小派系時，我們可以看出每一種都是因為過分的、單方面的強調某一個理論或教訓而造成的。很多紛爭是肇始于心靈和理智上的缺乏平衡。所以魔鬼特別留意這一點；他有意產生不平衡。

基督徒生活中每一個領域之間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生理方面，我們也需要決定應該花多少時間和注意力在鍛煉身體上。你若忽略身體，早晚你的心理也無法正常發揮功用。或者以現今流行的節食為例。你若要保持健康，必須有均衡的飲食——不可過分偏重某一類食物，應該每一類食物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其它方面亦是如此。要防禦一個國家，你必須知道把多少兵力放在陸軍，多少放在海軍，多少投入空軍，並且不時視需要而作調整。各兵種之間總是要維持某種平衡。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也是這樣，魔鬼知道得很清楚，他千方百計要使我們失去平衡。

基督徒生活可以比喻作三條腿的凳子，你若想坐得舒服，不倒向一邊，必須這三隻腿都一樣長。有些人特別注意心智，知識，我們稱其為知識份子；他們只對思想有興趣。除了知識，沒有任何事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花許多時間閱讀，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知識。他們企圖貶低感覺和感情，也故意忽視實用了部分。他們並不否認實用的重要，但是他們太專注在知識上了，以致無暇顧及實用的層面。

歷代以來魔鬼藉著製造“經院哲學”，在一般教會或個別信徒中間造成了不少損壞。我們若替教會史畫一個圖解會是很有趣的。或許在某一次大復興中，聖靈大大澆灌，人們得著極大的亮光和領悟，奇妙的經驗接踵而至。然後極端的情形似乎就相應而生，這時當權者就名正言順的開口了；“我們必須有教導，必須控制情勢的發展，必須使人的心靈被啟明。”於是他們極力強調教訓。不到一百年，你就會看見一種枯燥的、死氣沉沉的經院哲學遍佈各處，他們花上所有時間用來辯論細節和瑣碎的事。一個完整的系統設立起來了，它是純粹理智的；一切偉大的、活潑的教義都被硬生生的塞入了經院哲學的框框裡，變得沒有價值。他們可能以正統教義誇口，可是這整個系統是死的，沒有對話的情形；基督徒沒有被真理建造、感動；整個系統變成純粹理智的東西。

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面臨這種危險。很多人對基督徒的信仰抱著純理性的觀點。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麥伯倫（Melbourne）有一次說，“一旦宗教變得個人化，就走過了頭。”這是典型的態度。去教會只是一種社交活動。當然，去教會也是敬拜神，可是你對這一類事不能看得太個人化。這也是十八世紀流行的觀點。人們對於懷特腓德和衛斯理兄弟最大的批評就是他們太過於熱心了。當權者聲稱，基督教信仰是世界上最高貴，最有次序的東西，那些循理會的人太過於熱心了，所以當權者企圖阻止那些被聖靈充滿的神僕講道。這也可能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想變得很理智，結果卻成了屬靈的蝌蚪——只有一個大頭，沒有身子，完全缺少了基督徒生命特有的和諧。

另一個危險是，有些人把整個重點放在經歷上；他們只對感情、感覺有興趣。他們說，“看看這些人！他們似乎滿腦袋知識，其實卻一無用處。他們似乎沒有感覺；他們總是談論教義，好像在談幾何一樣，一點也不受感動。他們為什麼從不大聲喊叫？從不宣洩情感？他們為什麼一點感覺也沒有？”這一類人認為，如果一次聚會中沒有喊叫，或某種情緒激動的表現，這聚會就沒有價值。答案是，感情是基督徒信仰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但感情主義卻不是。魔鬼總是想使我們反應過度。前一段提到的那些人害怕感情氾濫，所以緊緊壓抑住他們的感情，下面要提的那一組人也差不多。可是目前提到的第二組人則完全憑感覺——感官，知覺——來衡量他們的信仰。他們對解經沒興趣，也不想求甚解。如果他們感覺到什麼，受了什麼感動，就立刻宣稱它是多麼奇妙。他們只尋求感覺，並且以此為標準來判斷一切事。可悲的是，這一類傾向常常受到鼓勵，人們故意作一些事來激發這種感覺——唱歌，拍手，高聲喊叫，以直接壓迫情感，鼓動感覺。魔鬼就利用這種手法使基督徒失去平衡。它常常發生，

真是屢見不鮮。我們都有可能失去平衡。

第三條路線是在實用領域裡的。此處我們面對的是一些講究實際的人，他們對神學、教義沒有興趣，對那些注意感情的人也存著質疑的態度。他們是實事求是的人，只看重實際作出來的東西。他們說，“對於世界的光景，你能作什麼？或許你有你的理論，可是我只關心怎麼去改善現狀。”於是他們把整個重點放在實用，品性，行為，道德上。他們對閱讀、研究教義毫無興趣。他們認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人乃是一個“有所為”的人，一個言出必行，品格高尚，廣行善事的人。“縱目四顧，我們四周有那麼多的問題，政客表現令人失望，國與國之間紛爭不斷，這時高談教義有何意義？為何不採取一些行動，作一番事？”所以他們花時間在“作事”上，以為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全部。

魔鬼就用這些方式來攪亂我們的平衡。聖經一貫的特色是平衡。隨便拿一卷新約中的使徒書信來分析，都會發現它一開始總是一段充滿感情和愛的問候語。然後是解釋教訓，提醒讀者真理的不同層面。接著你會看到“所以”一詞，下面就是運用的部分。這次序是很有規律的，也是聖經教訓的一大特質。它顧及到人的每一個層面。所以我們若缺乏這種平衡，就與聖經的方式不符。

缺乏平衡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這個人完全未看見這三方面之間的關係，所以對這三方面也不會有正確的認識。你若對真理有正確的觀念，你必然會有所感覺。你若沒感覺，就是還未獲得正確的觀念。你真的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他為你身體破碎，為你流出寶血，好使你得赦免？你說你相信，你也接受代贖的觀念，可是你卻沒什麼感覺，那麼你就沒有真的相信。

當我“思量奇妙十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難道只是冷靜、理智地坐在那裡，無動於衷嗎？當然，如果我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義，我就會說

前我所有，盡看有損，
昔日所誇，今覺鄙下。
愛既如此奇妙深厚，
當得我心、我命、所有。

你若相信基督為救你脫離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你還能繼續犯罪嗎？那是完全不合邏輯的。如果你感情上毫不為這真理所動，如果你毫不覺得應該採取任何行動，那麼即使你說你相信這偉大真理，也沒有什麼價值。缺乏平衡顯示了你未看清楚這三者之間無可避免的關係。

更嚴重的是，這顯示你未降服在神救贖的方法前。神的方式是對付我們的全人，這是基督徒的信仰與異端不同之處。後者從不顧及全人，他們只對付人的一部分；任何虛假的教訓都只論及部分。要測驗你是否真相信福音，最周全的方法就是看福音是否觸及了你的全人，你整個人是否涉及在裡面。若不是，就必定有了差錯；魔鬼用他的詭計打敗你了。所以如果有人對我說，“我對自己的感覺沒興趣，”我會對他說，“很好，你所想的救恩只是你的，不是神的。”神要救你的心智，也要救你的感覺。若有人說，“我才不在乎我實際上作什麼”，我也會給他同樣的回答。保羅對羅馬人說，“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羅六 6）。為的是什麼？“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另一方面，若有人說，“我對神學、教義毫無興趣，我也無意去辛辛苦苦地實行使徒書信中的那些教訓。”我會對他說，“好吧！可是我必須告訴你，你這樣作是在藐視、拒絕神的供應。你沒有權利說你對神的話語沒興趣。神賜你心思、意念，你若拒絕使用你的心智去操練自己研讀聖經，閱讀任何能幫助你明白神

話語的書籍，你就是拒絕了神的賜與，這是對他的侮辱。”神救贖的方式是拯救全人，而不是一部分。我們無權東挑西選。神在基督耶穌裡，要拯救人的心智，意志，悟性，感官，感情，經驗，行為，每一樣，甚至包括最後身體的救贖。我們若只挑一部分，就是侮辱神，回拒他的恩賜，拒絕他救贖的某一部分。

最後，缺乏平衡意味著我們使福音和神的名蒙羞。神的旨意是造新的人，照著基督的形像，在心智，經驗，和實際行為之間有著完美的平衡。我們應當像他，符合他的樣式。如果我們偏向一邊，失去平衡，就會使神在基督裡的工作受虧損，我們也無法使神的名得榮耀。使徒保羅說，“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整個人，全人都奉獻給他，事奉他。我們若在這事上失敗，不但給魔鬼留地步，也虧欠了神的榮耀。

我再說一遍，沒有什麼比救恩的完美平衡性更奇妙了。基督徒知道自己相信的是誰；他能夠提出“心中盼望的緣由”。他以真理為樂，他在主耶穌基督裡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在此同時，他也盡力成聖，因為神是聖潔的。他可以看見前頭那存到永恆的榮耀，“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約壹三 3）。既然魔鬼最主要的目標是破壞這平衡，使我們單單注意一方面，而排除其它的部分，我們更應該單純地、全神地仰望主，效法他的樣式，用我們的全人事奉他。

12、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基督徒生活一開始是很單純的，可是一旦你進入其中，就會開始發現有許多複雜的成份；這並不是因為生活本身的複雜，而是因為我們正討論的這一段經文裡面指出的那些要素。基督自己是很單純的，保羅也曾經這樣提醒哥林多人（見林後十一 3）。可是魔鬼總是想把我們“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變得複雜、頑梗。所以使徒在這裡用嚴肅的語氣警告我們，常常儆醒，認清這個大有力仇敵的特質。我們已經討論過，保持真正平衡的重要性，免得我們成了古怪的基督徒。現在我們要來思想魔鬼特別針對我們的心智所發動的攻擊。

我們思想、理解、推理的能力，是神給人一切的恩賜中最偉大的一項。人能夠默想，能用抽象的方式思考，這種能力使他凌駕在一切生物之上。可是由於人墮落的光景，這種能力變成了他最大的危險。所以魔鬼總是特別積極地沿著人的心思，智慧，和悟性發動攻擊。聖經對於這件事也有不少的教導。稍後我們再討論魔鬼針對人的感覺和意志所發動的攻擊。

我們首先探討的這一組人主要是知識份子。智慧越高的，就越容易暴露在我們將思考的這一類攻擊之下。此處我們討論的物件是一群迫切想明白真理的人。有些人並不急著學東西，他們對知識沒興趣；他們自稱是務實派。另外有些人則活在自己的感覺裡面，他們以為自己如果未感覺到什麼，就代表沒有任何事發生。我們將討論的內容，與這兩種人無關。他們已深深陷入魔鬼的詭計所編織的網羅中。那些拒絕思想，不肯在基督徒信仰上使用心智的人，所處的光景最危險。他們很容易成為流行的異端之擄物，可是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並因而關心對真理的領悟、認識，我們仍然會暴露在某些特別的試探和危險中。我特別從聖經中挑出一些警告，我們不可不留意。

我們先來看魔鬼藉著保羅所謂“理學和虛空的妄言”所施的詭計。“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二 8）。

一般人都同意，這是指歌羅西特有的異端。顯然歌羅西教會的人有許多是非常聰明的知識份子，所以他們也特別容易成為這一類試探的對象。當然，這並不限於歌羅西教會。保羅寫給提摩太的第一卷書信也主要是以此為題旨，他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中都說到“世俗的虛談”。事實上，新約使徒書信裡有多處論到這主題，例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說，“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十一 3）。對心智的強調是希臘哲學的特色。希臘人是一個心智高度發展的民族。使徒用不著對加拉太人說這一番話。他們比較樸實，或多或少倚賴著他們的情緒和感覺而活。所以保羅不必在書信中向他們提出智識方面的危險，可是對另外一些人，他就不得不提。我們從不同的使徒書信中追蹤這一類危險，是很有意思的。

這種危險在基督教會初萌芽時就出現了；我可以放膽說，這也是現今基督教會面臨的最大危險。毫無疑問的，基督徒信仰最大的仇敵就是哲學，因為哲學顯示了對人的理智，對人心智的能力，對人達到真理，瞭解真理之本領最終的信任。最後的問題往往是權柄的問題。真理最高的權柄是什麼？這是一個絕對基本的問題。根據聖經從頭至尾的教導，我們最高的權柄就是神的啟示。這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決定了一個人對這類事情的整個立場。我們不是全然相信神以他的慈愛憐憫賜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知識，和悟性。

魔鬼在這一方面所施的詭計格外狡猾。現今基督徒面臨的一種危險就是被所謂的現代知識，現代思潮，特別是現代“科學”（不只是科學知識，而是任何一種知識）所控制。希臘人是典型的代表。他們以主前時代的哲學家如柏拉圖，蘇格拉底，亞裡斯多德等人著稱。這些人代表了人類心思和智慧蓬勃發展的階段，他們企圖明白生命和整個宇宙的意義。他們感覺到這一切後面有一種力量；他們相信各種神祇，並且想要去取悅、安撫這些神明。保羅就在希臘文明的中心地雅典，發現一個祭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他們企圖透過論理、思想、沉思的過程去尋找神。基本上，這就是哲學。

然而聖經一開始就假定，人因為墮落犯罪，永遠不可能獲得這種認識。這是基督徒信息的第一個前題——“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林前一 20）。即使人類智慧最高峰的階段，在希臘哲學最鼎盛的時期，人的智慧還是找不到神。然而，世人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裡有一個絕對的分別。福音是從這個基本點出發的，那就是我們在認識神的事上完全無助，我們無法靠自己得到真理，但神以他無限的慈愛樂意將真理啟示出來，我們所需要作的只是“變成小孩子的樣式”，這是主自己說的。“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十八 3）。或者套用保羅的話，“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林前三 18）。換句話說，一個人若真想成為有智慧的，他必須停止不再作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智慧者。”保羅說，任何人若想有智慧，他必須先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人。“成為智慧”的意思是說，“好吧！我承認我作不到，我的智力不夠，現代知識也不能幫助我。我完全被關在神所賜的啟示之外。”

作到這一點，就是抵達了基督徒信仰的開端。有人說，“可是這是蒙昧主義（Obscurantism）啊！等於是理智的自殺！”不對！那是指一個人使用他的理智，達到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就是他的理智不夠充份。巴斯噶（Blaise Pascal）這位傑出的數學家和科學家曾說過一句不朽的名言：“理智的最高成就就是指明理智是有限的。”今天人類最大的禍患在看不見理智的有限；他們還想憑自己的能力去

瞭解一切。當我來到理智的終點時，基督徒的信仰才向我開啟，那時我的理智指出我必須尋找、相信、接受神的啟示。我承認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我成了“小孩子的樣式”，我抬頭仰望那位“道路、真理、生命”之主的臉。那是基督徒信仰的開端！從你進入的那一刻起，你開始使用你的悟性，它會逐漸成長，發展，而且沒有限量。

這是基督徒基本的立場；一個人若不經過這階段，是沒辦法成為基督徒的，因為沒有其它的門徑。使徒告訴我們，一旦我們用這法子成了基督徒，魔鬼就開始攻擊我們。他會對我們說，“你作的不錯，這是成為基督徒的正確門徑。”當然，在此之前他的口氣完全不同，可是現在他看見自己失敗了，我們已靠神的恩典成了基督徒，他就採取全新的策略說，“是的，你作的對，這確實是開始之道；你必須領受一些東西。可是既然你已進入這種生命，你就不能照單全收地接受聖經的話。你瞧！聖經是很早以前寫成的；它最後一卷書也是近兩千年前寫的，有些書卷甚至可追溯到遠古的年代。它已經跟不上潮流了。即使是新約，其中所用的古老辭彙在今日也很難懂了。不但如此，現今已有許多新的知識產生，是早代基督徒所沒有的。如果你真的想作一個二十世紀的現代基督徒，你必須留意現代知識和科學發展趨勢。舉例來說，生物學已告訴我們，人是進化來的，不是像聖經所說由神創造的。另外還有許多新的發現。報紙提到有人發現六萬年前的山洞壁畫，甚至有比那更古老的遺跡為人發掘。考古學家也為我們增添了許多知識；所以現代人的立場已完全不同了。當然，你應該仍舊相信主耶穌基督，可是……”

一旦你屈服在魔鬼的“可是”之下，你就陷入了他的詭計。我相信這是基督教會面對的最大危險。我甚至擔心，這也是現今福音派信徒面臨的最大危險。在美國有一群人，自稱“新福音派”，其實說穿了也不過是這麼回事。他們說，傳福音必須合乎潮流，過去的方式太消極、太反知識了，我們應該更加留意科學、知識，否則會失去知識份子對我們的尊敬。但是有人發現，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可以毫不猶豫地接受那些基本的、以聖經為依據的言論和權威。聖經、宗教與現代科學知識的關係固然很複雜，但是也不必像魔鬼在現今世代所弄的那樣複雜。我所瞭解的立場是，只要科學探討的是事實，我們就可以接受；可是一旦它開始探究理論，你就可以對它提出各種質疑。現今的問題其本質在於魔鬼將理論與事實摻雜在一起，以擾亂整個論題。進化論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理論，它並不是事實。所以當人們談到進化論時，他們並不是在談科學，他們乃是以哲學家的立場談論。那只是純粹臆測的理論。我必須強調，我們絕不能接受猜測或假設的理論，作為我們基本的權威。或者用不同的法子說，我所接受的基本真理必須是從聖經來的。也就是說，我考慮到“人”的整個本質時，必須從聖經擷取有關人的知識。我探討罪的教義時，也必須從聖經的觀點出發。我不能從進化論著手。聖經告訴我，人原來是完美的，可是後來墮落了。不論我前面擺的是什麼理論，我對人的看法都不會依據聖經以外的觀點，因為那些都是不正確的。聖經是神的啟示！基督徒的整個救恩即是建立在這個基本事實上。如果我因為進化論的緣故而不再相信人的墮落，我就不能繼續說我相信基督教會的教義。

魔鬼的詭計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即是企圖改變我們的權威。他建議我們不要再相信墮落和聖經有關罪的教義，因為“科學告訴我們……”如果我採取他的建議，我就逸出了啟示的範圍，等於宣稱人只要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和調查、分析事實的本領，就足以為基本真理奠下了原則。但是聖經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人作不到這一點，他註定要失敗，他已經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認識他自己，因為

他不認識神。所以我絕對不可這樣行。

事實上，沒有任何新知識可以絲毫改變基督徒信仰和信息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必須留心“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告訴我們，他傳講基督的十字架，“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17節）。一個人可能一開始時相信基督的十字架，但他若另外又帶進哲學，開始受其影響，早晚他會說出另一番理論，以致於使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最後他所相信的可能與他起初的立場和信念完全不同。因為有這可能性，所以使徒們必須寫下新約的那些書信。有些聰明的哲學家說，“作一個基督徒沒什麼不好，可是你若想真正明白真理，就不要像保羅那樣，把基督的流血和公義，以及神的義，描寫得那樣冷酷，物質化。如果你真明白十字架，就會發現其實它是非常美麗的。”於是他們把十字架的榮耀描繪成一種美麗的哲學思想；為此之故，保羅稱其為“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我們可以歸納起來說，一旦牽涉到我們與神的關係時，我們絕不可把所持的觀點建立在任何逸出神藉聖經給我們的啟示之外的事物上。我們若接受聖經之外的任何權威，那一刻我們就已經中了撒但的詭計。所以我們當儆醒，謹慎。魔鬼進前來說，“你真的想要人們聽你的信息嗎？你若是想，就必須記住，你是向二十世紀的人講道，而不是第一世紀的人。你若以為用現代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人會相信主耶穌基督和保羅所傳講的老舊福音，就是大錯特錯了。他們不會聽你的，他們只會覺得可笑。所以你必須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傳講。你絕對不能觸犯他們的理智和常識。”

我認為這是很可怕的。我們若真正相信聖經的信息，就必須說，這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總是會觸犯人的本性。在保羅的時代，他的信息激怒了當時的人。聽過他講道的希臘哲學家們說他是愚昧人，是“化外人”。他的信息對他們而言是“愚昧的”。“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他們當時認為那是愚拙的，如今人們仍繼續這樣說。不過讓他們盡情說吧！我的職責乃是傳講神的真理，聖靈自然會高舉這真理。即使知識份子也會受聖靈感動，明白這些真理。從前是如此，今日也一樣。

一旦我開始採用“智慧委婉的言語”，帶入我的現代知識，把我一部分的意見建立在近代新發明上面，我就已經拋棄了真正的立場，和我惟一的權威。如果你對科學和其假設有所認識，並且注意到科學的變化多端，就不難明白我的意思。目前有些科學家還在為生命的起源問題爭論不休。這好極了！正好顯示把我們的立論建立在“科學”上的空洞。你怎麼能把最終的立場建立在任何“人”說的話上面？人不僅是有限的，而且是瞎眼的，有罪的。只有聖經才是我們惟一的權威；科學理論此起彼落，只有聖經永遠堅立。所“交付聖徒”的只有這個真理，除此別無其它的真理。“要謹慎……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更進一步說，我們當留意心中升起的想要有智慧、富哲學思想的念頭，它常常以其它面目冒出來。它很少用我前面描述的公開方式出現，來控制我的基本思想，反而比較常用另一種方法——企圖明白與神啟示有關的每一件事。我們都陷入過這種試探。我們說，“我想不通這一點，那一點……我無法明白一個人的死怎能代替所有的人，我不懂基督的義是什麼？真是搞不清楚……”這種想要明白一切的願望乃是“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之另一層面。天然的人總是渴望明白一切。哲學家乃是一個自稱有理解力，可以洞察一切真理的人；因此他總是想要建立一套能涵蓋一切的系統。它必須是完全的，沒

有一件事能漏掉，是他無法理解的。我們每一個人心中也有這種欲望。按著天性，我們都是哲學家；有些人不肯相信基督，就是因為“我不懂這一點，我不懂那一點”。即使你成為基督徒之後，魔鬼也會前來，用這種試探使你憂愁，叫你說，“可是我想不通這一點，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滿足於申命記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節那裡所奠定的恒古名言：“隱藏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有一些事是“隱藏的”，有一些事是神樂意啟示給我們的。你我必須滿足於已經啟示出來的事，並且不要企圖去明白那些“隱藏的”事。這是基督徒生活裡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讓我們用保羅寫給哥林多人的話來看待這件事，“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林前三 18）。這是基本規則。換句話說，你我必須到一個地步，說，因為這是神的真理，根據定義，這裡面必定有些事是我不能明白的。保羅自己退到一邊說，“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三 16）。請留意他的話——“大哉，敬虔的奧秘！”誰能明白這些？或許有人說，“我不懂怎麼會一個人具有兩種本性？”你當然不懂！你想把它弄懂，這本身就是愚不可及的。你竟然想用那狹窄有限的頭腦和你的無知，去對抗那敬虔的奧秘！當然你無法明白！你所需要作的是先瞭解你自己，因為你若瞭解自己，就不會企圖弄明白那些奧秘了。一個有限的心思怎麼可能理解無限的事物？我們絕對不能讓哲學介入這些事，應該把它排除在外。

我可以毫無猶豫地說，基督教會所以落到今日的光景，大部分是因為過去幾百年來，神學院花了太多時間在哲學教訓上。那是基督真理最大的仇敵。如果一個人能靠著哲學的方法成為基督徒，那是多麼的不公平啊！我們就沒有必要差遣宣教士去非洲心臟地帶傳福音了。他們怎麼能向那些文盲，不會讀、寫的土人傳講福音？這整個立場是愚昧的。不！當我們來到福音面前時，都是平等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也和一個最無知的，不識字的異教徒一樣愚笨。

這是基本的基督徒信仰。感謝神，若不是如此，就不是神的救恩，也就不公平了。你聽到福音的時候應該說，“神以他奇妙的愛和恩典，樂意啟示這些事；我也喜愛聽。我也許不明白，因為它們太榮耀了；我不能明白，我也不企圖去弄明白。”所以以後若有人對你說，“我不懂這些，你能不能解釋給我聽？”你可以毫不畏懼地說，“我當然無法解釋，因為我自己也不懂。”以創世記開始的幾章為例。有些部分我們無法明白，但我並不在乎，因為神並不打算叫我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像希伯來書作者說的那樣：“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這是有關創造的真理，除了聖經所告訴我的那一部分之外，我一無所知。我的知識中有一些間隙，但我並不擔心。我滿足於神是造物者這個事實。“起初神創造天地。”“萬有都在他裡面。”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對於這些，我非常肯定。人是特殊的受造物，是照神形像造的，這是毫無問題的。那麼為什麼人今天變成了這副樣子？因為人悖逆，墮落了！我確知這一點。雖然對於許多細節，我們還不太確定，但不必擔心，只要坦白說“我不知道”就夠了。有一天，我將在榮耀中得到完全的，最終的啟示；然而當我仍活在世上時，我要說，“隱藏的事屬於我們的神，但那些已經啟示出來的事則屬於我們。”

不要跨越在已經啟示的知識之上，也不要鼓勵自己去明白你不當明白的事。再來看這個問題：“怎

麼可能在一個人身上具有兩種天性呢？”或者，“人的靈魂在那裡？靈魂與身體的關係是什麼？”我們根本不知道答案，然而我們還是知道自己有靈魂。我們無法瞭解這一類的事，它本身是一種奧秘。最叫我驚訝的是，人們未認清楚一個事實：知識越多，這一切就變得越奧秘。例如原子的發現，人們說，“我們已經能分裂原子了，現在我們終於弄懂了。”但是我們知道這麼強大的力量如何蘊含在如此微小的物質裡嗎？當然不知道。這是極大的奧秘。人的知識越多，所面臨的奧秘也越多。讓我們滿足於已經啟示的事物，並且抵擋魔鬼針對這方面所發動的攻擊。

再來看第三個問題。魔鬼有時會來說服我們說，我們從聖經得來的知識需要作一些補充。我再重複一次引用保羅警告提摩太的那段話，“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提前六 20—21）。這裡的“學問”是指與福音相對立的知識。保羅實際上這麼說，“只有一個方法能使你躲避世俗的虛談和學問，就是持守住已經託付給你的真理，護衛它，不要向外張望，要緊緊的把握住它。那些追逐世俗學問的人，就偏離了真道。”前面他已經告訴提摩太，有些人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一 19），因為他們追求保羅所警告提摩太及其他人要嚴嚴提防的異端；那是一種哲學和神秘主義的混合產物。

除了哲學，神秘主義也是主要的危險。那是人們企圖“快速”追逐“速成知識”的結果和表現。當然，它裡面也有一些成份是正確的，例如強調去認識神。但因為我們要去認識神，魔鬼就趁機介紹了神秘主義。它的教導是，我們可以用比聖經教導的更容易的方法，而得到立即的、直接的對神之認識。在討論邪說的部分，我們也涉及到這一點。但除了邪說，教會歷史上還有許多運動是在“神秘主義”的名下展開的。簡而言之，神秘主義教導說，神在你裡面，他在每一個人裡面，你若想認識神，只需要全神貫注在這事上，摒除其它一切事物，將自己“沉潛”進去。你必須經歷一種消極的過程，完全向自己死，然後你才能達到蒙光照的地步。於是你就得到了所謂的“神秘之道”，以及踏上這道的許多步驟。這一類的教訓從一開始就威協著基督徒。它威協著提摩太所牧養的會眾，也威協著歌羅西的信徒。它揉和了神秘主義，臆測，也借用了猶太教和神秘宗教的一些成份。

神秘主義常常和哲學相提並論，因為當你在思想上卡住了，無法作進一步的論理時，你就會跳進神秘主義裡，企圖得到直接的知識。這兩者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都撇開了聖經不談。你絕對不可能靠著“沉入自己裡面”而得以認識神。離開了主耶穌基督，離開了在他裡面那充份而完美的啟示，人就不可能認識神。新約說，要持守住元首基督，“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西二 9）。離開了基督，沒有其它法子到神面前。你不能忽略這個重要的教訓。要留心“理學和虛空的妄言”，它們企圖抄近路，用某種神秘的方法以獲取認識神的奇妙經歷。

現今世代，沒有什麼比“理學和虛空的妄言”更狡猾的方法容易打擊教會了。它用近代的宗教書籍，無聲無息地潛入教會。這是上一世紀許多教會失敗的原因。一旦教會開始害怕“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她就已經走岔路了。這種改變發生在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代。在那以前的十八世紀曾有過一次大復興。它主要發生在貧民大眾，以及沒受多少教育的工人中間。從大復興中形成的教會就是由這一類人組成的。當然，他們受到某些知識份子的訕笑和歧視。十八世紀那些大哲學家，思想家，和有教養的人稱此運動為“狂熱”的表現，語氣多帶輕蔑。但是十九世紀以降，情形有了變化。那些受輕視的人，特別是他們的後代，有機會受較多的教育，社會地位日益提高，他們開始說，“我

們應該使教會變得更有文化。不要再宣講那種簡單、未加修飾的福音，我們必須引用希臘哲學和拉丁經典來解釋福音。”於是教會開始轉向知識，文化，哲學。教會想要在知識上受人尊敬，好在世人面前展現她的卓越智慧。可是她這樣作的一刻，她就出賣了自己的一切。我們應該“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若相信基督的福音，人們會說，“什麼？你還相信那一套？你還相信罪？心理學老早以前就已經解釋清楚了”。他們會譏笑你。“你還相信聖經？你還把聖經當作你最終的權威？你還把聖經放在過去兩千年所有的新發現之上？”如果你不能坦然無懼地回答，“是的，因為它仍是真理，而且是惟一的真理”，你就已經屈服在“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之下了。我們應該“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六 14）。神禁止我以別的誇口！有人說，“可是我們需要有趣的講章；我們喜歡聽有關現今科學如何解釋神跡的講道，這樣比較容易去明白聖經。”神不要我們如此作！如果你以為現在比兩千年前更容易相信神跡；那麼你還是沒有真正相信神跡。你永遠無法明白神跡，根據定義，神跡是人無法理解的。除了聖經所說的，我們不可再另外添加一些解釋。這個真理已經是完全的，包含了一切。這是神的啟示，任何添加的，補上的東西都應該予以拒絕。它像起初一樣符合時代，而且永遠不會落伍。我不貪求其它不同的事物。對於神，對於基督，我沒有使徒保羅知道得那麼多。因此，我定意要聽保羅所說的，而不是現代哲學家的高論。當拒絕其它一切論調。保羅所教導的都是神託付他的，是他所“領受”的啟示；我們完全臣服在這啟示之下。所以也當對任何一種形式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閉上眼睛，那是“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的方式之一，也是“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的方法之一。但願神給我們智慧去用真理束腰，好叫我們能夠抵擋魔鬼的詭計。

13、知識使人自高自大

魔鬼在攻擊基督徒的心靈時，也使用了另一種與前章所提很類似，卻又有基本差異的方法。一個信徒逃避了哲學的危險，並且虔敬地尊聖經為他僅有的權威，也全心全意順服聖經所說的——他仍然有可能走偏了路，在他對這寶貴知識的態度上過於理論化。這種情形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但我要再次強調，特別是那些心思敏銳，渴望在悟性和知識上長進的人，容易面臨這種危險。魔鬼知道我們，他總是根據我們的心態，挑選最適合我們的試探方式。此處我不是指那些不讀聖經，或讀得很少，而聲稱“我只對經驗感興趣”的人。魔鬼不會用這一類方法攻擊他們，他的物件是那些真正渴望長進的人，他會對他們說，“你作得很對，你和每個人一樣，你需要的就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可是他強調這種想法到一個地步，最後變成與真理的整個關係就純粹限於理論、學術的範圍了。這裡涉及的一個危險是，我們變得越來越關心對基督教真理的認識，而把對主耶穌基督的認識撇在一旁。如果魔鬼能夠用計把我們騙到這個地步，他就心滿意足了。換句話說，我們若到了這地步就是未看見一切知識最終的目的在於認識主自己。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有關他的知識上，雖然這些很寶貴，也很重要，但卻不是最終的目的。

我們必須總是防範這個可怕的危險：相信有關神，耶穌，聖靈的教訓，卻不相信聖三一神。最偉大的教訓都在聖經裡面，我們應該熟悉它們。再多強調這種知識的重要性也不為過。可是魔鬼前來，

企圖把我們引到一個地步，使我們只對教義有興趣，卻失去了神自己，結果我們所剩的只是一個充滿理論的空殼子。在那種情形下，我們把基督的教訓變成了一套哲學，而我們與神的關係卻完全冷凍了。這是另一種缺乏平衡的表現，先前我也提過了，這種危險是使我們變得越來越理智，越講究理論，越客觀，以致於我們用接觸其它真理或教訓同樣的方式來接觸這一切偉大而榮耀的真理。

可悲的是，我們很容易從教會長久以來的歷史說明這一點；它在歷史上真是屢見不鮮！通常緊接在一次大復興之後，就會有一段枯燥的教條主義時期相繼而至，人們只對真理的理論有興趣。他們把神放在一邊，也沒有與主耶穌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不幸的是，這正是今日教會的寫照。我們也可能對真理產生這種純粹理智上的興趣，以至於連禱告都省略了。我知道有些非常注重正統教義的教會，已經不再舉行禱告會了，他們的講道也不再注重傳福音。對靈魂的關心已蕩然無存，即使“不住的禱告”之要求，也付之闕如了。這些陷入網羅的人完全活在理智的範圍裡，他們對真理的整個興趣只是理論方面的，好像基督教的信仰只不過是相信並且接受一連串的意見而已。

這種危險不時地用不同方式影響著教會，並且在教會歷史上產生了许多反應。毫無疑問的，修道主義即是一例。他們認為人應該遠離塵世，成為僧侶或修道士，或隱士，這種觀念純粹是針對理性主義而起的迴響。人們突然之間領悟到，正統的教義只是注重真理的理論部分，純粹是心智方面的事，與生活毫不相干。所以他們覺得只有一件事可作，就是遠離世俗，集中心力在培養屬靈生命上。神秘主義的興起也是基於同一個理由。僧侶和神秘主義者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所有極端都是不好的；不論過度抽象，或過度理論化，都是屬於極端之列。

說得實際一點，一旦你發現自己把基督的真理只是當作一個題目來研究時，你就落入了魔鬼的圈套。那些把聖經當作教科書的人尤其容易面臨這種危險，我最不喜歡別人來告訴我說，“我是認真研究聖經的人”。當然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應該研讀聖經，但不是用那種方式。每個人應該來到聖經面前，因為那是生命的糧，是靈魂的食物，是我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可是當一個人自稱“研究聖經的人”時，就似乎暗示他不過是用理論、學術的方式來讀聖經。這本身可能就是魔鬼設的網羅。如果你更進一步，帶著檢查的眼光一一審核屬靈的知識時，情況就更糟了。

我可以大膽說，檢視聖經的知識是一種罪行，因為你等於鼓勵這種理論化的讀經。我是否熟悉聖經的每一卷書？我是否知道如何分析每一卷書及其內容？我是否僅停留在此地步？那不是讀經的正確方式。聖經是神的話，是用來餵養靈魂的，其中的話必須運用出來。我們不可停留在理論和知識的層面。

當然這種危險特別容易臨到傳道人——例如我自己——和神學生。我們這些教導神話語的人都暴露在一個很大的危險裡。我願意再重複一個我深深相信，並且一再從經歷中得到印證的事實：作為傳道人，聖經的詮釋者，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事。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比作所謂“全時間傳道人”更危險的，就是帶職事奉的人，又稱“平信徒傳道人”，因為他們不必面對傳道人每天與會眾接觸所引起的難處。平信徒傳道人的情況更危險，是因為他擁有權利和能力，卻不必負責任。他缺乏那種約束傳道人的力量。至於全時間傳道人面臨的危險則是太過於專業化，以至於傾向於純理論、學術的探討。聖經變成一本教科書，只是用來尋找講道材料。於是他用這種態度讀聖經，總是在其中找新的講題或引用的經文。但願神憐憫落入這景況中的傳道人，這實在是誤用了聖經。

不但傳道人和教師如此，聽講道的人也可能犯同樣的錯誤。你可能用注重理論的態度聽道。你也可能以“專家”的身份聽道。你可能以“試聽者”和“講道專家”的姿態出現，聆聽別人的講道。我們一旦落入這光景，不管是在那一面，都已經中了魔鬼的詭計。

我們已經討論過不再受真理力量約束的危險。你停止受這力量約束的那一刻，就已經成了魔鬼詭計的受害者。我必須把這一點用在自己身上。作為一個傳道人，如果我自己一人在書房讀經的時候，不能被神的話語激勵、鑒察，不能因此謙卑自己，不能受到造就，因而讚美神，不能像我站在講臺時那樣想要歌唱稱頌神，那麼我的光景就有問題。聖經是神的真理，神的大能，我們應該常常從其中感受到那能力。

這也可運用在聆聽真理上。如果你去教會敬拜，離去時毫不感覺真理的力量，那麼不是傳道人就是你失敗了。如果你聽到的只是滿足知識的東西，給你某些知識，看見某些解經上的錯誤，聽見一段經文的分析和解釋——如果只停留在那裡，而沒有使你感覺紮心，體會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軟弱，失敗；如果你聽的道沒有揭露你心中一些隱藏的秘密，沒有使你感覺必須作一番調整，在神面前更新；它若不能感動你，使你想高聲讚美，那麼你的處境就很危險了。

魔鬼想要把你帶到這境地。他會說，“啊，是的，你知道得越多越好，你儘量去研究吧！”可是若你研究的方式不正確，就會變得偏激，只注重理論、理性方面的東西，卻從未感受到真理力量。任何在這光景中的人都應該悔改並明白，他是在最危險的光景中。如果你聽神的真理，卻從未受到震撼，你這個人必然有了問題。你若變得麻木，沒有什麼感覺，就需要認罪，並且檢討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徒。如果你用輕鬆、超然、完全客觀的態度看待聖經，說，“我幾年前就得救了，如今我是研討聖經的人，我只對崇高的教義和先知問題有興趣”，那麼你最好再度審查一下你的根基，因為你正陷於一個人所能知道最危險的境地中。

接下去我要提的是知識上的驕傲。它與前面一項不一樣，而是前者導致的結果。知識的驕傲是一種心態，聖經稱其為“自高自大”。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第一節說，“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任何一種知識都企圖叫我們自高自大。一個人會因他的知識而驕傲，他變成了權威，於是他開始瞧不起別人。那是哥林多人最大的問題。強壯的弟兄輕看軟弱的弟兄——那個無知的傢伙懂什麼！這些強壯，聰明，有知識的人輕看其他的弟兄。使徒保羅沒有輕易放過他們，他嚴嚴地警告他們。他說，“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今天我們也面對這種可怕的試探——以自己的聖經知識和對教義的認識誇口。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不可能與神相交。沒有人能在神面前誇口，也沒有一個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會自高自大。正如使徒所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在今生今世，我們所能看到最清楚的，也不過是“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沒有什麼值得我們驕傲。正如雅各所說，“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雅三 1）。他說，要當心，不要為自己設立標準，免得將來自己按此標準受審判。如果你以權威自居，就得準備以權威的身份受審判。你若說，“我全知道了”，你就會在這個基礎上被審核。任何人在神面前若存驕傲的心，或自以為是，都是難以想像的。我們所知的真是微乎其微，我們只是生手，在真理這浩瀚無際的大洋邊緣徘徊。讓我們提防知識上的驕傲，那是導致原罪的起因，從始祖迄今，它一直使神的子民跌倒犯罪。“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林前一 31），不是以

他的教義知識，或對神的認識誇口。讓我們除了主自己，不以別的任何事物誇口。

另一種危險在新約中也屢有提及，那就是從聖靈出發之後，又回到肉體中，這是加拉太書的主題，歸納成一節經文，“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加三 3)。使徒保羅寫信給那裡的信徒說，這是“魔鬼的詭計”之一，是針對信徒而發的。這種危險是，他們一開始看清了人只能因信稱義，以及基督徒生活中每一部分都必須靠信心，然而他們卻不知不覺開始退後，倚靠自己的工作。這是一種很詭詐的試探。即使彼得在安提阿時也因為害怕從耶路撒冷來的弟兄，而在這試探下跌倒，因此使徒保羅“當面抵擋他”，這段記載見於加拉太書第二章。這種危險乃是離開正確的立場而走偏了。你剛信主的時候或許看清楚了救恩完全是出於信，但不久之後你開始倚靠自己的善工和好行為，或自己的知識；就在這時候，你帶進了這些致命的“添加物”。這些添上的東西總是難免出錯的。在加拉太人的例子裡，他們添加的是割禮，那是猶太教的教訓所產生之結果。不論這種試探轉向何種方式，我們都必須記住，我們不能在肉體的層次上使救恩的工作完全；每一件事都必須放在屬靈的層面上，並且是因著信，建立在信心的基礎上；我們千萬不可從這基本的事實跌落出來。所以我們必須在這方面省察自己。我們是否明白，在我們臨終時，我們將全然、絕對地倚靠主耶穌基督和他完全的工作；我們一切的義都如“污穢的衣服”，我們必須單單倚靠他。你可以儘量獲得各種知識，儘量作工，可是千萬不要依賴這些事物。我們必須全然地、單獨地倚靠神。

另一方面的危險是被真理的某一面所迷住。我故意使用“迷住”一詞，是因為魔鬼確實會在某些人心中引起迷惑。他用的方法是使他們將注意力只專注在真理的一部分上面。真理是非常廣闊、複雜的。真理最榮耀之處即在於它的廣闊高深。可是魔鬼常慫恿人只定睛在一件事上，即使讀遍整本聖經，除了這一件事，別的什麼也看不見。他只看見一件事，只談論它，寫到它，在它下面劃線，總是提到它。對這類人而言，聖經除了那件事就別無它物。他被這件事完全佔據了心思，這足以顯示“魔鬼的詭計”成功了。

聽聽這一類人說的話，看看他們如何介紹自己，是非常有趣的。人們無心說出的話，常常暴露了他們的本相，顯示他們被不同的事所迷住。有些人認為，福音不過是一個有關身體得醫治的信息。他們很少說到別的方面，對他們而言，除了這件事，別的都無關緊要。其他人則被成聖的事所“迷住”——我是有意用這個詞的。別的事他一律沒興趣。他們完全喪失了真理的平衡性，總是只傳講成聖的特別理論。長久以來，他們已不再向人傳福音了，因為他們心愛的理論已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我們不應該針對某一項特殊的教義而發起一個運動，這樣作就失去了平衡。很多人積極地參加各種聚會，因為他們急切想脫離某種罪，其實他們真正需要的乃是悔改信主。他們甚至不知道稱義的教訓！我們總是要有平衡，有一個完整、充分的教義，對神有完整的認識，而不只是以偏概全。在屬靈領域裡沒有什麼“專家”，一旦一個人自稱是專家時，他就被“迷住”了。不論他所堅持的是那一方面的教義，只要他對其著迷，就是錯誤的。如果你對某一項特別教義的興趣高過對神和主耶穌的認識，你就使真理偏出了你的焦點，在屬靈上你是一個被迷住的人。你所畫的圓圈越狹窄，你就越容易以專家自居。由於你似乎知曉一切，而且比別人知道得多，結果你的知識領域就變得比別人狹小。這必然會導致屬靈的驕傲。但願神禁止我們成為“被迷住”的基督徒，只抓住真理的一部分就堅持下去，而把其它的部分摒棄在外了。

另一種被魔鬼詭計擊中的人，就是只看重外表的人。這一類人為數不少。魔鬼來到一個善良的人面前，這人非常有心認識真理，魔鬼就使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件特別的事，例如教會的管理上。有些人除了教會管理之外，其它一律不談。在他們的觀點中，今日復興教會的唯一之計就是革新教會的管理，好像這是最中心的事。於是他們只對事情的結構、組織，或某些特別的傳統有興趣。他們對宗派的忠誠尤其感興趣。他們往往對於自己為什麼加入這宗派都搞不清楚，他們只是湊巧在這一宗派裡，因為他們的父母在他們之前就加入了。他們所知道的就限於此：但他們甘願至死忠心捍衛這個團體。這是膚淺的傳統主義，正好給魔鬼可乘之機。許多人對於教會或宗派的忠心真是遠超過他們對主自己，和從主那裡而來的救恩之忠心，這是何等可悲！

也有人只對歷史感興趣。沒有什麼比歷史更吸引他們了；你如果只作一個歷史學家，或者只對教會的史跡有興趣，別的都不能感動你，那魔鬼就可以對你放心了。閱讀過去聖徒的事蹟固然很好，但要留心，免得你活在他們的經歷裡，而自己卻沒有同樣的經歷。換句話說，當你閱讀神的那些偉大聖徒之經歷時，總要問一個問題：我明白這些嗎？我擁有這些特質嗎？我能像他們那樣說話嗎？如果不能，為什麼？魔鬼會鼓勵你儲藏知識，並且暗示你：由於你喜歡讀這資料，你就和這些人處於同樣的地位。

這一類事情在早代教會史中記載得很清楚。那些成為基督徒的猶太人處境異常艱難。他們後面有猶太教的傳統和舊約的教訓。可是外邦人也和他們一樣成為基督徒。猶太人很難明白為什麼那些剛從異教中出來的人也和他們一樣，站在同一個地位上。加拉太就有這種情形，某些猶太人很難擺脫他們自幼所受的教導。但是我們千萬不可容許傳統主義轄制我們。這不是說我們應該輕看過去——當然不是！我們可以從其中學習功課，但不要成為它的奴隸。我們為每一種好的習俗、傳統感謝神，然而我一旦開始崇拜傳統，就落入了危險之境。我們必須受新約的真理所指引，而不要被傳統所控制，不論這傳統有多悠久的歷史。今天教會談到聯合、統一時也可看到這種傾向。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宗派林立？答案是，它們都是因為傳統而產生的。他們基於對某教義，或與教義不相干的事共同的立場而成立宗派。同樣的試探也可能臨到我們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們必須留意那些並不真正屬於基督徒生活，而只是歷史或環境造成的傳統。

魔鬼利用詭計使人偏離正路，這一類悲劇中最可悲的莫過於屬靈的偏激。魔鬼用計剝奪掉人們屬靈生命的豐富，以及屬靈生活的榮美。不但如此，透過這些人，他也對神的工作造成極大的傷害，因為他使神的工作顯得荒誕無稽。任何具有一般常識和智力的人都可以立刻看出這一點。魔鬼特別留意這一類的事。我不得不提到其中包括“預言的教訓”。有些人特別偏於這方面。他們取一件特別的事，就一再強調它，好像它可以代表一切。對於其它的事，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預言性質的教訓是涉及將來要發生的事。這類人的眼睛中只看到這方面的教訓。可是環境和實際發生的事件往往迫使他們改變教導，因為他們所教的預言沒有如期發生。於是他們又拾起另一個預言，如此一再重複，結果整個預言的問題在公眾面前淪為笑談。當然，他們也有不同的強調，可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強調預言就是一切。

我們應該留意預言性質的教訓，因為它是聖經教訓的一部分，但是我可以毫不疑惑地說，由於過去一百年來，對預言性教訓的曲解和猜測，妄想，導致了今天許多教會裡的人企圖避免預言這題目。

他們不想流於偏激，以致于全然回避預言性質的教訓。當然，這同樣不好，魔鬼進前來說，“預言說得不錯，特別是今天，看看這些事實！”這些人並不知道，幾百年來魔鬼說的都是同樣的話。他們說，“現在一定是末日了！”可是兩百年前也有人作過同樣斬釘截鐵的宣告。幾世紀以來，人們都說同樣的話。“可是看看現在……”不錯，但其他人也說過，我們也可能和他們一樣作出錯誤的判斷。這裡的危險是過分強調某一點，而偏離了正題。一旦你偏離正題，你就離開了真理的大圈子。

另一個例子是聖經的數目字。我看過很多人完全被數目字誤導了。這是很有趣的題目。聖經所用的數目字有很深的含意——這是毫無問題的。可是魔鬼卻過分強調這方面的事。基督徒可以讀很多相關的書，到後來他們幾乎能用數目字證明一切事物。他們記下與某些特別字彙有關連的數字，然後作一番加加減減，把整個時間花在玩弄聖經數目字上。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陷阱。

讓我再舉一個例子，是發生在現代的，就是有些人過分熱衷於探討聖經各譯本之間的差異。這一類人可能你早就認識了。他本來不是基督徒。你親眼看見他信主，開始在靈命上長進。然後他受到一些影響，你開始注意到他寫信給你時，用了一個新法子。他總是在信尾附上一段經文，然後注明是引自“新國際譯本”，或“修正譯本”，或腓利普(Phillips)譯本等等。一般說來，這可以算是“魔鬼的詭計”之表現。這個人變得對聖經大感興趣，你每次碰到他，他都會說，“你看到最新出來的聖經譯本沒有？”“你聽過某某版本嗎？”

我認識一個很好的基督徒，他把沒有重生以前養成的這個習慣一直帶到他成為基督徒以後的生活裡。他喜歡引用某一段特別經文的翻譯。他活在那種事情上，因為他還存著那種心態。通常這一類人對他們剛發現的某些字的意義深感興趣，似乎這些能改變一切。他們用華麗的詞彙加以形容，卻不知道這些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樣重要。他們墮入一種危險中，就是把聖經轉變成娛樂、消遣的書，裡面收集了一大堆的屬靈拼圖遊戲，他們花許多時間去玩猜字遊戲，一一審視句子、譯法。結果他們失去了真理，只對表面、外在的東西感興趣。

我也看到過有些基督徒因著這些事走偏了路。他不再作基督徒當作的工，也不再關心失喪的靈魂。他甚至不再關心去認識主，享受與他的交通；他整個注意力都放在這一類次要的小事上。沒有什麼比這更枯燥，更愚昧的了。教會歷史中一些乏味的階段都是因此產生的。但願神保守我們遠離這類事。

有關魔鬼對人的知識、心靈的攻擊，我要提出的最後一項是有關疑惑的問題。魔鬼在這方面狡猾，他能用疑惑來折磨人。他成功地暗示人說，這些疑惑都是人自己產生的，而且無可避免的是一種罪。這點非常狡猾。魔鬼的手段是把自己藏起來，而使這人以為疑惑是他自己裡面生出的，實際上這些疑惑乃是使徒所謂的“火箭”。魔鬼把火箭從四面八方擲向我們，可是由於某些人不明白火箭是從魔鬼來的，以為是從自己產生的，他們就責備自己，覺得疑惑本身是罪。他們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於是魔鬼成功地捆綁了他們，使他們陷入愁雲中。

受到疑惑的侵襲，這本身並不是罪。有些最偉大的聖徒終其一生都不斷被仇敵擲來的疑惑攻擊。那不是罪。他們恨惡疑惑，並且拒絕它。這證明了疑惑不是從他們身上衍生的。只有當一個人開始接受疑惑，並且同意這些疑惑時，疑惑就變成他的了。當然，魔鬼在這方面也不斷地製造困擾。

當然，從某一個角度看，我也可以說，那些被魔鬼用疑惑攻擊的人，比另一種人還安全，健康；後者乃是沾沾自喜地說，“我信主以來從未有過任何疑惑。”這種人必然有一些東西值得懷疑，因為

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魔鬼就一定不會放過他，一定會用詭計攻擊他。

疑惑可能會從四面八方來攻擊你，很可能是正當你在讀聖經或禱告的時候。千萬不要讓它說服你相信這些是出於自己的。如果你恨惡它，拒絕它，像路德那樣奮身而起，拿墨水瓶用力擲向正攻擊你的魔鬼，你就不致於犯罪。那是魔鬼在試探你。他到神子面前，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他也用同樣的方法攻擊十字架上的主說，“神若真是你的父，怎麼會讓你受這一切苦？”等等。稍後我們還會討論這一點。

這些是魔鬼用詭計攻擊、包圍個人的方法。要明白你所遭遇的是這樣的一個仇敵。所以你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一件也不可少！使徒一一為我們解釋這軍裝的每一部分。要全部都穿上，佩戴整齊。不要讓任何一部分露在外面，因為魔鬼可能從任何地方冒出來。只有當我們“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並且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時，我們才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4、信心與經歷

我們已探討過魔鬼針對信徒的心靈所發動的攻擊，以及他所用的方法：製造乏味、枯燥的理性主義，或是產生知識上的驕傲，特別是在異端方面。我們已看過一些異端，稍後還會討論其它的異端。此處我們暫時放下魔鬼詭計中針對人類心靈的那部分，而來探討他如何在經歷的領域裡攻擊我們。

我們很難在這些不同的範圍中間畫一個清楚的界限。心靈是在何處結束？經歷是從何處開始？顯然二者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但我們必須劃下某種界限，不然就會產生混亂的情形。所以我試著在魔鬼直接針對人心靈發出的攻擊，和他在人類經驗範圍中發動的較主觀之攻擊，這兩者中間畫一條界限。基督徒常常在經驗的範圍中產生難處，因為他們對真理有錯誤的認識。這一切都緊密相關。“濫交是敗壞善行”。“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當然，如果一個人在真理的領悟和認知上有欠缺，無可避免的，他會在經歷的領域裡出問題。根據我牧會的經驗，往往很多人遭遇困難，向牧師傾吐的實際難處，都是由於對某一種真理認識錯誤，或者在經驗領域裡有了麻煩，而造成的後果。這是在兩個領域中間畫下清楚界限的困難之處。

第二個困難是，要分辨魔鬼在“經驗”這方面所施的詭計，要比偵測他在“心靈”方面所施的詭計困難。他在各方面都是詭詐的，可是我們若把兩者加以比較，很顯然的，他在經驗領域裡尤其狡猾，因為這些都是主觀的。當我們探討教義、異端的時候，我們是對付自己以外的東西，我們有聖經，信經，信仰告白，屬靈書籍可作參考、資助。這主題是在我們外面的，是客觀的。可是在經驗的範圍裡，我們所觸及的差不多都是主觀的，我們關心的是自己的感覺，情感，處境，情緒。因此要加以分析，必然困難重重。

比較起來，通常討論一些純粹神學、學術的問題要遠比討論我們自身的問題容易得多。以健康為例來說，由於生病、受苦、疼痛的是我們自己，這時由別人來診斷我，就遠比我自己下判斷要容易，因為別人比較能客觀地看出症狀。我們是身處其境的一方，會把感情、感覺摻雜進去，這使得我們比診斷別人更困難。我們都會有一種傾向，想保護自己，把自己放在最適當的位置，結果就給了魔鬼可乘之機。我們不像對待客觀的真理那樣謹慎。由於和自己切身相干，我們會企圖護衛自己，保護自己，結果我們就很難發覺真相。這豈不是我們共有的經驗？每一次有問題，爭論，都是別人引起的，對不

對？我們自己從不會犯錯，自己總是對的，錯總在別人。魔鬼用詭計使我們盲目。自我關心、自我保護，都會趁虛而入。結果是我們無法像判斷自己以外的事物那樣正確地判斷與己身相干的事。

不論是針對人的心靈或實際經歷所發的攻擊，魔鬼在主觀事物上的行動有一個特質，就是他常常製造困惑。他使我們陷入一種混亂不清的狀態。另一個特質是，他常常使我們離開一個極端，又陷入另一個極端。我們正糾正一件事時，往往矯枉過正，以致於墮入相對立的錯誤中，這和我們所要矯正的狀況同樣不好，因為結果都是產生困惑。

簡單而實際地說，我們是在討論基督徒經歷中那些情緒上上下下的情形，特別是普遍存在於許多基督徒生活中的“不喜樂”。確實，有很多人活得很愁苦；他們總是愁眉不展，似乎肩上有千斤重擔，他們為經驗範圍裡的問題煩惱。這一切都是“魔鬼的詭計”。沒有其它充分的解釋。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偉大而榮耀的救恩中歡喜快樂，用整個人來讚美神？只有一個答案：“魔鬼的詭計。”他在人的經驗範圍裡引起困惑，我們不知道自己站在何處。結果我們的生活就失去了見證。

我們探討這主題時，首先來看“經歷”在基督徒生活裡所占的地位。我們面對兩個主要的難處和問題。第一，有些基督徒把整個重點放在經驗上；對他們而言，除了實際可行、可經歷的事，其它都無關緊要。他們對真理或定義不感興趣；他們認為除非一個人能夠說，“從前瞎眼，今得看見”，否則都沒有意義。他們認為除非一個人能見證他的生命有了大改變，否則他們就覺得這人一無所有。這是他們使用的試驗法。他們總是談論它。他們告訴人所臨到他們身上的事，並且強調同樣的事也可以臨到我們。他們並不關心去探究產生改變的原因，也不在乎一個事實——許多其它的因素也可以帶來改變。“經驗”才重要，其它都算不得什麼。

這種極端的觀念可以用不同形式表達；例如我們在約伯記第四章所看到的事實。提幔人以利法即代表這類只看重經歷的人。約伯當時陷於極大的患難裡，他身罹皮膚病，而且內心極痛苦。他的兒女在一場狂風中喪生，家畜也被示巴人和迦勒底人擄去了。他正受苦難時，他的朋友以利法前來對他說，“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聽其細微的聲音。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世人沉睡的時候，恐懼戰兢臨到我身，使我百骨打戰。有靈從我面前經過，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靈停住，我卻不能辨其形狀；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靜默中聽見有聲音說……”換句話說，他是對約伯說到：“請聽我的話，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是一個有經歷的人，我見過異象。”有一類人總是談論奇怪、驚人的經驗，異象，或神秘的事。經驗成了他們的權威，每一件事都建立在這基礎上。他們總是說，“聽著，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因此我是以非比尋常的權威說話。”當然，魔鬼也鼓勵他們這樣作，不但要他們繼續談論，而且鼓勵他們去追求進一步的經歷。對於有些人，魔鬼就是沿著這一條路線攻擊他們。他知道他們可能因為天生的性情，或者對心靈現象有興趣，或他們的背景中有一些混亂的教訓，或他們讀了一些困惑人的讀物，所以他們對經驗範圍裡的事特別感興趣。魔鬼就趁機慫恿他們，鼓勵他們，結果他們就不斷地尋求這一類非凡的、罕見的經驗。

當然，我們相信，對基督徒而言，經歷是絕對必要的。可是此處我們論及的這一類人是活在經驗裡，把每一件事都建立在經驗上，對別的事則一無興趣。他們中間有些人活在過去的經驗裡。我認識一些人，他們總是在散會以後來找我，告訴我許多年前威爾斯大復興時期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他們仍住在這些經歷裡，總是津津有味地談論那段往事，總是向後面看。似乎除了那件事，就沒有別的值

得一提了。他們從未告訴我大復興以後發生了什麼，他們只提大復興時期發生的事。那些事固然很奇妙，我們也可以談論，但不應該一直活在那裡面。

我認識一個傳道人，他的整個事奉就因這錯誤而遭損壞。那個人在大復興時期從神得到了特別的經歷；這是毫無疑問的。他確實被神所用。可是大復興結束了，正如所有的復興都有終止的一日，這個人卻未認識現況，他一邊繼續解釋聖經、傳講福音，一邊仍期望那種不尋常的經歷繼續下去。可是這些經歷沒有再複返。在大復興時期，這人從來不需要預備信息，他直接從神領受話語，滿有自由和能力。可是大復興過後，他依然不預備信息，他還指望那非凡的經歷臨到，誰知卻事與願違。於是他變得非常消沉，大概有四十年的時光沒有結果子，而且活得非常不快樂。每逢他談起復興的經歷，整個人就變成了另一個人，眼睛閃耀著興奮的光芒。可是平常他卻是一個悶悶不樂，憂愁，煩惱的人，他的事奉一點也沒有功效。這只是一個例子，用來說明前面我提到事實。魔鬼藉鼓勵人活在經歷裡，來破壞他們的基督徒生活——他們尋求經歷，總是談論過去的經歷，總是回顧往日，倚賴舊有的經驗。他用這個法子廢除了一個基督徒為主作見證的價值。

許多基督徒能夠立即認出這項詭計，可是魔鬼立刻又將他們引到另一個極端。他們完全不注重經歷。對他們而言，經歷根本不值得一顧。他們看見有的基督徒總是談到經歷，就說，“這些人對真理懂得什麼？”於是他們開始詳述真理；他們認為除了真理，別的不值得注意。請留心魔鬼從何處潛入。真理是絕對重要的，但是一個人若堅持只有真理才是重要的，他就和那些只強調經驗的人一樣犯了錯。魔鬼用“經驗在基督徒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這個大問題，引起難以描述的困惑。前述第二類的人所產生的麻煩是，他們談了很多關於真理的事，可是他們自己從未體會到真理的能力。使徒保羅說，“有敬虔的外貌，卻拒絕了敬虔的能力（中文和合本譯作‘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三 5）。他們從未感覺到真理的力量，也未受其支配。他們只是純粹從理智上對真理發生興趣。他們如此頻繁談及的真理絲毫未改變他們的生命，也未在他們的生命中造成任何重要的差異。當然，這和“經驗至上”的論點同樣有偏差。一方說，“只有經驗算數。”另一方說，“惟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洞悉、明白、把握這真理？”前者太過主觀，後者又過於客觀。

這樣說或許夠明白了，但實際上我們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我們從經驗裡對基督徒真理知道多少？我們成為今天的樣子，是不是因為我們相信這真理呢？這真理是否管理著我們？是否控制著我們？在這方面千萬不要弄錯了；神的真理是要人去經歷的。它不只是一套哲學系統，也不僅是倫理教訓。整個基督徒信仰的目標就是帶領我們認識神；神不是哲學上的一個“未知數”，也不是抽象的，或哲學裡的一個假設。神是神，是一個存在的神，是人可以知曉的。

最後一位使徒約翰，在他年老的時候寫道：“論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約壹一 1）。他實際上說，這不是哲學，也不是神秘主義；這是一位具體的，有位格的神。神顯在肉身中！我們摸過他，我們的手觸摸過那位生命之道。“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他向他們宣講，不是因為這真理是一套奇妙，偉大的系統，超越其它一切，乃是因為這是如此神奇的“神學實體”，值得人去領悟。“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什麼是“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他在另一處寫道：“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

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十七 3）。這裡並不是說“知道”他。魔鬼也知道他，並且戰兢（雅二 19）。這裡指的是經歷的認識，是交通的認識，是從親密關係出發的認識。

我再說一次，魔鬼常在這最中心的一點引起無可言喻的困惑。基督徒立場的本質是經歷——經歷神。這不僅是知識上的領悟或對真理的瞭解。魔鬼也作得到。這領悟如果不能引導我認識神，和他的獨生子，它對我就毫無價值。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記，同樣重要的是，我的經歷應該是經歷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有些邪說也能改變你的生命，使你脫離那束縛你的事物，也能帶給你快樂。心理治療也能作到這一點。還有其它的方法和機構，甚至動個腦部手術也能幫助你。我們必須有一個測量的準繩。如果一種經歷不是叫我們去經歷神藉著他兒子來到世上，受死，復活，而賜給我們的生命，那經歷就不是從聖靈來的，也不是真正基督徒的經歷。

魔鬼來，要用詭計迷惑我們。有人對我說，“我有一個經歷，我的生命改變了，一些奇妙的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告訴他，這很不錯，他比以前好多了，但我想要知道的是，他為什麼變得比以前好。我們必須從兩方面來測驗這經歷。若沒有經歷，就等於一無所有。只徒具滿頭腦的知識，卻沒有讓這知識管理你，領你認識神，這知識就毫無價值。一切知識最終的目的是領我們實際認識永生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我們是否知道真理的力量？我們活生生地經歷了神和他的兒子嗎？神對我們是真實的嗎？

魔鬼正是在這一方面趁虛而入，我們必須弄清楚。經驗是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基督徒是新造的人；他和別人不一樣。他乃是靠著神在主耶穌基督裡的恩典成了新人，如果你有某一種經歷，卻仍不相信神，這經歷就不是真的。你若依賴某種經歷，卻不相信主耶穌完整的神性和他的榮耀；他救贖的大工，那就不是真正從聖父，聖子，聖靈而來的經歷。

接下去我們要思考“感覺”所占的地位。感覺是經歷的一部分，但並不等於經歷。經歷的範圍比感覺大。它包括了交通和聯合。感覺是經歷中一個特別的部分。同樣的，魔鬼也在這方面引起無窮盡的混亂，並且用同樣的方法，不是過分強調感覺的重要，就是過分抹殺，輕視它。

有些人活在自己的感覺裡，一再強調感覺的成份，除了感覺，沒有別的能使他們感覺到興趣。這也是他們用來評斷聚會的標準。如果他們在一場聚會中沒有流淚，什麼事也沒發生，他們就斷定這聚會沒有價值。當然，感覺可以用許多形式出現。不一定總是哭泣，有時是興奮，或近乎歇斯底里。如果他們沒有喜出望外，或幾乎失控制，他們就會覺得這次聚會什麼都沒得著。這是他們用來衡量聖靈動工試金石。

有些人活在情緒本位論（Emotionalism）或濫情主義裡。由於他們相信只有這一類的感情衝擊和激動才重要，他們當然竭盡一切去鼓勵它，並且常常故意去攪動它。有些聚會裡人們拍手，狂叫，重複同樣的短歌，目的就是要激起興奮。他們越興奮，就越感情激動，他們以為這樣聖靈就越賜福。這純粹是情緒本位。

然後魔鬼來，叫我們看見這種情緒本位論的荒謬，於是我們又落到另一個極端，認為這種感覺的表達不僅僅是一種缺點，而且根本是不對的。有些人害怕情緒本位到一個地步，以致于完全把感情逐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態度是，一個人信什麼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算數的是對真理的執著。他們從未有任何感覺，也不想要有感覺。確實，他們中間有些人甚至宣稱，你不需要對感覺投以任何注意力。

大約在西元一七六〇年的時候，有一個名叫桑德門(Sande-man)的人開始提倡一種頗不尋常的教訓，也吸收了不少跟從者。他的教訓是，“感覺”一點也算不得什麼。他說，很多基督徒沒有喜樂，愁容滿面，是因為他們只向裡面看，想尋找某些感覺或經歷。他說，這是不對的，保羅豈不是在羅馬書裡說，“他（摩西）到底怎麼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十 8-10）。桑德門從這幾節經文，衍生出他的教訓說，你有沒有感覺到什麼並不重要，問題是，你是否口裡承認主耶穌？你若肯承認，其它一切都無所謂了。

這一類教訓後來被稱作桑德門主義（Sandemanianism）。我有一種感覺，這教訓會在現今世代大行其道。那些會說，“別管什麼感覺不感覺。你是否相信主？若是相信，就一切穩妥了。”結果是，有許多所謂的基督徒從未體驗過真理的能力。人家告訴他，“靠信心支取，”他也認為自己照著作了。他同意這個建議，可是卻從未感覺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為罪憂愁，也不曉得為裡面的腐敗憂傷，他們從不知道融化在主耶穌榮耀的同在和奇妙的真理面前是什麼意思。人家告訴他們，不必擔心自己的感覺。他們從未被真理感動過。他們甚至未體驗過在真理中的喜樂。他們只是“相信”而已，以為這就已足夠使他們成為基督徒了。他們把一些操練加進生活裡，如此而已。這也是魔鬼的詭計滲入之處。

我們基督徒有一些基本的原則，其中之一是，我們整個人都應該包括在我們的信仰中。這是信心的榮耀。心靈，思想，意志我們不能只是從理智上觀看真理，如果一個人真正看見了，他必然會有所感覺；心思和意念必須同時包括進去。同樣的，信心必須帶來實際的行動。約翰寫道：“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約翰一 4）。不只是經驗，而且是喜樂的經歷。保羅說，“你們要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四 4）。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人理解了福音的真理之後，卻毫無感覺。我們聽到這奇妙的信息，說到神如何在亙古就擬定了救恩的計畫，差他兒子在時候滿足時離棄天上榮華，來到塵世，謙卑地成為人的樣式，為我們死，我們怎能毫無所感？你說，“我相信道成肉身，但你怎麼解釋呢？看看他在世上公開事奉的年日。聽聽他那無與倫比的教訓，看看他蹣跚走在各各他的路上，還有他釘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你又說，“是的，我相信十字架，我相信基督為我和我的罪受死，我相信代付贖價的事。”如果你說這番話時，心中一點不受感動，你就沒有真正看見，你根本不明白！

當我思量奇妙十架，
榮耀之主在上懸掛；
前我所有盡看有損；
昔日所誇今覺鄙下。
愛既如此奇妙深厚，
當得我心，我命，所有。

任何人若真相信榮耀的真理，必然也會寫下這些詩句的華滋（Isaac Watts）有同感。

更進一步，這個信息的一部分就是說，“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 5）。聖經裡不斷有證據顯示這種最深刻的情感。以詩篇為例，“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雖然行過死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讀讀以賽亞那華美的篇章，第四十，五十三，和六十一章，

你也會看到同樣的感情。以賽亞顯然整個人被真理的榮耀華美深深感動了。他說，“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等等。到了新約，你也可以找到感情的痕跡。以羅馬書第八章為例，那裡就充滿了感人的片段，和雷霆萬鈞的詞藻。使徒整個人都深受感動。他說，“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他繼續說，“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耶穌裡的。”保羅是一個高等知識份子，但是他在情感激動時，也偶而會打破文法和寫作風格上的常規。現今有些翻譯保羅書信的人批評他缺乏文法和文采上的連貫性。我們的解釋是，使徒完全被真理所感動了。事實上，聖經說他向基督徒講論有關信心的事時眼中充滿淚水（見徒二十 19）。不僅聖經如此，看看詩歌本！是什麼使那些作者寫下他們的詩歌？什麼導致他們創作？只有一個答案——他們被真理感動，他們感受到真理，被真理所攪動。曆世歷代以來，我們可以不斷在神的眾聖徒身上看見同樣的事。

或許有些人會說，“我承認你說的確有其價值，可是另一方面，我實在害怕這種情緒本位論。”這是很多人對經驗、感覺所存的疑問。他們看見一些極端的現象，心中很反感。另一方面他們也承認冷漠、毫無生氣是不好的。到底怎麼區別這些事呢？你怎能區分濫情和真實的情感？沒有人願意為情緒本位論和濫情主義辯護。讓我們考慮真與假之間的區別。第一，情緒本位通常是由人作出來的。它是人工用某種方式製造的。第二，它的特色是缺乏理性的認知。它總是直接訴諸情感，而避開真理。他們不在乎感覺從何而來，只要有某種感覺就行了。他們可能用拍手，鈴鼓，或其它方式去喚醒感情，使人喪失自己。搖擺身體，或某種韻律動作都可能派上用場。它總是在避開理智的方式下產生的。情緒本位的第三個特質是興奮，喧嚷，或過分極端。它總是伴隨著騷動、過度而來。

另一個有關情緒本位的重要事實是，它總是使你精疲力竭。它榨幹你的每一滴力氣。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樣，看起來似乎充滿精力，其實他的精力正被一點一點耗盡，最終變得疲憊不堪。最後一個事實是，它從來不會為人的生命或生活帶來好處。它當然不能，因為它不是建立在真理上的。有些人可能有很奇妙的經歷，或情感上會大受激動，可是他們的生活所顯示的卻是另一向事。

感情主義（Sentimentalism）則更詭詐。主張它的人常常譴責情緒本位，其實感情主義只不過是比較溫和的情緒本位論而已，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只能說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通常感情主義比較溫和；如果你想知道它與真正情感之間的不同，我建議你讀伯瑞（J.M.Barrie）的作品，再將其與莎士比亞的作品作一番比較。伯瑞是一個道地的感情主義者，莎士比亞則產生、激發人真實的情感。感情主義不是放縱情感，因為它比較溫和，它只是激動情感。

感情主義強調陳現真理的方式，而不強調真理本身所引起的後果。例如有一個人講道時述說的一個感人的故事，你覺得深受感動。其實不是真理使你感動，而是他所引用的例證、故事。這是典型的感情主義，人們絕不是為真理所動，而是對用來表現真理的方式感興趣。換句話說，它是對機械的方法有興趣。某一類詩歌的調子往往也會導致感情主義。人們覺得受了感動，其實可能只是感情作用。很可能感動他們的只是調子，或詩歌中的美麗歌詞，而不是真理本身。我們必須提防這種虛假成分。它的另一個特色是表面化；它很溫和，有禮。一個感情主義者往往把自己控制得很好，但他只讓某些事發生在他生活的表面部分，而不再進深一步，結果是他總對自己很滿意。他很高興地發現自己還有

感覺；這給他某種成就感。他錯以為這種表面、優雅的感覺就是真正的情感。最後一點，感情主義從未在人的生命中產生影響。它可能引導人作出一些事，使他良心好過些，或者心裡感覺快樂些。他有這種膚淺的感覺，可是他並未真正把握真理，他也不知道被主的榮耀所管理是怎麼回事。他不過在滿足自己的良心，安撫自己而已。他在這種感性的情緒裡作一件好事或善行；很可能他這樣作的時候，是在規避真理本身，而在追逐別的東西。

那麼，與情緒本位和感情主義相反的真感情是什麼呢？它絕不是人工作出來，或輕率可以產生的。人無法創造情感，因為感情是非常深邃的，非人所能偽造。真正的情感總是從對真理的認知而產生的，所以具有極深邃的特質。這裡面也含有高貴、奇妙、驚異的成份。你絕不能在情緒本位者裡面找到這些，因為他們有的只是興奮、淺薄，滔滔不絕，表面化的情感。華次華斯（Wordsworth）：

“對我而言，即使最微小的一朵野花，也能使我感動得流淚。”

情感是高貴，美麗的；它裡面總是有奇妙，驚訝的成份。這是一個人被真正感情所融化、感動時的情景。

另一個很有價值的試驗方法是，真正的感情是充滿活力的。那就像一個蓄電池，能給你能力，能刺激你，感動你。它不像情緒本位者那樣只玩弄感情，它乃是由聖靈的能力產生的。它意謂著一個人完全被神的生命所激勵。

真正的感情總是導致行動，總是會造成一些不同。如果你在一次聚會中一再感受到一些東西，你想知道這種感覺是不是真的，去發覺真相的時間不是在當天的聚會中，乃是第二天以後。你可以在聚會中經歷情緒本位和感情主義所標榜的感情，但那種感情若是因為看見真理，瞥見神，目睹真理的榮耀而產生的，它就是真的感情，是可以持續下去的。它可以感動你，驅使你採取行動。它能管理你，引導你，指示你，並且給你力量，使你能有所作為。它能產生保羅寫給加拉太人信上所提到的“聖靈的果子”，那是無比榮耀，存到永遠的果子。

但願神給我們智慧看見這些事，好叫我們明白魔鬼能用詭計轄制這一切，破壞我們的基督徒生活，損害我們在人面前的見證。感謝神，保羅提醒我們“要靠著主，依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這樣我們就能“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15、生理、心理、靈性

我們越探討魔鬼的詭計，就越看清楚魔鬼是神最大的仇敵，他有一個基本的法子敵對神。神自己總是根據基本的計畫行事，這在他的創造大工中可以明顯看到。當然在實際運用上，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但所依據的藍圖是同樣的。魔鬼的詭計也是如此。他實踐計畫的方式可能千變萬化，以致於有時候你根本察覺不出來，可是你若用心觀察，總是可以找出蛛絲馬跡。因此我們最好把焦點集中在這個基本的計畫上。

現在我們來思考魔鬼如何用詭計在人生理、心理、和屬靈的領域裡製造混亂。有人說，“這與我有何相干？”答案是，這可能是我們所能探討的最實際的題目之一了。魔鬼最喜歡在這個範疇裡行動、破壞。人是很奇怪的受造物，是由身體，靈，與魂組合而成的；三者之間緊密相連，彼此互相影響。我們生活中許多問題的產生，都是因為我們未能明白這三個領域的功用和界限。當然，魔鬼更不會放

過這個大好良機，他頻頻攻佔這一條戰線。不要忘了，我們的討論是針對基督徒的。“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乃是針對他們而說的。

我們很難嚴格劃定這三個領域的界限。或者換種方式說，我們很難界定它們彼此之間的分野。由於這個題目廣為人所忽略，所以有關的好書相當少，只能從羅馬天主教和清教徒的作品中尋得。羅馬天主教針對這個主題發展了一套有系統的教訓，他們稱之為“敬虔生活守則”。至於清教徒，大約三百多年前他們在這件事上可算得上是專家。你若讀他們那些卓越的作品，會發現他們非常關心解決基督徒生活上的問題和難處。他們不僅能與羅馬天主教的作者並駕齊驅，甚至還勝一籌，因為他們比較合乎聖經。我指的不僅是諸如歐文（John Owen）一類的大神學家，並且也包括本仁約翰，他的“豐盛恩典”（Grace Abounding），“天路歷程”，“聖戰”，都在探討這件事。本仁從他自己的經歷，和他所知別人的經歷中體會到，魔鬼的詭計一直不斷在信徒身上顯露，所以他雖然曾在貝德福（Bedford）身系牢獄十二年，他卻善用獄中的時間寫下那些偉大的作品，以寓言的方式說明基督徒去實踐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裡勉勵他們的那些事。本仁的作品精闢地分析了魔鬼的詭計。

有趣的是，大約從十九世紀末葉起，這件事就逐漸被人忽略了。理由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大部分，清教徒的作品在基督徒中間廣為流通。它們一再重印，廣泛被人閱讀，所以沒有必要產生新作品。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一類作品被視為“文學”，不再廣為人閱讀了。有關傳福音，成聖，和整個基督徒生活的一些較輕鬆、膚淺的觀念開始盛行。這種觀念甚至看不見問題本身，結果我們基督徒經歷中最重要、最中心的一面就悄悄地被基督教作品摒除了。這是值得重視的事實。換句話說，今日教會（包括福音派教會）的光景如此，大半是因為人們忽視了“魔鬼的詭計”。一種有關成聖的“公開療法”式的教訓開始得勢，那其實是不合乎聖經的，因為它根本未認識到基督徒生活的本質，以及仇敵的勢力和狡猾。魔鬼的詭計使得傳道人和牧師的工作變得絕對不可或缺，可惜很少人記得這一點，以致於許多個人受到魔鬼傷害。

常常有基督徒來找我，傾訴他們所遭遇的難處。他們因為中了魔鬼的詭計而陷於困難中，於是他們就去找一些基督徒領袖。可是不但情形沒好轉，反而變得更糟。因為那些領袖只是告訴他們要振作起來，不要輕易灰心放棄。換句話說，那些領袖對於魔鬼的詭計一無所知。事實上，許多基督徒對於身、心、靈交界的那個領域毫無概念。他們不但無法幫助別人，而且常常還幫倒忙。我發現這些領袖往往用純粹屬靈的方式來對付那些顯然是生理或心理上的問題。如果你這樣作，不但於事無補，而且使問題更惡化。因此，我們需要正視這件詭譎，複雜，而且包含甚廣的事。

首先我們來看錯把生理或心理的問題當成屬靈問題的事實。有些基督徒陷於極大的麻煩是因為他們誤把一種純粹生理的狀況當成屬靈的光景。請記住，我們是靈、魂、體的組合。基督徒可能因為感染某種細菌而患病，但他自己並未察覺。他只是覺得有點不對勁，全身懶洋洋的，讀起聖經也不像往日那樣津津有味，也不想禱告，他陷於完全的沮喪中。他不瞭解自己，這時魔鬼就進前來暗示他說，這是因為他的靈命退步了，甚至對他提出質問：“說不定你從來沒有屬靈過呢！”結果這人開始坐立不安，憂愁懊惱。他不能像以前那樣集中心力，他感覺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樣活躍。魔鬼建議說，“或許這是因為神不喜悅你，所以用這些方法刑罰你。”最後他發現自己陷於愁雲慘霧中。或許這裡用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明白。

我記得有一次，大概是二十五年前，曾收到一位女士的信，要求我幫助她，並且傾聽她的故事。她說她經歷過我所描述的這種景況——倦怠無生氣，什麼事都提不起勁，整天懶洋洋的一事無成。她靈裡極沮喪，覺得問題很嚴重。她聽說有一位知名的傳道人，自稱是心理與靈命方面的專家，於是她就寫信給那位傳道人；他也回了信，並且持續數月之久藉著信件來幫助她。可是那位女士的情形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每下愈況。我看到她的時候，一眼即認出她患了惡性貧血。這病使她喪失精力和注意力。一個人若患了惡性貧血，絕對不可能感覺精力充沛，樂觀明朗。如果你企圖幫助一個患這病而沒有受到適當醫療照顧的基督徒，你只是告訴她要振作起來，去想一些美麗、積極的事物，那麼你不但沒幫上她，反而害了她，因為你使問題更加惡化。她所需要的乃是針對惡性貧血下藥，只要她的身體康復了，其它方面自然也會恢復正常。這是一個例子，說明人們常常混淆生理和靈命的問題，而把明明是身體上的問題當作屬靈的問題。這種混淆後面潛伏著無知，而魔鬼最喜歡趁此機會發動攻擊。

有時工作過度或過分疲倦也會產生這種混淆。我常常看到這一類的例子。人們在他的事業、生意上工作過度時，往往他自己不會察覺，可是作為基督徒，他會覺得應該積極參與教會事工。因此他下了班後可能還花數小時參加聚會。等他拖著精疲力竭的身體回到家，可能又有一些從辦公室帶回來的公事待辦。可能這種形態的生活持續了數月甚至數年之久以後，他才開始感覺到，他似乎不像以前那樣喜愛讀聖經了，他也不像以前那樣常常禱告；他不能好好的思想，似乎什麼事都無法吸引他；這時候魔鬼開始趁虛而入，在他的屬靈層面上展開攻擊。這個人的第一個反應是，他應該參與更多的教會事工。他下決心要證明自己在靈命上沒有退步，所以他又添重了自己的擔子。常常有這一類人來找我，要我幫助他們解決屬靈的問題，他們一一道出靈裡的枯乾，焦慮，可是我的反應可能很物質化、俗世化，我只是告訴他們去度幾天假，好好休息一下，等回來之後只需運用一般常識，看清楚人的體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經系統不可能長期崩得緊緊的，也不能長期忍受壓力。這種情形純粹屬於生理方面，可是魔鬼卻把它弄成屬靈方面的問題，以致於使人靈魂焦慮不安。這裡惟一涉及的屬靈因素是，這個人未明白，他有一個身體，他應該尊重它，不可虐待它。

同樣的原則也可運用在年紀老邁的事實上。很多基督徒在上了年紀，各種功能自然衰退之後開始陷入困境。他們說，“我和以前不一樣了，我似乎失去了什麼，我在退步！”這可能是靈命上的退步，但我認為有的時候可能純粹是生理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免得我們互相譴責，由於無知而互相傷害。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知道自己仍活在這個身體中，必須一路帶著這身軀，因此靈、魂、體相互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而且重要的。

我們常犯的第二種錯誤是誤把心理方面的問題當作靈裡的問題。所謂“心理”包括了性情和天生的脾氣。人的個性有很多不同的類型。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神造我們時也未存心要我們都是一個樣子。可是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他們誤以為一旦你成了基督徒，就得和別的基督徒一模一樣。這是魔鬼施詭計的沃土。我再重述一次，我們必須明白，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這是神造我們的方式。第二，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悔改相信、重生之後，我們的脾氣和性情還是照舊。一個人信主之後，他天然的個性仍維持原狀。你也許會想到保羅的話，“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你若以為他的意思是指每個基督徒都變得和別的基督徒一樣，你就錯了。我們個性和脾氣中一些基本的要素並不會因相信主、重生而改變。“新造的人”是指新氣質，新的悟

性，新的認知能力，但在心理方面，這個人基本上還是原來的樣子。

某些人生下來，他的性情、脾氣就屬於抑鬱的一類；有些人比較活潑開朗，有些人比較冷靜沉著。有些人精力十足，有些人行動遲緩。你碰到各式各樣人的時候，要記住這種差別。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某些人生下來就具有憂鬱的氣質。最近我在考普（William Cowper）的書信中讀到一段很有趣的敘述，說到他的一位朋友布耶（William Bull）牧師。他們兩人住得很近，而且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好朋友。他們相識後不久，考普寫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布耶牧師是一個想像力極豐富的人，當他的想像力開始自由馳騁時，他的談話就變得極睿智，銳利，有趣，充滿興味。可是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有“一種細微的抑鬱氣質，這與前面的特徵似乎並不協調”。考普繼續對此作哲學式的分析，他說，“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兩面—黑暗與光明。”他接著作出評論：“一個均衡地揉合了抑鬱和活潑兩種品質的心靈，是所有心靈中最美好的。”對我而言，這句話非常重要，且含義深刻。生活中的每部分都有黑暗、光明兩面，而照考普所說，最佳的一種形態是一個人能均衡地兼具抑鬱和活潑兩種氣質。不是單單沉鬱，也不是單單活潑，乃是兼有二者。布耶牧師兩者各有一些，你若讀他的傳記，會發現他抑鬱的一面不時冒出來控制全域。可憐的布耶牧師有時真被自己靈魂的光景弄糊塗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真相。考普雖然能看清他朋友的情況，但是稍後我還會指出，他對自己的情形卻是當局者迷。因此他們兩人都曾會受到魔鬼猛烈的攻擊而陷入困境。布耶不知道他的性情之真相，因此有時他會誤把純粹屬於個性的事歸入靈性的範圍裡。

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指稱，這也可能是使徒保羅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因為他也符合考普所描述的那種最佳典型—兼具不同的氣質。我們在他裡面也看見熱忱，活潑，辯才無礙，以及他如何受這些特質影響！但是他在哥林多後書第七章和十二章清楚指出，他常常受到沮喪的試探。“外有爭戰，內有懼怕。”他是一個敏感的人，一個容易緊張的人，一個會失望沮喪的人。他受到哥林多人的傷害—他多麼渴望得著他們的愛，卻常常事與願違；當他得不到時，就不禁灰心失望。

從前他作為大數的掃羅時是如此，如今他成了基督的使徒，他的性情仍然未變。作為迫害教會的一份子，掃羅比誰都積極、暴戾；他在迦瑪列門下受教時，也是頭角崢嶸的子弟。他告訴我們，為了徹底執行律法，他壓制他所有的同伴；他大發熱心地迫害教會。即使他變為使徒之後，同樣的性格還是會不時冒出來。他不是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安靜的傳道人。他仍然帶著強烈的感情講道。他告訴我們，他有時會流淚，有時內心恐懼，甚至被擊倒。一個人的性情如何就是如何；他從前迫害教會時的熱誠和他後來傳福音的熱心齊鼓相當。人的性情不容易改變。可是我們很難記住這事實。有時為了某種原因—或許是身體方面的問題，或許因工作過度—我們性情中活潑的一面減退了，憂鬱的一面企圖控制全域，我們就以為自己陷入了可悲的屬靈光景中。

要解決這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認清事實。我們必須對自己有所認識，因為如果你不認識自己，魔鬼很快就會沿著這條路線試探你，把你拖到麻煩中。你必須知道你的性情，自己是那一類的人。你有了這方面的知識，就要常常謹慎。你得瞭解這些區別的存在，知道魔鬼總是想在這方面攻擊你。最重要的一至少我個人認為這是首要的原則—你必須明白，雖然你一直有同樣的性格和脾氣，可是作為一個基督徒，你不能受它們的轄制和傷害。

一個天然的人是受其性格轄制的，他也是自己性格的受害者。這也是為什麼其他人常常覺得很難與

這種人相處。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他可能大發雷霆之後，下一分鐘就雨過天晴，忘得一乾二淨，卻不知道自己的壞脾氣已經造成的傷害。至於基督徒，他的性格不容易改變，可是他能、也應該控制他的脾氣。他知道自己性格上的特質，就小心提防。他不允許魔鬼偷偷溜進來，暗示他說他的一切問題都是屬靈方面的。所以你不要成為自己性格的受害者，必須小心防範魔鬼在這一點上的攻擊。

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有時候問題不僅僅是性格方面的，也可能演變成實際的心理疾病。考普或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不時受到抑鬱症的侵襲，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情形。我們從他寫的詩歌中讀到：“我初度遇見主時所蒙的福氣那裡去了？”他以為他的問題是屬靈方面的。他的靈魂憂愁，不時感覺神遺棄了他。其實這完全是他心理上的疾病引起的。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三百多年前美國一位偉大的清教徒 Thomas Shepard 就毫無疑問地是患了同樣的病。他並不知道，以致於他常常為自己的屬靈光景自責，甚至用鞭子抽打自己，而很明顯的，他是受了抑鬱症的困擾。當時受其苦害的人確實需要從對這事有所瞭解的醫生處得到特別的幫助，因為他們的問題可能只是醫療方面的。我不打算對此多作解釋，我只是要指出，我們需要劃出分界線，認出其中的差別；當你的屬靈光景可以用生理或心理的理由解釋清楚時，千萬不要讓魔鬼來給你提建議，使你困擾憂愁。

可是另一方面，正如有些人陷入麻煩是因為他們錯把生理或心理的問題當成屬靈的問題，另外有些人則正好相反，誤把屬靈的問題當作是生理方面的。不幸的是，這種情形在基督徒圈子中正日益普遍。這一類人有一種傾向，就是用心理學或生理學的詞彙，來消除一切屬靈上的問題。過去幾十年中，心理學家和精神科專家在福音派的人當中具有很重的份量。很多基督教刊物刊載這一類文章，也有許多人的思想被導向這一方面。

讓我舉個例子說明。十多年前一個主日的晚上，聚會完以後一個年輕人來見我，他看起來神色很沮喪。他說，“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幫助我。你可不可以介紹給我一個基督徒的心理專家？”我問他，“你為什麼需要心理專家呢？”於是他就告訴了我他的故事。他在英國西部一個地方作麵包師傅。有一次他們鎮上辦了一個連續十天的佈道大會，這位年輕人因為有一副好嗓子，而被邀請擔任大會的獨唱歌手。佈道會結束之後，那位傳道人轉向他說，“你有沒有想過出來作全時間的傳道人？你知道，你很有恩賜啊！”他回答說，“可是我只會唱歌，不會講道！”那位佈道家說，“你只需要接受一點訓練就夠了。你的聲音這麼好，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佈道家。”他又告訴這年輕人，他可以去一所為了培養佈道家而新近成立的學院受訓。在這位佈道家一再鼓勵下，這年輕人終於去該學院就讀了。他告訴我，“從第一個禮拜開始，我就知道自己辦不到。我聽不懂老師授的課，也從未學過如何記筆記。我小時候很早就輟學了，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塊讀書料子。”但是，他又感覺自己不該輕易放棄，只好勉為其難地撐下去。到了第二個禮拜，他已經很確定知道他的選擇錯誤了，他永遠不可能通過考試成為佈道家的。所以他去見校長，告訴他實情，並且要求退學，回到他的老本行去。校長回答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需要去看一位元心理學家。”於是這年輕人來找我，想請我為他推薦一位基督徒的心理專家。我對他的回答是，“親愛的朋友，你根本不需要看心理專家。你以前在那所學院讀書時或許有此需要，但是現在你出來了，成為你自己了，就無此必要了。你回去繼續作麵包師傅吧！你仍然可以像從前一樣繼續為主作見證。”那位校長以為，這年輕人不夠平衡，不夠穩定，變幻無常。他未

明白從一開始，這個年輕人所得到的建議就不正確。他根本沒有心理問題，那只是純粹屬靈上，其實可以說是常識上的判斷問題。這位年輕人根本不該從他的烘焙工作中被移出來。那是他的工作，他專長的領域。他可以繼續作一個基督徒的麵包師傅。這年輕人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回家了，他一切的煩惱立刻一掃而空。

這並不是很罕見的例子。常有人來說，“我需要看心理醫生，你能不能推薦一位給我？”然而，一般說來大部分問題都是屬於純粹屬靈見識方面的。

有時候問題出在那個受困擾的人根本不是一個基督徒。他們以為自己已經信主了，因為他們“決志”過，別人告訴他們說，他們已經是基督徒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們就身陷困境，你跟他們談不上幾句話，就會發現他們並未真正成為基督徒。他們當初或許是在別人的慫恿下作決志，不然就是誤以為某種感情化的經歷就是相信悔改了。可是四周那些用心良苦、一心想幫助他們的人把他們當成基督徒看待，一再對他們講述成聖的道理，其實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稱義的道理。如果一個人最大的需要是明白稱義之道時，你卻只對他大談成聖之道，那麼你就會使他的困境更惡化，使他全然困惑。在講成聖的道理之前，先要確定你的物件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們一定得先有根基，因為若沒有根基，你就無法在上面建造。

此外，你也常常發現，即使這些人是基督徒，他們真正的麻煩出在他們對真理一知半解。他們有了一些經驗，可是由於所受的教育有限，他們一直停留在嬰兒階段。由於缺乏知識和指引，他們難免會遇到麻煩。他們需要餵養，所以不要把他們送到心理學家那裡去；教導他們聖經的教訓，你會發現原先你以為的那個重大心理問題，突然之間消失了。將稱義這路，救恩的計畫介紹給他們，他們明白了聖經的教訓之後，就能得到完全的釋放。他們就能從原先主觀、不健全的狀態——總是研究、分析——一下出來；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對真理的領悟。

有時問題完全出在缺乏自我紀律上。有些基督徒來看我說，“我需要看心理醫生，能不能介紹一個基督徒給我？”我說，“你怎麼啦？”他們說，“就是我的脾氣嘛！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氣。”事實上魔鬼對他們說，“你的問題是心理方面的，你必須去看心理專家，接受治療。”而事實上他們的問題可能純粹是屬靈方面的。（請記住，我現在指的都是基督徒。）每逢有人這樣問我，我的回答總是，“不！我不會推薦任何基督徒心理醫生給你。”他們會說，“既然這樣，那你要我怎麼辦呢？”我說，“控制你的脾氣呀！”他們說，“太難了！”我回答說，“當然很難，我們有誰不需要處理困難的景況？你只是想藉著宣稱‘我有心理上的問題，我不只是脾氣壞而已，我一定得去看心理醫生’就解決難題嗎？你若這樣作，魔鬼就會暗中竊笑，因為你誤把一個純粹屬靈上的問題當成了心理問題。親愛的朋友，作為基督徒，你沒有權利發脾氣。新約使徒書信中告訴你不可如此。要控制你自己，‘不可含怒到日落。’又要控制你的舌頭。新約多麼合乎實際！你不需要急急找心理醫生或牧師，或最流行的方法；只需好好去讀新約，操練、控制你自己。”

人們也為其它的罪來找我介紹心理醫生。他們說，“我一定是心理方面的問題。我總是在某一種罪上跌倒。這方面的試探真使我畏懼。你想我需要心理學上的說明嗎？”我回答說，“聖經告訴你，你需要的是憑信心好好打一場屬靈的爭戰。”現今這種企圖用心理學來解釋屬靈問題的趨勢正方與未艾。

另外一種趨勢是，替罪找各種藉口。吳方登（Wolfenden）有關同性戀的報告即是一例。人們告訴我

們，道德的墮落只是心理方面的問題，你必須從這角度出發。此外還有現今所謂的“責任疏忽”。每一件事都可以從“一時疏忽”或心理狀況的角度來解釋。可是罪和不順服並不能用這些解釋掉。這是非常可怕、危險的。

最後，請留意另一種危險，就是不把真理運用在你生活的每一種景況中。我記得有一位女士來見我，因為她對於閃電打雷存特別的恐懼。她彼此困擾了二十三年之久，而且情形越來越嚴重，到一個地步，她甚至不敢出門去教會，因為怕萬一遇到雷電，她會昏厥在教會裡，以致丟人現眼。她為此去接受了心理治療，聽了各式各樣的建議，她自己也禱告了許多年，求神救她脫離這種恐懼。我個人認為，這位女士只需作一件事，就是明白自己是神的兒女。她何必獨獨擔心自己在雷電中喪命呢？如果她被雷電擊中，難道她就不再是神的兒女了嗎？我告訴她，不要把心思放在閃電打雷上，只要想神是她的父，神既顧念他的兒女，她若再一味擔心憂慮就不榮耀神了。她所當尋求的不是脫離這種特別的恐懼，而是作一個好基督徒，一個高貴的門徒，在每一方面都與神兒女的名分相稱。她必須停止從心理方面思想，而且該從屬靈的角度出發去思想。

有些基督徒畏懼幽閒，有些人恐懼大的空間，有些怕暴風雨，冰雹或其它東西。魔鬼會企圖使你認為，這只是純粹心理方面的問題，你需要的是心理治療。“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並且說，“我是神的兒女，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安穩在他手中，神絕不允許任何傷害臨到我。他說過，‘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絕不可向這些恐懼低頭。我也不尋求別的幫助。我信靠永活的神，就是主耶穌基督的父。”你必須運用信心，必須面對這事，看出這些恐懼是從魔鬼來的，並且抵擋他，憑信心堅立，把這真理運用在你每一種需要上。

聖經有兩個突出的例子可以說明我的論點。第一個是以斯拉記。以斯拉和他的同胞正打算從被擄之地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那是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旅程。他們想要向亞達薛西王求取保護，但是以斯拉說，“我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王說，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他的”（拉八 22）。以斯拉實際上是說，“我們不可回頭求助，我們的景況確實險象環生，可是我們若求王派馬、兵保護我們，就是侮辱了神。我們已告訴了王，神會保護他的子民；因此我們必須倚靠從神來的幫助。”以斯拉記又說，“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允了我們。”

尼希米的例子也類似。當時情況很緊急，仇敵人多勢眾，而且來勢洶洶。一個假朋友來對尼希米說，“我們不如在神的殿裡會面，將殿門關鎖。”尼希米的回答足以垂之千古，他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裡保全生命呢？我不進去”（尼六 11）。那是一個完整的回答——“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我是一個屬神的人，是神的兒女！我豈能逃入殿中以保全生命呢？不！我情願戰死沙場，好叫神藉著我得榮耀。像我這樣的人絕對不能逃跑，這是不可思議的。同樣的，當你遭遇仇敵的攻擊，不論是用何種方式發動的攻擊，你都當從相同的路線來思想。不要立刻逃向心理醫生！你是一個基督徒，神就能對付你的問題。不要用心理或生理的詞彙來解釋屬靈的問題。這兩種極端都是不對的。魔鬼會從各種縫隙發動攻擊。明白有關你自己的真理，並且“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這是基督徒的教訓。不論你遭遇什麼，要以基督徒的身份起身應戰，要像大丈夫那樣站穩了，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對你自己說，“像我這樣的人，”你就會發現自己的問題很快得到解決。你不需要逃向魔鬼用心計提供你的任何生路。我再說一次，感謝神，我們可以

“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感謝神賜下話語，悟性，指示，和知識。要把握這些，運用出來，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裡實踐出來，這樣魔鬼的詭計對你就一無作用。

16、真假確據

現在我們要來探討魔鬼在我們經歷上所施詭計的另一方面。這涉及到救恩的確據。我們會發現，他的詭計和前面所探討過的如出一轍，魔鬼的方法總是製造混亂。我們已看過，他把我們從一個極端趕向另一個極端。現在我們來思考魔鬼如何攻擊我們對於救恩所持的把握，在這一關上，再度顯示了他一貫的伎倆。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有得救的把握。神不只是提供了一個救法，使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他也讓我們知道自己已經得救了。這是基督徒生活中榮耀的一面。基督徒不應該停留在疑惑和不確定中。

有些教會忽略了“確據”的教義。羅馬天主教會故意貶抑它。顯然的，她若不這樣作，教徒就不怎麼需要神父制度了，教會的權力和權威性必然受到威協。她故意使人們對於今生與來生的光景捉摸不定。所以羅馬教會的教友必須去向神父認罪，以使罪得赦免；他們也為死去的人祈禱等等。這些其實完全與新約的教訓背道而馳。

從某方面說，新約對於確據的事遠比對其它事物要看重。這是許多書信的主題。舉約翰壹書為例，“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壹五 13）。我們應該有把握，應該確實的知道自己有永生。

這是基於幾個原因。神的旨意是要我們能夠帶著信心和把握禱告。基督徒的禱告不應該是猶豫不決的。他不是含糊的尋求神，也不是在暗中摸索神。我們在希伯來書裡發現，它的重要主題之一即是禱告的確據。它的作者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6）。坦然無懼是指充滿信心和把握。他又在第十章說到類似的事：“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來十 19~22）。這是禱告的方法。基督徒應該以充足的信心和把握來禱告。他到父面前時，不是一個猶豫、彷徨的孩子，乃是充滿了信心和把握。

此外，基督徒也應該知道平安和喜樂。再以約翰壹書為例，在第一章開頭，約翰說，“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一 4）。這位年老的使徒當時已走近他漫長一生的尾端，他寫這卷書信時已自知不久人世，他關切他留下來的這批基督徒的福祉。他說他寫信給他們，是為了叫他們能與他相交，事實上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相交。他寫給他們，不僅是叫他們能有此交通，並且要叫他們的喜樂可以滿足。即使活在這樣的世界中，他們的喜樂還是可以“充足”。使徒保羅也同樣寫信給腓立比人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四 4）。這是基督徒應有的經歷；不單單得救，並且知道自己得救了，而且在救恩中喜樂，“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一 8）。

難怪魔鬼特別留意基督徒的“經驗”。任何有牧會經歷的人都知道，有很多問題是從這方面產生的。魔鬼在這裡有一片沃土，他也不遺餘力地在這個領域裡施展詭計。這也是為什麼新約如此看重此問題。使徒們渴望基督徒能享受救恩的果實。然而早代的基督徒常常陷入麻煩中，所以他們需要這一

類的勉勵。這些偉大的教訓，以及後面緊接著的勸勉都是為了給人救恩的確據和喜樂——那是在基督耶穌裡的平安和喜樂。

新約對這個題目的重視足以證明魔鬼在這方面的詭計。他自始至終的目標都是剝奪基督徒從救恩得來的把握和喜樂。然而新約是基督徒最大的助益，教導我們如何應付、擊敗魔鬼。新約甚至應許我們，撒但不久就將被踐踏在腳下（羅十六 20）。

在幾本論及確據這主題的書特別與我們有益。或許其中最偉大的巨著就是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的“論宗教情感”約（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這位作者是美國二百年前的一位聖徒。他的這本書堪稱為經典之作，極精闢地分析了平安和確據之真與假，是其它同一主題的書難望其項背的。另一本是賽貝斯寫的“靈魂的衝突”（The Soul's Conflict）。賽貝斯是三百多年前的清教徒。他在倫敦講道時，被人稱為“屬天的賽貝斯醫生”。他們這樣稱呼他，不只是因為他似乎對於將來等在我們前面的榮耀有非比尋常的認識，並且也因他是如此奇妙的一位靈魂醫生。“靈魂的衝突”一書確實醫治了不少愁苦的靈魂。賽貝斯還有另一本類似的書叫“壓傷的蘆葦”；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為了安慰、堅固神的子民而寫的。事實上，所有清教徒都很擅長這題目。他們總是將聖經的激動，屬靈的慰藉應用在受傷、憂愁的靈魂上。舉一個例子說，另一位偉大的清教徒布陸克（Thomas Brooks）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由於撒但嫉妒、仇視基督徒的喜樂和舒適，他只好用盡心機叫人陷入疑惑和黑暗裡。撒但知道基督徒得救的把握能使他們的靈魂永遠快樂；他也知道這把握能將一個信徒的曠野轉變為樂園；他知道這把握能在基督徒裡面產生最高貴、最慷慨的靈；他知道這把握能使人剛強，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來，也能震撼撒但的國度；因此他辛勤不倦地要使人的靈魂脫離這把握，就好像他當年使亞當被逐出伊甸園一樣。”（注：見布陸克所著“地上的天堂”“Heaven on Earth”一書）

魔鬼如何在這事上對付我們呢？他如何在整個“把握”的問題上施詭計呢？首先，他試著給我們一個假的證據，假的平安，假的喜樂。顯然只要他能用這些代替品迷惑我們，他就能使我們遠離真的確據，這是他最喜好用的詭計。他來到基督徒那裡，提供一些看起來似乎是真的基督徒之平安，喜樂，安息；但若在聖經的亮光下作進一步分析，並親自去體驗，早晚這些都會原形畢露，顯出它們的虛假。

啟示錄裡有一個例子，說到老底嘉教會，“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門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三 14-17）。你再找不到更好的描述，用來形容在這方面屈服于魔鬼的詭計之教會和基督徒了。他們自滿自足，以為自己什麼也不需要了；而事實上他們是在一種可怕又可悲的光景中。

很明顯的，哥林多教會也落在同樣的試探裡。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五章裡對他們說，“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1-2 節）。儘管有這事發生，他們仍然“自高自大”，一點也不憂愁。似乎每一件事都可以存在，都不會攪擾他們。他們有的是假平安，假安息，假喜樂。哥林多後書裡也有同樣的暗示，保羅在那裡鼓勵他們，“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

驗”（十三 5）。顯然的，如果保羅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哥林多教會裡有了差錯，他就不會用這一類的詞句。

是什麼原因使基督徒認為一切都妥當安好了，似乎他們有了極大而美妙的確據？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可能太倉促地被趕入基督徒生活中。那是只在知識上認識真理而未經歷真理大能所產生的結果。有一種佈道法是不斷對人說，“這就是了！這就是聖經的話。你是否同意呢？”“是的，”“很好，你現在就是基督徒了，一切都沒問題了！”從某一方面說，這符合“因信稱義”的說法，但是另一方面也潛伏了極大的危險。只是重複聖經的宣告或某種公式並不一定能證明我們就是基督徒。“鬼魔也信，卻是戰驚”（雅二 19）。早代教會有一些人曾經一度作過所有正確的宣告。請看約翰壹書裡所說的。約翰告訴我們，有一些人“從我們中間出去”，他們出去的這個行動，證明他們“不是屬我們的”，也就是說，他們“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二 19）。可是他們以前一直在教會裡，他們若不贊成真理，就不會被早代教會所接納，因為早代教會對這些事是非常謹慎的。他們同意所有的教義，可是他們仍然“出去”；約翰說，這證明了他們向來就不是真基督徒。但一開始，他們從外面看來，一點差錯也沒有。他們的信仰宣告都是正確的，他們似乎是道地的正統教義者，而且似乎以此為樂。希伯來書第六章前幾節也提到類似的事，在那裡我們發現有些人不但說出正確的話，並且“嘗過天恩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而作者卻指出，他們並未真正更新。他們只是表面的基督徒。毫無疑問的，這種現象的主要起因是，人們在真正擁有真理、使真理成為他們的一部分之前，就匆促地被迫“決志”，承認真理。

所以我們要仔細探究這種危險狀況的特色，以避免它。首先，這種人的問題是，他們的生活沒有徹底的改變；他裡面沒有新生命。或許他舊有的生命稍有所調整，可是這並不能使他成為一個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對生活作過修飾、調整的人；他乃是一個重生、有新生命的人。他裡面有新的原則，新的動力、新的性情，是神的靈所賜的。這些才是使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要素。

這裡的危險出在，改變是可以假冒、偽造的，就如同一朵人造花，有時作得幾可亂真。一個人可能因為某種理由而不快樂，他的良知可能使他不安。這時他有機會接觸基督的信息，就欣然接受了。他用一根勒繩套住生活中原先有的瑕疵，然後採取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作這一切，都是出於意志上的努力。這種方法可以奏效到某一個程度，沒有什麼能阻止它。道德高尚的人即是使用他們的意志力和智慧，以符合道德標準。所以一個人可以調整他的生活到某一個程度，你偶而注意他，會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基督徒。可是，他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

真假之間的區別在，前者的生命裡有一個原則，管理著一切，後者則只是在舊有的東西上面再添加一些，或把表面作一番修整。這是很難區分的，因為我們面對的是“魔鬼的詭計”，他是世上最精於偽裝造假的專家；曆世歷代以來，他在教會中已經製造了無數的混亂和困惑。他也用同樣的方式來困擾個別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是否知道自己裡面有一些全然嶄新的東西？我是否知道自己被一些原則所管理，而不是被別人或我自己轄制？我是否能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我是否意識到裡面有聖靈的內住？我是否能說，“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舍己”（加二 20）？你是否知道有些事已經為你作成了？不是因為

你自己作了什麼，不是因你作了什麼修改，調整。你是否知道，在你靈魂的深處，神已經成就了一些事，把一些東西放在你裡面？你是否能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弗二 10）？你能不能說，我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林後三 2-3）？這是區分的標準。一個人若對自己誠實，他就能道出個中的差異。

另一個試驗是，這個人口中雖承認基督，卻是虛假的，他也從不為此擔心。就如同老底嘉教會，他一切都豐足富裕了，要什麼有什麼，從來不會對自己有所不滿，或有任何疑問。這是一個很銳利的試驗。魔鬼總是使人盲目，他用虛假的東西使人眼目潦亂；他使事情走火入魔。這一類人匆促之間“決志”，心中有一種假的平安和喜樂，似乎從不會有什麼難處或問題。考伯的詩歌含有這一行：“我初度遇見主時所蒙的福氣到那裡去了？”對那些人而言，這句話沒有任何意義。他們覺得很陌生，甚至可笑，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寫下諸如“靈魂的衝突”“論宗教情感之條”，或本仁約翰的“天路歷程”那些作品。他們不明白，是因為他們從未遇見天路歷程中那個基督徒所遭遇的問題。他們說，“哦！從我相信的那一天起，我就沒有任何麻煩了。”他們從未認識到任何難處。他們從未被良知困擾；他們不知道“肢體中另有一個律”將其往下拖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一無可慮之處。

這種“不正常的幸福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這也是醫學上的名詞。有些病會給人一種虛幻的幸福感；病人不知道自己有病，反而覺得很不錯。有些屬靈的疾病也可能有同樣的特色。他們可能產生一種虛幻的喜樂，似乎生活中總是一片美景。換句話說，他們不像使徒保羅和新約的其他作者，這些聖經作者知道自己裡面的問題，特別是肉體中的問題。使徒保羅必須“攻克己身”。可是這些人一點問題也沒有；他們不明白保羅的話。他們信主以後，似乎就一切平順了。這不僅與新約的教訓相抵觸，並且有異於歷代以來眾聖徒的經歷。這些聖徒在與“世界，肉體，和魔鬼”爭戰時，都面臨極大的掙扎。因此是否有屬靈問題的存在，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考驗。

偽造的基督徒信仰之另一個表現是，這些人往往不喜歡自我省察。他們說，我們不該省察自己，因為那是“向裡看”；如果我們沉緬於此，就會使自己的情況更糟糕。他們說，“要仰望主，往外看；根本不要向裡看，不要作任何形式的自我省察。”一個人若極力排斥自省，就證明他的經歷是假的，因為新約不斷勉勵我們要省察自己，驗證自己，以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們常常受提醒，要防範虛假——包括虛假的靈，虛假的使徒，以及我們自己裡面的虛假。可是受矇騙的人並不喜歡這一類警告，因為他們有一種感覺——如果他們開始省察自己，就會覺得渾身難受。就像有病的人不喜歡去看醫生，他說，“我若去看醫生，醫生就會叫我臥床休息，或者建議我開刀。”所以他一再說服自己身體沒病。在屬靈的範疇裡，這一類事也屢見不鮮。換句話說，這一類人的問題出在他太健康了——沒有困難，沒有問題，沒有疑惑。他們說，“那些病態的人在說些什麼啊！他們簡直胡言亂語；他們的心態不健康！”我的回答是，一個人若這樣想，或這樣說，他就違背了新約的教訓。

另一種試驗是非律主義 (Antinomianism) 的某種表現，意思是這些人不根據他們所宣稱的教義生活。他們認為應該自由自在地享受救恩，不受別的事縛。一切都是平安的，喜樂的，順利的。當然，我們一定會指望這一類的人有某種非比尋常的屬靈表現。如果一個人跟神有這種關係，他的生活裡沒有任何問題或難處，你就會指望他們成為突顯的榜樣，有超乎一般人的自製和自我規律的能力。他們應該在每一方面都作基督徒的典範。可是你會發現，往往事實正好相反。他們在生活裡有許多缺失；他們

沒有回應所宣稱的理想。

換句話說，虛假的道理總是欠缺真理的特徵和特質。一個有真平安、喜樂、把握的人，絕不會伶牙利齒，也不會輕忽隨便。大概沒有人能比使徒保羅擁有更大的救恩確據；可是保羅卻從不會態度隨便，言詞輕佻。你能想像他舉止輕浮嗎？你能想像他說話時自吹自擂嗎？不！在他的書信中，特別是給像提摩太、提多這些年輕人的書信中，他囑咐即使年輕人也要“端莊”，“正直”，言語純全，因為真理本身是偉大、榮耀的，一個談論神的時候油腔滑調的人等於是在告訴人，他對神一無所知。約伯也曾一度跌入這個陷阱，可是他回到神面前時，第一件作的事就是把手遮住嘴說，我說愚昧話了！他的妻子說的話更是愚昧。這個無知的婦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一個有真確據的基督徒絕對不會油腔滑調或行為隨便。

與虛假相反的，真理總是充滿了一種奇異，驚訝，意外的感覺。換句話說，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會說，“我當然已經得救了！”他乃是說，“真奇妙！我居然能蒙拯救。為什麼全能之神竟然願意顧惜、拯救我？”保羅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末了（基督）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神兒子竟然也愛像我這樣的人！這是保羅想不通的。任何明白救恩真義的人，也會發出同樣的驚歎。這與那些誇口說，“我已經得救了，我一點問題也沒有了”的人真是大相逕庭！相反的，一個真正得救的人會說，“這真是一件奇妙之事！永生的全能神竟然以他的聖潔為我找出一個赦罪方法。”衛斯理查理寫下這段歌詞時必然也是存著同樣的感覺：

何能如此——如我也能
得著救主寶血權利！
為誰使他如此痛苦？
為我他樂受苦至極！
驚人大愛，何能如此！
何等救主竟為我死！
華滋也這樣描述他的經歷：
當我思量奇妙十架，
榮耀之主在上懸掛；
前我所有盡看有損，
昔日所誇今覺鄙下。

如果你所享有的平安和喜樂，安息中，缺乏這種對自己得救的驚訝成份，你就應該好好省察自己，重新檢查你的根基。

真正得救的人另一個特質是，他總是謙卑的。謙卑的恩賜多麼受人忽略啊！我們這個世代是一個鼓吹自信、把握的世代。這與新約的教訓“溫柔的人有福了”，“虛心的人有福了”真是大異其趣。請聽聽主自己的話，“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神的兒子“反倒虛己。”他的跟隨者也是如此。我們常常在許多有能力，有天份，有智慧，有奇妙見識的人身上見到這品質。看看使徒保羅。觀察歷代以來眾聖徒的生活，你會發現所有教會，包括羅馬天主教會的聖徒，都有同樣的

特質。沒有什麼比“謙卑”更能代表一個聖徒的特質了。如果我們的平安和喜樂中沒有這種成份，有的只是自高自大、自吹自擂，那麼我們的平安和喜樂就不是真的。確實，它必然是偽造的，是魔鬼所製造的膺品。

最後一個試驗是，真理是完全與老底嘉教會的特質相反的——後者只安於自己的本領，自我滿足，覺得你什麼也不必作，只要維持現狀即可。然而聖經這樣描述：“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一個人有的越多，就越體會他所沒有的，就越渴望得著。這一向是真基督徒的標記——對自己所有的不滿足。他總是覺得饑渴，想得著更多。我們從保羅的作品中找到典型的例子。基督教會裡若有人可以對自己感到滿足，那就非保羅莫屬了——他擁有非常人可比的悟性，知識，解釋的能力，以及豐富的經歷。然而他卻這樣說：“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 13-14）。此處我們看見一個真聖徒的特質。他不是自以為滿足，也不以自己所有的自滿。他為所領受的感謝神，但他可以看見地平線以外那一望無際的浩瀚海洋，是他所無法想像的，他感覺自己不過是一個孩子，躑躅在大海的邊緣。所以他想繼續下去，往前邁進。他的野心是，“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三 10）。“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總是“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知道自己的缺欠和不足，體會到要擁有的是何其多。

可是只擁有假平安的人不明白這些；他們相信沒有什麼可以再增添的了；他們已擁有了一切，他們已達到目標，這豈不顯明完全是出於惡者那可怕、醜陋、卑鄙的詭計嗎？

因此，魔鬼企圖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我們遠離真正的把握，給我們假造的膺品，使我們離開真正的平安和喜樂。只要我們擁有膺品一天，我們就是盲目的，看不見真相。老底嘉教會不尋求任何東西，所以使徒約翰以基督使者的身份，不得不用這種強烈的語氣說，“我勸你”，“我巴不得你”，“我就責備管教”。他等於說，“你必須買這金子，你必須找新的衣裳穿上，你壓根兒就錯了；你對自己的光景一無所知。我勸你，提醒你……”

可是，魔鬼並不就此甘休。他首先想用假的東西，使我們陷入這種靜止，麻醉的狀態；但是他若在這方面失敗，他不會就此甘休；他會完全改變策略。他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相反的極端，他會見風轉舵，好像變色龍任意改變身上的顏色一樣，他會不遺餘力地把神的兒女往下拖。

在這一點上，他以“控告弟兄的人”之身份出現，成為“我們的仇敵魔鬼”。他想使人們以為自己是很不錯的基督徒，然而他轉過身又說他們根本不是基督徒。他如今在篩你，試驗你，檢查你；從前他阻止你自我省察，現在他卻開始審視你，強迫你自我省察，並且過分到一個地步，使你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他會動搖你，使你灰心；他企圖搖動你腳下的根基。他成了“控告弟兄的人”，“仇敵”。

我們開始思考魔鬼這方面的詭計時，要提醒自己，有一件事是魔鬼不能作的；他不能奪去我們的救恩。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感謝神，我們是在神手中，我們是“他的工作”。“沒有人（或魔鬼）能從他手中把我們奪去”。我們若對這教訓不清楚，就已經被魔鬼擊敗了。魔鬼永遠無法奪去任何人的救恩！如果他能，他早就如此作了，也就沒有人能得救了。魔鬼是“壯士披掛整齊”，正如我們的主在福音書裡所說的。那壯士既然披掛整齊，“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人不能從他手中奪回什麼。“但

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勝過他，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並且釋放他管轄的人。如果不是這樣，就沒有所謂的基督徒存在，也沒有任何人可得救贖。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從魔鬼的掌握中被救出來。主耶穌基督已經作成了這事，魔鬼再也不能把我們奪回。如果他能，我們早被他奪回了。可是他不能。使徒約翰對這一點非常明確，他在約翰壹書第五章第十八節裡說，“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他不會繼續犯罪，也不會停留在罪轄管的領域裡，“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魔鬼不能抓住他，也不能拘留他。“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這是何等使人得安慰的思想！

這安慰也是神所賜軍裝的一個重要部分。魔鬼永遠不能奪去我們的救恩；他可以奪去與救恩同時來的平安，他可以奪去我們的安息，這安息是神子民所當享有的。就在這方面，他可以大施詭計，發揮他的狡猾詭詐。他知道他沒有辦法使我們重返他的國度，所以他只有一條路可走。他說，“好吧！他們已經屬乎神，不再屬於我了。我能作的只是使他們憂愁煩惱，叫他們陷入不幸的光景中。我要奪去他們的喜樂。”所以他開始施行詭計。

如果你懷疑魔鬼在這方面是否對你用詭計，不妨問你自己以下幾個問題：此刻你是否享受救恩給你的確據和把握？你是否也能像彼得對早代信徒所說的那樣，“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一 8）？這是你的寫照嗎？彼得不是說他自己，也不是說別的使徒，他是論到那些不知名的基督徒，“分散在……寄居的。”他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只知道他們是基督徒；因為他們是基督徒，他論及他們的話就是真的。這番話也可以用到我們身上嗎？你的喜樂是否“滿足”？如果不是，你就中了魔鬼的詭計。你可以同時是基督徒而又缺乏確據。你已得救了，可是你不敢確定，因為魔鬼用計迷惑你。他可以奪去你的喜樂，力量，但他奪不去你的救恩。他常常用可怕的計謀使基督徒陷入煩惱之境，好像他們根本不是基督徒一樣。我們不可不小心提防。

17、對救恩確據的攻擊（1）

前面我們思考魔鬼在救恩的確據這範圍裡，如何使用假的安全感來迷惑我們。接下去我們要看，他如何用不同的方法來搖動我們的把握。首先，我們要定下一個重要的前題，那就是儘管魔鬼傾盡全力，他也無法奪去我們的救恩。但是，雖然他奪不去我們的救恩，他卻能奪去我們救恩的喜樂，使我們無法享受救恩的快樂。所以我們很可能是基督徒，卻沒有真正的喜樂。這解釋了為什麼有所謂的“不快樂的基督徒”。有人說，這不可能，根本沒有這種基督徒存在。答案很簡單：有，確實有；是魔鬼的詭計造成的。所以我們必須仔細檢查這事。

首先我們必須考慮的，我已經在前面暗示過了，那就是魔鬼使我們懷疑救恩的可能性。有很多自稱基督徒的人從未得著救恩的確據，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個可能性；他們說，這種把握是不可能得到的。我前一章也提過，羅馬天主教會即否定人有獲得真正確據的可能性。她說，一個人仍活在今生今世時，他不可能確知自己將來是否進天堂。那是她對福音的認識之一部分，這與她那套複雜的系統配合得天衣無縫。她認為，教會的肢體應該倚賴神父，必須常常向神父認罪。於是產生了“告解”，以及相關的儀式，如免罪，為死人代禱等。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聖徒的說明，所以要向他們祈求。即使

我們死了，我們的命運仍難蔔，必須到一個稱為“煉獄”的地方，在那裡，世上的教會可以為我們代禱，代點燃蠟燭，由家人代我們向教會付清贖罪款項。當然，你可以確定教會會為你安排最終的救恩，可是你活在世上時，卻始終不確知自己是否得救。羅馬教會的整個教訓和儀式，都泯除了有關確據的教義。而事實上，這是明白他們如何曲解新約所闡釋的教會真義之關鍵。顯然你若相信這一類的教訓，你就永遠得不到確據；結果是你總是或多或少地感到不喜樂。

不幸的是，這種教訓並不單單限於羅馬天主教會；有些基督徒，甚至是很虔誠的基督徒，也持守著同樣的教訓。他們這樣作，是因為他們把擁有確據當作一種僭越、傲慢的表現。他們說，“我算什麼？我怎能說自己是神的兒女，已經得救了？我是如此渺小，我知道自己裡面的污穢和邪惡。真的，如果我那麼有把握得救，未免太傲慢無禮了。”我認識一些非常虔誠，在教會事工上極熱心的人，就持這種立場。他們認為宣稱救恩的確據幾乎是一種罪行。有人甚至認為這種宣告是忽視教義的膚淺表現。

如果魔鬼能成功地使我們這樣想，顯然他已達到目的了，他會輕而易舉地使我們處在一種戰兢、憂慮的狀態下——有時高昂，有時低落，而且低落的時候遠遠多過高昂的時候，甚至使我們視喜樂為畏途。確實，他能強調這一點，到一個極端，從某方面看，似乎你救恩的惟一確據就存在於一件事實上——你憂心忡忡，一點兒也不喜樂。我這樣說，一點也不誇張，我可以引經據典證明。教會史中有某些時期，人們害怕虛假的喜樂，以致於落入另一極端中——他們甚至只有在完全的憂慮、失敗、煩惱中，才感到滿足。

對於這種想法，惟一的答案是新約的教訓，教導我們去尋求確據。約翰對我們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壹五 13）。叫你們知道！使徒保羅也勉勵我們，“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我們不是靠自己喜樂，如果我們向內看，就無法喜樂。我們乃是“靠主喜樂”。當然，我們只有清楚明白了因信稱義的教訓時才能作到靠主喜樂。如果我們企圖靠自己某種形式的工作，就無法達到這喜樂。正如華滋那首著名詩歌所說的：

蒙恩之人發現

榮耀開始湧流；

出於信心和盼望，

地上亦結屬天果。

我們“邁向錫安”時是應該歡欣鼓舞的；我們若給人一個印象，好像作基督徒就得愁容滿面，沒有喜樂，我們就無法吸引別人到主耶穌基督那裡。所以魔鬼很自然地使用這個錯誤的教訓，特別是針對那些最正直、謹慎的人，因為他們最怕作出假的聲明，或使福音受羞辱。他們說，“如果我說我已經得救了，但別人又在我身上看到一些缺點，那怎麼辦？”這種說法完全錯誤。使徒保羅稱教會裡的肢體，甚至包括哥林多教會的人為“聖徒”。看看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是神分別為聖的兒女，雖然他們也有各種不同的罪。我們必須提防魔鬼在這一方面的詭計，不要讓他陷害我們，迷惑我們。

魔鬼的詭計表現的第二種方式是，他要我們相信與前面所討論那種論調完全相反的一套，那就是：如果你沒有救恩的確據，你就根本不是一個基督徒。我們再一次看到魔鬼的方法和採用的原則是千篇一律的——他把基督徒從一個極端帶到另一個極端。我們總是在極端處找到魔鬼的蹤跡。所以我

們逃離了一個極端——認為救恩的確據是不可能得到的——如今魔鬼又暗示我們另一個極端說，“你若沒有確實的把握，你就根本不是基督徒。”

關於這件事，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即使更正教的基督徒也會在某一點上掉入極端的陷阱。要明白這原因並不困難，因為這是他們反對前面所提羅馬天主教的教訓而有的反應。他們急切地要帶出信心的原則，也就是只有憑信心才能稱義的道理。他們說，一個人不必等到他絕對完全之後，才能稱為神的兒女，才能得救。以馬丁路德為例，他作神父時非常不快樂，因為他覺得自己不夠好；除非他逐出了每一項罪，否則他不敢確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他覺得自己不但得先停止犯罪的行動，而且要完全泯除犯罪的意念之後，才能成為基督徒。羅馬天主教會教導他，他必須完全成聖，完美之後，才能得到救恩的確據。可是突然之間，聖靈打開了他的眼睛，讓他看到新約的榮耀教訓，“義人必因信得生。”他看見這義是神透過他的信所賜給他的，是他能夠立即接受的。他立刻得到了釋放，同時開始享受救恩的確據所帶來的喜樂。

難怪他和那些跟隨他的教父不斷大聲疾呼：信心總是包括了知識，你若沒有把握就沒有真信心，你若不自動地以這確據為樂，並且有絕對的把握，你就還未真正明白，真正相信。可惜他們在這一方面也過了頭。當然如果與羅馬天主教的教訓相比，他們是比較好的，因為他們確實指出了稱義的重要因素。可是他們太過於強調確據的重要，以致於常常引起許多基督徒心中的疑惑、不安、憂慮。

我們可以引用約翰壹書第五章第十三節來證明早代改教運動的教訓錯誤之處，“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約翰這番話是寫給信徒的，可是他們卻缺乏把握。他寫信給他們，是要叫他們有確據。當然，整本希伯來書的寫成，也是為了同一個目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清楚一件事：一個真信徒也可能為了某種原因，而缺乏救恩的確據。

這種情形很普遍，或是因為不充分的教導，或是因為魔鬼用某種方法說服我們，叫我們太專注在自省上。聖經也教導我們要省察自己，可是如果我們作得太過火，就會使自己陷入煩惱不安中。因此我們必須避免兩種極端——完全不省察自己，或者過分地自省。清楚地明白因信稱義的道理，可以導致對救恩的把握。使徒在羅馬書第五章第一節說，“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即使你採用另一種譯成：“讓我們與神和好，”也仍然可以引致同樣的結果。前一種翻譯是你有了和平，另一種是你應該享有和平，兩者都顯示人若明白因信可以稱義，就必然獲致確據與喜樂。

一個基督徒可能沒有確據，對救恩缺乏確切的認識。你或許會問，“那麼我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呢？”答案是，你若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你若不再倚靠自己的行為，單單仰望主耶穌基督和他藉著他的降生，死在十字架上，復活，升天所為你成就的大工；你若不再看自己，不再“靠著肉體”；你若只把盼望放在他身上，信靠他，倚賴他，那麼你就是一個基督徒了。你所需要的乃是指引，好叫你眼睛完全打開，得以看見真理。你可能是一個缺乏確據的基督徒，但是你應該有確據，若是沒有，你就不要安之若素。你應該知道，若沒有確據，你就是一個有缺欠的基督徒，不論從你個人的經歷，或你的見證角度看，這都是一種缺欠。我們應該喜樂，我們沒有權利不喜樂。我並不是說，你若不喜樂，你就不是基督徒；我只是說，你應該喜樂，你若不喜樂，就必須好好對付這事。要清楚瞭解因信稱義的教訓。

魔鬼用來攻擊我們的確據之另一個方法是，使我們向後看。多少時候基督徒因為受魔鬼慫恿向後看而失去了喜樂和把握。作牧師和輔導的人最常對人的勸勉就是讓死人埋葬死人吧！提醒人們“忘記背後”。

魔鬼會對一個年紀已長才信主的人說，“太遲啦！你只是一個懦夫！看看你這一生，充滿了世俗的享樂，現在你年紀大了，要面對死亡了，你才開始著急，轉去尋求神。你真是一個膽小鬼！不可能的！神是公義的神，他不會讓你過了一輩子的屬世生活，到了最後一分鐘才轉向他……太遲啦！朋友。”

或者魔鬼會使你想起所荒廢的年日。你這麼多年一直活在不敬虔、不信的屬世生活裡，你對所荒廢的日子耿耿於懷。你無法原諒自己。如今你覺悟過去的錯誤，但事實是事實。魔鬼可以使你懊惱到一個地步，以致於陷入沮喪中。你為過去浪費的光陰而失去了救恩的喜樂。那些年日已經過去，不再複返了，然後魔鬼進一步說，“要是你沒有虛度光陰，想想看你現在會是何等光景！”

我們很容易就被魔鬼這番建議所迷惑，這豈不是很奇怪嗎？你是否有過類似的經歷？他說，“想想看，如果你青少年期就成為基督徒，現今又會是什麼樣子？可是你讓機會白白溜走，你起步得太晚了！你本來可以成為一個耀眼，出色，卓越的聖徒，可是你錯過大好良機了！”

他的另一個說法是，“看看你現在也算小有局面了。可是如果你年輕就成為基督徒的話，你可能已經成為海外宣教士了；也許因為你的緣故，已經有一個教會誕生了，你也可能從神領受了各樣的恩賜。你的一生必然是另一番面貌了。”魔鬼一再使我們面對這些於事無補的悔恨，最後把我們拖入極深的絕望裡。他使你這樣看待你的過去——無益的懊悔，機會已逝，一去不返。

你當如何回答他呢？你如何應付他？稍後（見下一冊）我們積極地探討“穿上神所賜的全部軍裝”時，會有更詳細的解說。讓我先在這裡對那些望向荒廢的年日、因錯失了機會而悔恨的人提出建議。我願意奉神的名說，要知道這是魔鬼在引誘你向後看，他這樣作，是因為他要破壞你的現在和將來。他知道只要你向後看，你就無法享受現在，你不能作好眼前的工，也不能作好將來的工。後悔是於事無補的。你無法塗抹過去，你對過去已經束手無策。如果你沒有別的理由停止向後看，至少這是一個理由。不要浪費時間，要知道這是出於魔鬼的攻擊。若因過去而灰心失望，就等於對現今也灰心失望；“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顯然你若不喜樂，你就不能發揮正常的功能。單單為了這個原因，也要拒絕向後看。

讓我給你另一種鼓勵。魔鬼說，“一切都荒廢了，無可補救了，你再也沒有機會了。那些逝去的年日一去不再複返，你的一生都虛度了。”這時你應該轉向他說，“我記得我的主曾說過，你是撒謊者，是說謊之人的父，是從起頭就說謊的。我看你現今還在說謊，因為你說的不是事實。神對我說，‘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珥二 25），感謝神，我完全同意他的話。”宇宙中只有神的話能這樣對我說。神作得到！你知道嗎？你在神手中五分鐘內能作到的事，比你靠自己五十年作的事還多！不要聽信魔鬼！過去固然已無可彌補，但不要讓它破壞現今和未來。神能解救你，重新造你，使你在一個新世界中作新造的人。離開過去。不要再往回看。魔鬼總是想使你向後看。要拒絕他的建議，堅定地勇往直前。光明的前途就等在你前頭。

我必須提醒你，有時魔鬼把過去的罪放在你面前，使你無路可逃。不管你到那裡，都可以看到它

——你過去所犯的罪，如影隨形地跟著你。

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人到了七十七歲時才成為基督徒。他一生荒唐度日，放蕩無羈。可是他在七十七歲高齡時，奇妙地信了主。後來他開始領聖餐，由於這是他生平頭一次守主的晚餐，所以對他而言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他已看見救恩的方法，明白因信稱義的道理，也知道他一切罪已蒙赦免，好像烏雲被趕到海上，吹得無影無蹤。他真的為自己的救恩感到滿心喜樂。我一直忘不了那個主日晚上，他生平第一次守主的晚餐時，臉上掛滿喜樂淚水的那幅情景。他已經預先嘗到了天堂的滋味，我們都與他一同歡樂。第二天早晨，我還未起床，就聽見有人在大聲敲門。我匆忙下樓開門，發現這個可憐的老人站在那裡，似乎完全崩潰了，他無法抑制自己的哭泣。我請他進來，探詢一番，才發現困擾他的原因。原來前一晚他歡歡喜喜地與朋友一道回家，等他上了床，躺在那裡正要入睡的時候，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樁往事，當時他在一個公共場合與人辯論宗教問題，他曾數度褻瀆耶穌基督的名。在這三十年間，他根本未想過這回事，說不定這中間他還重複作了同樣的事呢！如今他成了基督徒，享受到救恩之際，也領受了主的晚餐，體會到從未有過的喜樂和滿足。可是，他躺在床上，心中充滿著說不出的喜樂的那一片刻，這個回憶突然闖進了他的腦海。它從那兒來的？只有一個答案，它是出於“魔鬼的詭計”，是“惡者的火箭”之一。他把一支火箭擲向這個可憐的老人，知道這老人當時正滿心喜樂。他重提三十年前的一樁罪行，用此來攻擊他。“你有什麼資格守主的晚餐？你憑什麼自稱基督徒？你怎麼能作一個基督徒呢？”那人整夜輾轉難眠，又懊惱又痛苦。他一下墜入了最深的地獄裡，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煩惱，愁苦，和沮喪。

你或許會說，“這怎麼可能呢？你不是說他已經明白了因信稱義的道理嗎？”只有那些不清楚魔鬼詭計的膚淺基督徒才會這麼說：“一日得救，永享快樂，”“我一旦相信，就等於在名片上印了基督徒的頭銜。”“從此過著高枕無憂的日子，再也沒有煩惱了。”完全不對！我們遭遇的，是一個最詭詐的對手和仇敵。他對於如何欺騙、陷害我們知道得一清二楚。當其它方法都失敗時，他會挑一件事，譬如那個老人的例子，他在那個人一生所作的許多惡事中專門挑出一件來。他知道一個成為基督徒的人最敏感、最覺得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褻瀆了那愛他，為他死的神兒子之名，魔鬼藉此控告這人，奪去了他得救的確據和喜樂。

對付這種情況，惟一之計是明白，你過去說些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現今說什麼。我常常得提醒人這一點。他們說，“可是，你知道嗎？我過去對人說過這個，又論過那個。”我說，“親愛的朋友，我不在乎你過去作了什麼；問題是，如今你如何看待神的兒子？”我向我的朋友指出，他們為此煩惱，正足以顯明他們是基督徒。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現在還會說同樣的話，甚至以為這樣說很聰明。他的憂慮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基督徒。他若能割下舌頭，他是會欣然如此作的。他願意付一切代價去塗抹過去說出的話。魔鬼又犯了一個錯誤。只要你“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就能使他落荒而逃。你若愛主，想要更認識他，我就能靠神的名說，你過去所言所行如今都不值一提。你現在的言行才算數。你跟過去已經一刀兩斷，毫無瓜葛了。

我們的經歷中會有另一類麻煩。魔鬼也常常在這一方面斬獲頗豐。一個人成了基督徒後，滿心都是喜樂，讚美，感謝。可是過了不久，他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感覺和以前不一樣了，他似乎再也不像剛信主時那樣喜樂。起先，每一件事似乎都如此美好——讀經。禱告，與其他基督徒交通，各種活動。

可是現在他注意到情形改變了。他失去了從前的那種感覺；他不再有愉悅、享受的感覺，他也意識到一種奇怪的枯乾。他好像走在黑暗中，如同先知以賽亞在第五十章第十節所描述的，屬神的兒女“行在暗中”。他感覺失去了什麼，再也尋不回来了。他開始說，“我初度遇見主時所有的福氣到那裡去了？怎麼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接下去的一步就是，“大概我根本不是基督徒吧！一個真基督徒一定不會像我這樣；事情應該越變越好啊！可是我卻是每下愈況。我真的是基督徒嗎？以前的經歷是不是假的，偽造的？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是不是出於心理作用？可不可能我根本就不是個基督徒？”

我相信你一定或多或少碰過有同樣經歷的基督徒。你知道魔鬼在這一點上的詭計嗎？你若不知道，那麼我建議你最好先弄清楚自己是否是真基督徒。如果你的經歷是一成不變的，從來沒有什麼上下起伏，那麼我得先把你是否是真基督徒這個問題放在你面前。正如我前幾章曾提過的，這正是異端所教導的。異端總是作各種誇大其辭的宣告。其實真正的基督徒在生活裡一定有起伏。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之後，他不是突然之間就從地上被提升到天上，剩餘的後半生都在雲端度過。迷是不正確的。基督徒的生活裡有各種變化。你度過的日子有那兩天是一模一樣的？

為了解釋我的論點，不妨用我的講道經歷作例子。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對我而言，講道這件事最美妙之處在於，我每次踏上講臺時，心裡一點都不知道今天聚會中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很難預知各種變數的產生，魔鬼就喜歡在這一點上攻擊我們。我們總是想要處在屬靈的高峰，可是事實並不這樣，各種變化是必然的。

這種上下起伏的狀況，一部分是我們生理的因素引起的，我們不可排除這種可能性。你雖然成了基督徒，你仍然活在肉身中，不能夠脫離肉體。許多聖徒都必須面臨這個問題。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都企圖干擾屬靈的範疇。我們已談過，它們往往利用我們經驗中的變化，結果這個基督徒變得灰心失望，悶悶不樂，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基督徒。事實是，魔鬼說服我們過分地注意自己的狀況，情緒，感覺，而忽略了我們與主耶穌基督的關係，以致於使我們無法經歷救恩之樂。

或許用一個簡單的例證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基督徒都有一個心臟，心臟會跳動，心跳可以透過脈搏查知。如果脈搏太快或太慢，都顯示你心臟有問題。因此脈搏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你把整個時間花在計算脈搏上，你就作不了其它的事。現在有些基督徒就是這樣。他們花整個時間在測量屬靈的脈搏，或者屬靈的溫度上。他們不敢確知自己屬靈光景是否正常，所以一會兒查溫度，一會兒算脈搏。許多基督徒受魔鬼詭計的慫恿，把大半時間花在這上面。他們說，“當然啦，我想作一個健康的基督徒，我要確知自己的健康狀態。”是的，但你若過分關心自己的健康到了一個病態的地步，你就失去了平衡。最重要的是“均衡”。不論是掉以輕心、什麼都無所謂的基督徒，或者是過分敏感到了歇斯底里地步的基督徒，都是不好的。有不少這樣的人。解決這問題的方法是，每一次你開始憂愁、煩惱時，就問自己，“我愁什麼？”你可能會發現，你憂愁是因為你沒有享受與神的關係，這時你就要檢討一下這關係。不論我的感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與神的關係；感謝神，我的感覺絲毫不能影響這種關係。

我想起了蘇格蘭一位佈道家麥克尼爾（John McNeil）用過的一個例子。他是一位旅行佈道家，有時得離家一兩年，到世界各國舉辦佈道會，然後才回家休息一陣子。他要人們明白關係本身和這關係帶來的享受，二者之間的差異，所以他假想自己有一天，拖著疲憊的身子，從遠方返家，他的妻子帶著

他的七、八個孩子來迎接他。他假設自己轉向妻子說，“瑪麗，這些孩子是誰啊？”她回答說，“約翰，他們是你的孩子。”他在極度的疲乏中說，“瑪麗，我不知道怎麼回事，總之我感覺他們好像不是我的孩子。”然後他的妻子說，“你怎麼感覺並不重要，他們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請記住這個故事，當你說，“我沒有從前那種感覺了”的時候，不妨把這故事運用在你身上。感謝神，不論你如何感覺，你的名字若寫在羔羊生命冊上，它就在那兒了！

我也許感覺失去了他，但他永不會離開我。“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主的大愛永不離棄我。”安息在神的應許上，不要在乎你的感覺。他不會丟棄你。他不能否認自己的話；你是他的，是永遠屬他的。

這是很奇妙的，令人訝異的，不容我們輕忽，也不容我們玩弄。我們不可以因此而誇口，“既然這樣，我就可以任意妄為了。我可以盡情犯罪，因為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即使我犯罪，還是會得救……”不對！我們當以敬畏的心享受救恩的喜樂。

所以魔鬼若前來，想要用你的感覺、情緒搖動你的信心，你就可以告訴他，你不是憑感覺得救，乃是靠耶穌基督，你現在只倚靠他就夠了。你這樣作，就會發現以前那種喜樂的感覺又回來了。只要你倚靠他，讓他的全能護庇你，你就能擊退魔鬼的詭計，享受那“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18、對救恩確據的攻擊（2）

基督徒生活中另一個難處的來源是，魔鬼常常錯誤地詮釋神對待我們的方法。聖經各部分都有這方面的教訓。特別是當我們受管教——神用各種方式管教我們——或者是偶而我們無法明白神為何收起他笑容的時候，魔鬼這方面的試探就來了。

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對此有所認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約伯，他是一個敬虔愛神的人，可是神卻允許魔鬼去試驗他，試探他。結果神撤回了一些先前賜給他的福氣。他不能像從前那樣尋找到神，而同時各樣痛苦的事接二連三臨到他。整本約伯記就是在論及神對待我們的方法。

約伯在一連串的災難中，有幾次屈服在魔鬼的詭計之下。他受到前來探訪的朋友所引誘而跌倒。這些朋友被稱為“約伯的安慰者”，可是他們反而弄巧成拙，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魔鬼的工具。他們對約伯處境的解釋完全錯誤。魔鬼藉著他們玩弄伎倆，使約伯以為這些試煉臨到他，是因為他太驕傲，僭越，自大了，或者是因他犯了某些隱而未現的罪。魔鬼利用他的朋友；今天魔鬼仍然在重施故計，使用這一類人來叫神的兒女灰心喪志。

新約中對於這主題寫得最徹底的莫過於希伯來書了。作者寫信的對象是一群憂愁的基督徒，他們無法明白臨到他們身上的事。這是希伯來書的背景。由於那些信徒開始對自己的基督徒信仰產生疑惑，企圖往回觀望他們以前的猶太教信仰，所以希伯來書作者不得不提醒他們基督徒信仰的豐富以及基督的卓越、豐盛。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會遭遇逼迫，為什麼會被人誤解，為什麼會經歷如此多的艱難。魔鬼這時就悄悄掩至，在他們心中製造疑惑。

約伯記和希伯來書是聖經中以此為主題的兩卷偉大作品，你還可以在其它很多地方找到同樣的題目。主耶穌自己在快離世時也謹慎地警告他的門徒，要預備迎接將來到的試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他警告他們將會面對患難和逼迫。儘管有這些提醒，我們還是很容易聽信魔鬼，屈服在他的詭計之下。

他的方法是引誘我們去懷疑神對我們的愛。他說，“神竟然允許你如此受苦，這算那一門子的神啊？”毫無疑問的，你一定很熟悉這種論證。“如果神真是神，是慈愛的神，為什麼這事會臨到我？”特別是魔鬼把臨到你身上的事和發生在那些屬世界、不敬虔之人身上的事作一對比，這種試探就更強烈了。

懷疑神的這種試探也是詩篇第七十三篇的主題，“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13節）看看其他的人！“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裡所想的”（7節）。至於我，我卻總是在受苦，總是遇到難處。神竟然允許這些事臨到他的兒女？這是什麼樣的愛？魔鬼沿著這條路線來動搖基督徒的信心，於是他們開始懷疑神的愛，和神的仁慈，憐憫。

如果你能立刻回答魔鬼說，這與神的愛並不衝突，他就會說，“那麼只有一個結論了，就是你顯然不是一個基督徒。你若認為神仍然是一位慈愛的神，那麼惟一的解釋就是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因為你若不是基督徒，就不會受到這種待遇。世上的父母有哪一個會像神這樣對待兒女？不！你根本不是神的兒女；你以為自己是基督徒，但事實證明你根本不是。”魔鬼謬解了神對待我們的方法，他用這個伎倆不知使多少基督徒因此陷入悶悶不樂、猶疑不定、沒有安全感的境地。

換句話說，魔鬼成功地使我們誤解了基督徒教訓中一個最奇妙、最深刻的部分。我可以歸納成兩處經文，首先是羅馬書第八章第十七節，“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然後使徒立刻加上：“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保羅提醒基督徒，他們是神的兒女，他們有極大的保障。從第十八節開始，恐怕是聖經中對於榮耀與痛苦的關係闡釋得最精闢的一段了。

同一個教訓亦見於希伯來書第十二章，可以總括在一句話裡，“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6節）。這是回答魔鬼詭計的最好方法；我們若善加運用，就不會屈服在他這方面的試探裡。如果我們聽從他的引誘，就是未看清我們基督徒立場中最美麗、最榮耀的一面，也是未看見神是我們的父，他關心我們的成長和發展。我們是多麼幼稚！沒有一個孩子喜歡管教和懲罰。（可惜現在的政府越來越幼稚，越來越不相信懲罰的功用，以致於到處都是慣壞的孩子，青少年犯罪率也跟著節節上升。）孩子們總是想被父母抱在懷裡。有人抱他，他何必走路呢？他只需要自己喜歡的東西，例如甜食，豈不是比正餐的食物好吃得多？一個作父母的若堅持孩子吃正餐的營養食品，豈不是太專制了？這是孩子的典型態度。

在屬靈的領域裡也是一樣。任何一個稱職的父親都會期望他的孩子長大，成熟，所以他必須採取某些衡量的標準，以確知孩子是在成長。聖經是我們的靈糧，這裡有教導，指示，屬靈的功課，幫助我們長大。如果你不採用，不吃這靈糧，神還有別的方法；他是用愛心來執行這些方法，神定意要我們長大。他下決心要使我們成長；如果我們不打算順服他的管教，用正常的方式長大，神並不會就此束手無措。他用的方法有的正是那些常常困擾我們，以致於我們轉去聽從魔鬼詭計的事情。神不想總是把我們當作嬰孩抱在懷裡。他要我們站起來，作大丈夫，他要我們作成人，他要我們長大，成熟。

神為達此目的所用的方法之一是，暫時取去我們的一些東西。當每一件東西都能輕易獲得時，我們就不會去努力了，只要坐在那裡享受即可。可是一旦我們開始遇到難處和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去思考；我們會開始讀聖經，並且拼命禱告。這是神教導我們“在知識和恩典中長進”的方法之一。他會保留一些東西不給我們。神常常像人世間的父母一樣。希伯來書第十二章說，“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

子，不是兒子了。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

我們必須將這教訓運用出來。當你受管教，或者神似乎向你收斂起他的笑容，當你經歷水深火熱的環境時，要知道他的目的是試驗你，訓練你，使你發展，長大。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你真正出麻煩的時候，不是當你處境艱難時，而是你從未遇到困難，諸事順利，生活表面一點漣漪都沒有的時刻。逆境總是神指教我們的工具。神把它當作體育館來鍛煉我們的肌肉，發展他子民的能力和潛能。所以当你被送到體育館受訓時，不要嗚咽或哭泣，只要獻上感謝。或許你一時覺得很難忍受，“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來十二 11）

神用這種方式待我們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能藉此更多地把他自己介紹給我們。或許聽起來有些矛盾：神暫時收起他自己的憐憫，是為了更多向我們啟示他自己。但這句話確實是正確的。起先我們對神知道得有限。我們知道他的愛，他在基督裡的慈悲和憐憫，以及他的赦免。但這只是一個起頭。神的愛，憐憫，和他對自己子民的關心、掛念是非常深刻的，剛剛起步的基督徒對此一無所知，只有當你經過仇敵的險惡深淵時，你才認識到這些永恆的資源。普世的眾聖徒都可見證這一點。神的子民在回顧過去時，總是能為試煉和逆境獻上感謝，因為透過這些，他們才能真正開始認識神。

再一次，我們可以用人類的經驗來說明這真理。你經歷了人類的愛之後，你就對這愛認識得越來越清楚。那些認為愛的開端就是一切的人，對愛真是一無所知。愛會長大，發展，向外延伸。神的愛更是如此。你或許本來只略知神的忍耐，堅毅，溫柔，憐憫，直到有一天，突然之間，似乎每一件事都開始與你作對，使你陷入絕望中，然後你開始逐漸用一種新的方式來認識神。於是你明白了為什麼那些出乎意外的試煉會臨到你。它是要來擴大你的知識，延伸你的地平線，領你進入神自己榮耀性情的深邃堂奧中。

更進一步說，逆境是神的工具，用來預備我們迎接那將要來的榮耀。“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 22）。此刻我們是在一個預備學校中。今生不是真正的生活，只不過是一個預備而已。那時候我們的榮耀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們現今是為它而受裝備。那榮耀是純潔的，聖潔的。在天上沒有罪，也沒有邪惡。你想，憑你這光景，你配進天堂嗎？當然不配！很多人如果被驟然送到天堂，一定會覺得百般無聊，因為他們再也沒有從前在世生活時所依賴的重心了。你現在生活的重心是什麼？你是否預備好迎接這種榮耀？迎接天堂，聖潔？迎見神的面？當然沒有！我們需要為此作預備，逆境是神預備我們的方式。我們若不聽他的話語，不運用這話語，他就會不時用管教來削我們，削去一些粗糙的、有稜有角的地方。

我們必須謙卑。所以他把我們放在試煉的火中，和炙熱的煉爐中。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除去渣滓，煉淨金子。但是我們因幼稚無知，而聽魔鬼的話，以致內心嘀咕，不斷發怨言。“為什麼這事臨到我？我只想作一個好基督徒，看看其他那些人！”但願我們再也不會說出這類話來，以致于陷入魔鬼的詭計中。你難道看不出來，你的天父正在向你彰顯他的愛，將他對你所存偉大，恩慈，榮耀的旨意啟示給你？他要使你完全，“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他首先得除去你的渣滓。讓我們與金理查（Richard Keen）一起說：

當猛烈的試煉列在你道途中，
他全備的恩典將供應你所需；
火焰必不傷你，我惟一所求，
乃是焚盡殘渣，成純淨之金。

換句話說，當患難臨到你，當你接二連三遭受打擊，無法明白，而魔鬼前來提出一些暗示時，這時要緊抓住你最有把握的事，那就是他不變的恩典。神已經給你最終的證據，證明他是你的父，他以永恆的愛來愛你。這一切都顯露在耶穌基督和他釘十字架上了，他是那“萬古的磐石。”把你自己藏在他裡面，並且說，“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羅八32）。

如果最近你曾陷入自悲自憐中，覺得自己一無所是，那麼你要明白，這不過是出於無知。看看神為你所定的偉大計畫，順服他那恩慈、慈愛的旨意。“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來十二6，8）。

我們接下去要思考的是，當基督徒犯罪時魔鬼常常用來動搖他們信心和把握的方法。假設有一個基督徒墮入罪中，他聽了魔鬼的暗示，立刻開始感到絕望，甚至懷疑起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他對自己與神的關係起了疑問。他更進一步，開始感到自己沒有權利去求赦免。當然，在他信主以前，情形完全不同。他以前不是基督徒，是無知的。如今他成了基督徒，卻又墮入罪的圈套，他怎能再求赦免？他無權如此作。所以魔鬼就進前來，對他施詭計，這位犯罪的基督徒立刻墮入絕望，憂愁，懊惱的深淵，覺得自己已喪失了一切。

在這種情形下，基督徒的困境是起因於他未能作到使徒苦口婆心勸我們的事：“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其中有一項是，“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拿起真理來，對魔鬼說，“讓我用真理來檢驗你說的話。”我們必須將一些虛假的理論暴露出來。第一項是，根據魔鬼的論證，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完美的，無罪的。這是他一貫的論調。你不小心跌倒犯罪了，因為你犯罪，他就使你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他只提供你一個結論：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完美、無瑕疵的。除非你在無罪、完美的狀態中，不然你就根本不是基督徒。可是聖經從未聲稱基督徒有這方面的榮耀，你必須根據這一點來回答魔鬼。

這本身就綽綽有餘了。除此之外，一個基督徒若因為犯罪，就喪失了自己在基督裡的地位，失去一切盼望，那麼顯然他還未弄明白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又回到“行為”上。他覺得自己既然又犯了罪，就不能被稱為義，不能再與神和好。所以他不再站在信心的地位上，不再被稱義了；對他而言，稱義是靠著信，又加上“行為”而獲致的。一個人若這樣說，他就是回到了“律法之下”，再度回到“行為”下面；只要他在那裡一天，他就一天也不會快樂。在你臨終的病榻上，你惟一的盼望應該是，你是因信稱義，因信“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而稱義。如果你以為那一刻你可以因一生所行的善工而安息，那麼你進入永恆時未免會大吃一驚。在永恆的光中，那一切善行都算不得什麼。魔鬼又一次用他的詭計勝過了 you；他這次是針對因信稱義的教訓發動攻擊。

或者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問題。基督徒面臨這難處是因為他暫時未把握住聖經所強調的一個教訓：我們的稱義不但使我們罪得赦免，並且把我們帶入了與神新的關係中。這是一個基本的前題。我

們再度看見，我們很多的問題都是因為我們對於聖經的教訓只有膚淺的認識而產生的。你若以為救恩不過是使我們得赦免而已，那麼一旦你犯罪，就會很快陷入困境。你必須明白，當你相信福音，因信稱義時，你的地位立刻有了改變。從前你是在“律法之下”，“在亞當裡”，你是“天然的人”，你與神隔絕，是神的仇敵，不是屬於神家中的一分子。可是你成了基督徒之後，不但罪得赦免，並且有更大的恩典臨到你，那就是你的整個地位改變了。你已“脫離黑暗的權勢……遷到他愛子的國裡。”你已“重生”了，“與神的性情有分”，被接納到神家中，是神家裡的一份子了。你如今“在基督裡”，與基督聯合，成為他的一部分。正如從前你是“在亞當裡”，如今你“在基督裡”了；你是神的兒女，既是兒女，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這是你的新地位，永恆的地位。

由於我們未把握這一方面的真理，所以魔鬼能搖動我們。他說，“你既然失敗犯罪，就不能作基督徒了。”對於這建議，正確的回答應該是，“我的行動並不影響這關係。”再用人類的關係來說明。你違犯國家的律法，和你得罪父母，這中間豈不是有一些差異嗎？我們與國家的關係是基於律法，與父母的關係是基於愛。你違背父母時，並不會改變這關係，你不會因此就不再是他們的兒女。浪子的錯誤觀念即是一例。他這樣想是有原因的，因他的行為也實在太過於荒唐了。但他的想法完全不對。他回到父親面前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他正要提出他在曠野時早已打好底稿的建議，“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可是父親中斷了他的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親嘴，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這位父親實際上是說，“我親愛的兒子，我知道你愚昧無知，我知道你在外花天酒地，我知道你讓自己落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你揮霍完了我給你的一切財物，現在一無所有，只剩一身襤褸的破衣。我對你真是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兒子！”一個作兒子的即使行為愚昧，也不能打破那層父子關係。作父親的說，“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可惜浪子的哥哥不明白這一點，他以為弟弟的荒唐行徑已經破壞了父子關係，他認為應該把浪子弟弟當僕人看待。然而，浪子仍舊是他父親的兒子。

感謝神，罪和失敗、過犯並不能影響這關係，所以你犯罪時，魔鬼若暗示你已不是基督徒了，你可以回答他說，“我同意自己犯了罪，但我仍然是神的兒子。”關係沒有改變。換句話說，你千萬不要因犯罪而懷疑自己稱義的問題。這樣作就會立刻墮入魔鬼的網羅。他總是想把你帶回到起初的地位。回答他很簡單，只要說，信徒一次因信稱義，就永遠稱義。你不必每一次犯罪、悔改時就再稱義一次。不！一次稱義，永遠稱義！“因信稱義。”這是過去的行動。使徒此處所用的時態是不定過去式；稱義不能夠重複，也不需要重複。你只需稱義一次。如今你的罪和失敗都是在“家庭”的範圍裡，在你和父的關係這範圍裡，沒有什麼能打破這關係。要用這種方法來回答魔鬼的詭計。

讓我再用一個例證說明。假設有一個人，他很想爬到一座山頂。他從山腳開始爬，一直爬到三分之二的地方；忽然他不小心腳踩滑了，一下子向下退了二十碼。但這並不表示他就得再從山底下重新開始。想想看，若是這人說，“我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距離，可惜我跌下來了一段，現在只好再回到山腳，從頭來一次。”這多愚昧啊！可是如果你中了魔鬼的詭計，也會有同樣的想法和說法。那個爬了三分之二以後，跌落了一段的人，只需要從摔下來的地方起身，繼續往上爬。他不必再回到山腳下。屬靈的領域也是如此。

你可能會覺得這種教訓很危險，常常有人這樣說。使徒保羅在羅馬書裡提到這教訓時，立刻就有一些守律法主義的猶太人開始反駁：“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羅六1）。他們辯稱，“保羅似乎說，罪在那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好吧！你可以任意妄為，盡情犯罪，跌倒，你反正已經得救了，作什麼都無所謂了。”你若作出這種結論，就證明你對愛仍是一無所知。一個懂得愛的人，他一定謹慎小心，怕傷害這份愛，遠比怕破壞律法還甚。愛遠比律法美好；它更精緻，更敏感。所以人通常在家庭的範圍裡比在外面律法的範圍裡更謹慎。把這一點作無限地擴大，你就看到了基督徒在父面前的光景。他不會利用他天父的愛；但他必須明白這地位，他必須能夠回答魔鬼。

罪不能改變我們與神的關係。我不再與律法相敵對了。我“向律法死了”，我已了結與律法的牽連，律法和其勢力已與我無關。但是，如今我犯罪，就是得罪了基督的愛，“他是愛我，為我捨己”。這是多可鄙的行徑！我是得罪那一位愛我到一個地步甚至為我捨命的基督。這比什麼都可怕。但是感謝神，這並不會改變我與他的關係，我不必跌落到從前的地位，以為自己不再稱為義了。我也不必從頭來，再稱義一次——我若這樣作，就是中了魔鬼的詭計。

不要讓魔鬼再向你提出稱義的問題。使徒約翰在他的書信中如此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他若不肯赦免我們，就是違反了他自己的本性——“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9）。在這世上，我們不是無罪的，完全的；所以我們若以為自己無罪，這種教義就有了差錯。可是約翰告訴基督徒，他們可以不墮入罪中；另一方面，任何基督徒若犯了罪，他也不要覺得自己從此以後就不是基督徒了，他應該明白，“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絕對不要讓魔鬼使你對稱義產生疑惑。你若真正相信基督，因信稱義，就一次作成了，永遠不需要再重複一次。只要像孩子俯伏在父親面前那樣，承認你的罪，他就會赦免你的罪，洗淨你一切的不義。

第三件常常絆倒人的事，是一種稱為“干犯聖靈”的罪。魔鬼常常用這一點來絆倒基督徒。他利用主耶穌自己的教訓來絆倒人：“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太十二31）。魔鬼常常使用的另一處經文是在希伯來書第六章：“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4~6節）。魔鬼來對你說，你犯了這罪，你退後了，違背了所蒙的光照，你既是信徒，又犯了罪，就等於得罪了聖靈，沒法子挽救了。這是聖經的話啊！你已完全失喪了，根本無藥可救，也沒有挽回之道了。希伯來書第十章提到同樣的警告（26~31節）。

我們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來解釋這兩處經文。兩處都未說所描述的人是更新的人。一個人可能從未更新，而仍然有許多聖靈的經歷。在每一次宗教復興的浪潮裡，都有很多人被捲入。他們看起來很像基督徒，講起話來也頭頭是道，可是稍後他們的表現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約翰壹書裡說的即是這一類人，“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約壹二19）。他們看起來像基督徒，可是沒有一點能證明他們是已更新的人。

真相是，聖經這一部分所對付的不是人犯罪的問題，而是人否認、摒棄、拒絕整個基督徒的信仰，指一個人否認主耶穌基督和他的代贖、他的捨己、他的死；他嘲笑基督的寶血，並且樂此不疲。這兩

處經文所指的人是那些故意諷刺，嘲笑，棄絕整個基督徒信息，稱其毫無價值，並且轉背而去的人。

同樣的，你在馬太福音第十二章和其中的比喻裡，也看到類似的情形。主耶穌所謂罪、褻瀆聖靈，指的是什麼？那是指輕看聖靈的工作。不只是墮入罪中，並且輕視聖靈的整個工作，嘲弄屬靈的領域，說基督是靠著鬼王別西卜作王。這是法利賽人的光景，他們因驕傲和無知，而拒絕承認在基督耶穌裡的真理。

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如果你被這種思想困擾——我是否干犯了聖靈——那麼這事實本身就證明你沒有干犯聖靈。在希伯來書第六章、第十章，以及馬太福音第十二章裡，人們傲慢地拒絕真理，他們自以為是，所以不想與聖靈有任何關連。他們一點不擔心自己是否干犯聖靈；他們根本不相信聖靈；他們拒絕聖靈。所以你若擔心這事，這本身就證明你沒有干犯聖靈，而且與那些干犯聖靈的人正好站在相對立的位置。

此外，你是否擔心自己缺乏信心，缺乏對主的愛？你是否擔心自己是一個貧乏的基督徒，甚至因此下結論說你根本不是一個基督徒，因你干犯了聖靈？其實這正足以顯示你沒有犯褻瀆聖靈的罪，因為犯了這樣罪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缺乏信心，缺乏愛；他們以傲慢的態度漠視這些事。他們完全忽略、輕蔑、唾棄這事。所以如果你意識到自己有缺乏，你與這類人就是截然對立的。

最後，你是否能夠誠實的說，你最大的渴望就是有更大的信心，更多認識神和他的愛，更愛神，更愛主耶穌基督，更誠實、虔誠地事奉他？你若能這樣說，你就與那些褻瀆聖靈的人相反。他們不想認識主，他們故意否認他，他們也不想更多地愛他；他們把他當作一個不值一提的人，視他的教訓幼稚無知。“基督的寶血”，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們以輕蔑的態度對待它，也不想得著它。可是如果你能說，“主啊，我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軟弱和虧欠。”那麼你離褻瀆聖靈的罪還很遙遠，你已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女。任何對神，對主耶穌基督，對聖靈的渴望，任何對義的饑渴，對愛，對被愛的渴望，都是絕對的證據，證明你有了新的性情，你是神的兒女，是天上的後嗣。這與褻瀆聖靈是完全相反的。

這豈不是顯明，我們應該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不留下任何沒有防衛的部位？要全副武裝起來。“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感謝神，我們可以征服魔鬼，擊敗他，抵擋他，使他逃跑。

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與牛頓約翰（John Newton）獻上同樣的禱告：

作我盾牌與藏身所，
緊緊靠近你身旁；
仇敵嚴厲控告我，
但我回答，你已代死。

19、消滅聖靈的感動（1）

我們繼續研討抵擋魔鬼詭計的方法，現在我們要來看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十九節的話，“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我們已看過，魔鬼的詭計是用許多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可是其中用的最頻繁的一種，就是攔阻聖靈的工作。

幾世紀以來我們傳統上都認為，基督教會真正是在五旬節那天誕生、開始作工的，這段歷史記載在使徒行傳第二章。當然，舊約時代就有教會的形式存在了，正如使徒行傳第七章記載司提反的辯詞中所描述的“曠野會”，可是神的國第一次以教會的形式出現，是從五旬節那天開始。當時使徒和其他人聚集在樓上的房間。我們的主告訴他們要不斷禱告，因為他們還未預備好迎接前面的事工，他們缺乏能力，缺乏力量，缺乏悟性，但他說，“你們就必得著能力。”所以他要他們等候，直到聖靈的恩賜臨到他們。就在五旬節那天清晨，他們正聚在一塊兒同心禱告時，“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最重要的事實是，“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就從那一刻起，基督教會真正開始發揮了功用。新約裡，特別是使徒行傳和使徒書信中有關早代教會的記載，其實就是聖靈臨到基督教會的記載。最早一批基督徒是生活在聖靈的能力、影響、和引導之下的。我們在使徒行傳看到這一類的話：“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我們讀到保羅和其同伴“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聖靈也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你讀新約時，不可能不感覺當時的教會是活在聖靈的能力下。我們的主曾這樣預言、應許過。他實際上這麼說：“不要因為我將離開你們而煩惱；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會另外派一位保惠師，就是聖靈來。”於是他告訴他們聖靈的事工。他如此應許；這應許果然在五旬節那一天應驗了。

聖靈的首要工作是榮耀主耶穌基督。主耶穌說，“聖靈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聖靈的主要功用是榮耀、彰顯神的兒子救主耶穌。他的另一個功用與前面那個中心功用是相輔相成的，那就是將主耶穌在肉身時所成就的救恩運用在我們身上。主耶穌成就救恩的方式是積極地順服律法，消極地代我們承受罪的刑罰，死在十字架上，征服了死亡和墳墓。他因此成全了救恩的大工，使我們得與神和好。若沒有這工，救恩就不可能作成；因此他必須來到世上。“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要照樣被舉起來。”藉著他的來臨，他的道成肉身，他完美無瑕疵的生命，他舍己的死，他的復活和升天，他打開了救恩之路。如今他差遣聖靈，來將這救恩運用在我們身上。聖靈把這完全的、完美的救恩帶入我們的生活和經歷裡。他使我們知罪，甦醒我們，使我們能相信，又給我們信心，在我們裡面產生新的性情，使我們重生，又用許多其它方法在成聖的過程中引領、指示我們。

因此聖靈的工作很容易成為魔鬼詭計的主要攻擊對象。魔鬼只有一個中心目標，就是破壞神的工作。那是他一開始在人類墮落時所作的。神造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完美的，魔鬼來了以後就破壞了這完美；如今魔鬼在新的族類裡，就是我們這些靠著主耶穌基督，這位“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的神子而產生的新受造物之間，也重複著同樣的工作。他的目標是破壞新的族類，正如他破壞了第一批人類一樣。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問題不是“屬血氣”的——問題不在我們裡面，也不在別人裡面。我們的問題不單是人為的問題，因為如果問題純粹是從人來的，我們或多或少會有辦法解決。可是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這些邪惡勢力的整體目標乃是破壞神兒子已經完成的救恩，這救恩是他藉著教會裡的聖靈，在你、我、和一切屬於基督教會的人裡面所運行出來的。因此，魔鬼特別留意我們與聖靈的關係，也就不足為奇了。整部教會史都證明這一事實，我們個人的經歷也不斷地闡明這一點。

正如我前面一再重複的，魔鬼基本上只有一個方法。他的技巧可以千變萬化，但技巧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方法。他可以戴上不同的面具，好像變色龍那樣瞬息萬變。但最基本的，他總是企圖把我們從一個極端驅向另一個極端。

他使人陷入極端的方法之一是，從聖靈和有關聖靈的教義下手。他來到我們面前說，“聖靈如果降到教會，就必然會有說方言和神跡奇事發生。你們都應該經歷這一些。”於是他極力強調這方面的事；他裝扮成“光明的天使，”向我們傳講有關聖靈的教訓；他暗示說。除非我們不斷處於狂喜，忘我的境界，否則我們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新約使徒書信針對這一件事，有不少的論述。

最詳細論及此事的是哥林多前書，特別是第十二、十三、十四章。使徒保羅在對付哥林多教會裡的混亂局面，因為魔鬼成功地把他們趕入了極端。當然，這種混亂現象並不限於哥林多教會，其它書信裡也可以找到蛛絲馬跡。接下去的教會史清楚顯示了同樣的現象。清教徒運動也在這方面受到魔鬼的攻擊。例如第五帝國派(Fifth Monarchy)，以及貴格會的人都是最好的例子。一般說來，他們的教訓是，除了所謂“內在的亮光”，除了你裡面的靈，其它事物都不重要。在魔鬼詭計的影響之下，他們被帶到一個極端，以致於單單倚靠自己的感覺，感動，或者他們所謂的“指引”，和靈裡的“印象”。他們說，“我突然有某種感覺，受到某種指引；我的靈裡突然產生某些印象。”這一類人很容易完全活在基督徒信心主觀的一部分裡。他們對於寫成的道，就是聖經，缺乏興趣。他們只強調聖靈，認為聖靈一直在他們裡面，指引、領導他們。他們完全活在主觀的領域裡，非常注意情緒，感覺，印象。

這固然是基督徒生活裡非常重要的一面，但是魔鬼企圖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步，以致於忽略了寫成的道。三百多年前，有些貴格會的人甚至說，他們既不需要聖經，也不在乎它說些什麼，因為聖經的作者聖靈已經在他們裡面。既然那向新約作者說話的靈也同樣對他們說了話，他們又何必從聖經尋求引領呢？因此他們否認使徒的獨特性，以及眾先知的特色，和聖經所啟示的教訓，以致於對自己和別人都造成極大的困惑。

現今有些教會和個人也有陷入同樣錯誤的趨勢，他們可能因此喪失了分辨的能力。他們只憑著感動、感覺、指引、印象而行動。一般說來，他們都是非常誠實、熱心的人。魔鬼專門挑那些最虔誠的人來發動這方面的攻擊，因為這類人最急切想要變得更屬靈，更討神喜悅。他們不加分辨就倉促行動；他們不明白聖經告訴他們要“證明”諸靈，“試驗”諸靈。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十九節說“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之後，接著是“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察驗。”“凡事”是指臨到靈的一切印象，不管是你的或別人的靈。要小心察驗。不要只是因為有人說，“我被聖靈充滿了，你應該相信我所說的，”你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了。不要相信他所說的那些表面的價值。要試驗，考察。有些靈是敵基督的。有些靈是假的。這些人對於聖經的警告充耳不聞，以致于魔鬼引誘他們到一個地步，他們以為自己所受的引導是絕無錯誤的，因為他們所得的印象既然如此強烈，就絕不可能出錯。結果自然是帶來混亂和困惑。

使徒要我們預備好去對付這一類的人和問題。他在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第三十三節裡說，“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這些人只會產生混亂，他們同時開口說話。哥林多教會的情形即是如此，幾個人同時一起說預言，或說方言。使徒不得不告訴他們，如果當時有外人進來，一定會以為他們瘋了。他們聲稱是受了聖靈的感動；可是保羅說，要記住，“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基督徒必

須控制自己，如果他們受神話語的引導，就能作到這一點。

如果有叫喊、高度興奮、拍手頓足的情形出現，就不是屬靈的記號。“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林前十四 33）。因此保羅這樣結束非凡的第十四章：“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如果有人知道什麼是被聖靈充滿，那必然是使徒保羅了。他對哥林多人說，若要比誰說方言說得多，那你們一定輸的，因為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都多。然而他又說，“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萬句方言”（18-19 節）。換句話說，“神不是叫人混亂。”他說，“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因此，魔鬼展露其詭計的方法之一是，強調某一種經歷到一個地步，以致在基督徒中間造成過度、混亂、困擾、傷害。狂妄的聲明事後證明根本不正確；作出的論述後來無法維持下去；所宣告的無法在生活中加以證明。結果使基督徒的信仰和偉大的救恩在廣大的人群中蒙羞。

然而第二條攻擊線才是最重要的。有些教會確實應該留意我前面所提的事，但一般說來，那不是今日教會最需要的信息。相反的，今天眾教會最迫切需要的乃是，“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魔鬼說，“當然，你前面說的一點沒錯。”大部分基督徒會說，“不錯，每件事都該規規矩矩的按次序行。”不要有吵鬧，興奮，喧嘩這一類的事！“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他們對此堅信不移，於是魔鬼趁機把他們趕到另一個極端。對於這些人，我們實在有必要提醒他們：“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世界上沒有什麼堪與“在神的話話語上取得平衡”相比。這種完美的平衡實在是基督徒信仰的榮耀。“神不是叫人混亂。”“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察驗，美善的要持守”（帖前五 19-21）。現今一般的人毛病多是出在消滅聖靈的感動上。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指出，今日基督教會的光景，主要是由此引起的。這包括福音信仰的教會，也包括非福音派的教會。

有人問，“你根據什麼這樣說呢？”我的回答是，讀讀新約對於基督徒個人和基督教會的描述，然後把你自己以及今日教會與你所讀的相比較。今天有必要對教會發出哥林多前書那樣的書信嗎？我們有必要去控制靈的過度發展嗎？我只能問自己這問題，並且看清楚，毫無疑問的，今日人們最嚴重的罪就是消滅聖靈的感動。

除了把你自己以及教會與新約記載的情形拿來比較，你也可以將現今個別基督徒以及教會的光景與改教時期教會史的記載相比。看看更正教改教以前就存在的那些小群，例如義大利北部的早期瓦勒度派（Waldensians），“共同生活弟兄會”（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以及胡斯（John Huss）、威克裡夫（John Wycliffe）的跟隨者。讀他們的事蹟，你會發現他們回到了新約的模式和形態。再看看十六世紀的改革宗教會，以及十七世紀的清教徒運動，十八世紀的美以美會，包括懷特別腓德或衛斯理的跟隨者在內，你都可以從他們身上看見新約中教會的影子。不妨把他們與現代常見的教會相比。

毫無疑問的，引起這中間對比的原因在“消滅聖靈的感動”。我們可以用許多方式消滅聖靈的感動。教會應該像新約裡所描述的那個樣子。只要教會與聖經所描述的有任何差異，不論是個人或集體方面的，我們都不可以對這樣的教會感到滿足。

教會消滅聖靈感動的方法之一是不明白有關聖靈，他的本性，和他的內住之真理。今天有許多人甚至否認聖靈的位格；他們用“它”來稱聖靈，只把他當成一種影響力而已。我很不喜歡有些翻譯者將此句譯成“不要遏止感動”，而對聖靈本身一字未提。這樣的譯者顯然對希臘文所知有限。希臘原

文此處有“聖靈”一詞，而且不是“遏止”，而是“消滅”。使徒明明提到聖靈，又何必把他說成“感動”呢？這表明了現代一般人對聖靈的態度。主耶穌每次說到聖靈，都用“他”這個代名詞。“他來的時候”“另一位保惠師”。不僅僅是一種影響力而已！我們真是減損了這偉大救恩的榮耀！可稱頌的聖三一神裡的每一位都關心我們。不是“感動”，而是聖靈自己！聖父在最高之處，他差遣聖子，他獨生的兒子來；然後聖父與聖子又差遣第三位，就是可稱頌的聖靈。如果我們對聖靈的位元格認識不清，又怎能避免犯消滅聖靈感動的罪？他與聖父聖子是同等的。我們不可減損這第三位的榮耀。他不只是一種影響力，也不是“它”；他確是神，是聖潔的靈。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裡所說的話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表達出來：正如我現在在注視你，對你說話，你知道我與你同在，聖靈也要同樣的與你同在，住在你裡面。不但如此，他還要對你們說，父與我將一同來，與你們同住。這是新約有關這事的教導。聖靈不單單在五旬節那天臨到教會，他也住在我們信徒裡面。使徒對哥林多教會的人清楚指出這一點。“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六 19）。聖靈住在我們裡面，他也在教會裡。我們在以弗所書第二章末了的部分看到，“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籍著聖靈居住的所在。”這就是教會！

我們都可能因為不知道聖靈住在教會裡——教會是“神籍著聖靈居住的所在”——而在不知不覺中消滅了聖靈的感動。但他住在我們每個人裡面；我們必須總是想到自己的身體是“聖靈的殿”。我們能夠藉著不斷提醒自己，他在我們裡面，住在我們身體中，而避免犯罪。這些事實是否常盤旋在我們心裡？若不是，我們就很容易消滅聖靈的感動。我們必須常常自我提醒。“你難道不曉得？”對你自己這樣說，提醒自己，告訴自己身體乃是聖靈的居所。

更詳細的說，我們可能因不讓聖靈在我們裡面工作，而消滅了聖靈的感動。這是“消滅”一詞的意思。那不是“阻礙”，而是更強烈的詞——消滅。這個詞很快使我們聯想到火。這也是使徒保羅採用這個詞的原因，它能立刻把火的意象陳現出來。你可以“消滅”火；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消滅聖靈在你裡面的火。所有與聖靈相關的詞彙裡，用得最頻繁的就是火。施洗約翰用得最奇特。有人聽了他講道之後說，“或者約翰是基督。”約翰聽了就回答說，我不是基督，“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路三 16—17）。五旬節那天，聖靈降臨，他是“有舌頭如火焰”的方式降下來。其實舊約中已有預示，提到聖靈是“焚燒的靈”（賽四 4）。這種表記是為了讓我們明白有關聖靈的真理。聖經也提到，不要“叫聖靈擔憂”。這與消滅聖靈的感動不同。叫聖靈擔憂比較直接指向聖靈本身；消滅聖靈的感動則較偏向於聖靈的影響力，及他對我們產生的作用。當然，我們消滅聖靈感動的同時一定會叫聖靈擔憂，但此刻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放在消滅聖靈感動這方面。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活出“在聖靈裡的生命。”我們不再是屬肉體的，乃是屬聖靈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靈裡的生活。我們應該“被聖靈充滿。”（弗五 18）。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應該被聖靈充滿。

它應該被聖靈所掌管，控制，引導。魔鬼最大的心願和目標就是阻止我們活出這種生命來，他在這方面確實作得頗有績效，所以世界上一般的人觀察了基督徒之後常常說，“我當然不要作基督徒，何必呢？我根本看不出一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有何不同。事實上，我認識一些基督徒，他們所行的善事比教會裡的人還多呢！”這是因為基督徒沒有顯出屬靈生命的能力，教會要傳福音時有能力，必須先成為一個屬靈的教會，這樣她才能向世界挑戰。魔鬼的首要目標即在慫恿我們消滅聖靈的感動；不幸的是，他在這方面真是無往不利。

我們可以從聖靈作為火所具有的功用，來檢視自己是否消滅了聖靈的感動。首先他賜下亮光和悟性。使徒保羅為以弗所人祈求聖靈為他們作這事，“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弗 17—18）。聖靈賜下亮光和悟性；他解釋信心的奧秘，給我們悟性明白救恩，好叫我們清楚知道這些事，加以理解，並且能持守住。但是使徒又接著說，“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興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18-19 節）。稍後在第三章裡，我們發現保羅又說，他在父面前屈膝，求神使我們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18—19 節）。

我們知道這些事嗎？我們對救恩的方法是否清楚？你能向別人解釋嗎？你是否明白這些使徒書信的教訓？或者你也和許多現代基督徒一樣，說，“我太忙了，當然沒時間去想這些。”聖靈在這裡，他要光照我們，開我們的眼睛，把這些事向我們啟明，除去我們理性、知識、悟性上的一切困惑。看看使徒們在五旬節前後不同的光景。五旬節之前，他們滿心困惑，無法明白。但是聖靈的火來了，彼得立刻就能起來講道，解釋聖經：他有了理解力和悟性。這是聖靈典型的工作。

我要強調的另一件事是聖靈的熱度。不要消滅聖靈的火，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換句話說，你不可以作一個冷漠的基督徒。我們的信仰是熱的，會發光的。保羅甚至必須對提摩太這樣的人說，“將神……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另一種翻譯更佳：“用神……所給你的恩賜來煽火。”煽動餘燼。“保持發光，”這是另一譯法。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溫暖，如火挑旺！不要熄滅它！你一想到火，必然會想到它所發出的熱，你我這些基督徒就當如此。或許有人說，“可是如果你受過高等教育，就不會這樣激烈火熱；你會文質彬彬，態度壯嚴；你會安靜地閱讀論文，而不會這樣熱情奔放。”這種說法不值一顧！那是在消滅聖靈的感動！使徒保羅打破了文法上的規則；他在自己的論證裡打岔！這是因為聖靈的火！我們如此中規中矩，一切事都在嚴格的控制之下；我們以如此嚴謹、精密的態度作一切，以致於失去了活力，熱度，連一點能力都沒有。這不是新約的教導；也難怪有那麼多人待在教會之外，不願意進來。你的信心是否能融化人心？它是否能驅逐你心中的寒冰及冷漠，僵硬？新約裡的信心即具有這要素，這種熱度是聖靈同在必然產生的結果。當你讀那卷極動人的使徒行傳時，是否感覺得到那熱度？我勸你活在那卷書中；那是使徒行傳的主調。也是我所知屬靈領域裡最偉大的主調。基督徒的靈是一個溫暖的靈。我想到的不是那種表面的火熱。人們有時企圖把電力的火弄成好像真的火一樣，兩者其實是不同的。我所說的是真正的火，而不是僅僅指外表而已。

聖靈不單單帶來熱度，並且也帶來確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罪已蒙赦免，是神的兒女了。“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他知道這一點，他很確定。他知道神的愛。使徒寫信給羅馬人時說，“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5）。“澆灌！”不是隨便灑一點，而是傾倒下來，大量的傾注。正如五旬節那天，聖靈“落在”教會上頭，他也要同樣落在我們心中，用神的愛澆灌我們。那愛是否在你心中？若是沒有，你就是消滅了聖靈的感動。基督徒必然知道神愛他。他對這種愛感到驚奇，但他知道這愛；他被這愛所融化，感動。

不但如此，他也知道他是神的兒女，是神特別關懷的對象。神把他的愛澆灌他，注入他裡面。這個結果是，他也以愛來回報神，他愛主耶穌基督。你若不愛神，就不可能有聖靈的火在你裡面。你不僅相信神，並且愛神；你不僅相信主耶穌基督，並且愛他；你只會愁自己愛他愛得不夠。彼得對基督徒說，“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彼前一8）。我們是否如此呢？我們是否知道這“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我們真愛他嗎？我不是指口頭上承認說我愛他，我的意思是，你感覺到這愛嗎？你的心是否受感動，被融化，被他吸引？我們應該如此——“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這是結果。

這引我們產生感激，想要讚美他，稱頌他，活出他的榮耀。這是神國子民真正的光景。保羅寫信給羅馬人說，“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17）。他又對腓立比人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四4）。聖靈來時，就帶來溫暖；我們在其中被融化，被感動，並開始學會去愛。聖靈的果子開始章顯出來：“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我們都應該成為焚燒的火。這火焰在我們裡面，能燒盡一切雜質；但最重要的是，能用愛來充滿我們，點燃我們。我們應該和衛斯理查理一同祈求：

用你神聖無比大愛，
擴大，燃燒，充滿我心

但願神攔阻我們，不致于受魔鬼慫恿而用任何一種方式去消滅聖靈的感動。你是否知道這火？若不知道，不妨向神承認，求他使你認識這火。向他認罪，求他差聖靈到你裡面，直到你被融化、感動，被他神聖的愛所充滿，認識他對你的愛，並且滿有作他兒子的喜樂，渴望那將要來的榮耀。“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乃要“被聖靈充滿”，並且“在基督耶穌裡喜樂”。

20·消滅聖靈的感動（2）

要進一步測驗我們是否消滅聖靈的感動之方法，就是記住聖靈的表記乃是火。施洗約翰提到了這一點，“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路三16）。火的特質不僅是光和熱，也包括了能力。它不論到那裡，都可以提升，也可以毀滅物體。同樣的，能力也是聖靈的一種特質。

那麼，我們是否意識到聖靈在我們裡面的能力？若不是，我們就消滅了聖靈的感動。這裡面牽涉了一個看似矛盾的因素。聖靈是神的靈，是大有能力的；然而我們仍有可能“消滅”聖靈，“抵擋”聖靈，“使聖靈擔憂”。這是極大的奧秘，但卻是事實。你無法想通這一切，但這教訓非常清楚。儘管他有大能、他卻以鴿子的樣式出現——溫柔的鴿子，看來似乎那麼軟弱，不堪一擊！

我們如何知道聖靈在我們裡面大有能力的作工？腓立比書裡有一個測驗的方法，“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 12-13）。神籍著聖靈——包括火和能力——在每一個基督徒裡面作工。他激動我們，鼓勵我們，引導我們。正如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第十四節裡所說的，“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聖靈在我們裡面製造一種騷動，他“感動”，“激勵”，“鼓勵”我們；我們可以意識到裡面有一種能力在對付我們，這能力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

另一個測驗是，聖靈總是會將我們引向生命、活力。真正屬靈的人，真正被聖靈充滿的人，絕不會勉強自己作事情。在他裡面有一種能力，生氣，活力，因為聖靈是賜生命的靈。聖經將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作一對比，前者是“死在罪惡過犯中”的，後者則是“從死裡活過來”的，是“重生”的人。非基督徒是死的，沒有生命的，他不認識神，也不知道什麼是靈魂的生命，什麼是屬靈的能力。他不是“活著”，乃是“存在著”而已。這是今日世界的悲劇。世界的人談到生命，談到“可眼見的生命”。但那不是生命，只是存在。離了神的靈，就沒有生命。

每一個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都知道這種動力，活力；所以他不必驅策自己，說服自己，勉強自己到神的家去；也不必勉強去作基督徒當作的事。聖靈的能力在他裡面感動他。使徒保羅不斷清楚說到這一點。他在歌羅西書第一章結尾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他又說，“基督的愛激勵我。”有一種力量驅策他，感動他，這始終是聖靈的特質。聖經即是如此寫就的。彼得在他的第二卷書信中告訴我們，“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換句話說，聖經不代表人的觀點。那不是一個人在研究、默想、沉思、咀嚼之後說，“現在我想通了，我要把它寫出來”而寫成的。聖經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見彼後一 20~21）。我們的基督徒生命應該是活潑的；如果你拖著沉重的腳步，行動遲鈍緩慢，你可能就是消滅了聖靈的感動。

更進一步，聖靈透過他的大能，賜我們力量去生活、作見證。在主耶穌釘十字架之後，門徒曾一度陷入絕望、悲傷、沮喪裡，他們感到毫無盼望；所以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開頭部分記載，彼得告訴眾人，“我打魚去。”聽聽那兩個人在往以馬忤斯路上的談話：“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二十四 21）。這是整個畫面；如果基督教會一直停留在那種光景下，可能維持不了幾個星期。

但請留意後來發生的事。幾個星期前才否認主的彼得，如今站在耶路撒冷，指責百姓的官長說，“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他責備他們，要他們悔改。他傳講基督耶穌和他的復活。這中間的差別是由聖靈產生的，是聖靈的能力使然。聖靈使我們能作見證。他教導我們如何作見證，也賜我們作見證的能力。他也告訴我們當說些什麼。

有些人會說，“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基督徒，可是我幫不了任何人。我知道得太有限了。”沒有任何基督徒有權處於這種光景中。這不是人的能力問題，乃是靠聖靈給我們的能力。這在基督教會的歷史上已有不少證據。教會中許多極卑微的人被神使用，而幫助了許多最重要的人。例如能幹、富口才的亞波羅即受過百基拉和亞居拉的助益。教會史上這一類的例子真是屢見不鮮。所以我們沒有什麼藉

口。我們是否有這能力去生活、作見證、禱告呢？

聖靈總是引領我們禱告；他賜下禱告的能力。你是否覺得很難在私下，或在公眾面前禱告？其實不應該如此，因為聖靈在禱告的事上是大有活力的。“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能補足我們的有限。他教導我們如何禱告，他在禱告中一路引導我們；他擴大我們的禱告。我們對此經歷知道得多少？

我不只關心個人這方面的問題，也關心整個教會的狀況。為什麼教會如此缺乏功效？我的答案是，教會缺乏能力。世界光景如此可悲，隨時面臨著核子威協，教會卻未盡力禱告和代求。教會似乎昏昏欲睡，大半是因為教會不知道如何正確禱告。她不能正確禱告，是因為沒有聖靈在她裡面激動她禱告。但是聖靈來了，他就能感動基督徒禱告。你若讀教會大復興的歷史，會發現在大復興的時候，許多從未在公開場合或私底下禱告的人，都開始禱告了。聖靈在他的大能中賜給他們禱告的能力。

我必須提的另一件事是“膽量”。使徒行傳第四章記載，官長們看見“彼得約翰的膽量”。他們看出使徒“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但他們有非比尋常的膽量。是五旬節那天降臨的聖靈造成的結果。彼得天生比較勇敢，可是一旦面對死亡時，他就完全崩潰了，於是他開口否認他的主。五旬節之後，他又是另一番情景。從那一天開始，他對人的畏懼消失了。膽量！使徒所求的是，他們能“放膽”傳講福音。

因此，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運用在自己身上的試驗法。“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你是否消滅聖靈的感動？你是否有活力和生氣？是否有溫暖和亮光？是否有喜樂，讚美，感恩？若沒有，那麼你或多或少消滅了聖靈的感動。基督徒的責任非常大。我們必須從教會開始，而不是從外面的世界著手。今日最主要的問題出在教會裡面。絕大部分的人仍留在教會外面，那是因為我們這些在裡面的人未能吸引他們。我們未能給人一個印象：我們所擁有的是最榮耀、美好的。我們反而給人一種冷漠、緩慢、無聊的印象；好像教會外面的世界更有活力似的。有人說，現今教會很難吸引年輕人的原因是，他們覺得教會太枯燥無味了。其實教會應該是最興奮，最有意思的地方，如果她缺乏這種活力和興奮，那是因為我們消滅了聖靈的感動。

我們可能用那些方法消滅聖靈的感動？在這件事上，我們必須仔細思考。有些人因為在思想上限制了靈裡生命的可能性，而消滅了聖靈的感動。他們替聖靈的工作設下限制。以弗所書第一章第十三，十四節說，“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即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同樣“印記”的觀念也出現在第四章第三十節，“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或者引用另一處的敘述，“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羅八 15~17），我們是否明白並相信這真理？

我相信許多基督徒因為對有關聖靈的教訓認識不清，以致否認這些可能性，而在不知不覺中消滅了聖靈的感動。我相信最容易使人消滅聖靈感動的教訓，就是把聖靈的洗與更新混為一談的說法。事實上，這種教訓在今日非常普遍，而且已經盛行一段時日了。它的說法是，聖靈的浸是“無法實驗”的，每一個人更新的那一刻，就同時領受了聖靈的浸。所以我們說，“啊！我已經受聖靈的浸了；我

相信耶穌，並且重生的那一刻就領受了；我不必再追求什麼，我已應有盡有了。”真的嗎？你若真的“應有盡有”了，容我在神的名下問你，你為何仍是今日的光景？你若“應有盡有”，為什麼不像使徒，為什麼不像新約的基督徒？

我剛才提到的那教訓是不對的。使徒們在五旬節以前已經被更新了。聖靈的浸與“更新”不同；兩者是截然劃分的事。它們兩者相隔了多久並不重要，但它們確有分別；前後可能隔了一段時間，但兩者是不一樣的。如果你認為兩者可混為一，你就不會再指望進一步。你若不相信你也可以直接經歷聖靈的印證，證明你是神的兒女，那麼顯然你正在消滅聖靈的感動。這也是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基督徒憂愁、不喜樂。他們不曉得呼叫“阿爸，父”，也不曉得什麼是“神的靈”。神似乎站得老遠；他們不知道他是慈愛的父；不知道他們是他的兒女。也許他們從理智上、理論上相信這一點，但保羅說，“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我們不是在那裡徘徊、呻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我們曾在律法之下，那時我們罪貫滿盈，高聲喊道：“我是個罪魁，誰能救我？”但如今不同了！“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我們如今像一個許久未見到父親的小孩，見父親突然出現，就奔過去喊道：“阿爸，父！”你若否認這種可能性，那麼你不但缺乏這經歷，並且你也消滅了聖靈的感動。“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魔鬼不希望我們知道這些；他要我們戰兢，憂愁，不喜樂。他甚至用一些有關聖靈的教訓成功地作到了這一點。他使有些人待在不確定的狀態下。他說，“你聲稱聖靈已經給你直接的確據，其實這只是假定而已。你說你是神的兒女，你知道神是你的父，聖靈已見證他是你的父，其實這些都不過是你個人的狂想，只是出於你一廂情願的熱忱。要小心啊！一個謙卑的基督徒可不是這樣的。”有些基督徒很擔心流於偏激或過分火熱，他們只要保持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就滿足了，結果他們一直不快樂。這是何等的可悲！何等的盲目！也是對於基督教訓的可怕誤解。

我不是在提倡一種油腔滑調、膚淺、興奮、激動的宗教。我是在論及“聖靈的見證”，這見證能同時使你謙卑，驚訝，而且能用一種“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充滿你。你是否清楚聖靈的印記，確據，和見證？如果你對這些事情有疑惑，很可能是因你消滅了聖靈的感動。

第二，有些人說，他們相信新約所教導的這些事，只是針對早代信徒的。當時教會剛剛成立，五旬節那天在他們中間所發生的事是獨一無二的，不會再重複了。其實彼得在五旬節那天就已針對這觀念提出了回應：“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這福氣要持續下去，歷經各世代而不絕，“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生生不息，直到世代的末了。感謝神，今天這應許仍然像當初一樣有效。很多人在這方面限制了聖靈。但是使徒行傳第二章第三十九節提供了答案；不但如此，教會史上的每一次大復興也是最好的回答。每一次的復興，都是五旬節的翻版。從五旬節那天起，可稱頌的神已經多次將他的靈澆灌下來。大復興已發生許多次。教會史告訴我們，有些人聚集在一起，並未期待什麼特別的事，但忽然之間，聖靈臨到他們，他們意識到有一股能力和同在充滿了整個建築物，他們完全被聖靈佔有，忘記了自己；這是五旬節的重複；它已經在許多個別的生命裡發生過了。感謝神，它還會繼續發生，它和教會整體的復興是不同的。否認這一點，就是在消滅聖靈的感動。

第三，還有另一些人同樣否定聖靈的工作，他們說，“我承認聖靈在那兒，這一點我無法爭辯，

但他只是為某些傑出的基督徒預備的，只對那些聖徒有意義。”這種說法是異端，是謊言，是天主教的理論，他們把教友分成兩組：一組是聖徒，是突出的基督徒，另一組則是平常的基督徒。他們對後者不存什麼期望，因為這些人並未把基督徒生活當成一種職業。他們談及“神職”人員，“全職”聖徒。這實在是違背了新約的教訓！使徒稱教會裡的每一個成員為聖徒。所有新約的基督徒都“蒙召為聖徒”；不是只限於少數人，在過世多年之後被人追認為“聖徒”。每一個基督徒都是聖徒；“聖徒”一詞不僅限於某些特殊的個人。整本新約裡沒有一處論到聖靈的能力和火只限於某些人，某些傑出的聖徒，或傳道人，或者神特別重用的人。不！乃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的。

我們若持有以上所提的那些錯誤立場，就是消滅聖靈的感動。你期待什麼？讓我說得更直接、更實際一點。當你進入基督徒事奉的崗位時，你是否存著任何期許？你存有怎樣的心情？你在怎樣的光景中？你對自己正在作的事抱什麼態度？你去教會敬拜，只是出於習慣嗎？只是為了去唱唱詩，聽一篇講道，讀一段聖經而已嗎？你只是把它當成一件例行公事去作嗎？這是你到神家中的方式嗎？若是這樣，求神憐憫你！

讓我提一點個人的事。我如何站上講臺？我在這裡只是因為今天排到我講道？只是因為我是這個教會的牧師？由於我是牧師，所以我不得不在主日講道？求神赦免我，我常常是如此想，其實不應該。我們聚在一起，不只是為了與神、與弟兄姊妹碰個面，我們應該期待神的靈恩慈的影響力，把這當作基督徒生活最高的特權；也許我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但我們相信聖靈在任何時候都可能降臨，用他的榮耀、臨在、榮光充滿這地方。你是否指望這一天？你們所持有的教訓是否論及這些？若是沒有，也難怪教會會落到這光景，世界會變成這個樣子。這是“消滅聖靈的感動”。我們有關聖靈和他的工作之教訓必須絕對清楚。

這引我們來到第四種消滅聖靈感動的方式。教會最大的不幸就是形式主義。我不打算只批評某一些教會。不幸的是，這是所有教會的情形。形式主義表現最顯著的就是羅馬天主教——鋪張的儀式，典禮，每一個細節都安排得極講究、規律，人們往後一靠，袖手坐在那裡，什麼也不做，只是觀望華麗的儀式依序進行。信徒並未真正參與事奉。天主教會裡沒有所謂的“復興”；根本沒有容納這種事情的餘地。每一件事都由人控制；敬拜經過仔細的規劃，一絲不紊地照次序進行。在基督教會裡也有人模仿這種方法。

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希望能吸引你們的注意：有沒有任何一種禮拜儀式能與從聖靈來的自由相容？這個問題有一個答案，我可以立即答出來。聖靈甚至能使用某種儀式。他已經如此作了，他能通過儀式作工，但他必須先打破它。敬拜的儀式越正式，僵硬，機械化，聖靈同在的機會就越小。你若從這個角度讀教會史，就會找到有力的例證。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但我有一種感覺，就是今日的基督教會因為過多的儀式、條文而奄奄一息。許多教會的崇拜非常美麗，完美，可是聖靈的氣息在那裡？我們如此關心氣氛的莊嚴，自我意識如此強烈，以致於不知不覺仿效了我前面提的天主教會，他們中間沒有復興的可能，也積極反對任何改革。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模仿她。十九世紀末了，當人們把文化和學識帶入教會，對於莊嚴、禮儀需求日殷時，聖靈似乎就撤離了。人們開始“消滅聖靈的感動”。形式主義總是聖靈的生命和能力最大的仇敵。

不只是教會的敬拜如此，它也可以運用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上。基督徒有一個危險，就是很容易被弄成一模一樣的，好像郵票或鍋裡的豆子一樣。他們“悔改”相信之後，就領受一套有關成聖的教訓。很快的，他們就變得僵硬、固定、一成不變了。他們熟讀那些陳腔老調，卻缺乏真正的生命，能力，自由。他們只是“正式”的基督徒，每個人都是一個樣子。

我覺得這是教會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簡單的事實擺在眼前：今日所謂的“勞工階層”一般說來都仍在教會的門外；世界各國的情形都大同小異。我們的教會只被屬於某一個社會階層的人所充斥；在這個小圈子裡的人自成一自給自足的體系。顯然這是形式主義產生的結果。但在新約裡，還有各種形態存在。即使在每一個復興、改革的過程裡都可能有這種現象產生。形式主義甚至可能在我們的私生活裡攔住我們，使我們不願意被攪擾。基督徒信仰在我們的計畫裡佔有其地位，在我們的生活裡也有一席之地；我們相信應該作這作那，我們也感謝神自己成了今日的樣子；結果不知不覺中成了法利賽人，他們感謝神自己不像某些人那樣。我們將這種沾沾自喜、自滿自足的心態持續下去。我們不喜歡被打擾，也不覺得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因此我們也不歡迎那種將更新與聖靈的浸分別出來的教訓。因為那教訓指出，我們並未符合所當有的樣子。我們以為自己很對，認為只有那些新派、自由派的人有錯。如今我們卻開始看見，我們自己需要一些東西；這種發現並不受我們歡迎。我們亟力抵擋；這就是“消滅聖靈的感動”，你若反對新約有關靈裡生命的教導，你若不願意被攪動，不敢面對其結果，你就是在消滅聖靈的感動。

這又引出我前面提到的另一件事——擔心走極端。有些基督徒因為太過於怕像別人那樣過分，結果他們就消滅了聖靈的感動。我不是說，沒有出現極端的可能；極端確實存在，我並不存心為其辯護。極端是不對的，是從魔鬼來的，魔鬼喜歡把人迫向極端。但是你也可以害怕走極端到一個地步，以致於陷入另一個極端，而消滅了聖靈的感動。你說，“我不想作愚昧事。”不錯；你不應該行事愚昧。但是你得當心，免得你因為怕作愚昧事，以致於一事不作，變成了一個無用的基督徒。這正是許多害怕走極端的人所有的現象。

我記得一件事。在我過去牧養的教會裡，有一個人在團契聚會中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種類型。他說，“我對腓立比書第四章裡的一句話很感興趣，那就是‘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由於我對他瞭解很深，我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他感覺教會裡有些人作得太過分了，把信仰的事看得太嚴肅了。那些人一個禮拜來教會聚會好幾次，而且確實把所信的活出來。他覺得這樣未免太過火，這下子他終於找到一處經文來支持他的立場。不幸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這節經文真正的意思。他所用的欽定譯本翻譯得並不好；他不曉得真正的意思是“慷慨”，“節制”，“忍耐”，換句話說，就是不輕易發怒。你看，魔鬼是如何趁虛而入。他以為他提供這人一節經文，界定了基督徒的正確模式——對自己的信仰不過於興奮，總是“合乎中道”。（中文聖經和合本譯作“謙讓的心”）魔鬼裝扮成“光明的天使”，給了他一個錯誤的解釋，好叫他理直氣壯地消滅聖靈的感動。

這不僅發生在個人身上。加拿大宣教士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的傳記（由其夫人執筆）中曾記載，這位元在韓國及其它東方國家被神大大使用的宣教士，于一九〇六年路過英國時，負責一場大會的當局考慮了很久，不敢邀請他去講道，因為他們不願意像韓國那樣，聚會可以拖好幾個小時之久，有時甚至通宵。後來他們終於決定請他講道，但是特別提醒他，他不是在日本，而是在英國講道。這

豈不是消滅聖靈的感動嗎？為什麼那些既定的節目表、時間不能有所改變呢？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堅持舊有的聚會形式不可更動呢？求神憐憫我們！今天有很多人就可能因擔心落入極端，而不知不覺消滅了聖靈的感動。

此外，如果你不回應聖靈，就是在消滅聖靈的感動。有一首詩如此說：

救主，當我心謙卑之際，
我要用這顆心向你臣服。

如果他來臨，以他恩慈的影響力賜你一顆溫柔的心，那麼就不要拒絕他。不要讓所羅門詩歌裡發生在新婦身上的事重現在你身上：“我身睡臥，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的聲音。他敲門說，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鴿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因我的頭滿了露水，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濕。”她就回答說，我脫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腳，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從門孔裡伸進手來，我便因他動了心。我起來，要給我良人開門，我的兩手滴下沒藥，我的指頭有沒藥汁滴在門門上。我給我的良人開了門，我的良人卻已轉身走了。他說話的時候，我神不守舍；我尋找他，竟尋不見；我呼叫他，他卻不回答”（歌五 2~6）。

但願我們都學到這功課！當他來的時候，對我們說話，帶來他的寵愛，將他的手從門孔伸進來，這時不要回答說，“我現在無法起身，我太疲倦了，已經就寢了，我怎能再穿上衣服、鞋子？我不能赤著腳走出去，不然會把我的腳弄髒，還得再洗一次……”他來的時候不要婉拒他。先接待他，把別的事都擱在一旁，當你感覺聖靈在對付你，要你悔改，或責備你犯的某項罪時，要迎他進來。聽他的話，感謝他，回應他。當他建議你更新、改革，鼓勵你讀經，禱告，工作時，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要抵擋他。立刻打開門，展開你的雙臂！他也許不常造訪你，但你要期待他，尋求他，立即回答他。你若不這樣作，就是消滅聖靈的感動，你也會有同樣不愉快的經歷，就是你回身去找的時候，已經找不著他了。當你臨終時，想要尋找他，可能找不到了。不要拒絕他，他的賜予，他的建議；任何時候他來臨，都展開膀臂迎接他。

我們消滅聖靈感動的另一種方式是，不肯攪動在我們裡面的恩賜，不以火熱的心來使用它。任何火焰堆快成灰燼時，你就得不時撥弄、清除一下，不然火很快會熄滅的。除去那些灰燼！保羅寫給提摩太時說，“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接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提後一 6）。你可以這樣翻譯：“為此我提醒你，要煽動火焰（或者攪動火苗）。”拿一個風箱來，或者使用撥火鐵棒，在火中撥弄。熱度是否正減退？能力是否正消失？那麼你該除去灰燼、塵灰，把火苗煽成火焰。要做醒！不然你就是在消滅聖靈的感動。閑懶，安于現實，不添加燃料，不留風口，不給聖靈機會，這些都是消滅聖靈感動的方式。你越尋求他，他來得越頻繁；你越攪動自己，他越攪動你。這是屬靈生活的定律。

這些是消滅聖靈感動的一些方式。即使是為自己的緣故，這樣作都是愚不可及的，更何況它對教會、世界所產生的影響！今日最大的需要是火焰，火，以及聖靈在個別基督徒和整個教會裡運行的能力。親愛的基督徒啊！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乃要尋求他，為他預備空間，順服他恩慈的引領和作為。

現在我們要來探討“魔鬼的詭計”在基督徒生活中產生的另一種麻煩，那就是對於試探和罪的混淆。我們有牧會經驗的傳道人都同意，從純粹實際的層面看，這件事最常使神的子民陷入困惑、恐懼、沮喪、挫折的景況中。這包括邪惡的思想——有時甚至是褻瀆的、邪惡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企圖玩弄那些錯誤、惡毒、不值一顧的東西。雅各在他的書信第一章裡談到“污穢”（21節）。我們在其它地方讀到“頑梗的噁心”。這一類事常在聖經中提及。我們讀到，在洪水之前人類的光景，他們“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另外也有“惡念”會在我們的思想和想像力中升起。這種想法變成一種欲望，想像，最後引向情欲。

魔鬼沿著幾條路線對付這一點。其中之一是暗示我們，受試探本身即是一種罪，基督徒不應該受試探。我們受試探這事實指示了我們可能根本不是基督徒，或者只是很軟弱的基督徒。魔鬼前來，說，“顯然你不是一個新造的人，你還未重生，你也未得著新的性情。試探是屬於老我生命和過去的，你仍然受試探就證明你並不如自己想像的那樣好。”他暗示說，試探本身是罪，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根本不當受試探。

或許他最狡猾的手段就是暗示我們，這一切思想、想像，念頭都純粹是我們自己的，它從我們裡面升起，足以證明我們的本性仍是邪惡的，污染的，敗壞的。他用這些論證想要證明，我們不是基督徒，也從來未作過基督徒。他要藉此使我們灰心，使我們感到絕望。他所設立的標準是，我們應該在一種能全然免於試探的景況中。很多基督徒因為接受了這一類的建議，而受影響，被絆倒。

我們如何對付此問題？魔鬼的詭計必須受到分析，並且被孤立，我們必須在每一個特殊的例子中指出適當的解決之計。這些案例必須一個一個逐一對付。所謂“放手讓神來”的說法並非新約的教導。這些事必須逐一、仔細地來加以審視。這是聖經的方法；也只有這種方法才能生效。

聖經提供的答案是，我們一開始就應該明白，作為基督徒我們既不是完全的，也不是無罪的。如果我們以為基督徒一定得完美，無瑕無疵，我們就無法回答魔鬼的控訴了。可是聖經的教訓是，基督徒在今生、今世並不是無罪的、完美的。羅馬書第六章第六節說得很清楚：“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那是指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我們與基督同死，目的在使我們能脫離“罪身”——不管你將它描述為一大堆的罪，或者更正確地形容為身體裡面犯罪的傾向——我們與基督同死，好叫我們最終能脫離它。罪身是要“滅絕”的，消滅的，破壞成碎片的。換句話說，聖經的教導是，我們的身體裡仍存留著罪的遺跡。雅各書第一章說得很清楚。即使當時人們也對於試探的事持錯誤的看法。雅各說，“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有人確實想這麼說，但這是出於魔鬼的建議。雅各說，“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一13~15）。雅各所稱為“私欲”的東西留在信徒裡，在他們的肉身中。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第十一、十二、十三節裡對基督徒說，“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看自己是活的。”這是基督徒的立場。但使徒又接著說，“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不要讓它控制你必死的身體，不要讓你那必敗壞的身子中所存的某種傾向來控制你。它存在那裡，不時想要利用你的身體。使徒又接著說，“也不要將你們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請留意區分你自己和你那可當作器具的肢體。

基督徒在今生是不完全的。他自己得救，但他的身體尚未蒙贖。所以使徒在羅馬書第八章第二十三節又說，“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身體尚未得贖，一直要到主耶穌再來，我們或是從死裡復活，或是在榮耀中被改變時，我們的身體才得救贖。在那時刻之前，身體尚未得贖。因此，只要我們仍活在今生今世，都會有這種衝突，都必須不斷與試探和罪爭戰。

解決了這個疑難，並且明白了我們受試探的這事實並不證明我們不是基督徒之後，接下去我們要來看第二個要素，那是出於撒但自己的行動。撒但在這裡證明他能在如此多的事上作主宰。他一直隱藏著真面目，不出面，只是對我們耳語。我們不知道這聲音從何處來；我們以為那是自己真正屬靈的解釋。我們說，“我受試探了，但如果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就不該受試探。我裡面居然會有這些念頭，想像，私欲，我真是不配作基督徒，我根本就不能算是基督徒。”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就忘了魔鬼，他才是一切禍患的主要起源。可是使徒教導我們：“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火箭！”魔鬼對著我們擲火箭！可是我們由於無知，疏忽，意然未看見他，未意識到他。我們以為這一切都是從我們裡面發出來的，卻不知道是魔鬼從四面八方我們擲來的火箭——那些爆發出火焰的事情，包括思想，念頭，想像，欲念，每一樣泉湧而出。這一切都是魔鬼擲出來的，他卻藏在一旁不露面。最不幸的事莫過於我們未全然接受聖經有關魔鬼的教訓。

我確信今日教會的病態主要原因在於魔鬼被人遺忘了。我們把一切歸給自己；所有的態度、想法都用心理學來解釋。我們忽略了一個具體的目標，就是魔鬼，仇敵，控訴者，和他的“火箭”。由於我們未意識到這些，於是就把一切試探歸咎於自己。魔鬼只要略施小計，就成功地控制了我們。我們變得沮喪，失望，感覺自己是失敗者，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第二個答案是，提醒自己魔鬼的存在，暴露他，揭開他用來掩飾自己的偽裝。

聖經提供的第三個論證是主耶穌的試探。他是神的兒子，是無罪的，完美的，然而他仍受到試探。這一點值得我們一再強調。福音書很謹慎地記載了他的受試探，特別是在曠野受的試探。但是那次試探之後，魔鬼只是“暫時”離開他。以後他仍不斷回來。聖經並未記載主耶穌所受的每一次試探。魔鬼對他施壓力，一直跟蹤他直到最後。希伯來書的作者這樣說：“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二 17~18）。他說了一次還不滿足，又在第四章第十四、十五節重複說：“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他也“凡事”受試探，“與我們一樣”。

我們多麼容易忘記這一點！主耶穌的試探不是裝出來的，乃是確實有的；在每一方面他受的試探都和你我受的試探一樣。因此很顯然的，一個人受到試探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他這個人有缺失，也不表示他犯了罪。主耶穌也受試探。既然他是完全的，顯然他的試探只是從外面來的，是從魔鬼來的。重要的是注意：他雖然是完全的、無害的、無罪的，他卻在凡事上和我們一樣受試探。所以下一次魔鬼來對你說，“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因為你受到了試探，”你可以回答他說，“這本身不能證明什麼；你以前也同樣試探過我的主。”若以為我們受試探就表示我們有什麼缺失，這真是愚不可及。主耶穌自

己也受試探。你說，“啊！若不是他裡面有什麼東西去回應，那試探也不會成立的。”這是更愚昧的說法。“試探”的意思是魔鬼拚盡全力，從外面提供的建議和誘惑。主耶穌受的試探比我們任何一個人受過的都強烈。魔鬼竭盡力量要動搖他。他並未得逞：可是他已盡了力。

於是我來到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答案。只有當我們接納試探，並且玩弄它、享受它時，試探才變成一種罪。“建議”本身，試探，以及欲念的感覺，這些並不是罪。但是若接納試探，享受它，玩弄它，那就是罪了。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劃分清楚。有人問，“我怎麼區別呢？”我建議幾個試驗法可以運用在我們身上，使我們能區分清楚。

你是否意識到臨到你的念頭，想像，和欲望？你是否有時發現，你早晨一起床，還未開始讓思想活躍起來，還未完全清醒之前，這些念頭和想像已經臨到你了？若是如此，這些念頭就不是你的。你還未開始思想，你甚至還沒有時間思想，它們就已經在那兒了。因此它們是從外面來的，是那“惡者的火箭”。你是否也常常發現事實上你在讀聖經的當兒，這些想法就進來了？顯然它們不是屬於你的，因為你正全神貫注在讀經上。也許你正跪著禱告的時候，褻瀆的思想卻升起來了，或者一些醜陋，虛假，惡毒的念頭悄悄滲入。這些不是你的。你若專心在禱告，讀經，或別的事上，這些念頭卻從你心中冒出來，證明它們的源頭不在你，而在魔鬼。在你最意料不到的時刻，它們就出現了。你要立刻偵測出它們的蹤影，不要懊惱，要果決的說：“我剛才正在專心作這或作那，它們就闖進來了！”不錯，它們確實會來找你。對有關別的領域內的活動或思想，我們會這麼說，而且視為當然。我們說，“我突然想到這些。”你真正的意思是，“我本來根本不在想這些事，可是我正作別的事的時候，這念頭忽然臨到了我。”魔鬼也用同樣的方式啟動這些思想，提出建議，將其擲向你。所以你應該明白，這些想法並不是“你”的一部分，而是從外頭來的。

現來探討第二個試驗。你是否能坦白的說，你憎惡這些念頭，把它們當作邪惡的、令人厭惡的？或許有些人覺得這些無關緊要，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些簡單的問題常常能抒解一些受困擾的靈魂。我可以從自己牧會的經歷裡給你許多例子。

讓我舉一例來說明我的論點，並且指出詳細解決這問題的必要性。我記得有一位女士，她非常熱心教會工作，不但擔任主日學的校長，並且她也有很好的歌喉，很擅長教小孩學唱歌。可是突然之間，她丟下了這一切事奉，她因為受到邪惡思想、褻瀆念頭的侵襲，而陷於極大的愁苦中，她覺得自己根本不是基督徒，也不配再作任何教會的事工。她辭去所有的職位，沒有人能說動她，她整個人陷入極端的憂愁、懊惱中。這樣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甚至她開始顯露了一些身體疾病的症狀。在這種情形下，她其實只要問自己上述幾個簡單的問題就夠了。我對她說，“你是否憎惡這些思想呢？”她說，“我憎惡透了！”我回答說，“那很好，它們就不是從你來的。”可是魔鬼一直慫恿她，告訴她，那些念頭是她的，由於她有那些想法，所以它們一定是屬於她的。我說，“這裡有一個測驗的法子：你是否恨惡它們？認為它們是邪惡的？”她說，“當然啦！”然後我就進到下一點，“你是不是渴望驅除掉它們？”她說，“只要能停止它們，我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我回答她，“好，難道人看不出來這些念頭是臨到你的，是魔鬼的火箭，紛紛擲向你？它們根本不是從你裡面生出的，而是從魔鬼來的。可是魔鬼說服了你，讓你以為這些是從你裡面來的，所以你整個人被打敗了，你的防線被他攻破了。你必須明白所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只要你能說你恨惡它們，渴望驅除它們，渴望得潔淨，脫離它們，

也不想再遇見它們，那麼我敢說這些就不是你的。”我又加上最後一點：“你被這些事纏繞的時候，你能否坦白的說，你渴望認識神，你最大的心願是認識神，愛他，事奉他，活出他的榮耀？你能否誠實地說，你最大的願望是作神的兒女，認識他，享受他？你若能這樣說，我就不在乎那些思想、想像、念頭是什麼，你仍是神的兒女，你只是暫時被魔鬼的詭計所攪擾、陷害、欺騙了。”那位女士聽了之後，就完全得著了釋放。

關於試探這件事，我們還沒探討完。在提出了上述那些測驗方法之後，我要給你們一些勸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區分我已經強調的，那就是你這個人和魔鬼在你身上所作的事兩者之間的差異。我們最好記住稍後將要討論的那節有關“磨難的日子”之經文——“好在磨難的日子……站立得住。”有時候，魔鬼的試探幾乎像雪崩那樣排山倒海而來。你可以在一些聖徒的記錄裡看見這一類的事。雖然不是常常如此，但有時魔鬼會來，傾盡全力，將槍口對準我們，發射他的火箭。馬丁路德就感覺到了，在那個著名的場合，他拾起墨水瓶，就往魔鬼身上擲去。他感覺整個房間充滿了魔鬼，向他建議一些惡事。這是處理這種情況的首要之計——區分這中間的差異！

其次是，不要有被定罪的感覺。你自己必須主動這樣作，別人幫不了你。魔鬼想要剝奪你的確據和把握，他企圖使你以為自己不是基督徒。他說，“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居然還會有現今這種念頭和思想！這簡直不可思議！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你要挺身而出宣告：“我是基督徒。你的證據根本不是證據，因為照你的說法，主耶穌也是有罪的，不然他就不會受試探。你企圖像試探主那樣試探我，可是你動搖不了我。我受到你的攻擊，這事實根本無法證明我不是基督徒，反而從某方面說，正足以證明我是基督徒。如果我不是基督徒，你就不會對我如此留意。”要包圍他，攻擊他，拒絕被他定罪。不要讓他再針對你的救恩提出質疑；只要憑著信心站立，並且說，“我得救，不是因著我已作或將要作的事。我得救與否不是由我受試探或不受試探來決定；我得救是因為神兒子愛我，為我捨命；他一次作成就永遠作成了；不管你對我作什麼，都改變不了這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要站在信心的確據上，拒絕被魔鬼定罪。

聖經勸勵我們要“抵擋魔鬼”。關於這一點，雅各和彼得都給了我們清楚的指示。雅各在他的書信裡特別囑咐：“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四 7）。彼得說得同樣明白：“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 8）。你能做什麼？你是否迅速拔腳就逃？不！“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你應該知道如何把彼得和雅各的勸勉實際行出來。你必須具體作出來。魔鬼好像吼叫的獅子要攻擊你；他把火箭擲向你。你怎麼辦？我接下去要說的似乎和我前面說的矛盾，可是我從經驗得知，這一點常常能帶給人解脫。你抵擋魔鬼時不必和他爭辯，論理。對於魔鬼，你只能作一件事，就是與他毫無瓜葛，不理他。你若認出他的暗示，他的思想，開始想和他爭辯，他就會把你擊敗。亞當和夏娃本是完美的，可是魔鬼打敗了他們。如果他們都失敗了，你又怎能得勝呢？所以不要浪費口舌辯論，要逃離他，轉身跑掉，不要跟他糾纏不清。你必須明白，這些事是從魔鬼來的，所以你根本不要理它們。要對魔鬼說，“我與你無干，我也不要聽你說什麼。你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子，如今你仍然是騙子，你是說謊之人的父。我沒有興趣聽你說的話。”也許你會覺得我這番話很可笑，

可是總有一天你會感激我告訴你這些。你要徹徹底底的拒絕他。別忘了，他會裝扮成“光明的天使”。他對聖經的知識遠比你多，他說，“怎麼樣？聖經不也這麼說嗎？”如果你愚昧地回答，“好，我們來一探究竟，”你就是愚不可及的。不要與他有任何關連。“抵擋”的意思是和他毫無聯繫、關係。告訴他他是說謊的，要拿起“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不要留意他的任何話，句子，論點；與他毫無牽扯，這樣他就會離開你逃走了。

此外，你也可以對他說，“我如今在基督裡，基督的寶血覆蔽我，我是神國度裡的人了；我不再屬於你的範疇了。以前我是，如今我已不屬於你。我已從黑暗的國度出來，進入神愛子的國。我被救脫離了你的轄制，如今我的產業是在光明的兒女中間。曾經一度我被控制在你手掌之中，可是情形已改觀。整個世界臥於惡者，就是你的手裡，但我不屬於那兒了。”“小子們哪，你們既是神的兒女，那惡者就不能害你們。”“你別想碰我。我再也不受你威脅了，我也不再被你驚嚇，不再接受你的建議，或者因你的話而喪志。你是一個騙子，我跟你毫不相干，你無法動我一根汗毛。”這樣魔鬼就對你束手無策了。

這是聖經的教訓；感謝神，這教訓是千真萬確的。所以你一定要徹底地用這方法攻擊他。這是“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的方法。但最重要的，我再說一次，就是不要和他爭辯，論理，不要接受他的任何建議，因為你總是會被擊敗。要拒絕他和他的工作，以及屬於他的一切，他就沒有辦法觸及你。

這個勉勵的最後一個步驟乃是積極地提醒自己你是誰，你有怎樣的身份。提醒自己你在基督裡的地位，以及你的盼望。這是軟弱基督徒最佳的強心針。前面我們討論的都是消極的方法，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不要停留在那裡，要進到積極的部分。提醒自己你已是基督徒的這個事實，你已經得救了，已與基督同死，你如今“在基督裡”了。你若真是基督徒，你就是“在基督裡”的，你已經與他同釘死了。你只要信，就不必實際上去釘死。羅馬書告訴我們的是已經發生的事，而不是將要發生的事，“因為知道”——這裡是完成式，“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一次釘死，就永遠釘死了。要提醒你自己這一點。提醒自己，你已經與基督同死，也與他同復活，你將在天上與他同坐，因此魔鬼要攻擊你，好動搖你在基督裡的信心。

你可以藉著再度持守住這個真理，確定你“所蒙的召和揀選”，來回答魔鬼。要緊緊把握好，回到聖經的話語，說，“這是我的立場”，然後持守不放。這樣你就會對魔鬼的建議，想法和慫恿感到深惡痛絕。當他再度出現時，你可以一看見他就立刻起身抵擋他，而不必像以前那樣苦苦掙扎。你必須一直這樣作，到最後你就能熟悉這方法，並且屢試不爽；到了這地步，魔鬼只好放棄，另想其它法子。這是每一個基督徒無可避免的問題。

容我再加幾句話，好結束這個主題。我必須對“疑惑”這事略進幾言。疑惑常常隱藏在魔鬼提供的思想和建議裡，但從某一個角度看，它又自成一部份。臨到基督徒的疑惑通常是與真理有關的。我知道有些很好的基督徒，他們甚至會對於神的存在，或基督徒信仰的某一部分產生疑惑。更多人在遇到困境，試煉和破壞時，就開始懷疑神對他們的愛。魔鬼也可能用更直接的方法攻擊他們的信心，說他們是假冒為善的，或虛謊的，他們的信仰只能從心理學的層面來解釋。他攻擊我們，在我們心中生起疑雲，好破壞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整個立場，以及我們的信仰。他又一次製造同樣的論證，暗示說由於我們裡面有疑惑，所以我們根本不是信徒，因為一個人若真正相信，他就不可能被疑惑所試探；既然

我們心中升起疑惑，就證明我們根本不是基督徒。

答案跟以前一模一樣。不論魔鬼向你提供什麼思想和建議，都要提醒他：你對他的存在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以前也用同樣的方式攻擊過神的兒子。他到神兒子面前說，“你若是神的兒子……”他提出一個疑問。這是他攻擊主耶穌的方式。所以他若來到你面前，對你說，“你確定自己是神的兒女嗎？”你可以對他說，“你又在重施故技，你以前用這法子試探我的主，現在你想用同樣的手段試探我，這已經沒什麼希奇了。”這是回答他的方式。

最後我要提出的勸告是，如果魔鬼傾盡全力壓迫你，你真的被他震撼、搖動——當他不遺餘力發動攻勢時，是非常凌厲的真能動搖我們，因為他確實有無比的威力——如果他把你逼得走投無路，這時候你不得不倚靠下面所提供的方法。對他說，“好吧！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無法回答你，但我知道自己想要相信的是什麼，我心甘情願去相信；這足以證明我是神的兒女。羅馬書第八章告訴我們，‘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這不是我的光景，我不是與神為仇的。我的心願是認識神。我無言回答你，但我知道自己心裡的願望，因此我不是屬肉體的人。我若不是屬肉體的，就必然是屬靈的。”你也可以進一步說，“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第十四節裡說，‘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把我弄糊塗了。我知道自己一無所值，我不知道自己怎麼回事，但我知道一點：這些事對我而言並不是‘愚拙的’。這些事對我意義重大。它們不但不是愚拙的，而且是最切慕的；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麼羨慕、渴望的。我也許無言回答你，但我知道自己的心願。因此我知道自己不是屬血氣的人，我必然是屬靈的人。”

你或許不得不在這種情況下與他交手，但感謝神，聖經使我們能夠起身迎戰。感謝神，聖靈賜下能力，使我們能夠使用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話語。於是你迎向魔鬼，攻擊他，不論他說什麼，你最深的願望都是認識神，主耶穌基督，和他可稱頌的靈，遠離罪，作一個稱職的門徒和稱職的基督徒。持守住這些，並且告訴魔鬼，你單單依靠基督的寶血。時候到了，人們給你寫墓誌銘時可以這樣說：“他和啟示錄第十二章裡的人一樣——‘弟兄勝過他（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22 灰心

我們繼續討論魔鬼在我們的經歷領域裡發動攻擊的方式。前面已經從不同的角度作了一番探討——包括確據，消滅聖靈的感動，以及魔鬼對我們的思想所作的建議等。

現在我們進到另一個部分，可以稱之為“一般的灰心”。我們已經討論過所謂特殊的灰心，魔鬼常用此攻擊我們。如果有人問我，現今教會最普遍的疾病是什麼，我會建議是“灰心”。原因之一是，這是整個世界的光景，整個社會的光景。我們活在一個極艱難、令人灰心的世代。然而有些人絲毫不感覺到有何灰心之處。那是因為他們個性使然。他們的眼睛未打開，他們不夠敏感；或許他們只對自己的活動有興趣，以致於未能從廣處著眼。但是一般說來，現今的世代確實很叫教會和個別的基督徒灰心；魔鬼不斷在基督徒生活和經歷的這一層面上作工。

聖經本身在這件事上有不少著墨。詩篇有許多篇是全部論及此事的；詩人感到灰心失望，他對自己的靈魂說，“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有好多篇詩以奇妙的方式談到試煉。新約也有同樣的著重。

若想在舊約和新約中作出分野是沒有意義的。人們說，“但舊約的聖徒不像我們有聖靈啊！”不錯！但這不能解釋作基督徒就不會灰心。新約對這個主題也有同樣的強調。

這種灰心有許多原因。首先，如我們稍早提過的，這與人的個性有關。某些人比別人容易灰心。你對此也無能為力，你的個性是與生俱來的，個性本身沒有什麼對錯。我已說過，恐怕最佳的個性就是考柏所稱讚的那種，也就是具有一些抑鬱的成份，但又能夠提升到高昂的境地。如果能討論究竟所有個性中哪一種最好，會是很有趣的事。是外向呢，還是內向？是冷靜易於憂鬱的呢，還是完全外向、自信、樂觀的呢？不論怎樣，如果一個人天生的氣質傾向於較嚴肅，消沉的一型，魔鬼必然會樂意充分利用這事實。

所以我們在基督徒生活中首先要學的事之一，就是認識自己。你若不認識自己，就不能正確地自處。我覺得有些人似乎永遠不認識自己。他們從不誠實地面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種類型，因此他們不曉得自己應該在某些方面格外謹慎。要認識自己，跟自己說話，在某些方面築起特別的防護牆。你若覺得很難靠自己作到，不妨請教別人，讓他人助你一臂之力。旁觀者清；別人總是比自己看得清楚、客觀些。你也得知道自己的弱點、傾向；一旦知道了，就要小心防範。在完全擊敗魔鬼和其詭計之前，你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更進一步說，有憂鬱氣質的人特別容易陷入病態的自省中。這是指一個人花大部分時間用來向內看，省察自己，總是密切注意自己內在的情緒，狀況，光景。有人說，“可是你不是一直強調，我們應該省察自己，發現有關自己、自己性情的真相嗎？”就在這裡，魔鬼開始發揮他的詭計。“自省”是聖經給我們的命令。一個從不自省的人，必然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基督徒。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最後一章說，“你們總要自己省察。”從不自省的基督徒一定很軟弱，這表示他已自足了，他以為已經得著一切了。但請留意加拉太書最後一章的話，“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不省察自己的人，總是會有這種弊病。

可是那些時常自省的人，魔鬼知道他們很敏感，屬靈，聰明，他們也極關心遵守聖經的教訓，在基督裡成長。魔鬼對此一清二楚，所以就在自省的事上攻擊他們。他驅使他們自省，並且使他們不斷如此作，到了一個地步，就能成功地把他們帶入完全灰心的景況。他們感到沒有盼望，陷入一團糟的光景，不知何去何從。我想，這是引起失望最常見的原因；你一旦跨越自省的界限，就落入了自怨自艾的境地。

“過度自省”一詞描述得很清楚，它的意思是，你把放大鏡、顯微鏡的焦距都對準自己，結果導致病態的產生，使你的靈魂無法正常地發揮功用。這是一種癱瘓，是魂和靈功能方面的疾病。本來是一件好事，正當的事，但因作得過度，而產生了不良後果。魔鬼在這方面頻頻施詭計。他很少引誘這一類人去犯窮兇惡極的罪，可是他卻能只靠著叫他們把目光轉向他們自己，就輕而易舉地使他們完全灰心，陷入沮喪，癱瘓，無用的狀態裡。

在這方面，我們當如何回答魔鬼？下一冊我們討論到“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那部分時會詳細論及，不過我必須在這裡對任何因過度自省而懊惱的人說幾句鼓勵的話。對於那些聲稱“這有什麼大不了？這些人只需要打打氣就夠了”的基督徒，我要用保羅寫給加拉太人的話回答他們，“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六 2）。你若沒有這種經驗，我可以向你保證，其中

滋味絕不好受。我甚至不能決定哪一種情形比較好——是這種過度謹慎、自省的人呢？還是外向、從來不省察自己，以為自己很不錯的人？“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同時“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讓我們心中記住這幾句話。

先從一般原則著手：灰心總是不對的。一個基督徒沒有權利灰心。我故意這樣說，是因為明白這個真理以後，往往能幫助我們脫離灰心，重得自由。可悲的是，當魔鬼折磨我們，把我們拖到這光景中的時候，我們就察覺不到這真理。我們忙著自我分析，把自己的缺點仔細加以分類，而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全人”來看待。有時候這一切是必要的——我們在讀經，或聽講道，就與人交談中，突然看見了自己。我們忽然發現自己是一個多麼灰心、沮喪的基督徒，坐在一個角落裡，而四周的人正漫不經心地邁向地獄。我們太專注在自己身上，以致完全無法發揮功用。不但如此，我們發現自己顯然給人一種印象，就是如果作基督徒會導致這種結果，實在也沒什麼必要去作基督徒了。所以我們不但幫不上別人的忙，甚至擋住了他們進入神國度的大門。你突然發現自己是這樣的，於是你站起來說，“不行！我再也不如此了！”這是開始的方法。然後你遇見了魔鬼，帶著他的武器前來。他會引用聖經的話：“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你回答說，“不錯，我一定得自省！”可是這時候你必須轉向魔鬼說，“聖經裡還有其它的經文啊！”其中最貼切的一句是，我們稱義單單是因著信。

為什麼基督徒會灰心？因為他用這種方法省察自己——仔細地把屬靈的脈，測量屬靈的濕度。用各種可以想到的方法進行調查，然後把結果以表格列出。吶！這就是調查報告！顯示成績不佳。於是很自然地下了結論：“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真的是基督徒嗎？怎麼可能呢？”

魔鬼的目標是要我們產生這種感覺。如果他能使我們用這種方式自省，並且導致這種結論，那麼他就心滿意足了。我要提醒你，對付他最基本的回答是，不論我們的感覺如何，我們仍然是基督徒。但是我們如何向自己證明呢？那才是真正重要的關鍵。作法很簡單，就是提醒自己，你是因信，且單單因著信而稱義的，這也是改革宗所認定一個教會是否站立得住最基本的憑據。魔鬼說，“看看你的記錄，只有一個結論，你不是基督徒，你從來就不是！”你應該回答他說，使人稱義的不在人本身的言行，乃在於“耶穌的血並他的義”。要為此感謝神，因為我們若真的必須靠自己生活的記錄來決定我們是否基督徒的話，世上就沒有一個人可以稱為基督徒了。只有一件事可以使我們成為基督徒——他的義！別無其它。

耶穌寶血與公義 成為我華美榮袍

所以你必須勇敢地面對魔鬼說，“不錯，你控訴我的都有理，可是這無法證明我不是一個基督徒，因為我仍然單單仰望主，依靠他。”你若不這樣作，就被魔鬼打敗了，你也會落入過度的自省中。

那麼我們當如何對付自省的問題？你應該照聖經所說的自我省察，在聖經教訓的亮光下省察自己，然後誠實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失敗，錯誤。接著就是最重要的關鍵。不要坐在那裡責備自己，為失敗而悲傷、痛苦、懊惱，把時間浪費在繼續尋找更多的錯處、再更多地自責……這一連串過程中。不！把你手中這一連串犯罪清單交給神。跪下來向他認罪，悔改，表達你的難過和悔意。把失敗帶到神那裡，說，“不錯，我是一無盼望的，我作錯了！”但不要停留在此。你帶著羞恥，以誠實、悔改

的心向他認罪之後，就要記住他對你說過的話，以及他此時正在對你說的話。不要聽魔鬼的，只要聽主的聲音。魔鬼會對你耳語，甚至向你咆哮；他會對你說，像你這樣一敗塗地、無藥可救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到神面前。你若聽他的話，就會像以前一樣陷入煩惱沮喪中。要聽神的聲音！他此刻在對你說話，他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這是對基督徒說的——“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9）。相信他！就在此時此刻相信他！立刻向他感恩說，“神啊！我真不敢相信，但是我信。我知道你的話是真理，此時你告訴我，你是信實的，如果你不能為了基督的緣故赦免我，你的話就沒信用了。然而這裡面涉及了你的公義。你已經對付了罪，藉著十字架上的基督，罪已被對付了，赦免了。”相信神的話，為他的話感謝，然後你就可以站起來，繼續過基督徒生活。要知道你需要聖靈來的能力，並且要提醒自己救恩的一部分就是神賜聖靈住在你裡面。聖靈既然住在你裡面，他能賜你力量，即使你軟弱膽怯，他能使你得勝有餘。他是你的中保，把基督的能力帶給你。又要記住你是基督身子的肢體，他是頭；正如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六節所說的，他能賜下生命和活力，使全身聯絡得合式。將這一切銘記於心，你就可以起身繼續向前走。

你絕對不可以坐在一個角落，繞著失敗、自責的漩渦打轉。過度的自省、沮喪是不對的，甚至是犯罪的，基督徒沒有權利這樣灰心喪膽。你若明白魔鬼想要怎樣害你，故意暫時蒙蔽因信稱義的真理，使你眼瞎看不見，你就會轉向神求助。你總是可以從因信稱義的道理上找到立足之處。什麼時候你發現自己滑向灰心的斜坡，就要趕緊抓住一個立足點，就是因信稱義的道理。它曾經擊潰了魔鬼大部分的詭計。讓我們確信這一點，因為它是最佳藥方，是抵擋病態的自省之絕佳妙計。

你是否因此感到輕鬆，得了解脫？或者你又說，“哦！對是對，可是……”你這樣說，就錯失了整個重點。在涉及“因信稱義”的事上，沒有什麼“可是”“如果”。不論你的真相如何，不論你多麼污穢，狡猾，無藥可救，無知；這些都無關緊要。因信稱義的意思就是，不論你是怎樣的人，基督都為你死了。“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你若仍舊把一大堆“如果”“但是”帶進來，就是未看清真相。我們自己本來就一無價值。你若採取魔鬼建議的方式看你自己，就已經敗在他的詭計之下了。你必須看清楚這一點，你若仰望基督，只倚靠他為你成就的完美大工，你就得救了。他用已為你成就的工來拯救你。這就是答案！你必須來到這地步，強迫自己到這裡；然後你才能起來迎戰魔鬼，打敗他。要宣告：“這件事攸關神的信譽！”“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魔鬼也常常用另一種與此有密切關連的方式攻擊我們。它和剛才提到的方法不一樣，因為魔鬼常用它攻擊那些不自省的人。這是一種“缺乏進展”的感覺。通常不是由自省產生的，而是從其它方式得來的。我們可能感覺在認識真理、明白救恩之道上沒有進步；我們可能在主耶穌的恩典和知識上沒有長進。有時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們看別人，而不是由自省產生的。我們說，“那些人似乎懂得比我多，比我有長進；他們比我知道得多。”你看見教會某些弟兄姊妹的情形，或者閱讀屬靈書籍時，也可能油然而生這種感覺。當然，我不是說基督徒不該讀書；但是由於讀書對基督徒有極大的價值，魔鬼就不會輕易放過這件事。他使人讀有關偉大聖徒的記載，他們讀完之後，魔鬼就在一旁耳語：“這才是基督徒的信心！你在那裡？這才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你算什麼？”他可能要一個傳道人讀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的講章，然後說，“這才稱得上是講道！這才是一個傳道人的樣子；你呢？你算

什麼？”那個可憐的傳道人可能頓時覺得自己一輩子講的道都白講了，都灰飛煙滅，一無所值了。所以魔鬼利用神自己提供的這些很好的方式，來使人作比較、對照，叫我們因此感覺自己沒多大進步，自己一無所有，缺乏經驗，一事無成。再一次，我們又陷入了灰心失望裡。

針對這一點，惟一的回答是，作你自己，順其自然。你不必作自己以外的人。許多麻煩就是因為我們想勉強自己而引起的。從各方面看，這都是愚不可及的。即使在自然的層面上看亦是如此。想作自己以外的人——變得高一點，或矮一點，變成另一種膚色。或想擁有某種能力，或特權——這些都是再愚昧不過的事。不但愚昧，而且白費周章，因為你無法改變自己！此外，你為什麼要改變自己呢？作你自己是一件美妙的事。你是神所造的。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每一個人都有自身的價值。如果我們仔細分析自己，加以歸類，就會發現最終這些東西之間有極美的平衡。我們往往太過於強調某些部分，而忽略了其它部分的價值。世人向來看不見的一些小東西，在神眼中可能極其珍貴。主耶穌講過一個比喻來說明這道理，他說有一個婦人把她僅有的兩個小錢放在奉獻箱裡。世人對兩個小錢根本不屑一顧——兩百萬才值得注目，兩個小錢算什麼？可是在神眼中卻不是這麼回事。

我們的整個個性亦是如此。所以要回答魔鬼，必須先明白這原則，然後說，“我就作我自己；神所要求我的，就是盡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也許生來不是作房角石的料，可是一座建築物各塊大石頭之間也需要有小石塊來填補縫隙。或許我只是那些小石頭中間的一塊，可是若缺少了那些小石塊，其它的石頭也無法把牆撐起來，整個建築物都不能堅立”。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對此有完整的解釋。那“不體面的肢體”對身子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輕視或忽略他們。要身子發揮正常的功能，身子每一部分都不可少。沒有所謂“不重要的基督徒”，或“無足輕重的教會”這一類的事，我們每一個人都算數，都有其重要性。每一個教會裡都有一些非常安靜的人，可是他們的喜樂本身就能發揮大功用，有時他們比那些較有恩賜的人對教會的幫助更大。恩賜大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事奉；每一種人都是必要的。

不要嘗試作自己作不來的事；不要嫉妒那些看來比你能幹、重要的人，也不要輕視別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我們要彼此分擔重擔，也要擔自己的擔子。神只會要你為他所給你的恩賜負責。是神決定要給你多少。要忠於自己的恩賜，不管它是多是少，都要盡力而為。你若得到五兩銀子，就充分使用你的五兩銀子。神所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明白自身的價值。雖然我這麼渺小，沒沒無聞，“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神知道我，基督為我死，為我這樣卑微的人死。我不能輕看自己，也不可以不斷拿自己跟別人比。我必須用神給我的個性，性情去生活。我要用它來榮耀神。除此之外，我不能再作什麼了；我知道神也不指望我再作別的了。用這方法回答魔鬼。

此外，使我們感到精疲力盡也是魔鬼慣用的詭計。正如我前面說過的，這可能是目前最普遍的現象。基督徒很容易因為生活的壓力，日常的瑣事，難處、失望，或千篇一律的日程表，而感到疲憊不已。我們是活在一個磨難的世代。從每方面看，這世代都是邪惡的；不管是就整個世界，或教會來看都如此。你把今天跟一兩百年前的情形比，就會看出個中差異。十八世紀發生過多麼輝煌的事——在福音大覺醒時期，神的靈大大澆灌下來，成就了許多奇妙的事。然後是一八五七，一八五九，一八六〇，甚至一直到一八六一年，那段日子多麼非比尋常！再看我們的世代；情形多叫人沮喪，沒有什麼石破天驚的事發生。似乎每一樣事物都在跟我們作對，都在攔阻教會的工作，都在敵對基督徒。生活的節

奏越來越快，導致越來越多緊張和疲倦，特別是待在家中的主婦，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一切都必然會產生疲憊感。這時，“感覺”開始潛入了，“這樣值得嗎？有什麼價值？我一定得保持這種節奏嗎？好像一無成就嘛！我還是放輕鬆一點吧！把事情看淡一點吧！”於是魔鬼就趁機而入。我知道，在英國每個主日，有不少的傳道人只向很少數的會眾講道。最近我跟一位傳道人談話，他告訴我，上個主日只有四個人聽他講道。他說，“有時我會開始懷疑，這樣作究竟值不值得。”這一類傳道人到處都有。我記得五、六年前，有一次講完道之後，有一位男士匆匆走進我的辦公室對我說，他得馬上去趕火車，但他只想過來告訴我一件事。他說，“我只要你知道，如果魔鬼使你灰心失望，你別忘了一個事實：西敏寺教會常常是使我繼續奮鬥下去的原因。”他接著說，“我在自己的教會是一個平信徒的講道者，魔鬼有時會對我說，‘你這樣作值得嗎？會眾總是三、四個人，或九、十個，就那麼一小撮人，值得繼續下去嗎？’通常使我堅持下去的原因是，我對自己說，‘今晚鐘馬田牧師可能也正步上講臺，在西敏寺教會向較多的會眾講道，我們倆是在打同一場戰爭！我得繼續下去，因為神不在乎數目的大小。’”魔鬼會用各種方式使我們灰心，讓我們懷疑究竟值不值得繼續下去。

基督徒甚至會在自己的家中經歷同樣的感覺。或許你是你們家中惟一的基督徒，家裡的每一樣事物都與你對立。你受到誤解，譏笑，批評。你說，“我已經在他們面前作了好幾年的基督徒，似乎對他們一無助益，也沒有造成什麼差異。我只是受到各方的阻力；也許我該鬆馳一下。我何必繼續下去呢？如果我有什麼可以顯示給他們的話還說得過去，問題是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看的，這真是受罪！我在獨力對抗每一件事物。”這時魔鬼就會前來說，“歇手吧！放棄算了！”

針對這種試探，聖經提供了我們恰到好處的回答。“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加六 9）。這是一個答案。你目前所作的不但有其價值，並且是世上最奇妙、榮耀的事；那是“行善”。你是代表真理，基督，代表光明的國度去對抗黑暗的國度。我知道你沒有什麼好表現的；但這不要緊。你在那裡，也許你不是太陽，你不過是一枝小火柴，但要為這根火柴感謝神，因為它能在黑暗、絕望的地方升起熊熊火焰。“行善不可喪志。”你在一個羞恥、犯罪、黑暗、邪惡、虛假的世界裡，代表了真理，美麗，正直，和聖潔。要持續“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再來到撒迦利亞書第四章：“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你說，“可是我這一切勞苦有何果效呢？”我同意現今可能看不到果效，正如撒迦利亞的時代也見不到果效。那段信息是被擄之後，有些人開始重返故園，重新安定下來時所傳達的。似乎沒有什麼進展，重重如山的困難擋在前頭，他們說，“我們或許只前進了一兩吋，可是我們得跨越整座山，邁到山的另一面，才能有所作為。如果我們根本不動，也就罷了。可是每天只動一兩吋，要到何時才能越過這座大山呢？”但神的回答是，“大山哪！你算什麼呢？你必成為平地……不要藐視瑣碎事物的年日。”（另譯）其實這些瑣碎的事都是神的事。神有些事固然瑣碎，但卻是屬神的；如果你摒除了世上一切小事，很快大事也會崩潰。在一個大公司裡，我們會以為最重要的是總經理。不對！你也少不了小職員。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裡也都是如此。“一個環節若脆弱，整條鏈子就無法結實。”“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一個農夫把種子撒在地裡，或許那年春天的情況不太如意，陽光不夠，雨水不充沛，加上天氣寒冷，蕭瑟，種子一點動靜也沒有。是否因為看不見任何成長的跡象，他就浪費了力氣？後來一點小芽露出來了，那只是生命的一點點跡象。他說，“那是什麼？根本算不得什麼。我想看見的是整田的玉米或成熟的麥穗。只有

這樣我才滿足；而現在我看到的只是那麼一小丁點的綠苗。”答案是，“別輕看這麼小的東西，這是神作工的方式！神的磨坊也許磨得很慢，可是也磨得精細。”“大山……必成為平地。”不要輕看神國度裡任何的小事，不論是你的工作或別人的工作，都不容忽視。

換句話說，要明白目前你所有的感覺都是魔鬼引起的，他使用的是現今流行的觀念——如果任何事物不夠大，不夠醒目，就沒有價值。別相信它！這是一派胡言！許多文明就是因為忽略了小事物而崩潰的。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即在此。不管是一個民族或個人，若輕易忽略細節瑣事，必然會遭致災難。“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

此外，我們的主也教導說，“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我們會常常感到忍不住要灰心了，但是不要忘了你是屬誰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無論你多麼軟弱，多麼灰心，這句話都是真確的。神的靈在你裡面。向你的父神，向神的兒子，向神的聖靈禱告。“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你若不禱告，就很容易灰心。所以每當你感到灰心時，到神那裡去，告訴他你的情況，求他賜你力量和能力繼續作下去，知道這是他的工作，是“行善”。他會回答你說，“你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豐收即將來臨。“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也許正經歷許多艱難，也許你受人誤解，嘲笑，逼迫，踐踏，踢打。你也許身體心靈都疲憊不堪，你的健康可能日益走下坡，你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要堅持下去。“你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時候將到，你會聽到如許悅耳的稱讚：“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於是你能繼續下去。把你的眼皮抬起來，仰望神，你將從他那裡得能力——“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 31）。你若現在與基督一同受苦，你也將與他一起作王；你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對於這件事，我最後還有幾句話要說。神的兒子來到世上，他是以極卑微的方式來的。他受人輕看，嘲笑，甚至被自己的母親和兄弟誤解。那些宗教領袖——法利賽人，文士，撒都該人，律法師——都不歡迎他，多方凌辱他。看起來他似乎一事無成，甚至連施洗約翰都在一次心情低落時差人去問他，“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施洗約翰實際上說，“你在加利利作什麼？為何不以君王的身份下到耶路撒冷，登高一呼，率眾擊潰羅馬人？你在作什麼？除了向一群平常老百姓講道之外，你什麼也沒作。他們是誰？他們算什麼？”這是他必須過的生活。有時候他非常疲倦。有一次他疲倦到一個地步，決定不和門徒一塊兒去村裡買食物，自己坐在撒馬利亞的一個井邊。又有一次他疲倦地望著人們說，“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每一件事都與他作對；他甚至被自己的門徒誤解。到最後關頭他們紛紛作鳥獸散，只剩下他獨自一人在那裡。可是他繼續下去。他在最後關頭迫近時不禁喊道：“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不計代價，勇往直前。於是他們殺了他，將他埋葬。可是他復活了，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邊，在榮耀裡，享有各種權能。

我要說的是，“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他卻到了流血的地步。你在疲倦勞累中，在過犯、失敗裡，不妨仰望耶穌，

他是創始成終者，是領袖，是走在前頭的那一位。你要跟隨他。明白你自己享有多麼大的權利。繼續前行，定眼在他身上，不斷的禱告，不要灰心，莫輕看卑微的年日，行善不可喪志。我們若與他一同受苦，就要與他一同得榮耀。“加冕之日”即將臨到，那時你將承繼產業，永遠與他一起活在榮耀中。

23、憂慮和焦急

魔鬼常常用來使人灰心的方法之一，就是引起憂慮和焦急。在這方面，個性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已說過，魔鬼對我們的認識，比我們對自己的認識還多。他針對我們的個性安排特有的試探。有些基督徒天生就很容易憂慮，魔鬼知道這一點，所以特別沿著這條路線發動攻擊。他知道他們很好強，敏感，對自己要求特高，很難滿足於自己的成就。他知道他們是完美主義者，對於次好的東西絕不滿足，所以魔鬼就不時暗示他們未臻最高的理想境地，最後使他們落到一種光景，每一件事都變成了他們的問題和重擔。

聖經對這事說了很多。它不斷警告我們要防範“世上的思慮”。顯然它常常攪擾屬神的人，特別是上述那一類人。最典型的例子即是馬大。主耶穌轉向她，對她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煩擾”一詞的意思是“分心”，“忙得昏頭轉向”，以致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這說明了我們正在討論的現象，一個人的心完全被世上的俗務佔據、充滿了。這些是非常正當的事，不但正當，而且一般說來，甚至是生活所必須的。這往往也是一些家庭主婦的問題，作母親的在家裡身負照顧丈夫、孩子的重任，魔鬼常常用各樣思慮，擔憂充滿他們的心思，以致於這些不但變成了極沉重的負擔，甚至窒礙了他們靈命的發展。雖然這個人是基督徒，但他的整個生活觀，生命的主要內容，都不再屬靈了，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這些問題和思慮上。

如果魔鬼能使我們的心思遠離神，遠離主耶穌基督，如果他能使我們不再去思想有關靈魂，有關我們的成長、發展這方面的事，他就再高興不過了。這是他對這一類人所施的伎倆。因此主耶穌自己不只一次注意到這事。例如他所說撒種的比喻。我們面臨的危險不單單是魔鬼可能前來，一下子奪走我們所聽的道；有一種人，魔鬼專門會針對他們而帶來許多世上的瑣事和煩惱，因而將他們所得的道“擠住”了。

此外還有更嚴肅的警告。主耶穌在說完末世的預言之後，這樣作結論：“你們要謹慎！”你們要小心，必須留意魔鬼的詭計；“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或許你會說，“我們是基督徒，我們不必擔心會被貪食和醉酒所累住。”但主耶穌在“貪食，醉酒”之外，又添上了“今生的思慮”，又說，“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二十一 34～36）。保羅在我們正研討的這段以弗所書經文裡說，其實就是重複主耶穌離世前，在十字架的陰影之下，對他的門徒殷殷勸誡的那番話。我們應該格外留意，免得“今生的思慮”纏累我們，以致於我們在那日子臨到時措手不及。

我們如何對付魔鬼的詭計？我再說一次，首先我們必須察覺出魔鬼的蹤跡。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很容易注視問題，環境，情況，而未看出這一切後面的那雙手。得勝的整個秘訣即在於明白問題是在魔鬼身上，而不是在環境裡。我們必須知道，是魔鬼正在企圖把我們拖到屬靈的癱瘓光景裡。

下一個步驟是規律、告誡我們自己；這樣作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一個基督徒絕對不可激動。他不能陷入所謂“忘形”的境地。他絕不可失去控制。這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差別所在。基督徒的生活應該總是有節制的。如果一個基督徒動不動就失去自制，那麼我可以說，他即使是基督徒，也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基督徒。所以我們必須節制自己說，“我為什麼如此忘形？難道我的信仰對我毫無影響嗎？”我必須激勵自己說，“我無權這樣！”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對自己說，“你又讓魔鬼絆倒你！你一直在看環境。你看不出來魔鬼正利用環境來佔據你的心思，好叫你陷入這種冷漠、麻木的光景中。”所以你要為你的失敗和愚昧責備自己。

下一步我已暗示過了，就是要明白自我規律的重要性，意思是我們應該總是存著一種先後次序的意識。這不是自動產生的，必須刻意去培養。我們若作不到這一點，就留給魔鬼可乘之機。基督徒應該總是衡量他在生活、世界上的整個地位，然後找出最優先的事，對每件事的次序都有分寸。我不確定這能不能算是界定基督徒生活最佳的定義之一。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別在非基督徒的生活是由這個世界來決定、支配的，而基督徒卻是一個握有主動權、控制權的人。

這從保羅對自己的描述中可清楚看到，記載在提摩太后書第一章第十二節。他被下到監裡，似乎每一件事都在與他作對。他從提摩太和其他人那裡聽到一些令他失望的消息。如果有人有資格被擊倒，失去平衡和自制，那必然是使徒保羅了。但是他說，“然而我不以為恥。”他的意思是，“我沒有倒地不起，”“我沒有激動忘形，”“我沒有亂成一團”，“我沒有天旋地轉，”“我沒有失去我的平衡”。為什麼？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羅是一個生命受到管理的人。他有節制，他對自己說話，他使每一件事之間保持著比例和次序。

讓我們再回到馬大的例子。主說，“馬大，你為許多事操勞，憂慮，分心。你在廚房和我之間來回穿梭，你剛聽我講一小段，又匆匆跑開，你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你簡直忙昏了頭，以致於失去了控制。可是馬利亞卻選擇了那上好的福分。馬大，這是在乎個人的選擇。”

像馬大那樣花心血去準備飯食並沒有什麼不妥。她想好好招待主，她覺得應該擺上最好的食物，所以她需要她的妹妹說明她。可是馬利亞卻坐在那裡，傾聽主的話。她為什麼不幫忙？馬大不禁心懷不平。主耶穌告訴馬大，這涉及了優先次序的問題，在乎每個人自己的選擇。“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把那件事放在最前面、最中心的地位，確定它的優先權。如果你把它放對了地方，其它的事自然也會井然有序。

我所舉的這些例子說明了我所謂的“比例”是什麼意思。但要作到這一點，你必須刻意朝著目標行，去取得那“上好的”部分。馬利亞作到了，馬大卻錯失了。主耶穌告訴馬大要規律、鍛煉自己，這樣她也能選擇、獲得那“上好的”部分。把最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中心的位置。家庭，房子，小孩，丈夫，工作，生意，專業——這一切都是好的，也都很重要，但是卻不該佔據生活的最中心地位。我們最主要的角色不是作父親，母親，或其他；我們在神眼中乃是一個有靈魂的“人”。我看過一個教會墓園裡有一個墓誌銘這麼說：“這兒躺著的是某某；他出生為人，死時是一個雜貨商。”一個人絕不能以雜貨商的身份去世，他去世時仍是一個“人”。在神眼中，我們都是有靈的活人。

把這些事放在優先地位，這樣魔鬼就無機可乘了。套句使徒保羅的話：“應當一無掛慮”（腓四 6~7）。不要憂慮任何事，不要因任何事而亂了手腳——這些其實無關緊要。保羅所謂的“一無”是包

羅甚廣的。不管你的問題是什麼；不管情況多麼絕望，“一無掛慮”卸下一切的憂慮，不要心煩氣燥，手足無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另一件與自我規律相關的事，就是對未來的恐懼；此處不僅指人天性的憂慮傾向，並且也包括了想像力的作用。想像力豐富固然是好的，但它也可能變成一種重擔和問題。從某方面說，缺乏想像力的人是幸運的，雖然他可能在其它方面損失不小。但魔鬼有時會激動我們活潑的想像力去窺探未來。我們個人在這世上的前途是未知的，所以魔鬼就綜合了各種可能性來暗示我們。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們會受那些苦呢？接著就是這一類的問題：“我是否能忍受得住？我的信心會站立得穩嗎？我夠堅強嗎？”提摩太是這類心態的典型代表。他天生容易害怕、憂慮，特別是對未來，他總是懷著恐懼。使徒保羅被下在監裡時，謠言四起，說他即將被處死；教會裡的人深感困惑、擔心。當時提摩太只是一個年輕人。接下去會發生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教會的前途如何？似乎每一件事都不對勁。因此提摩太瞻望前途時，心中充滿畏懼和惶恐。他送達保羅一封信，問到為什麼神不立刻解救保羅，仍然讓他身系囹圄？為什麼神容許這事發生？這些疑問齊湧上他的心頭，因為他望向前途時，就不自禁地任由他的想像力馳騁了。

在這方面，對付魔鬼詭計的方法差不多和前面提的一樣，只是我要特別提到一點：一味地揣測未來，只是徒然浪費時間而已，因為事實上你所擔心的事可能根本不會發生。有一句俗話說，“你抵達河邊以前，不要先過橋。”可是我們這些基督徒卻常常忘記這句勸告。為未來擔憂，只是徒然浪費你的精力和時間。更進一步說，你在擔心未來的同時，就已經未能盡職地發揮你現今的功用了。所以你要立刻責備自己，認識到這是出於魔鬼的試探。每一次試探臨到你，都當這樣作——激勵自己，對自己說話，提醒自己，責備自己；你若容許魔鬼用可能根本不會發生的事癱瘓你現今的功用，那是多愚不可及的啊！

此外也要告訴自己，你這樣擔憂是違反了主的命令：“不要為明天憂慮。”他不是說，你不必預備，不必從事生活中必要的活動。他指的是憂慮和擔心——你穿什麼？吃什麼？會有什麼事臨到你？他說我們不可以為明天憂愁，不要像外邦人那樣。請留意他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所劃分的界限。世上的國度，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們總是想到明天。他們只為今生今世活。他們只關心穿什麼，吃什麼，明天作什麼，會有什麼事臨到他們？主耶穌說，世界的國和外邦人是這樣，但他的門徒卻不是如此。他們是天父的兒女，所以他們應該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讓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除此之外，我們也要提醒自己，作為基督徒，我們有聖靈。你若沒有神的靈在你裡面，你就不可能作一個基督徒。“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八 9）。使徒保羅告訴提摩太，他似乎忘記了這真理，他太倚賴保羅，太擔心未來了。可是使徒說，“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一 7）。“謹守的心”是指操練，節制，規律。使徒說，提摩太不承認有聖靈在他裡面，他的舉動好像是尚未領受聖靈似的。基督徒不應該這樣。保羅在那卷書信稍後的部分又說，“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我們也應該對自己說同樣的話。

更進一步說，這種對未來的憂慮不單是因缺乏信心，更糟的是，那是出於不信。我們要正視這種憂

慮，把它的來龍去脈標示出來。打敗魔鬼詭計的整個秘訣即在認清楚，是誰躲在這一切後面；然後對自己說，“我怎麼這樣愚昧！又聽魔鬼的話，中了他的計！”要譴責自己的不信。怎麼作呢？問你自己，你的天父呢？你似乎忘記他了，忘了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說的話；“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參見太六 25~34）。你為什麼憂慮？你若相信他，若信他是你的父，為什麼不相信他知道你的需要？為何不提醒自己，“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麻雀……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憂慮未來根本上是出於不信，是應該受譴責的。你難道不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 28）嗎？你若相信這應許，為什麼還懼怕呢？你應該相信聖經的應許；你若不信，就犯了不信的罪，和外邦人沒什麼兩樣了。你沒有信靠天父；你不相信他以永遠的愛愛你；你不知道他對你的顧念遠遠超過你的想像，他愛你到一個地步，甚至差他的獨生子為你死。

要看清楚這種懼怕、擔心是不合理的，讓聖經的神聖邏輯保守你，轉過身對魔鬼說，“我不再為未來憂慮。神既然已藉著他兒子為我成就了這一切，他就不會、也不能撇棄我。”“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用這個邏輯來回應魔鬼，對他說，“我不憂慮未來；神在過去救了我，現今他與我們同在，他必將永遠與我同在。”

現在讓我們來到另一件事上，這是從我們已經看過的兩點衍生出來的，就是有關“引領”的整個問題。同樣的，這也是最常見的問題之一。事實上，這些問題都是很尋常的，魔鬼只是把它們用不同的方式陳現出來。在“引領”的問題上，我們也可以包括禱告蒙應允、靠信心得醫治。它們都屬於同一個類別。現今的人對於醫治、引領、禱告蒙應允的興趣非常高，這並不足為奇，因為現今世代的生活特別艱難，任何正直的基督徒都會急切地想作當作的事。有一種很流行的教訓說，“向神禱告，這就是你所當作的；神會詳細地告訴你怎麼作，你會接受到確切的指引。”如果你生病了，這教訓會說，“到主那兒求醫治！”

在這些事上，魔鬼用盡他的詭計想說服我們採取呆板的觀點，相信“這簡單得很”，根本沒問題。你只要到神那裡，就會蒙引領；你向神禱告，就會得到想要的回答。他們說，“信心的禱告”能保證你得到結果。至於醫治的事，他們的論點是，“神的旨意從來不願意他的兒女生病。”“一個慈愛的父怎能讓他的任何一個兒女生病呢？”“神的旨意總是要我們健康、安好。”所以你若生病，顯然只需求神醫治你，你就會得醫治。

這種教訓產生的結果是，當這些事未能照預期的發生時，就帶來了失望。你似乎無法得到引領，或者你以為已經領受了指示，卻發現一切都不對勁，於是你陷入困境，灰心失望。儘管你熱心虔誠地祈禱，卻未獲得所預期的醫治。這一切加上擔心自己是否作了錯誤的決定，足以使一個信徒沮喪不已。他開始轉向自己說，“我真的是基督徒嗎？我若是真基督徒，神一定會回答我的禱告。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若是，就必然是缺少信心的基督徒。我一定有什麼毛病。我不知道問題出在那裡，可是我一定在某一點上缺少信心。”於是魔鬼慫恿您相信他的謊言；他可能利用你的朋友使情況更惡化。

顯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基督徒生活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我只提出幾個建議。首先，很明顯的，這整件事不像我們朋友要我們相信的那樣簡單。異端的主要特色之一即是把每一件事都弄得“十分簡單”。“你只要這樣作，就會有某種結果發生。你只要到神面前，就能得指示；你

向神禱告，就會得醫治；你求問神的旨意，他就會讓你知道。就是這麼簡單！”可是很顯然的，事情並非那樣簡單！若是那麼簡單，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我們也不需要新約的教訓了。

其次，如果真那麼簡單，基督徒生活就會變得像機器一樣，非常呆板、自動，好像按一個鈕，就會看見某個標誌掉下來一樣。基督徒生活並非如此。除此之外，如果真的這樣簡單，基督徒生命就不會有任何長進。機器是沒有成長、發展的，可是有生命的地方，就必然有生長，發展。跟隨異端的人是不會有長進的。你二十年之後再看他們，會發現他們仍和剛開始時一模一樣——如果他們仍留在那裡面的話！絕對沒有任何成長，因為根本沒有成長的空間。所有的都在開始時發生了，就是這麼簡單！但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我們有“基督裡的嬰孩”，“年輕人”“年長者”——這中間有生長、發展、進步。

第三，聖經對這件事有特別的教訓。使徒保羅並不是自動地就領受了指引。有一陣子，他對神的指示感到困惑。例如使徒行傳第十六章第六節，在那裡我們讀到“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此外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有一段驚人的記載，論到使徒和他“肉體中的那根刺”。他三次切切求神挪去那刺，可是神並未挪去；他終於明白那根刺不挪去的原因。它存在于那兒，原是由于他有益的——“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他從主得到了確據：“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所以保羅實際上這麼說：“不論我肉體上的刺是什麼，都沒有關係，我仍然可以滿足地繼續走下去。讓每一件事物都用來榮耀你，稱頌你！”特羅非摩也曾疾病纏身許久。提摩太有胃病，保羅曾提醒他用一點酒。這些都是聖經記載的事實，神的眾聖徒也不斷告訴我們同樣的事。從聖經的教訓和教會歷史看，人的領受指示和引導向來都不是自動得來的。

有人說，“可是主耶穌有關信心的禱告這一類教訓又如何解釋呢？你不是自相矛盾嗎？”讓我們檢視這個問題。雅各第五章說，“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有人說，“這不是很簡單嗎？”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的像表面上這麼簡單，為什麼這種結果卻不常見呢？這是問題所在。有些人相信雅各所說的，也照著他書信上的話作了，可是生病的人並未得醫治。這使我們立刻看見我們對此段經文的解釋必然有了差錯。

但是讓我們留意一下馬可福音裡一段類似的經文。“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十一 22-24）。有時候這段經文被如此解釋：你若向神禱告，你也真心相信，就不要停留在祈求上；你甚至在還沒有跪下禱告之前，就該先獻上感謝。感謝神聽了你信心的禱告，為將要發生的事感謝。他們說，“這才是信心的禱告。”可是我們發現事實並不如此順遂。世界上有許多不喜樂的基督徒，他們全心全意相信一類教訓，也照著遵行，可是他們所想要的並未發生，他們不禁感到困惑。原因是他們誤解了聖經。

“信心的禱告”是什麼？是什麼使一個人相信他一定會得到所求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答案似乎也很清楚。你永遠無法靠自己得到這種信心。你說你相信，這並不表示你真的相信。在這件事上

你無法強迫自己，或說服自己。我認為“信心的禱告”總是從神來的，是聖靈啟動的。他一旦賜下，就沒有疑惑，沒有遲疑。你不是勸自己說，“我真的相信！”你也無法說服自己相信。是聖靈使你確信不移。

使徒行傳記載了使徒憑信心醫病的兩個明顯事實。第一，他們並不預選宣告他們將要施行醫治。現代的神醫卻如此，他們宣稱：“星期三下午將有一場醫病聚會。”使徒們從不這樣作。我相信原因是，他們事先從不知道神否會用他們的方式醫治人。他們並未擁有某種持久的能力，以致於他們只要到一個特定的時刻，按下按鈕就成了。這是在那些所謂“神醫”身上看見的。彼得和約翰有一次在申初禱告的時上聖殿去，他們看見殿門口有一個癱腿的人。那人指望從使徒們手中得周濟，可是“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彼得憑什麼那樣作？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他在那一刻，得到了一個特別的使命。命令來了，聖靈告訴他，“我打算透過你醫治這人。”彼得知道主的心意。

你可以在使徒行傳第十四章看到同樣的原則。當時保羅在路司得講道。有一個癱腿的人被帶到他面前，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可得痊癒”，就對他說話，醫治了他。使徒們從來不事先宣告將施行醫治，因為他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其次，當他們決定醫治時，就絕對不會失敗。我指的是五旬節之後的使徒行傳之記錄，而不是指福音書裡的情形。他們從未在嘗試之後又失敗。現代的“神醫”常常失敗，是因為他們持有錯誤的教訓。他們沒有特別的命令、任務；他們以為能力存在於教會裡面，你只需去支取即可。你求取這能力，然後付諸實行。結果他們失敗的多，成功的少。這是因為他們誤解了聖經。

“信心的禱告”是聖靈所賜的禱告。你不能強求。你永遠無法確定是不是一定得著所求的。可是神有時候會藉著聖靈讓你知道。主耶穌才有這種把握，他總是知道。他和他的父中間有完美的和諧；他不斷作父的工。他說，“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作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我們也一樣。只有當我們到了一個地步，對聖靈非常敏感時，我們才能得著權柄，確據。我們必須先領受使命，這樣才不會失敗。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想作實驗，企圖靠自己成就什麼，就會不斷失敗，遭至拒絕和不愉快。

總結說來，我們可以說，這些事不過是例外。神通常還是透過“方法”來引領、醫治。我們應該循著聖經，透過由聖靈的啟示和光照的心靈，透過聖靈所默示的良知和悟性，來尋求神的引領。這是神一般用來指引我們的方式。我們為此感謝神；他透過這些方式給我們把握和確據。你讀聖經，吸收其中的教訓，再運用出來。如果你有困難，可以去請教別人—牧師，教師，或老練的基督徒。你把所有相關的因素聚集起來，或許神會透過環境，將他的旨意向你啟明。此外，還有一種所謂心靈的壓力，壓在你心上揮之不去。有時你想驅除這壓力，卻無法如願。神有時候會藉著這種心靈上的負擔給你某種指示，它盤旋在你心頭，趕也趕不走。這些是神旨示他兒女常用的方法。

所以在我看來，正常的程式是這樣的：不要在神面前聲稱要求什麼；不要向神強求醫治、指示。我們不能在神面前聲稱這些是我們當得的；相反的，我們應該謙卑地等候神賜予。現今流行的教訓是，當向神要求所當得的，結果往往替人帶來不少困惑。第二，把你自己和你的事交給神，每一件事都交給神—包括疾病，前途，指示，事無大小全交給他。“藉著禱告……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告訴他

你渴望知道他的旨意，並照著行。你若在這一點上無法誠實，就不如不求。先從自己開始，問自己說，“我是否能誠實的告訴神，我只想認識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不論他的旨意如何—或是離鄉背井，或是留守家園；或是疾病，或是健康；或是結婚，或是單身？我是否能誠實的對神說，我最高的心願就是知道神的旨意，並且不論他的旨意是什麼，我都願意照著行？”然後提醒自己，神是你的父。所以把這一切交給他。一旦你交托給他，就不要多作顧慮，或者坐立不安，反覆思想。你若這樣作，就不是信心的禱告。把事情交給神。坦白地告訴他。讓他處理。現在不要再東想西想，只要繼續作你當作的。作你的工，保持靈敏，眼睛睜大，隨時預備好接受神向你顯明的旨意。要保持警覺；不要憂慮。“應當一無掛慮。”要拒絕憂慮、愁煩。把一切交給神，繼續作你的工。

最後，不要違抗進裡面的聲音。換句話說，你可能照著我上面所說的作了之後，發現似乎每一方面都顯示你應該作某件事，可是你裡面又有一種感覺叫你不要作。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輕舉妄動。總是要內外一致。如果不能一致，就不要行動。“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讀羅馬書第十四章最後一節。使徒保羅說，“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如果你裡面存有疑惑，即使你不明白，似乎也觸摸不到，但那感覺又很強烈，那麼就不要違抗它，不管你的理智怎麼說，不管其他人怎麼看，都不要忽略它。

我常常用以下這種方式作結論；一個尋求神旨意，並且有心在世上遵行神旨意的人就好像一輛將出站的火車。每一樣都預備好了，乘客已坐在位子上，引擎也已升火待發，可是火車卻未移動。為什麼？因為訊號尚未發生。即使萬事皆備，若出發的訊號未下來，火車也動不了。對我而言，最後的訊號就是裡面最深處的良知。絕對不要與它作對。不要違反你的良知，不要違反你裡面的感覺。可是，如果你的良知與其它信號一致，就可以放手去作。有人說，“可是我有什麼保證，知道自己作得對呢？你這樣說，真會搖動了我的自信心！”我的回答是，只要你作到我前面所說的，不論環境如何，你都不會受虧損，因為你作了神兒女所當作的。神知道，他曉得你的動機，他不會懲罰你。為了你的好處，他可能阻止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但是過了一陣子以後，你會為他的決定而感謝他。可是如果你依照聖經的話，照著良知的指引，並且根據上面提出的原則行動，你就克盡其職了，我可以毫無猶豫地說，神對你也不會再有更多的要求了。你已經順服了他的旨意，不論這旨意是什麼，任何人若如此行，也必然會蒙神祝福。

我們應當留心防範異端裡普遍存在的這些狡猾的教訓，以及其它可能削減神在他與他兒女關係上的主權，或者妨礙我們在恩典中長大、進步，而使我變得像機器一樣，毫無生氣的那些方法。讓我們“作大丈夫”（林前十六 13），使用神賜給我們的方法。如果神的旨意要用非常特殊的方式來成就某一件事，那麼他一定會指示得很清楚、明白，使你有十足的把握。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神要行一件神跡或非常神奇的事，他會賜給你所需要的權柄和把握，正如他當年賜給眾使徒一樣。但願神讓我們明白有關“魔鬼的詭計”的真理，這樣我們才能體會到“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之必要，以及“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之必要。

24、己

現在我們要來探討魔鬼在基督徒經驗範圍裡發動的攻擊最後的一部分。我故意把這部分放在最後

面，是為了要特別強調它，因為它可以解釋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我們要來看魔鬼如何使用詭計在“己”的事上攻擊我們。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歷代以來基督教會最偉大的聖徒都從他們的傳記和日記裡見證：他們所面臨過最狡猾的仇敵就是“己”。歸根究底說來，一個人最大的戰爭就是與自己爭戰。

根據聖經的教訓，“己”要為一切的罪負責。在神的創造中，第一次的墮落乃是魔鬼的墮落。神最初把他造得非常完美，他有非比尋常的能力，才幹，權能，智識。他在神所造的穹蒼中，是一顆明亮的晨星。可是他因為驕傲而墮落；他的驕傲純粹是為表現“己”。他悖逆神。他不甘心神比他偉大。他想要與神同等，像神一樣重要，一樣偉大。魔鬼的存在完全是從一個事實衍生的：即使在天使、撒拉弗身上，也有“己”的蹤影。己是墮落的起因，那次先於宇宙的墮落導致了整個罪與邪惡的問題。

神造了世界和人，把人放在樂園之後，人也墮落了。人失敗的原因也是在重複魔鬼的例子。魔鬼知道他該採取什麼路線；他知道最容易使人上鉤的事是什麼。於是他到女人那裡，對她說，“神豈是說你不可吃某一棵樹上的果子嗎？他這樣說，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你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你自己就會變成神了。”他玩弄人的驕傲，玩弄人的“己”。他說，“你若吃那果子，它就會指出你的真相，告訴你你真正擁有的能力和潛能是什麼。”因此人的墮落原因和魔鬼的完全一樣，那就是己藉著驕傲的方式表現自己。這是不足為奇的，因此魔鬼也不斷的利用我們這一方面的人性來攻擊我們。

整本聖經講得很清楚：己是人類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感謝神，聖經不僅是一本教訓人的書，它也是一本歷史書。聖經記載了個人和國家的事蹟，你讀舊約和新約時會發現，沒有一個問題像這個可怕的己這樣頻繁地出現在人類歷史中；不但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己的問題不知造成了多少的禍患！你若讀福音書，會看到主耶穌最親密的朋友和門徒，也為了爭誰是偉大的，而當著主的面吵鬧不休；他們已擁有非比尋常的特權和福氣，卻仍然彼此爭吵，實在令人訝異！

主耶穌不斷用小孩子的例子來強調這一點。有一次，許多婦人帶小孩子到他面前，求他賜福，門徒卻想攔阻他們。但是主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他又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十八 3）。他把一個小孩子抱起來，放在他們中間。他不斷帶出一個信息：像小孩子那樣，乃是作一個真基督徒的特色和表記。

可是，在他自己的教訓之上，還有他這個人本身的榜樣。他是那位“柔和謙卑”的耶穌。你思想他、注視他的時候，不可能不被這種突出的特質所震撼。“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的全然謙卑，以及不時從人群中退出來，他的隱藏自己，在在都顯示他特有的性格。我們讀四福音時不可能不為他那種從不誇張、吹噓的習慣而感到驚訝。他與驕傲的特質完全相反。

魔鬼多麼熟悉我們人類的軟弱！所以他最常用來損傷神在教會中的工作，破壞基督徒的見證之方法，就是利用“己”，因為它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中間。他的技巧真是千變萬化。他在“己”上下功夫，以鼓動人的驕傲。他想要使我們為自己的恩賜、頭腦、理智、知識而自傲。例如在哥林多教會裡，有強壯的基督徒，也有軟弱的基督徒；那些有學問、有才幹的就輕看恩賜較少的。這是典型的例子！許多教會就是因為這種知識上的驕傲而遭到破壞和分裂。這種情形真是屢見不鮮！那些在智慧、見解、悟性、知識方面較有恩賜的人，往往心生驕傲，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

人也可能為自己伶俐的口才而驕傲。很少有一種恩賜像口才這樣容易使人陷於危險，因為這種人

能夠把事情述說得清晰明白，使聽的人受影響。許多牧師，傳道人就是因為這種口才上的恩賜而跌倒。

再想想歌唱的恩賜！教會史上因這項特殊的恩賜而引起的傷害也頗常見。很多詩班為了出風頭而紛爭不已。唱歌固然是一種美好的恩賜，但也很危險。它很可能成為禍患的起源。有人故意比會眾唱得快一點或慢一點，好使自己的聲音突顯出來，這是何等可怕的試探！魔鬼常常用這一類方法，利用我們的恩賜來鼓動驕傲。哥林多前書很清楚論到這事，特別是第十二章。當時哥林多教會因屬靈的恩賜而陷入困境。有些人能行神跡，有些人能說方言等等；可是其他人沒有這些恩賜，結果把教會弄得四分五裂。

除了恩賜，人的經驗也可能使他驕傲，這一點更能讓我們看清楚魔鬼的詭詐和狡猾。他可以單單使用人豐富的經驗，鼓動其自高自大的心，而破壞了他們的基督徒生活。他使他們吹噓自己的屬靈經歷。有些人悔改的經過很戲劇化，有些人則很平常。如果一個人剛好有很動人的經歷，魔鬼就認為機會來了。他會慫恿這人不斷講述自己的經歷，其他人也可能出於愚昧而不斷央求他講，他們把他推出來作為典範，或者說當成“明星”來炫耀。結果這個人可能不知不覺地吹噓起自己的經歷——不再是在主裡誇口，而是誇自己和自己的經歷。魔鬼如此引誘人自誇靈裡的經歷到一個地步，有時我甚至聽到某些人在為過去犯罪的歷史誇口。當然，他們的目的是故意誇大他們的經歷，好讓人知道他們的生命有了多大的改變。

講到這裡，我很自然的會想到曾經親眼見過的一件事，它一下子提醒我這方面的危險，而且一直成為我的警惕。它顯示這種誇口可以變得多麼荒謬。在我剛出來事奉主時，有一次露天的聚會裡我們邀請了幾個人出來作見證。其中一人承認他以前是醉酒的。他舉出許多犯罪的細節，然後告訴我們他如何完全被神改變了。他的口才很流利——甚至犯罪的部分也描述得很生動。他講完之後，另一個人上去，他一開口就說，“你們已經聽過我們那位弟兄講述他犯罪的經歷。哈！其實他對罪到底是什麼，所知道的還差得遠呢！我現在要告訴你們，什麼樣子才稱得上是罪貫滿盈。”於是他竟開始吹噓他以前犯過的罪！整個聚會變成了罪行競賽大會，看誰犯的罪多；第二個人想描出一副比第一個人更黑的畫面。這一切乃是出於驕傲、誇大的靈。魔鬼在這個最敏感、感性的時刻悄悄進來了。本來是要頌揚聖靈在人生命中的偉大改變，魔鬼卻趁機煽動作見證者的驕傲。他們以自己和自己充滿罪汗的過去誇口。結果是他們的見證毫無功效；在我看來那次聚會弊多於利。

我們所有的一切，沒有一樣是魔鬼不能用來試探我們的。這是因為它發生在“我們”身上，它是“我們的”，是“我們”作的。他甚至會利用最榮耀、美好的恩賜，以狡猾的方法將其扭曲、變形。他會把“己”帶進這些恩賜裡，而導致整件事的腐化。

魔鬼深知人常從“己”發出各種欲望，他利用的另一種工具是人想要變得重要、位居高職的欲望。約翰三書將它形容為“好為首的”。他提到一個人，名叫丟特腓，是“好為首的”。這人在教會裡興風作浪。他是一個基督徒，一個重生的人，一個好人，但他“好為首”，喜歡作領袖。

這種情形不僅限於男人。腓立比書第四章第二節，保羅寫道：“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她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友阿爹和循都基曾在教會裡引起紛爭。她們都是基督徒，都服事同一位主；可是她們互爭領導權，都想為首。魔鬼就用這種方法，替個人和教

會生活帶來無限禍患。我們都當多麼留意這一點啊！因為即使現今，在個人和教會生活裡仍然有同樣的情況發生。

這些最容易帶給人靈裡的自滿。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啟示錄第三章記載的老底嘉教會。他們誇口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他們其實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他們因自滿自足而感覺自己每一樣都不錯，以致於未看到自己真正的地位和光景，他們完全忽略了省察自己。這一類人從不自省。他們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他們已經完全了，還有什麼可以指望的？他們已得救，不像外面那些不信的人。他們從來不讀聖徒的傳記，也不去觀察比他們自己的標準更高的標準；他們更不運用聖經的話。

這種自滿的罪有時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地步，就是讓我們以為自己絕不會失敗。哥林多教會即是一個例子。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裡使用了一個很驚人的句子：“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最危險的事莫過於我們覺得自己永遠不會跌倒，永遠不會犯罪，永遠不會出差錯。我們聽到有人跌倒，就說，“真不幸！一個基督徒也會跌倒，實在難以置信！”不！作為一個真基督徒，我們每次看到有人跌倒，就當告訴自己：“雖然我也可能跌倒，但我要靠著神的恩典繼續前進。”“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一個被驕傲充滿的人很難想像自己也會跌倒——他認為這在他身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他已經“得著”了，已經是完全的基督徒了。

這種情形也會進一步帶來自私和自我中心。“己”總是只對自己有興趣。每一件事都圍繞著這個實體運轉，它成為一群星體的中心。這很自然會導致嫉妒。哥林多教會也有同樣的情形。那些恩賜較少的人非常嫉妒恩賜較多的人，他們心懷不平，奇怪自己為什麼沒有同樣的恩賜，最後甚至開始懷疑神的善良。嫉妒，羨慕，怨恨，苦毒，仇恨，這一切都是“己”的產物。我們被己控制，到了一個地步，會變得非常敏感，極易受傷，沮喪，灰心。“己”總是在觀察別人是否侮辱、輕視我們。它總是過度敏感。己是很脆弱的，對每一件事都很敏感；即使微乎其微的事都能困擾它，使它萌生戒心。己也是極權的，它要支配每一件事，如果它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就悶悶不樂，覺得受到了傷害。很自然的，它會因此變成引起教會生活、社會生活、國家生活、整個世界生活中各樣爭吵、分裂，不快樂的主因。

人們常常對這種可悲的後果感到驚訝。他們說，“可是我們以為，一旦成了基督徒以後，就不會再有這種情形了。”差得還遠呢？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何必需要新約一再地針對這題目殷殷勸誡呢？魔鬼仍在工作，他極其詭詐，他知道如何玩弄我們的軟弱，那就是我們的“己”。

對於這一切，有一個極簡單明瞭的答案，見之於聖經。聖經總是告訴我們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並且明白有關我們的整個真理。由於我們不省察自己，所以很容易從“己”受害。一旦我們誠實地省察自己，就會發現原來自己是一無可誇的。保羅實際上對哥林多人這麼說，“我要來審察你們。我來的時候，不是要審察你們的言語，聲明——即使愚昧人也會滔滔不絕發表言論。我要知道的，不是你們的言語，乃是你們的權能，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參考林前四 20）。使徒說，我要作一個詳細的測驗。

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充滿了有關這個特別主題的深湛教訓。使徒在第六節和第七節裡寫道：“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 and 亞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

高自大，貴重這個，輕看那個。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仿佛不是領受的呢？”

使徒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無言以對的。他實際上是對每一個基督徒說，“你為自己的恩賜和長處誇口。其實你在誇什麼呢？你在誇口神給你的恩賜嗎？你為何自誇呢？難道這些恩賜是你自己製造的？你產生了它們嗎？它們是從你來的嗎？你停下腳步，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你成為今天的樣子，不是自己的功勞，即使你有好的頭腦，也無法自居其功，因為那是與生俱來的。你若有美妙的歌喉，那也不是你製造的，而是領受的。你誇口什麼呢？你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因你的行動或作為而產生的，乃是神賜給你的。”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一切都是神的恩賜。你若以你個人的經歷，長相，能力，或所擁有的任何東西誇口，不妨停下來問你自己：“我在誇什麼？我為什麼以這些而驕傲？這一切都是我領受的，沒有一項是我自己製造的。”由於我們未作到這一點，魔鬼就能鼓動我們，使我們為神所給的恩賜誇口。

要瞭解人的心理，最好的資源是聖經。這是最終的、惟一的答案。我們看到世上的偉人，就不禁讚美他們，褒獎他們。可是我們作錯了。我們應該讚美神。是神創造莎士比亞，而不是人創造的；是神造出了偉大的將軍，政治家。這些人領受了從神來的恩賜。因此我們不應該歌頌人，應該把榮耀歸給神，是他賜給人如此許多的才幹，他照自己的方式使用人。我們不可以為自己誇口，也不要以別人誇口。要看清楚是偉大的神照他的旨意賜下了各樣的恩賜。這是秘訣所在。

但是你也不可停留在此。我們要進一步提出下列問題：我真正配得什麼？省察自己，看你的本相是什麼，而不是別人怎麼看你，或你希望別人怎麼看你。不要只看你擺在社會面前的形像，乃要注視自己，對你自己說話。用你屬靈的鏡子看自己。你知道別人怎麼想你。可是如果他們知道你裡面一切的心思，意念，想像，那可怎麼辦？俗話說，“知人知面不知心。”若是把裡面的真相都亮出來，就沒有一個人可誇口。

你不妨問自己，我配得什麼？我一無可誇；如果別人照我所當得的待我，我將如何自處？“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基督徒就知道，是神的恩典使我們成為今日的樣子。我前面提到的那兩個吹噓自己犯罪史的愚昧人，若不是神的恩典，他們今天仍陷溺在罪中。他們仍在罪惡中時，神的恩典得著了他們，改變了他們，更新了他們。然而他們卻以此誇口，仿佛是憑自己得拯救的。有些人在公開作見證時，常常誇大其辭，抬高身價，以顯揚自己；他們忽略了神寶貴的恩典。

我們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出於神的恩典。保羅最大的特色就是強調恩典。他得不時為自己辯護，可是他也常常約束自己。他提到復活的主對他的顯現時說，“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 8-10）。他在哥林多後書又重複同樣的思想，他實際上是說，你們逼我誇口。我本不想誇口，但你們一直如此榮耀人。你們是愚昧的，無知的，你們逼得我不得不誇口。因此我必須告訴你們我所作過的事（見林後十二 11）。保羅總是記住神的恩典；這使他能常保謙卑，避免犯驕傲、自以為義的罪。基督徒是無可誇口的。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完全是神恩典造成的。

讓我們來看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的教訓，觀察作為基督身子的教訓。那裡的中心原則是，身子的每一個肢體都很重要。當然，不是每一個肢體看起來都那麼體面、重要，但頭，眼，手，腳，各有各的奇妙功能和重要性。然而使徒保羅說，“那有缺欠的肢體”；有些肢體我們不大願意提及它，有些部分我們想藏起來，羞於見人。但是保羅說，若少了那些看似不體面的肢體，身子就無法發揮功用。你不會以它誇口，但你也少不了它。保羅說，把這個原則運用在你作為教會肢體的事實上。恩賜有分別——從人看來，有的大，有的小，但是讓我們用神的眼光去衡量。要明白最重要的是，你是基督身子的肢體。也許你只是一隻小手指頭，但這無關緊要；你在那兒，即使只是一個弱小、不體面的肢體，但對於身子的和諧、健康卻攸關重大。值得注意的不是你剛好是那一個肢體，而是你作為一個肢體的事實；你有作肢體的特權，所有的肢體都被同一個頭所管理，這是身子和諧工作的必要條件。你要以身為肢體而喜樂。“你們是基督的身子。”沒有任何一個教會肢體是“不重要”的。不要讓魔鬼愚弄我們，誤導我們。我們在神的國度裡都是無價之寶，所以不可以沉溺在膚淺、荒謬的區別裡。每一個肢體在維持整體的和諧上都是攸關重大的。

只有一件事是最終值得關切的，那就是神怎麼想我們？基督怎麼想我們？我們若能把握這原則，每件事都會有革命性的改變。我們常常想知道，別人會怎麼想，怎麼說，於是我們變得非常敏感。如果他們稱讚我們的次數不夠多，或者批評我們，我們就覺得受到傷害，而沮喪不已。由於這個可怕的己，這種在乎別人怎麼想的念頭，真不知替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多大的煩惱和憂愁！只有一個答案，在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從第一節開始，“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們診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我們每一個人都當如此！“我被你們診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可是使徒並未停留在那裡。有時我們從傳記裡可以讀到，有些人經過一番艱苦掙扎之後，終於到一個地步，說，“我被你們診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他們因為天性敏感而深受其苦，他們被別人的批評、想法所左右。有時他們甚至夜不能眠，坐困愁城，活在對別人的意見、批評所作的回應裡。他們過度敏感。但是經過一段痛苦的掙扎之後，他們終於克服了，能夠說，“這些算什麼？那些人是誰？反正他們的判斷力貧乏得很，他們根本不會欣賞我的工作。於是他們把自己裝備起來，與別人的批評絕緣。但在這個過程裡，有些人會變得憤世嫉俗。他們退回到自己裡面一個隱密的所在，他們說，“當然，這些人一竅不通，他們不懂，也不會欣賞，這是他們的問題。他們愚昧無知，不值一顧。”所以從某方面說，他們不再回應別人的批評，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卻陷入一個更糟的光景中，因為如今他們單獨住在最裡面的私室裡。一個人可能這樣作，也可能說，“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我不在乎你們如何想；你們再也傷害不了我！”他使自己與人的批評絕緣了。

但是這樣的人甚至比以前還容易受到己的奴役，因為他沒有採取下一個步驟，“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使徒保羅不僅不再受別人的批評所困擾，他甚至也不再論斷自己。換句話說他不再觀察自己，為自己而活。後面那個步驟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必須學會不再為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而擔憂，當然更不用說別人的看法了。“己”會豢養己，它所用的方法極其狡猾，靈巧；它帶出自己的讚揚，並且稱讚

我們，回應人的批評。我們必須達到最後那個階段，不再讓己餵養己——“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這樣作惟一的方法，保羅已指示清楚了，就是認識到除了主自己的判斷、評估和意見之外，其它的一切都無關緊要。“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他知道一切——“暗中的隱情”，“人心的意念”，這些都要被顯露出來。惟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他面前是什麼樣子？所以我們可以像泊那爾（Horatius Bonar）在他的詩歌中所說的那樣說：

人棄絕、厭惡、咒詛你，
有主稱讚，人又算什麼？

穆勒（George Muller）傳記中的一段話說得更精彩。這位穆勒孤兒院的創辦人很嚴肅的說：“有一天我要完全向穆勒這個人而死；他所有的一切，所盼望的一切，所成為的一切，都要煙消雲散，轉眼成空。我終將完全、絕對地向喬治穆勒而死。”這是秘訣所在，“己”最終的結束和死亡！只有當我們到達這地步時，我們才體會到真正的自由，才能洞悉魔鬼在這一方面的詭計。

要完成這個論證，我們必須進一步明白“己”對於神和他的恩典，對於主的福音和救主耶穌基督，是多麼大的羞辱。世界在注視我們，它看見這一切就會說，“你的基督教信仰跑到哪裡去了？它有什麼價值？這信仰造成了什麼不同？”他們說，“我在教會那些人身上所看到的，和在一般人身上看到的如出一轍；每一個人人都想要作頭，作領袖。教會和世界有何差異？一點分別也沒有。”於是福音蒙了羞。沒有什麼比彰顯己的老原則，就是罪和邪惡的主要原則，更容易使福音，特別是有關更新、在基督裡成為新人的教訓受到羞辱了。讓我們審視它，並且以全人來棄絕它。

最後，明白了“己”的可怕本性之後，讓我們仰望那位我們所跟隨、所歸屬的主。“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換句話說，他在亙古之時已有了神的形像，但是他並未把這榮耀的記號當作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緊抓不放的物件。他也沒有把這事實當成一種獎品，一旦得著了就捨不得放棄。他沒有說，“我絕不輕言放棄，這是我的權利，是我理當享有的。”他正好相反——“反倒虛己，取得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3-8）。我們怎能忘記這些？

馬槽裡的嬰孩是那位榮耀之主，天地和萬有都是藉著他造的。他卻謙卑至此！他在一個貧寒、沒沒無聞的家庭裡長大。他出身木匠之家，親自用手作工——那雙創造宇宙的手，因勞苦工作而變得粗糙，生繭。榮耀之主！他在那裡，他一點也未想到自己！他帶著憂愁，軟弱，羞辱死在十字架上時，也是存著同樣的心思。他作這一切，好叫你我能從罪中得救贖，這罪已經破壞了神的創造，使世界成為現今的樣子。他自己卑微，根本不考慮自己，他成為尋常百姓，被人當作罪犯，與強盜同釘十字架，飽受侮辱、譏笑。他沒有口出怨言，他作得心甘樂意。他寧願卑微，好叫你我能得拯救，成為神的兒女，神的後嗣，與他自己同為後嗣。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只有一個主要的思想，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不論這意味著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它包括離開天上榮華，放下一切榮耀的記號，降生成為一個渺小無助的嬰孩。世人拒絕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論人怎麼作，怎麼想，怎麼說，只要天父喜悅就夠了。事奉神，在他的國度裡有一席之地，幫助他實行救恩的偉大計畫，完成救贖的大工，這

才重要！至於你扮演什麼角色，或別人怎麼想你，甚至你怎麼想自己，這些都不重要。“得主人的稱讚。” 展望將要來的那偉大之日。這世界或許不認識你，你去世時“時代”雜誌或許不會刊出你的訃聞，但是你出現在天上時，你的名字就為人知曉了，主耶穌會對你說，“好！你這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你或許在世上沒沒無聞，沒有人稱讚你，你可能只是“那個沉默的老王”或“住在街尾的阿罕伯”，這些都不重要。主說，“我認識你，我看見了你，我看到你的忠心和真誠。我知道你是為我和我的榮耀而活。作得好！你這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進來與我一同享樂吧！” “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如果你裡面有基督的心，魔鬼的詭計就無法搖動你。你可以在我前面提到的每一方面回應他，神也會喜悅你，並且“被稱為你們的神，並不以為恥。”

25、真熱心與假熱心

現在我們來到魔鬼顯露其詭計的第三個部分，就是他在我們的行為，舉止，和行動上所施的詭計。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粗略地分成心靈，意念，和意志三方面。根據保羅所說，最重要的事莫過於認清楚，魔鬼為了達其目的，他會在任何一方面攻擊我們，想把我們拖垮。他通常是從我們的心靈著手，然後他來到我們經歷和感覺的範圍內，在其中引起混亂和失敗。但是他不會就此歇手。他不會在較實際的層面上放過我們。只要能夠把我們，並且透過我們把整個基督徒的信仰和信息拖垮，他是不在乎從那一個範圍下手的。

聖經對這件事也很注重。舊約裡有不少地方勉勵以色列百姓要聖潔。十誡的用意在此，那些管理百姓生活的各種律法、條文、規則的用意也在此。這整件事的目的可以用一句話總結：“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子民，他們非常頑固，對這真理反應遲鈍，但摩西，約書亞，以及後來的眾先知仍不斷將這信息傳給他們。他們傳講的都是同一個信息，就是以色列民永遠不可忘記自己是誰，因為神的名在他們身上；所以他們必須活出與這至高之名相稱的生活。關於這一點，歷代有不少誤解，尤以二十世紀的人為甚。許多人強調聖經的倫理教訓，卻未看見倫理教訓的上下文都是論及神百姓與他的關係。那不單單是一般道德教條而已。這些倫理是特別運用在那些被稱為“神子民”的人身上的。

新約用更令人矚目的方式強調同樣的教訓。我們的主在他事奉的初期傳講了一般稱為“登山寶訓”的信息。那篇講章的整個目標和用意是在提醒我們：由於他的門徒是神的子民，他們必須活出某一種生命來。“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的主提出很詳細的指示，告訴我們當如何生活，這是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基督徒應該與他天上的父相稱。主耶穌一開始事奉時就提到這些行為上的事，以後在他的教訓中也不斷提及。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使徒書信分成兩個主要的部分——首先是教訓的部分，其次是實用的部分，他要我們把前面的教訓運用出來。這在以弗所書尤其明顯。前三章是純粹的教訓，從第四章開始，“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新約的每一卷使徒書信都是如此，顯示神的子民在世上生活時也必須顧及實際的一面。在啟示錄裡，你會發現最後兩章也包括了這個主題。那裡警告我們，在外面的都是犬類，凡不潔淨的都不得進去（見啟二十二 15）。

為什麼聖經如此強調？原因是那些在外面的，那些非基督徒，他們對於我們所作的，比我們所“是”

的更有興趣。作為神的子民，我們是神和他旨意的代表。那些在外面的人，由於無知，只能透過我們來判斷一切——包括父神，主耶穌基督，以及聖靈。他們說，“光憑嘴說很容易，問題是，你們像什麼？你們作什麼？”他們用非常嚴苛、透徹的態度考驗我們，這也不能怪他們。他們的標準和觀點固然有誤，但我們必須接受他們的本相。他們以為使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主因是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若在基督徒的言行舉止上找到任何失敗之處，就會認為整個基督徒的信息都沒有價值。他們不明白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們以為基督徒不過是好人，道德高尚的人，過著某種形式的生活；所以他們用我們的成功或失敗來判斷整個福音。結果是，我們在行為上若有任何失敗，都會使福音，神，主耶穌基督，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一切蒙羞。

報紙就能不斷證明我前面的論述。如果他們發現一個犯了罪的人是某教會的主日學老師，第二天報紙的頭一版可能就出現了“主日學老師被控罪”一類的標題。這是天然人在魔鬼影響下對神、對基督、對教會、對一切聖潔事物所發出的反對。他們總是在觀察我們，一旦發現什麼缺點或瑕疵，就毫不遲疑地揭露出來。他們想藉此使整個福音蒙羞。顯然這是魔鬼最喜歡使用的策略。他總是沿著這條路線對神的子民發動攻擊，他還會繼續這樣作。教會史即是以色列歷史的延續。如果我們跌倒，我們所堅信的一切也必然受到連累。

讓我們留意魔鬼發動攻擊的一般路線。首先，魔鬼企圖影響我們對於品性舉止的態度，藉以施展他的詭計。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心思，如果他的想法錯了，其它一切也必然會出錯。“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他也就會作出怎樣的事。魔鬼最擅長的伎倆即是將我們從一個極端趕向另一個極端。他喜歡使我們失去內心的平衡，而這本是基督徒最榮耀的特色。

在這個範圍裡的一個極端就是通常所謂的“廢棄道德律論”（antinomianism），根據這個詞的字面意義，它是與整個律法相對立的。它聲稱我們的行動舉止與神的律法無關。它的理論是：舊約關心的是道德，倫理，品格，行為。那就是律法。可是在福音之下，這種情況已全然改觀。福音救我們脫離律法，給我們自由。基督徒不再位於律法之下，乃是自由人。魔鬼來到一個已經看見這真理的人面前，把他帶到極端，使他成為反道德律的人，也就是一個只用純理智來對待福音的人。他對偉大的教義興致勃勃，他探索教義，講述它們，並甘心為教義辯護。可是他只停留在那裡，認為其它的就無關緊要了。

我記得曾在另一個教會裡遇見這樣的人。他對基督教的教義大感興趣，隨時願意為教義辯護、爭論。有一次我和他交談，發現甚至我們在爭論基督徒信仰的教義時，他仍然不停地在喝酒。他似乎從來不認為這個舉動和他的談論有什麼矛盾、衝突之處。他對教義的興趣純粹是理智方面的。這一類人不在少數，尤以今日為甚。

此外魔鬼還有別的方法。其中最狡猾的方法之一是混淆因信稱義的教義，這也是更正派基督徒所堅持的教義。魔鬼到一個已明白此教訓的人面前，把他驅趕到一個極端，最後他說，“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的品行並不重要。沒有一個人是靠著行為稱義；我是完全因信心而稱義。因此我的行為根本不重要；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去行。只要我相信基督，別的自然都沒問題了。”當然，這種說法完全扭曲了因信稱義的教訓。

同樣的，魔鬼也處心積慮要混淆基督徒有關“聖徒的堅忍”這個最榮耀的見證！“誰也不能從我手

裡把他們棄去！”福音教導我們，我們是靠著恩典得救，救恩從頭到尾都是出於恩典。我們沒有貢獻什麼，全部都是從神來的。結果是，神保證我們的救恩必持續到永遠。可是魔鬼卻來對我們說，“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你可以任意而行，對你沒有什麼區別，反正你的救恩已經得著保證了。”所以魔鬼使我們掉入陷阱，他想說服我們在這兩個榮耀的教訓上走岔了，並使我們變成一個激烈的反道德律者。

我們若不把神的話語和教訓當作整體看待，而只是斷章取義，摘取自己喜歡的經文，故意忘記其它處經文，這是最危險不過的。換句話說，在這個例子中魔鬼故意讓我們忽略雅各書第二章的話，那裡說，“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信心不僅是理智上的認識，它包括了全人的投入。它不單單包括人的心思，也包括人的意念和意志，所以也涉及了人實際的行為。一個人的信心並不是限定在智識的範疇內，乃是整個人都包括進去了。所以雅各非常明確地指出，“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這是雅各的話。雅各和保羅並不衝突，他們都在教導同一件事。你在保羅的教訓中也可以處處發現到同樣的強調，因此他在他的倫理勸勉中實際上這麼說，“如果你聲稱是基督徒，你就不能在行為上犯某些毛病。基督徒的生活必須前後一致。由於你是只靠著信稱義，你有責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來。”又如他在以弗所書第二章寫道：“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10節）。我們若相信揀選的教義，就必須相信我們是被揀選去“行善”。我們已“重生”，好叫我們能行善工。“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那樣的信心只是頭腦的信。

聖經其它地方也可以發現同樣的教訓，例如哥林多前書，這卷書信可以幫助我們防範這一類的危險。當時哥林多教會中有一些基督徒以他們的智識，悟性，和恩賜誇口，然而保羅說，他們中間有一些極污穢的事，即使連外邦人都恥於掛齒。“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五1-2）。純粹的反道德律論！他們以知識自高自大，卻允許一種不僅違反信心，甚至連外邦人都視為越乎常軌的罪存在於他們當中。同一卷書第十、十一章論到守主晚餐的部分，也有同樣的教訓。

聖經針對反道德律主義提供了答案，見於羅馬書：“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六6）。這是救恩的整個目標。神的兒子為什麼死在十字架上？他這樣作，是為了“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多二14）。這是救恩的目標和目的；救恩不僅是叫我們享受基督徒的教義而已，並且還要我們行善。

可是我們的問題並未到此結束。魔鬼既然無法把我們趕到反道德律的立場，他就換一種完全不同的詭計來對付我們。他想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極端，就是所謂的律法主義。他來對我們說，“是的，你所領受一切反對‘反道德律主義’的教訓都是對的；你必須明白，在基督徒的生活裡，有關行為和實用的問題是絕對中心、無比重要的。”他試著把我們推入一種新的律法主義裡。教會史顯示，律法主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禁欲主義，它表現在修道院制度中。修士、修女、隱士，以及那些遠離世俗、退隱山林以過基督徒生活的人，都是最好的例子。基督教會雖然沒有修士，但還是可找到同樣的原則。提摩太前書第四章一開始對律法主義有很精彩的描述：“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他們禁止嫁娶。”他們說性是一種罪，所以基督徒不應該結婚，因為那樣就等於放縱肉體。“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他們說基督徒應該只吃素食——“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這是對於禁欲主義典型的記載。

歌羅西書第二章末了也對禁欲主義有類似的描述，保羅在那裡說，“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欲心，無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什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欲上是毫無功效”（18-23 節）。我們必須認識這種禁欲主義的危險，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說，你若想過一個基督徒生活，就不能活在世俗中；你不能作一個商人，或從事任何一種專業。你必須從世界出來，加入修道院，或屬於某種“弟兄會”，你必須住在與外界隔離的社區裡，只有在那裡你才能過基督徒生活。有些人甚至作得更過分，即使他們身體已住到地窰裡了，他們還覺得應該穿駱駝毛的衣服。由於身體還會體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他們開始苦待身體、用鞭子抽打自己。他們虐待自己，故意挨餓。這是律法主義的一種，它回到一種方法，就是倚靠自己的工作 and 行動，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使自己的靈魂得救。

這不是一件純粹理論上的事。現今某些基督教會所發動的運動正帶來許多禍患和不愉快，因為他們誤解了新約的教訓。提倡這運動的人特別誤解了哥林多後書第六章，從第十四節開始的那段話：“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特別是第十七節，“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這段經文被解釋為：如果一個社會裡包含了不信的人，那麼基督徒就不可以屬於這社會。例如一個基督徒若參加醫生協會之後，發現這個協會裡有些會員是非基督徒，他就必須退出，或中止自己的會員資格。他們說，“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他們甚至禁止基督徒與不信主的人一同吃飯。他們過分到一個地步甚至說，他們也不可與任何持不同觀念的基督徒一同吃飯，即使是自己的近親也不例外。

這往往在教會裡引起一些難外。或許今天問題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嚴重，但我記得它曾經一度替教會惹不少麻煩。記得有個虔誠人，他恐怕是我認識的人中最虔誠的一個，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年輕時曾一度陷入律法主義的極端中。他那時相信人應該守安息日，你在主日絕對不可以作你在其它日子所作的事。或許你會覺得很可笑，但魔鬼確實把這個人誤導到一個極端——他甚至星期六晚上就把靴子的鞋帶繫好，然後穿著靴子上床！原因是他相信這一類每天都作的事，到了主日就不可以作了。當然後來他發現這純粹是律法主義，不過這可花了他不少時間去明白，最後終於取得了福音的平衡。“人要自己省察。”往往最誠實的人最容易被律法主義束縛，至於比較隨便的人則容易被反道德律所吸引。願神救我們脫離這兩種極端。你對於行為、舉止抱什麼觀點？你怎麼看這些事？要當心，免得魔鬼把我們趕到任何一個極端裡。

再來看第二個原則，或者說來看魔鬼用來攻擊我們的行為時產生的第二組問題。我們決定了自己的態度和觀點之後，必須省察一下自己一般的行為。此外同樣的也有兩個極端。第一個可以被描述為一般的疏忽，指未能指真理運用在自己身上。一個基督徒首先必須學的事之一就是學會把真理運用在自

己身上。單單聽、單享受還不夠。基督徒必須運用真理。雅各在他的書信第一章寫道：“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21-25 節）。一個人讀聖經，聽講道，他覺得很對，也心服口服。可是他走出門之後，就忘了一乾二淨。他沒有付諸實行。雅各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無意義的了。他又用照鏡子的例證來說明：一個人看了鏡子，轉身走了，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我們必須一直看，並且繼續運用出來。要記住，不斷地提醒自己，好使你脫離“污穢和盈餘的邪惡”，魔鬼總是用這些來試探我們。

使徒彼得在他的第二卷書信中第一章裡教導了同樣的真理。他說，“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4 節）。我們已蒙拯救，已重生，得解救，“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他又繼續說，“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我們必須“加上”這些東西，必須在我們的信心之外，再添上殷勤。為什麼？“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閑懶不結果子了。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到那時，就沒有必要再添加什麼了。可是那些有著一般疏忽之靈的人卻忘了這一切。使徒彼得說，他們只是舊有的罪得洗除了，然後繼續活下去，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他們只在主日記起一些頭腦上的信仰，可是平常周間就忘得一乾二淨；他們沒有運用出來，也沒有在“有了信心”之後，又加上德行。

我們可以想像，當基督徒在生活中缺乏紀律時，惡事就滋生了。我們必須明白，基督徒一定得操練自己。你說，“可是我以為既然恩典來了，操練就變成律法下的事了；一個基督徒和一個位於律法之下的人之區別即在基督徒知道什麼是自由。”這當然沒錯，可是自由並不意味著基督徒會自動過一個基督徒生活。基督徒有責任；他重生之後裡面就有能力，可以過新生活。聖靈在他裡面，神不是把我們當機器看待，他看我們是“人”——“大丈夫”。我們必須學習作大丈夫，所以我們得操練自己。可是很多基督徒未作到這一點，結果他們使福音蒙了羞。

“操練”實際說來是指我們必須在時間的事上訓練自己，就是學習如何利用時間。我們必須留出足夠的時間讀神的話語。若不認識神的話，我們就不可能在恩典中長進。可惜許多人都有一種傾向，就是讓環境和其他人管理、控制他們的生命。他們自己不管理。他們沒有說，“現在我必須把這件事放在優先位置。這是最重要的事！不管我今天有什麼其它事待作，我一定要花時間讀神的話語，因為這是神賜給我靈魂的糧食。”這是成長的方式。它需要操練，有時需要嚴厲的管教。在禱告的事上也是如此。聖經非常強調禱告。此外就是去教會敬拜。希伯來書作者說，“不可停止聚會”，指的早代一些基督徒，他們以為，“我既然已成了基督徒，就不需要幫助了，我已經得著了。”可是他們並未得

著，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在行為，舉止，甚至信心上顯出失敗（見來十 25）。

導致基督徒生活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鬆懈和缺乏操練。你若讀教會大復興的記載，特別是復興剛萌芽時的情形，都會發現那些人首先恢復的是“操練”的觀念。以兩百多年前的福音覺醒運動（Evangelical Awakening）為例。從人的角度說，在那個運動之前，先有牛津聖潔會的成立。那個協會的會員尚未看清楚這個真理，可是他們看見了操練的必要性。他們明白大部分所謂的基督徒並未真正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他們自稱基督徒，可是他們和屬世界的人毫無兩樣。然而聖潔會的人說，“基督徒乃是一個過著規律、節制生活的人。”因此他們開始操練自己，他們就是“循理會”（Methodist）（譯注：此英文字也有“注重方法的人”之意）。他們過著照章行事的生活。當然，這也有一個危險，就是太看重方法，以致於落入律法主義。可是要避免這危險，並不是拋棄方法，而是實行一種合乎平衡的操練，明白我們必須照著聖經的教導生活。

我們應該不斷把真理運用在自己身上，這是很重要的。這包括了每天不時的自我省察。我們必須總是從聖經的教訓，我們在神面前的感覺，歷代聖徒的生活……等等這些亮光來審視自己的生活。操練！紀律！自我省察！魔鬼想使基督徒忽略這些事，使他說，“我現在是一個基督徒了，我已得拯救，我的名字已登記在冊上，一切都妥當了。如今我代表基督，所以沒什麼可憂慮的了。”這意味著鬆懈，缺乏操練，結果是使福音蒙羞。

還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情形。你一旦明白前面所述的那種危險，魔鬼就會來試探你，要你追求所謂的“肉體的熱心”。請注意我使用的詞——“肉體的熱心”。熱心總是好的，可是基督徒生活中出於肉體的熱心則是不好的，我的意思是，有人體會到自己的鬆懈，一事無成，如今開始變得活躍，甚至過分地忙碌。我們很難說那一種情形比較糟。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不自覺自己正活在他們的活動裡，整天忙碌不堪，為他們所隸屬的機構而活，依照別人為他們定下的某些常例奔波勞碌。

我在自己的牧會經歷裡看過不少這一類的事。我知道有些機構的成員是因為對真理某一層面共同的認識而聚在一起。他們組成社團，在愉悅的社團氣氛下，他們從不錯過任何一次聚會。他們作了不少善工，也參加禱告會，熱衷個人佈道。可是過了不久，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無法再繼續參加那個社團，他們在外面的世界中，過著與其他基督徒沒有多少交通的生活。很快的，他們會崩潰，跌倒，因為他們太倚賴氣氛，組織，社團了。這是何等可怕的危險！只要他們待在那種氣氛裡，他們就跟著大家走。可是他們並沒有透徹的認識。他們活在自己的忙碌、行動裡，那是出於肉體的熱心。可是他們一旦置身在外面截然不同的環境時，就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了。刺激沒有了，動力也不在了，於是他們開始失去興趣，變得懶散，下一步很可能就是陷入罪中，發現自己陷在一種非常可悲的處境裡。這對年輕人尤其危險。魔鬼利用一些心意並不壞的人對他們說，“你現在既然得救了，就應該忙碌起來，你一定得作點什麼事才好。”他們把自己放在某種模式裡。其實他們對自己的立場並不清楚；他們從未在靈裡好好的思想、推敲過。那些都是人工的，是用人營造的氣氛來推動的。

“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那會裝扮成光明天使的魔鬼並不是常常用很明顯的罪來引誘人。他知道如果他來到某一類信徒面前，用一種可怕的罪試探這人，一定會遭到拒絕。所以他就慫恿這人不妨鬆懈一點，不要太認真，不要太熱心，不要像某些基督徒那樣惹人笑話。結果這人中了計，就開始變得懶散，什麼事

也不作；慢慢的，他的整個生命的熱度下降，最後陷入罪中。

至於另外一種活動不斷的人，我們可以運用保羅形容他同胞的話，“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羅十 2）。單單熱心並不夠，單單忙碌參與各種活動也不夠。但願神阻止我們活在自己的各種活動裡。如果這些活動橫梗在你和你對神的認識中間，妨礙你在恩典中長進，攔阻你屬靈上的發展，那必然是出於“魔鬼的詭計”，他故意使你冷漠、麻木。

同樣的原則也可以用在另一種基督徒身上，他們說，“當然，我並沒有思維精密的頭腦，我不長於思考，也不喜歡閱讀；我是一個隻講究行動的人。”魔鬼已經用另一種驕傲控制這個人了；由於他活在自己的行動裡，缺乏對真理的認識，魔鬼很快會用更詭詐的方式試探他，他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墮落網羅。

因此我要提出的勉勵是，我們必須讓聖經的話語來管理我們，必須保持靈裡的平衡，避免走極端。不要反道德律，也不要採取律法主義；不要鬆散懈怠，也不要假熱心！那麼該如何呢？使徒彼得說，“跟隨他的腳蹤行。”在他沒有極端；他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從來不會在任何一方面作得過分。他停留在神旨意的中心處；我們應該跟隨他的腳蹤行，“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我們要“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但願神在我們基督徒生活的這一重要部份裡幫助我們。外面的世界正在觀察我們，“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欲；這私欲是與靈魂爭戰的。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譏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彼前二 11~12）。願神給我們這種責任感，對現今的世界負上一份責任；讓我們明白，我們是一群標上特殊記號的人，我們是神的兒女，是信仰的監護人。外面的世界是根據在我們身上所見的來評斷神。“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26·屬世界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次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末了所作的這段偉大、值得注意的宣告。他前面提出了那些重要的教義，又論及實用的細節以及它們在生活各層面產生的影響之後，他覺得有必要用一些強有力的警告作結束，因此他提出了應戰的呼籲。我們前面已討論過了，特別是提防“魔鬼的詭計”這一部分。我們看見我們是與魔鬼自己爭戰，與他的勢力爭戰——包括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屬靈氣的邪靈。我們也仔細探討過魔鬼和這些惡勢力如何與我們敵對、攻擊我們。我們看過了如何用詭計攻擊信徒的心靈，經歷，以及他如何在我們的行為、舉止上攻擊我們。

最後，我們要來看這件事的另一面也就是通常我們所謂的“屬世界”。

“屬世界”最主要的問題出在它本身並未牽涉到任何罪行。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允許一些原本沒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和經歷裡扮演過重的角色，佔據過多的空間。由於這些東西本身並沒有罪，所以造成的局面也格外危險。

主耶穌親自論及這事，因為它是基督徒所遭遇最危險的事之一。例如在撒種的比喻裡他說到，“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 22）。

這就是屬世界的意思。更讓人注目的是，主耶穌在世生命的晚期，他在十字架的陰影下，預言人類的歷史時說，“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路二十一 34）。他是指歷史的結局，時代的終了，那日子要像“網羅”來到，使人措手不及，毫無預備。所以他勉勵跟隨他的人要謹慎。這番話也是對今日的我們說的。請注意他說我們必須“謹慎”。不僅是不要讓“貪食、醉酒”纏累住我們，並且不要讓“今生的思慮”網住你，佔據你，“那日子……忽然臨到你們。”

然後是哥林多後書第六章，“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這段敘述論及同樣的問題但不是採用我們前頭提到的猶太人律法主義的方式，那在現今某些教會仍可見到，使徒用的是聖經所教導的真實而平衡的方式。

保羅給提摩太的書信裡有進一步的解說，非常引人矚目，“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提前六 10~12）。這些勸誡和警告在早代教會是必要的。保羅進一步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人們總是關心到利益——“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六 6~9）。

從許多方面看，最有名的警告要算是提摩太后書的一段話，“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四 10）。然後是約翰壹書第二章第十五節那個嚴肅、驚人的警告：“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請留意這中間的對比。顯然這是一條魔鬼常常用來攻擊我們的路線。

這種情形不僅在個別基督徒身上出現，也常在一般教會中顯明出來。所以雅各在他的書信第二章裡警告教會：“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的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1~5 節）。新約在教會生活和其它領域的生活之間劃了一個清楚的界限；我們若忽略這一點，而把教會當作國家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屬於靈的層面，那就很容易走向屬世界的道路。這可以繼續下去，以致於世界所承認的分界線也可能在教會裡面得到承認。一旦我們把世界的分類法帶入教會，教會就會在她的社會區別、處理事務的方式（如籌募基金）上變得和世界一樣。她帶入屬世的觀念、方法的那一刻，她就犯了屬世界的罪。或許沒有任何一件事像允許屬世界的靈進入教會這樣，更容易妨礙基督徒信仰長進，攔阻教會的工作，使教會

變得與新約中教會的原始型式完全兩樣了。

除了教會以外，讓我們來看看屬世界的靈如何影響個人。“屬世界”是一種狀態，我們在那裡面時，我們的思想就被世界的心態和觀點所控制。讓我指出這中間的詭譎之處。我們討論的物件是基督徒，因為只有基督徒才會犯屬世界的罪。一個非基督徒不會因這一點而被定罪，因為他本來就是屬世界的。只有屬神的人會被控屬世界；在那種光景下，他們的思想仍然被世界的心思和看法左右。

我們若到這樣的人面前，和他們談話，或者問他們救恩的方法，他們可以答得頭頭是道，毫無破綻。他們在這方面的看法已經改變了。他們看見救恩的真理，已被神的話改變。他們不再想靠自己成為基督徒，他們已看見因信稱義的道理。在救恩的事上，他們有了完全嶄新的觀點，也從屬靈的角度來思想這些事。這時魔鬼就來了。他知道要在救恩的事上試探這類人是沒有用的，他也不打算這麼作。魔鬼致力要作的是在這些人生命的其它部分，叫他們仍然使用舊的分類法，仍然用舊有的方式思想，使他們的觀點仍然被他們成為基督徒以前的觀點所控制。換句話說，他們活在兩個類別中。在對救恩的理智認識上，他們是屬靈的；在生活其它的部分裡，他們或多或少過得和以前無分軒輊。魔鬼在初期教會中即是這樣試探人，曆世歷代以來他還在作同樣的事。人們未認清楚一個事實：我們的全部思想都必須是合乎基督徒樣式的，我們的整個觀點必須是屬靈的。我們不可以把生活分成好幾個類別。我作的每一件事，我的每一個行動，都必須完全受我與神的關係所管理，也就是說，由我的基督徒觀點來控制。否則我們就變得屬世界了。

“屬世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其中之一是“屬世的智慧”和思維。我們不讓聖經的教訓管理，卻開始爭辯，論理，疑問。我們不順服聖靈藉著神的話所帶來的指引，卻訴諸於我們天然的心思和觀點。於是我們減緩每一件事，我們非常擔心落入極端，或變得太狂熱，所以我們走向另一面，變得屬世界。每一個讀過本仁約翰所著“天路歷程”的人，都知道那位“屬世的智慧先生。”他總是神出鬼沒；他是魔鬼的工具，他來到我們面前，企圖削減每一件事的屬靈成分，使其日益屬世化。

“屬世界”還有另一種表現的方式。這世上的每一樣事物都是神賜給我們，讓我們使用的。確實，神要我們享用這一切。每一樣東西都是神創造的，雖然這一切不僅是美好的，而且是正當的，基督徒可以享用的。可是，如果我們讓這些原本正當、合理的東西佔據了我們太多的時間，太多的注意力，太多的興趣，太多的熱心，那麼這些東西就使我們變得屬世界了。

這也可以運用在文學，藝術，音樂，遊戲上——只要你能想到的領域都適用。當然，我不是指人用來謀生的職業。一個人必須謀生，維持他的生計。我指的是人如何使用他的閒暇。每一個人都需要有閒暇的時間。我前面提到的那些項目都是很好的休閒活動，再正當不過了。基督徒不用摒棄休閒活動。他不必隔離自己，離世索居。他也不應該說，他對一般的文化毫無興趣，因為這一切都是神所賜的。人所有的才幹，能力，最終都是從神來的。由這些能力產生的一切事物都是正當的，除非它們被用在罪惡的用途上。可是如果它使我們沉溺其中無可自拔，它就變成屬世界了。若是我對這些事的興趣變成我生活的中心，讓它們佔據了最優先的地位，以致於驅逐了我對屬靈、永恆事物的關心，那麼我就犯了貪愛世界的罪。

“世上的思慮”是無可避免的，它們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一個作丈夫或作妻子的是應該關心家人的福祉，以及家人的食物，衣服，住屋。這些“思慮”是無法避免的。可是你的生活若被它們主宰，

你若花全部時間在這些事上，它們不斷妨礙你讀神的話語、禱告、與神交通，或用某種方式阻攔你基督徒生命的長進，那麼它們就成為屬世界的事了，變成了你的絆腳石。曆世歷代以來，魔鬼一直未放鬆這方面的試探，他要神的子民被這些原本正當的事所纏累、陷害。他故意誇大它們，強調其重要性，使我們的興趣大增，以致於攔阻了我們在恩典中的長進。這是屬世界的含義。

其次，“屬世界”也有另一種較明顯的方式，就是貪愛舒適和安逸。這不是指單單享受神所賜的美好事物，而是企圖為這些事物而活，讓它們佔據了我們的整個生活，結果導致我們屬靈生命的品質日趨低下。我們在屬靈方面變得遲鈍，冷淡；不再被神的靈激動、把持、感動。我們失去了“起初的愛”。

那麼，我們當如何避免屬世界呢？第一個答案是，我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救恩的首要目標即在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加一 4）。這個思想貫穿了整本新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僅是救我們脫離將來的地獄，並且要救我們脫離現今“這罪惡的世代”。這世界的心思，意念，觀點都是在魔鬼控制之下。它屬於魔鬼，因為魔鬼是“世界的神”，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作一個基督徒乃是要被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我們必須認清這基本的真理。若是不然，魔鬼必定會在屬世界的事上網住我們。

使徒彼得的書信中也強調同一個真理，“親愛的弟兄們，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這是基督徒對今世生命的看法——“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欲，這私欲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二 11）。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這種論調現今已不常聽見了。我知道它不受人歡迎。娛樂界人士常以此取笑基督徒。但願我們不受其影響。基督徒應該從一個觀點出發——“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腓三 20）。天上才是我們的歸宿。這是一個基督徒和一個非基督徒最大的差異。基督徒屬於不同的範疇，他是屬乎神的，屬於神的國度。他已被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到他愛子的國裡”（西一 13）。他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天路客，是異鄉人。這是基督徒的生活觀，我們若在心中深處記住這一點，就已經走向擊敗魔鬼在屬世界這事上對我們的攻擊的勝利之路了。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三十一節裡說得特別清楚：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這真是再詳細不過了。這是“用世物”和“濫用世物”的區別。我們需要用世物。神造我們，並不是要我們作和尚，修道士，或僧侶。這是修道主義的錯誤所在。我們不是要從世界出來。路德馬丁領受的是一個極重要的真理——你不論在那裡，都可以作基督徒。不論你的工作多麼卑微都無損於你基督徒的身份。即使你只作拖地、洗碗的工作，你也可以在工作上榮耀神。每一種工作都是神聖的。所以我們不要把基督徒分成平信徒和神職人員兩類。我們都“被召作聖徒”，不僅限於少數人而已。我們知道這裡每一樣東西都是讓人使用的，只是你不可誤用它——“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事實上，哥林多前書第七章整章都是在論及我們正探討的這件事。我們若把持住這原則，就不會走岔了路。去“使用”，而不是“濫用”。你若讓世物控制你，你若對世物太過於關注、興奮，以致於忘了屬靈的事，那麼你就是濫用世物了。

最後，讓我引用使徒約翰的話，他在約翰壹書第三章第三節說，“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這是我們應該常常銘記於心的。我們若真是基督徒，就命定是屬於神的範圍。“我們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這世界對我們的吸引力非常大。世上有太多美好的、吸引人的、正當的東西；可是魔鬼會扮成光明的天使，企圖使我們濫用這些

世物。他會強調這些東西，使我們沉迷其中，逐漸失去對屬靈事物的興趣。我們會忘記什麼是“盼望”，“產業”。我們會忘了應當分別為聖。忘了我們現今是神的兒女，將來必要見他，並且要像他一樣。

這是我們對付屬世界的試探之良方！你可能擁有華美的家園—要提醒自己，這不是永恆的，有一天你要離開它。這不是你的“結局”，只不過是你過夜的歇腳站。所有基督徒都是客旅是寄居的。人的一生仿佛一首詩中所說的一在客棧裡過一夜天亮以後付清投宿費，又繼續上路。這是整本聖經的主題。基督徒是客旅，生活乃是一部“天路歷程”。我們不屬於這兒。世界只是我們行程中路過的一站。我們不在這裡蓋永久的房屋。不！要繼續前進，把眼光放在最終的目標上，提醒自己你是誰。不要被屬世的繁華過度吸引，你路過的時候不要花太多時間在它的炫目商品上。你可以注視，可以使用它們，但不可濫用。不要忘了你的目的地，你的身份，以及你所歸屬的“家”。把這些放在你心靈的最前方，這樣你就可以擊敗魔鬼企圖使你屬世界所用的詭計。

最後一個問題涉及實際的罪行。有人滿懷憂愁的來看我，因為他們陷入了罪中。產生問題的原因在他們一開始的時候並未瞭解這是罪。這是魔鬼的狡猾之處，他甚至可以在你一心想行善的時候使你犯罪。我知道很多麻煩和悲劇是在一個基督徒好心想幫助另一個基督徒時發生的。一個基督徒滿懷同情心，到一個有需要的基督徒面前，想助其一臂之力。但是結局卻是罪。在這件事上，我們需要格外謹慎。特別是弟兄們，當你去說明一個靈裡有需要的姊妹時一定得小心。你或許會說，“我知道，我是很穩定的。”可是聖經說，“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即使你在行善，魔鬼也會用盡詭計使你犯罪。這對每一個基督徒都很重要，特別是傳道人，因為傳道人肩負了牧養別人的責任。這也是為什麼神學院應該把這件事放在首要教訓裡。

魔鬼還有許多其它方法來絆倒基督徒。你決心作善工的時候，會突然發現自己受了試探，並且因而跌倒。顯然這是魔鬼慣用的伎倆之一。沒有什麼比看見一個基督徒跌倒更能叫魔鬼、叫這世界高興的了。看看報紙報導這一類新聞時所流露的沾沾自喜；他們一再渲染，給它加上醒目的標題。當然啦！他們認為這是神的挫敗，基督的挫敗。一個基督徒，竟然墮入罪中！所以聖經對這件事說得很多。

哥林多前書是針對這題目最主要的論述，特別是第五，第六章。使徒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他們是誰，是什麼身份，以及聖靈如何住在他們裡面。這是面對這一切的方式。在加拉太書第五章裡我們也看見同樣的事：“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欲了”（16節）。這是惟一的方法。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也說，“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提前一19）。你不只是“存信心”，並且要存“無虧的良心”。信心和行為是不可分的，兩者必須並肩而行。保羅說，不要忽略這一方面，因為“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他們陷入可怕的罪中，以致引起極大的禍患。

約翰壹書裡可以找到更強烈的論述；“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一6）。另外第二章第四節又說，“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試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這是聖經有關聖潔的教訓；不僅要我把聖潔當作一種恩賜領受，並且呼喚我們要誠實，表裡一致。你若說你屬於他，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命令，你就是說謊的！這是聖經的直率之處。你若相信“說一是一，直言無隱”，那麼這就是了。你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教訓，你就是一個道地的騙子。

聖經有關這方面的警告非常重要，因為正如彼得所說的，這些事是“與靈魂爭戰的”。它們是與靈魂最佳的利益和幸福相對立的。罪帶來羞辱，痛苦，煩惱。結果使我們疑惑，甚至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魔鬼折磨我們，使我們懷疑自己能否再度得赦免。我們說，“從前我是無知的，如今我既然已經知道了而又犯罪，怎能再像以前那樣被赦免呢？”於是我們開始覺得自己永遠無法在未來站立得穩。“既然我以前失敗過，我怎麼知道下次不會失敗呢？”我們開始感覺到整個處境的絕望。我們變得灰心，失望，沮喪，無助，這時魔鬼就說，“乾脆放棄算了！你是一個十足的失敗者。你不是一個基督徒。”這些是“與靈魂爭戰的”，前面我們在論及有關經歷方面的試探時也已經提過了。

讓我提醒你，我們該如何回答魔鬼。答案是，“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9）。其次是，“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二 2）。意思是你若墮入罪中，要格外當心，不要聽魔鬼說什麼，不要理會他的控告，洩氣的話。當轉過來對他說，“你是控告弟兄的，你說的只是一派胡言。”轉向神，向他悔改。表達你的悲傷，明白你所作的，以及你如何使自己、教會、基督失望。讓你感覺自己是一個不堪的人，因為你同時也汗損了神國的名和榮耀。不要寬待自己。你既已悔改，就要相信神的話。我再說一次，要記住你是因信稱義，而不是因你的行為稱義。所以要相信神，他告訴你，他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你們的罪，洗淨你們一切的不義。”要相信神，不要相信魔鬼。相信神，接受他的赦免，為他的赦免感謝，站起身來，像一個大丈夫那樣昂首前進，儆醒禱告，繼續爭戰。這是對付魔鬼的惟一之計。不要在塵土中打滾；不要聽信魔鬼的話，不要聽這位控訴者的聲音，不要灰心。既然悔改了，就要相信赦免的話，感覺自己已在基督的血裡洗淨了，繼續前進，要慎重戒懼，留心自己的腳放在何處。

這些是魔鬼用來攻擊我們的方式。“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哦！魔鬼是何等狡猾，詭詐，而且勢力強大，無孔不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使徒所謂“磨難的日子”是什麼意思？我們前面一直在探討基督徒一般的情況。可是有些時候我們的處境會格外險惡。魔鬼有時候為了他狡猾、邪惡的目的，而以非比尋常的力量攻擊我們。“磨難的日子”指撒但的攻擊。在基督徒的一生中，有時地獄似乎鬆開了門，魔鬼似乎集結了他所有的力量從各方向攻擊我們。那是不尋常的，極罕見的。我們不必太過擔心，因為神必有供應，可是我們也不可忘記它。許多最偉大的聖徒為我們描述了這種磨難日子的情形；在這樣的日子，魔鬼因為無法用一般的詭計網住他們，所以他就打破慣例，以非凡的力量使他們一刻也得不到平安。這種情形可能持續數周之久，幾乎一刻也不稍歇。磨難的日子！

你如何回應這一切？你是否感覺這些只是出於想像，與你毫不相干？你是否說，既然你已成了基督徒，就不會再有這些麻煩和問題？你若是這樣想，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完全被魔鬼的詭計打敗了。我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比這種情形更絕望的。事實上，我甚至會懷疑這樣的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為魔鬼是“仇敵”，是“控告弟兄的”；他甚至也攻擊主自己。

你是否因這一切而沮喪、失望？前面的研討對你有何影響？你是否對自己說，“我對基督徒生活大

失所望。我以為作了基督徒就可以解決我一切問題；但是情形似乎越來越糟。我怎能對這種情況感到滿足呢？”你若灰心，失望，事實上是因你未明白這真理；你錯失了這個信息的重點。使徒不單單警告我們，他也教我們如何對付這些問題。他提出這些勸勉，不是為了叫我們失望喪氣，乃是為了指出勝利的途徑。你必須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你若不明白，就太愚不可及了。二次大戰前自由世界的人即是這樣。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論調。我們已非常接近潰敗的邊緣，所以要確知正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保羅也極迫切地盼望以弗所人明白這一點。

但是這件事還有另一面；並不只停留在此。保羅也提醒我們記住主的能力和聖名。答案在這裡：“靠著主……作剛強的人。”主耶穌總是我們的答案。萬物都在他裡面。仇敵非常強大，狡猾，有力，聰明。但我們所屬的主更強大，他已經擊敗了魔鬼和他一切的權勢。

福音書教導我們道成肉身的真理。我們所頌贊的神，藉著子來到這世上。他好像人一樣活在世上，他也遭遇了魔鬼和執政，掌權者，以及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和空中屬靈氣的惡魔。他在肉身時，遭遇了這一切；“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來四 15）。他能夠在肉身生命接近尾聲時說，“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裡面是毫無所有”（約十四 30）。一無所有！你我所奮戰的對象，他都遭遇過了。他打敗了他們全體，一個也未漏掉。在他的每一方面，不管是他的生，他的死，他都得勝了。請聽他如何說：“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約十二 31）。由於他的死，這世界的王“被趕出去”了。使徒保羅在歌羅西書第二章第十五節提到十字架，“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我們的主對魔鬼和其一切勢力作了最後致命的一擊。他擄了他們，“明顯給眾人看。”他在加略山上，以他的死勝過了他們。

你若仍然畏懼魔鬼的詭計和他的權勢，要記住主已用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復活勝了魔鬼；如今他正坐在神的右手邊。一切權柄，能力已賜給他，萬物都在他手下，他又賜下聖靈給我們。所以約翰說，“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壹四 4）。魔鬼和這些勢力正在世上控制著人；可是“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基督在你們裡面。”聖靈在你們裡面。神以你為他的居所。要記住這一切。我們不是單獨留在世上。

此外也要記得你與他的關係。約翰寫道：“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不再繼續犯罪，不再被擊敗——“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 18~19）。我們不是臥在惡者手下，因為我們是“神生的”，那惡者不能“害”我們；他永遠不能奪回我們，使我們再受其轄制。所以不要讓他恐嚇你；你既然知道了有關他的道理，就不要再怕他。對你自己說，“我可以在主裡，靠著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我受神的軍裝掩護；所以我雖然與執政掌權的，管轄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也不害怕。我既穿上了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我深信不論是生，是死，是魔鬼，是地獄，是其它的受造之物，是權勢，都不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的。”“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